乾隆辛巳重修

潮州府知府周碩勳輯

物產

南州所產見於禹貢職方者甚明秦利越之犀象珠璣攻之三年不解甲晉書又稱山海珍異一篋之寶可資數世蓋粵人好賈越外洋售奇貨而百倍其贏其實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物之出於經常外者不足數也潮去省會較遠民知力於稼穡土地宜稻麥收果木蔗糖及魚鹽之利卽有經商仍不出布帛粟之門寧貴遠物哉

志物產

穀

楊孚南裔異物志交趾農者一歲再種冬又再熟左思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郭義恭廣志南方五月熟者曰蓋下白六月熟者曰青芋稻黃佐粵會賦禾稻綺錯粵東春種夏收者謂之早稻再下種而十月獲者謂之晚稻有赤曰二種又有占稻俗名黃占白占赤占埔占攷宋眞宗時以福建田多高仰聞占城國之稻耐旱遣使求其種得十石使民蒔之潮界於閩故得其種云又潮屬早稻種有日

銀魚早曰烏葉早播種於驚蟄前插秧於穀雨收穫於夏至若初春雨澤愆期則不宜矣曰白芒大早紅曰赤殼棗子紅播種於穀雨前後插秧於小滿收穫於立秋若雨澤稍遲則二者相宜晚稻種有六曰白芒赤長鬚如大麥紅米宜窪田不忌鹹水播種於大暑插秧於處暑收穫在小雪時曰柴頭種穗長於衆穀紅米可倍收播種插秧收穫與白芒同曰白尖穀播種於小暑後插秧在立秋時至立冬前後收穫焉曰快種穀紅米宜窪田不忌鹹水播種插秧收穫其候與白尖穀同曰桔種穀

曰糯種播種插秧收穫其候亦與白芒同

崔豹古今注稻之粘者爲秫即糯米也晉書陶潛傳縣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蘇軾南海文海南秫稻約三五歲一變以黏爲飯以糯爲酒糯貴而黏賤以其性善變罕得佳實云

廣□大麰小麳說文天降瑞麥一來二麰南方之麥冬種夏收四時之氣不備故有毒

農書北方多種蕎麥作煎餅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滑細如粉亞於麥麪南人但作粉餌食或以入藥

爾雅翼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大埔有鴨掌粟苗似禾穗似鴨掌實圓細而黑春種夏收其黃粟穗大而長俗呼狗尾粟又有一種高粱粟苗莖葉穗俱似蘆實圓大如芡實九邑俱有之

禮記粱曰薌萁曹植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楊惲報孫會宗書種一頃豆落而爲萁按豆之葉曰藿角曰莢而莖曰萁豆即菽之俗名也有黑白綠紅黃五色

酉陽雜俎樂浪有挾劍豆萊生橫斜如人挾劍今潮之刀豆是也又有一種蛾眉豆蔓生花如小蛾莢生花下有紅花者有白花者乃扁豆耳揭陽普寧俱呼爲烏子豆天下扁豆皆藤本惟潮州有生於樹者非眞樹也因粤無霜雪其藤不凋經數年之後質大而性堅遂亭亭丈餘旁無依附與稽含所言茄須用梯而採正相類耳

抱朴子苣勝一名胡麻服之不老續齊諧記劉晨阮肇入山見一杯流出胡麻飯屑胡麻即芝麻又作脂麻

後漢書馬援傳援在交趾嘗餌薏苡能勝瘴氣南土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還載一車人疑爲南方珍

寶

吳震方嶺南雜記西國米出西洋僞者以葛粉爲之以多煮不化而色紫柔滑者爲眞今潮州有珍珠米其大小與洋米相等而形較圓本出安南潮之鬻於市者多係土人用米粉雜以葛粉所製

蔬

農書芥氣味辛烈菜中之介然者稽含南方草木狀蕪菁嶺嶠以南俱無之有宦於此者攜種而蒔遂徧於粵然出地則變爲芥亦橘種江北變爲枳之義也

段公路北戶錄水韭生於池中葉似韭郡有二種有生於水者亦有生於陸者

內則春用葱廣韻葷菜也一名芤一名菜伯又名和事草嶺南雜記洋葱形似獨蒜而無肉剝之如葱其如葱而有稜者則爲薤一名藠子一名火葱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匾菜扁如薤菜長一二尺則匾菜與薤當屬二種

許慎說文葷菜卽大蒜也若夏小正所言十二月納卵蒜乃是小蒜

方以智通雅菘者菜之總名俗呼菘爲白菜然亦有

二種一曰箭竿白一曰黃牙白

詩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則芹宜在水然潮地多生於野有白芹赤芹並堪作菹

劉賓客嘉話菠稜菜自西方僧將來韋絢以爲頗稜頗訛爲菠其根赤又名赤根菜其葉多凹凸如有稜角者故以稜稱

南方草木狀蕹菜葉如落葵而小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水上種子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成莖葉皆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但本草言蕹菜嶺南種之蔓生開白花一本可成一畦然則此菜水陸皆有生之者矣

埤雅莧之莖葉皆高大而易見故字從見郡有紫莧赤莧二種

李時珍本草綱目茼蒿形氣同於蓬蒿八九月種冬春采食

方書凡負荷者不宜食蕨令人足軟粵人常啖之並搗汁澄粉作粔籹通明可愛

本草集解郭璞云蘆萉音羅北冬月名土酥謂潔白如酥也能制麪毒揭陽普寧俱呼爲菜頭

爾雅竹萌說文竹胎皆言笋也笋爲蔬中最佳之品

而粵地之筍獨不美此郡所產味更苦

【安石字說】薑能疆禦百邪故謂之薑嶺南人以薑能辟瘴解毒每飯不徹

【粵會賦】芋眩蹲鴟潮有畬芋田芋二種田芋爲佳

【南方草木狀】甘藷葉如芋實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煑食之【粵會賦】金薤玉藷

【本草綱目】番藷種來自南夷土名地瓜

【埤雅】短頸大腹曰瓠長而瘦上曰匏

【嶺南雜記】芥藍甘辛如芥葉藍色鍊之能出鉛又名隔藍【廣東通志】隔藍菜之美者

【詩】有敦瓜苦殆即今之苦瓜也嶺北人不食唯閩粵人多嗜之【嶺南雜記】苦瓜名菩蓮又名癩蒲桃又名錦茘支

【農書】浙中有瓜色黃如金可藏至春食之如新蓋俗所謂南瓜潮產亦多而味不美

【廣雅】地芝即冬瓜潮人剖而爲片漬以蔗糖蜂蜜名曰瓜珀

【杜寶拾遺錄】隋大業四年避諱改胡瓜爲黃瓜其初張騫使西域攜來

【胡嶠陷盧記】嶠征回紇得此種歸名曰西瓜揭陽人

能作西瓜糕又製肉以爲蔬蓋肉與皮並取之

事類合璧大羅乃絲瓜也因其種自南方來故又曰蠻瓜

字林蘈水中野韮也攷水韮曰蘈水蒜日蒔潮郡並有之土人以爲常食

大埔舊志伐香木置深山中用茅草蒙蔽不令見日三年後生蕈冬採者佳攷香蕈各邑俱產之亦隨採隨生不必盡如埔志所云也

沈懷遠南越志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菜以其莖有岐也粤人今稱爲赤菜

通雅海帶昆布之類攷海帶菜長於海中石上南澳尤多澳中又有海粉生於水而附於石其細如髮一名水綿有龍鬚菜與海帶相似花木考萊州龍鬚菜卽此也澳有紫菜市每歲徵其租稅吳都賦綸組紫絳紫乃指紫菜而言有珍珠菜形類珠蘭有觀音菜其味如蓴此則生南澳山中而非水種

西方書興渠爲五葷之一興渠卽蒝荽相傳張騫使西域得種歸故又名故荽莖葉柔細而根多鬚綏綏然也

晉書五行志蕒菜生工人吳平家今越地有苦蕒香

蕒二種

杜甫種萵苣詩序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萵苣向二旬矣

嶺南雜記木耳產於石上多皺而厚食之甚脆

南方草木狀綽菜夏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食之令人思睡故又呼瞑菜

黃山谷詩君家水茄白銀色亦有紅者隋煬帝稱崑崙紫茄南方草木狀交廣草木經冬不凋故蔬圃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熱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即伐去之別栽嫩者

果

魏文帝詔南方果之珍異者龍眼荔支龍眼九邑俱處處有之而揭陽之價尤廉海陽舊有丁家園龍眼最佳今亦久無其種矣

粵會賦柑橙丸金此地橙多酸不如廣州之甘美也

海揭諸邑人常與檳榔合食之

釋名櫞蓋卽柚也肉有紅白二種皮厚近寸惟花白

瓣如初月味甘可食

南方草木狀拘櫞皮似橙而金色氣極芬香肉厚白

如蘆菔長如小瓜置几上作淸供香經旬不歇俗

名香櫞

羣芳譜佛手柑木似朱欒葉尖長有刺皮若黃橙肉

白若肪香最淸烈

粤概酸梂甜梅北戸錄嶺南之梅少於江左居人採

之雜以朱槿花和鹽漬之梅爲槿花所染其色可

愛潮州之梅大半漬糖以入茶品亦有用鹽曬者

黃帝素問李味酸屬肝東方之果都所產有紅李烏

李臘李數種

西京雜記上林苑名梨不一種惜其味無人能道之者此邦有青皮梨蜜梨黃霄梨紅花梨皆不甚美已勿如北方遠矣

釋名酸棗一名樲一名山棗味極酸揭陽有之

酉陽雜俎柿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華可玩六佳實七落葉肥大

粵概石榴大者名水晶榴種自塗林安石國來故名安石榴

南方草木狀橄欖樹聳枝高而直大埔舊志其實尖而小者爲美圓而大者稍遜蓋與閩種微異閩以圓大者佳

粵會賦橄欖餘甘餘甘俗名又甘以其先苦而後甘也攷餘甘子如彈丸大其核五稜卽庵摩勒

齊民要術枇杷冬花色黃四月熟

爾雅翼栗之生極謹密三顆爲房其外如蝟毛去殼而食之味甚甘美

南中八郡志 甘蔗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甚
甘然蔗有蠟蔗竹蔗兩種竹蔗祇可煉糖欲啖以
蠟蔗爲佳

南方草木狀 甘蕉實隨花結每花一闔有十餘子先
後相次生不俱生花不俱落俗呼牙蕉其味頗甘
卽昌黎子瞻所謂蕉黃是也昔漢破南越建扶荔
宮實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卽此種今揭陽人婚
禮多用之取其義曰招子又有績蕉霖田都藍田
都最多郡人取以爲布

史記大宛傳 張騫使月氏歸爲天子言曰大宛有浦
陶酒故世稱蒲萄爲張騫從西域帶歸今以西北
者爲美潮種小而且酸

說文 菱蔆也 武陵記 兩角爲菱四角三角爲芰

虞衡志 特乃子狀似榧而圓長端正

本草注 烏芋善毀銅蓋消堅削積之物俗名葧薺

海物異名記 菩提果花如冠蕤葉如冬青實如枇杷

毛詩疏 榛似栗而小今粵語訛爲錐子

虞衡志 黎朦子如大梅復似小橘味極酸

桂海虞衡志 波羅蜜大如冬瓜外膚礧砢如佛髻削

其皮食之味極甘子瓤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

桂海虞衡志朱圓子正圓深紅狀如楝子潮郡圓子房殼似栗實小如豆其形甚圓

庾信小園賦細核楊梅北戸錄楊梅葉如龍眼樹如冬青一名朹海潮饒惠大澄普七邑俱有之然形小味酸而核亦不甚細古人稱越地楊梅者蓋指浙東之越非粵東之越也林邑山亦祇一隅耳

南方草木狀人面子樹如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可玩於席間餖飣薦客又有一種人面豆眉眼口鼻畢具潮之深山中多有之傳諸遠

方以爲怪物

虞衡志黃皮子如小棗通志黃皮果大如龍眼又名黃彈子皮黃白有微毛瓤白如肪有青核數枚甚酸澁食荔支太多以黃皮解之

廣東通志蜜望樹高數丈花開極繁蜜蜂望之而喜故名其實黃味酸甜能止船暈海舶兼金購之有天桃者大如木瓜渡海者食之不嘔然不宜於歲事諺云米價高食天桃按蜜望子一名莽果今訛爲夢果

虞衡志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易爛爛卽破內附核

可謂經珠似菩提子

嶺南雜記宜母果似橘而酸婦人懷妊不安食之良故有宜母之名又名宜濛子製以爲漿甘酸辟暑名渴水元吳萊有宜濛熟水歌

詔安舊志番石榴一名拔子今潮地亦處處有之其中微紅色亦有黃色者味甘而氣臭土人愛食之遠方至者啖而輒嘔

南方草木狀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恒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

似肉豆蔻俗名地豆亦名仙豆又呼爲塗豆以花入土始成實故又稱落花生饒平人多業此爲生故黃錦詩云收却落花塗豆子不勞東作向春田

木

六書精蘊萬木皆向陽而栢獨西向其性堅緻有脂而香

南方草木狀水松土人不甚珍亦不甚大嶺北人愛之香乃殊勝

爾雅栢葉松身爲檜松葉栢身爲樅埤雅檜身葉皆曲樅身葉皆直

爾雅柀煔蓋杉也九邑中所產者皆土杉凡作棟梁之用者皆取於閩

嶺南雜記木棉樹可合抱高者數十丈葉如香樟瓣極厚一條五六葉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而蘂黃色結子如酒盃老則拆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

南方草木狀榕樹葉大如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不可以爲器也其本稜理而深不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燄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嶺南雜記大者蔭十餘畝離奇古怪備木之異年久者常結伽南香其子可以肥魚細枝曝乾爲炬風雨不滅其鬚製藥可以固齒其脂可以貼金接物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水經注樟樹枝葉扶疎可蔭數畝沿海之地多取以造船兼雕鏤器物

南方草木狀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
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
取之作術有神通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陶潛詩冉冉榮木結根於茲榮木者梧桐也齊民要
術實而皮青者爲梧桐華而不實者爲白桐
管子五沃之土宜柳潮雖有柳然終不如江北江南
千條萬縷也
興術桑木者箕星之精九邑無綺紈之織故桑不甚
多所有蠶絲惟供潮紗之用耳
爾雅翼椑似柿而靑黑

春秋說題辭槐木者虛星之精
廣志椶一名栟櫚葉如車輪皮可作索爾雅翼楝木
高丈餘密葉如槐而尖實如鈴木理中黑今人取
其木爲屐板
南方草木狀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銅節如桂竹
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其實味苦澁

南方草木狀椰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味似胡桃極脆美有漿飲之得醉

南方草木狀桄榔似栟櫚皮中有屑如麪多至數斛食之與常麪無異

江文通賦金荊佳樹金荊木堅有文彩潮人呼爲黃柞

叚公路北戶錄嶺南有蟲母樹南越志古度樹俗呼那子南人號曰柁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如綴珠壋其實大如櫻桃黃卽可食過則實中化蛾飛出亦有爲蚊子者

聞見後錄萬年枝者冬青也經霜雪不凋粵無雪則冬青之多更宜矣以冬月青翠故名冬青又呼凍青

藏器拾遺楠木高大葉如桑出南方山中攷其樹高者十餘丈巨者數十圍氣甚芳烈

陶宏景別錄漆生山谷夏至後采乾之樹高二三丈

蘇頌圖經南人作油者乃岡桐也有子大於梧子向聞岡桐卽油桐而李時珍以爲油桐枝幹花葉並類岡桐則又是兩種矣

鄭樵通志烏臼卽桕柳陸龜蒙詩行歇每依鵶臼影鵶臼卽烏臼也烏鵶喜食其子故曰烏木老則根爛如臼故曰臼其子有脂可以爲燭

陸機詩疏構亦謂之穀績其皮可爲布又擣以爲紙蓋穀樹卽楮樹潮人所用之紙大半以楮爲之

莊子吾有大木人謂之樗按臭者名樗香者名椿海揭人有競採木葉以爲蔬者乃椿而非樗也椿夏書作杶左傳作椿集韻作櫄

花

爾雅翼一幹一花者蘭一幹數花者蕙

佛經伊蘭卽賽蘭楊用修云賽蘭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髮香聞十步潮人稱爲珍珠蘭

嶺南雜記樹蘭高丈餘花似魚子蘭而香烈過之不能過嶺又名五葉蘭其種傳自暹羅又稱暹羅蘭

虞衡志紅蕉花葉瘦類蘆箬心中抽條條端發花色正紅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又文殊蕉觀音蕉美人蕉皆其種類

楊雄甘泉賦列辛雉於林落註辛雉辛夷也俗名木蘭又稱木筆

廣州志 風蘭花從葉心抽出作雙朶懸於簷間不着水上自然繁茂揭陽大埔及普寧豐順山中所產倒挂蘭卽廣州風蘭

六帖 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寒煖之候也此郡十月中卽開梅花正與十月先開嶺上梅相合

王梅溪會稽風俗賦 桃李漫山臧獲視之蓋言其多而不足貴也余於潮郡亦云然

虞衡志 茶葩蕚大倍於中州大埔有日丹錢茶堆霞三種皆曰山茶有六角八角者曰日本茶所謂川茶者卽蜀茶各邑有之

李贊皇集 花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有貼幹西府垂絲三種而有草本生於砌下者日秋海棠昔人以海棠無香爲恨然粵中之花大半無香矣又何恨於海棠

陸賈南行記 南越百花不香獨茉莉不隨水土而變可稱南中佳卉

南方草木狀 耶悉茗茉莉花皆畨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爲首飾耶悉茗卽素馨也

花物論 合歡卽夜合花 圖經 能和五臟利心志令人

歡樂無憂

南方草木狀瑞香樹高三四尺枝幹婆娑葉厚深綠色

詩話曾端伯以瑞香爲殊友

楊廷秀詩大笑何如小笑香蓋咏含笑花也孜大食國山中有花見人如笑若頻笑則凋謝正楊詩小笑香之意潮郡頗多此花故郡人黃錦有含笑如粲直指禪之句

桂海虞衡志石榴花四季常開夏中既實之後秋深忽又大發花且實

格物總論荼蘼花藤身青莖多刺青跗紅萼及開時變爲白香微而清此花用架引之盤屈而上二三月中爛熳可觀

劉禹錫詩紫茸垂組綬金縷攢絳纈其於紫薇可謂極賦物之工矣

南方草木狀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自二月開花至仲冬卽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蕋一條長於花葉上絲金屑日光所爍疑若燄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

嶺南雜記山丹花如瑞香而正赤開足後帶黃色

有粉紅者淡紅者皆千葉輕柔婀娜如芍藥而小
蓋麗木也嶺南雜記以佛桑與扶桑爲二非也但
有單瓣重臺之異耳
佛書波羅奢花有紫白二色有紫白相間者其狀如
雞冠蘇子由詩註矮雞冠卽玉樹後庭花也

風土記宜男草名鹿葱格物叢話萱草花一名宜男
郭璞曰蜀葵花似木槿格物叢話葵類頗繁取其可
食名葵菜取其葉名蒲葵取其花可翫名蜀葵然
舊志言蜀葵可食則仍是一種
嶺南雜記鷹爪蘭枝蒂如鷹爪六瓣兩臺他處未見
亦異種也大埔普寧豐順山中另有藤上生花其
花如烏爪者呼爲膺爪

格物論麗春花罌粟別種也今潮人種花但知罌粟

不知麗春

花木考明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蜀葵不識人給之曰此一丈紅也是一丈紅卽蜀葵矣然潮陽惠來饒平諸山中又別有一種花呼爲一丈紅

爾雅荷芙蕖也古今注荷花乃花之最秀者今嶺以東有六種全紅者純白者錦邊者紅邊者單瓣者千層者

蘇東坡集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並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南嘗以冬至微霜故也

嶺南雜記龍鬚花赤如秋海棠中心垂絲裊裊如龍鬚潮俗又以花自端午而開稱爲龍船花

道書如入薝蔔林中聞薝蔔香不聞他香孜薝蔔花卽山梔花色白六出芬香甚清

七修類稿山礬俗名椗花木高數尺凌冬不凋花白未開時似木犀開時香穠號七里香夢溪筆談七里香葉類豌豆叢生秋間凝白如粉辟蠹殊驗通雅辟蠹之芸卽七里香又有九里香其種相類

瓏鬆質繇來愛著風日暮海天無瞑色滿山霞作

刺桐紅

羣芳譜玉簪七月初叢中抽一莖莖上有細葉十餘每葉出花一朵本小末大未開時正如白玉搔頭簪形按黃山谷王介甫有玉簪花詩皆不若近人賦玉簪倘是有聲防撲斷若非聞氣訝雕成槎枒數莖晚涼後寂寞一階秋意生之句之妙也詩係浙人所作惜忘其名

杜工部詩凌波體纖柔枝葉工託麗青青亂松樹直榦遭棠蔽蓋指凌霄花也凌霄卽毛詩所謂苕華

野生者蔓纔數尺得木而上卽高數丈其花夏中乃盈秋更赤

羣芳譜剪春羅一名剪紅羅夏月開深紅花如錢大凡六出周迴如剪成茸茸可愛

魏野詩碎剪紅綃間綠叢風流疑在列仙宮朝眞更欲熏香去爭擲霓衣上寶籠陸龜蒙詩濃似猩猩初染素輕於燕子欲凌空可憐細麗難勝日照得深紅作淺紅二詩俱得薔薇神髓但只寫紅薔薇耳又有白薔薇紫薔薇黑薔薇而黃薔薇尤夥

羣芳譜繡毬木本春月開花五瓣百花成朵團圞如

毬滿樹花有紅白二種又有草本者名洋繡毬

羣芳譜夾竹桃花五瓣微尖淡紅嬌艷類桃花葉狹長類竹葉故名王敬美云夾竹桃與五色扶桑俱是嶺南貨

花譜七姊妹花十姊妹花其體態皆與薔薇相類但五色錯雜可觀按姊妹花開於藤上如結袂連襟故以姊妹稱之有咏之者曰漢宮姊妹多相妬不見春風姊妹花

海陽舊志馬纓丹亦名百日紅色如繡毬有絲類馬首繁纓故名

羣芳譜紫荊一名滿條紅春開紫花甚細碎數朶一簇

南方草木狀芙蓉一名拒霜花樹叢生葉大而花甚紅八九月霜降時始開故有拒霜之名又曰木蓮有一種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因名添色芙蓉花嶺南雜記潮州木芙蓉大如梧桐朝間粉紅色午變大紅晚又變爲淡黃人家種者凭樓而觀之

草

山居記養茅菅以爲茨藉陸機云茅之白者古用包

裹禮物蓋易所言藉用白茅詩所稱白茅包之也揭陽普寧呼茅爲芒細民用以蓋屋攷爾雅注芒似茅皮可爲繩索則茅與芒又屬二物今土人取芒織屨殆詩家常稱芒鞋者是

爾雅 芏即芏草俗名鹹草郭璞云生海濵南越人取以爲席

韓詩外傳 水草沉者爲蘋浮者曰薸郭璞云江東謂之薸

埤雅 蒲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涯滑而温者可爲席

爾雅注 蘆葦也邢昺曰葦即蘆之成者

南方草木狀 冶葛毒草也蔓生葉如羅勒光而厚人服之即死 本草 根名野葛葉名鈎吻而俗名斷腸草欲解此毒者當用蜜灌之或生羊血或人糞吐出可不死

屈原九歌 被薜荔兮帶女蘿攷生於石曰石鱗生於地曰地錦繞於木曰蔦蘿原一物異名而其問莖葉亦微有粗細剛柔之別

本草綱目 鼠麴葉似馬齒莧潮之業農者雜米粉作粿

髩邊斜插長命草

南方草木狀蒟醬蓽茇也

漢孔臧蓼賦覩兹茂蓼紛葩吐盈猗那隨風綠葉厲

莖蓼有青紫赤等種水邊獨饒故名水蓼

顏氏家訓荇菜是水有之荇一名皃葵一名屏風一

名水葵而靨子菜金蓮子水鏡草皆荇之別名也

唐本草沙參一名鈴兒草象花形也

張華愽物志神農經曰萱草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

忘憂也

羣芳譜鳳尾草青色葉長寸餘附莖對生每邊各七八葉相連本寛以漸而狹頂尖葉邊亦有小尖儼如鳳尾喜陰春雨時移栽見日則瘁

唐詩紀事藥名有白頭翁温庭筠以蒼耳子爲對李白詩如何青草裏亦有白頭翁

古今注孫興公問日世稱黃帝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墜地而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世人妄傳劉永之畦樂園詩砌長龍鬚草林開燕尾渠

本草述燈心草一名虎鬚草一名碧玉草

王充論衡芝草一年三花食之令人眉壽

張華博物志太原晉陽有化生屏風草今潮人之屏風草卽萬歲藤也

本草綱目馬齒莧一名五行草一名五方草一名長命菜一名九頭獅子草

本草述馬鞭草一名龍牙草一名鳳頸草

虞衡志銅鼓草其實如瓜療瘡瘍毒

嶺南雜記鐵蕉葉如鳳尾草而堅勁根出土上如芋頭燒鐵釘釘其根則繁茂

嶺南雜記油葱形如水仙葉葉厚一指而邊有刺不開花結子從根發生長者尺餘破其葉中有膏婦人塗掌以澤髮代油貧家婦多種之屋頭問之則怒以爲笑其貧也

陸游小池詩剪刀草長浮萍合無數游魚去復囘攺

剪刀草潮揭饒惠等邑處處有之又有鋪地錦葉三瓣六出花黄色可治跌打傷金瘡獅耳草狀如金錢葉上綠下紅搗汁可治耳腫仙人草三伏時搗汁和米粉煮之成凍可解暑毒仙人掌形似掌有刺或云可避火災鷄母草塗箭射獸立死火旺

草可毒魚竹草其葉似竹而柔翠娥草開花鮮藍可愛排草以細嫩者爲貴用以爲韉可避蝎羞草每株抽一葉而一葉之中又分左右各小葉十餘片如槐葉狀以手指按之則諸小葉悉拳縮下垂少頃復起俗謂其害羞之故遂以羞草稱之聞可入藥其療治未詳夫紫荊花以手爪爬其根則根葉自動稱爲怕癢樹今粤又有害羞之草造物之奇眞無所不有也大抵粤地之草多堪適用至於蔓陀草鷄酸草斷血草大楓草六角嬰草葉下紅草羊耳草虎耳草草等類有形相似而花不同者有

花相類而根株絶異者雖士人不能盡識其名悉彰其用豈紀載之可能窮哉

竹

圖經今之刺船者多用桂竹按桂竹古之筀竹通雅筀竹可絲以制器以其多筋而堅細山海經靈原筀竹傷人則死石介詩斷霞半赭燕支木零露偏留筀竹叢蓋其葉密防露故又名防露竹今揭陽人多取筀竹以制器甚精巧

述異記南方有子母竹生不離本今之慈竹是也宋祁曰根不他引是得慈名

廣州記石麻之竹勁而利削以爲刀可切象皮揭陽大埔普寧頗多

唐書地理志嶺南雷州土貢斑竹今潮地亦有之北戸錄竹皮斑堯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也

白居易詩厭綠栽黃竹嫌紅種白蓮黃竹之名始著小而色黃一名界金竹生海陽揭陽普寧諸山谷中

竹譜潮州出赤竹圍二尺而皮赤

徐元詩紫竹遮書幌歐陽修詩紫竹深無路蓋紫竹從古重之取其中度者可以製簫

孫楚登樓賦羨綠竹之茂陰庾肩吾謝賚檳榔啟形均綠竹色譬青桐蓋綠竹乃竹之概稱也然潮州郤另有一種綠竹葉生繁茂最多笋揭陽大埔人珍之

齊民要術笋有青苦白苦黃苦紫苦之分惟有苦竹因有苦笋潮州無筍不苦皆由苦竹之盛也

羣芳譜觀音竹每寸二三節如藤色黑出古城國鄧濳谷曰觀音竹種之於盆可玩漳州府志引據南方草木狀所云越王竹似細荻高尺餘者當之

孔安國尚書敷重篾席疏篾桃枝竹爾雅疏凡竹節間促數者名莽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竹

華夷考節密而凹宛如人面作杖甚佳顔色可愛一名佛眼

圖經甘竹似篁而茂葢卽淡竹也夢溪筆談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笋爲一物今南人食笋有苦笋淡笋兩種淡笋卽淡竹也

晉書伏滔傳彼壽陽者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謝靈運曰二箭殊葉注苦箭大葉笄箭小葉所謂東南竹箭者是

臨海異物志狗竹毛在節間貓竹大如斗百器多用之又有毛竹每節出幹其巨細與根相等潮地兼有三種貓竹人皆知之而狗竹之名罕有識者以其生毛也亦呼爲毛竹云

南方草木狀思摩竹竹大而笋生其節筍既成竹春而筍復生節焉

藥

本草綱目旱蓮草烏髮固齒其草柔莖斷之有墨汁故俗名墨菜

典術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之氣爲菖蒲故曰堯韭

詩采采芣苢芣苢乃車前子其性滑利能治濕熱風熱諸症故顏淵死子歌叢蘭傷其德也伯牛死子歌芣苢傷其病也

本草拾遺烏藥似茶樹一葉三椏其根入藥辛溫香竄能散諸氣

陶宏景別錄紫蘇葉下紫色而氣甚香又有白者爲白蘇

日華本草山查能消食積樹高數尺葉有五尖椏間有刺

別錄溪梱葉似槐能消瘰癧

爾雅旴虵床按床即蛇床子也乃右腎命門小陽三焦氣分藥

劉正霏雪錄木鼈子有毒不可食然去油便可入藥又有一種畨木鼈其核小於木鼈而色白今潮產者乃木鼈非畨木鼈也

爾雅翼麥門冬葉如韭四季不凋一名禹餘糧久服輕身不老不飢

山海經虋冬即天門冬性冷而能補患五虛內熱者宜用之

雷斆炮炙論緊小色黃者爲巴有三稜色黑者爲豆小而兩頭尖者爲剛子李時珍則謂是一物因其本出巴蜀形似豆故曰巴豆有毒能吐能下能止能行

離騷 青莎雜樹兮蘋草霍靡或以爲青莎根卽香附

東方朔傳 在樹爲寄生在地爲寠藪 鄭樵通志 寄生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葉一種小者葉如麻黃葉其子皆相似大者曰蔦小者曰女蘿按各樹俱有寄生惟桑寄生入藥多滋補功

藥性解 萆麻有二種子大如豆可療風

韻府 茴香草名攷其香在子俗呼小茴香本名慈謀勒

日華本草 花大氣香莖紫者爲甘菊此日精也

圖經 五月五日采葛根曬乾以入土深者爲佳其功止渴解酒表邪發疹

羣芳譜 五加皮一名文章草一名金玉香草一名金盤一名五花一名追風一名豺漆一名豺節其皮浸酒耐老明目下氣補中

本草綱目 千里及藤生道旁籬落間有花一名千里急又名黃花演能治疫治瘴治瘧治痢治目疾治蟲毒味苦而平

本草綱目 九疊塔一名金不換春生苗夏高三四尺葉似菊秋初開黃花療血症

本草通元 天南星苗類荷梗直起兩枝相抱花若蛇

頭結子若穗

本草衍義青蒿性涼能退潮熱

羣芳譜穀精草一名文星草一名流星草叢生處處有之幸温無毒治頭風痛目生盲翳

孫思邈千金方吳茱萸陳久者良閉口者有毒能散寒温中燥濕解鬱

別錄天花粉卽瓜蔞根

本草述青葙子一名崑崙草一名野雞冠

本草會編解散用北柴胡虛熱用海陽軟柴胡爲良

別錄苦參名地槐葉極似槐葉根味至苦**圖經**治風熱瘡疹

爾雅翼茯苓千歲松脂也諺云欲得長生茯苓黃精攷黃精似薑久服輕身然有鬼精悞服傷人

雷斅炮炙論當歸宜去蘆頭以酒浸一宿入藥破血用頭止血用尾**張元素珍珠囊**頭止血尾破血身和血李時珍言以頭圓尾多色紫氣香爲勝

本草述決明補肝明目有二種一則黃花五出結角如初生細豇豆長五六寸其葉晝開夜合是謂馬蹄決明一則黃花五出結角如小指長二寸許其葉夜不合是謂茳芒決明

羣芳譜 黃連苗高尺許葉似甘菊四月開花生波斯國海畔今南海秦隴間亦有之最清肝火

藥性解 牽牛氣味苦寒有毒治水氣在肺喘滿腫脹下焦欝遏

本草綱目 香薷八九月開花着穗時采之陰乾入藥世醫治暑病以香薷飲爲首藥

本草衍義 豆蔻草豆蔻也攷豆蔻有草豆蔻紅豆蔻白豆蔻肉豆蔻之分潮地四種俱有草豆蔻尤多

王好古湯液 大辛熱陽也浮也入足太陰陽明經張元素言紅豆蔻性味功用大旨相同白豆蔻一名多骨好古謂其入手太陰經肉豆蔻入手足陽明經故稱調中下氣消皮外絡下氣味珍力更殊

爾雅 卷耳攷其形青白似胡荽白華細莖子如婦人耳璫卽藥中蒼耳也

佩文韻府 艾一名冰臺一名黃草一名艾蒿朱丹溪云以五月五日採者灸百病方有驗

羣芳譜 金銀花葉如薜荔而青有濇毛三四月後開花不絕花長寸許一蒂兩花二瓣一大一小長蘂初開者蘂瓣俱白經二三日則變黃新舊相叅黃白相映故名

庚辛玉册地丁葉似小蒿苣花似大旋葍地丁即蒲
公英氣味甘平無毒治癧毒
本草衍義薯蕷因唐代宗名預避諱改爲薯藥又因
宋英宗諱曙改爲山藥甚細與食品之山藥當是
二種本草綱目薯蕷入藥野生者爲勝若供饌則
家種者良
唐本草穿山甲鯉魚所化有四足性竄力猛能攻堅
治風病及諸漏症
本草述桑白皮味甘止嗽定喘瀉肺火
珍珠囊薄荷辛涼氣味俱薄浮而升陽也故能去高

巔及皮膚風熱
唐本草白芨味苦功專收斂療腫毒瘡瘍外科要藥
藥性解海鰾鮹破血除癥生肌長肉療潰爛瘡疼
夷堅志驚氣入心絡瘖不能言語者用蜜陀僧一匕
茶調服即愈
蔓溪茸談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故
有二名鶴虱即其實也孟郊詩楓根支酒甕鶴虱
落琴床
藥性解大腹皮性微温下氣寬膨
神農經蟬蛻味苦消風定驚殺疳除熱

本草備要巴戟天性温大補虚損扶元固本
羣芳譜澤蘭生不濕地二月生苗一出土便分枝梗葉生如薄荷微香七月開花紫白色氣香而温味辛而散爲婦人要藥也
禮記月令半夏生以其生於五月故謂當夏之半也
醫通痰分之病半夏爲主
法天生意除夜取枸杞煎湯沐浴令人不病不老養生雜纂枸杞紅熟者服之百日身輕氣壯耳目聰明鬚髮烏黑道書枸杞千歲其形如犬根名地骨根之皮名地骨皮

圖經何首烏本名交藤因何首烏服而得名也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傳此事李遠云何首烏以出潮州者爲上此藥不寒不燥功高於地黃天冬
閨閣事宜益母草主血病白花者爲益母紫花者爲野天麻迈魂丹註紫花者爲益母白花者不是其功宜於婦人故有益母之稱
正好古湯液桔梗氣微温□苦辛味厚氣輕陽中之陰升也入手太陰肺經氣分及足少陰經吳普言其葉如薺苨莖如筆管紫赤色二月生苗蘇頌言

八月採根

周禮春官鬱人注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醫家皆稱其味苦能破血生肌舒散鬱結

萬震南州異物志藿香形如都梁可著衣服中交州記藿香似蘇合今所在多有而產於廣者爲佳性溫能治霍亂嘔逆諸症按藿香卽楞嚴經所謂兜婁婆香是也法華經則稱爲多摩羅跋香金光明經稱爲鉢怛羅香而涅槃又謂之迦算香

藥性解烏藥辛溫治心腹脹痛氣滯不舒

韓保昇蜀本草金櫻子在處有之色黃有刺沈存中筆談金櫻子止遺泄

廣東通志五子樹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亂金瘡潮陽所產者佳

廣東通志海馬長四五寸無鱗無足自頭至尾皆四方有楞雄者腹小雌者腹大難產者佩之神驗宗奭衍義其首如馬其身如鰕其背傴僂有竹節紋聖濟總錄雌者黃色雄者青色南州志大小如守宮其色黃褐婦人難產手持此蟲其効甚速

珍珠囊王不留行甘苦平陽中之陰按神農經原稱其氣味苦平惟岐伯雷公言其味甘而李時珍謂

其性走而不住諺有云穿山甲王不留婦人服此乳長流則亦可顧名思義矣葉似酸漿子似菘子花紅白色與根苗俱入藥

禽

名潮雞

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雞此地雞鳴多能應潮故名潮雞

禽經鵝見異類則差翅鳴昔唐僖宗好鬬鵝一鵝至值錢十萬今揭陽亦以鬬鵝爲戲其不善鬬者謂之菜鵝僅供匕箸而已

國史補舶船發海爲養鴿如舶沒雖數千里亦能歸其家倭遊錄記得金籠放雪衣蓋白鴿也有能奮翅騰上高不可極者士人馴養於家繫鈴於翅放之有聲以爲樂

淮南子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禽經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人聞其聲則喜故云喜鵲

說文烏孝鳥也蓋純黑而反哺者謂之慈烏腹白不反哺者謂之鴉

禽經拙莫如鳩鄭康成以爲鳥之謹慤者一意於所宿之林故稱一宿鳥

古今注南方有鳥其名曰鷓鴣其名自呼長向曰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虞衡志翻毛雞翎翮皆翻生彎彎向外尤馴狎不敢

逸

嶺南雜記山鳥形如八哥能作種種禽獸音教之能學人語攷山鳥即山鵲眼赤而突者善鬬臆間有黑毛一片圓小而長者善鳴

朝野僉載百舌春轉夏止惟食蚯蚓山堂肆考百舌又名反舌謂能反覆其舌以隨百鳥之音然則月令所謂反舌無聲即百舌也

南裔異物志 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此翠鳥乃翡翠也雄赤爲翡雌縹爲翠合之色碧翼尾俱十二條以毳毛光明者爲上

博物志 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飼之 禽經注 杜宇啼苦則自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格物總論 鶯黑眉紅嘴脚青遍身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一名倉庚一名鵹黃一名鸝鶹一名鸝庚

曹子建集 頭如顆蒜目如璧椒躍而不步可謂賦雀而得神者矣 古今注 雀一名嘉賓

莊子 鷂爲鸇鸇爲布穀布穀復爲鷂此物變也

埤雅 鷺頂上有毛髮長尺餘欲取魚則弭

陶宏景別錄 越燕多在堂室中梁上作巢

爾雅鶺鴒雝渠此鳥行則揺飛則鳴

說文蜀王望帝化爲子嶲今子規也埤雅一名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始鳴北向啼苦則倒懸於樹其聲曰不如歸去

攻媿記水禽名信天翁嘗開口待魚翁一作公普寧最多此鳥蓋其性喜魚而又不能捕魚候魚鷹所得偶墜者拾食之

易離爲雉離屬南方則粤之多雉也固宜雉有數種青質五色曰鷂雉長尾走且鳴曰鷮雉黄色白呼曰鳴雉似山雞而小冠曰鷩雉五色成章曰翬雉

埤雅瀨鶩五色尾有毛如船柂小於鴨

膳夫錄鴛鴦爲羽族而不棲樹林類水鳥而常在江游古今注鴛鴦一名文禽匹鳥也似鳧毛有文彩

雌雄未嘗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

禽經 鸐水鳥也一名負金一名背竈

格物論 竹雞比鷓鴣差小毛羽褐色多斑赤文自呼泥滑滑梅聖俞詩泥滑滑苦竹岡雨瀟瀟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爲君應斷腸白蟻聞其聲則死故粵人常養於家諺云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爲泥一啼輙數十聲以啼時聲多而清者爲上

張華禽經注 風禽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有大風

襍志 鵂鶹一名忌欺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蝨

廣記 春夏之交稍遇陰晦則此鳥飛鳴而過嶺南尤多又愛入人家鑠人魂氣一名鵋鵂一名貓頭鷹

山堂肆考 此鳥八九月間自海外來身尾俱短毛羽褐色眼圓睛黃頭酷似貓頭兩旁有毛豎起似兩耳足爪似鷹故名貓頭鷹

南越志 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若羣飛至岸渡海者以此爲候

海物異名記 鷗之別類隨潮往來者白信鷗

西京雜記 南越王獻高帝白鷴黑鷴各一雙攷白鷴似雞尾長四五尺

禽經啄木鳥褐者雌斑者雄剛爪利嘴能斜穿木食蠹相傳此鳥爲雷公採藥吏所化

隋書倭國以小環挂鸕鷀令入水捕魚以克食異物志此鳥能没於深水取魚而食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七八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攷鸕鷀似鶂而黑嘴曲如鈎食魚入喉則爛其熱如湯杜少陵所謂家家養鳥鬼者卽養此物也

禽經練鵲名帶鳥似山鵲而小頭上有披帶雌者短毛雄者長尾

獸

柳宗元牛賦牛之爲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角疎厚牟然而鳴黃鐘滿脰抵觸隆曦日耕百畝

逸雅獿獀南越犬名也許愼說文狗之有縣蹏爲犬今有山犬家犬獵犬三種山犬卽古所謂田犬

陸賈南行記粤地之豕肉味薄而不甘越諺云花無香肉無味

爾雅翼貓乃小獸之猛者初中國無之釋氏因鼠傷

佛經唐三藏禪師從西方天竺國攜歸不受中國之氣所生故至今鼻端皆冷惟夏至一日煖

伯樂相馬經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馬頭爲王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强腹爲城郭欲得張各邑之馬種俱從外省來然亦有本地產者但不甚多

廣志豹色蒼白其皮温煖潮郡諸山有金錢豹艾葉豹土豹元豹赤豹

埤雅麞性善驚吳越春秋章者偉偟也飲水見影輒

奔麃大麢旌尾狗足好作聲其大者名麖皆鹿同種類

南中八郡志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昔傳海揭深山中有之

虞衡志猨有三種有金絲者玉面者純黑者金絲玉面皆難得

虞衡志山獺出溪峒能解藥箭毒

陶宏景別錄狐似貍而黃善爲魅貍似虎斑亦有似

貓斑者

史記漢景帝遊上林野彘入厠蓋野猪也善害田禾

饒平揭陽普寧間有此物

桂海虞衡志山猪卽豪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射人

三二百以爲羣害禾稼州峒甚苦之

朝野僉載嶺南人好蜜喞卽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

以蜜漬之筵上挾取啖之吳震方以爲嶺南田鼠

大者重一二觔潮有一種極小者其目晝不見物

亦不常出家有吉祥則出而有聲謂之喜鼠

墨客揮麈漳州地連潮陽素多象象十數爲羣不爲害

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肉骨糜碎乃止據此則潮

州有象矣而實無之惟唐時桃山有白象自行抵

州渡河從西門入刺史表聞於朝詔取至京

南州異物志高州以南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猨

大面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喜反尾度身

其鼻兩孔迎向天其毛柔滑澤白質黑文集十餘

皮可得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温暖唐殷堯藩送海

陽張明府詩鶯將吉了語猿共果然啼

鱗

埤雅鱅庸魚也魚之不美者也一名鱮

埤雅鯽魚旅行吹沫如星以相卽也故謂之鯽

一統志廣東海中有鳳尾魚一名刺尾魚此魚純以刺爲尾蓬鬆如帚俗呼刺潑諺云刺花菲刺潑肥盛於三四月清明掃墓必買是魚

高僧傳寶誌對梁武帝食鱠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

年師何必爾誌乃吐出小魚鱗尾依然今金陵鱠殘魚是也金陵鱠殘有鱗而越海鱠殘無鱗然皆名爲銀魚博物志吳王食鱠棄餘中流化爲魚亦名王餘又云越王爲膾剖而未切墮落於水化爲魚

海語鰻鱺大者長丈餘鎗嘴鋸齒遇人能鬬隨盛潮而陟山人知之然灰厚布於路遇灰體澁移時乃圍殺而啖之

圖經鮫魚今南人謂之沙魚按沙魚種類不一有青沙魚全身青色庖人取用名爲青翅有狗頭沙狗頭魚身其聲如狗即唐類函所稱狗頭魦者有白牙沙魚有犂頭沙魚有虎頭沙魚有鮎魦魚正字通青目赤頰背上有鬣腹下有翅味肥甚美蓋正指鮎魦而言其大者重五六百觔小者百餘觔惟南澳最多各種沙魚若內地祇有胡沙白沙

南越志三牙魚似石首或曰雄石首也臨海異物志鰻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小者名春來又名石頭長七八寸與石首同

博物志水母狀如凝血縱廣數尺無頭目腸臟以蝦爲目北戸錄水母一名蚱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蓋卽郭景純江賦所謂水母目蝦者是

夷堅志海鰍魚海上最偉者今內地所有者乃泥鰌耳似鱓而短南華經麋與鹿遊鰌與魚遊

嶺南雜記鯆魚絶無味土人名三黎魚土音黎曰來

正字通鰳魚以四月至海上漁人聽水聲取之狀如鰣魚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

左思吳都賦雙則比目片則王餘比目魚俗呼貼沙魚亦曰左魪身扁喜貼沙上市歸以貼墻壁兩三日猶鮮卽爾雅所謂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者是也

閩書鰛似馬鮫而小夏秋間至網之可連得數船醃以爲醬味頗佳

楚詞大招鰅鱅短狐鰅魚卽魪魚閩中海錯疏魪魚鱸之別種圓厚短蹙味豐

嶺南雜記禾蟲身軟如蟲小如箸長二寸餘中有白

漿狀甚可惡海濱田中禾根所產長數尺或至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水而出漾至海濱寸寸自斷卽爲此蟲土人網而食之一名水[illegible]一名水蜈蚣

南越行記烏賊魚常自浮水上烏見而啄之乃卷取烏故謂之烏賊腹中血及膽正黑可爲書一名烏鰂南越志烏鰂懷墨而知禮

山堂肆考漳舉一名章魚一名章鋸以其足似鋸也形類烏賊而小物產志言其八足無骨足上戢戢有釘每仰卧途上見烏啄以足黏捲之

漳州府志鎖管魚其身圓直如鎖管狀首有蒲骨插

入管中如鎖鬚其味甘脆今南澳產之似鰇魚又

似墨魚

北戶錄紅鰕出潮州大者長二尺土人鈿以白銀轉相餉遺謂之鰕盃嶺表錄異海鰕皮殼嫩紅色前足有鉗者色如朱大者長七八尺至一丈昌黎詩所言又常疑龍鰕果誰雄牙鬚是也嶺南雜記潮州龍鰕大者長五六尺頭與龍無二更大者其鬚可爲杖洗滌其殼可以爲燈又有九節鰕其色紅自首至尾殼作九節狀又有沙鰕赤尾鰕

雅俗稽言紅梅魚頭大於身亦呼爲梅大頭形似鯗

魚紅色其白色者卽謂之白梅魚

臨海異物志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

南方草木狀水䐗魚似猪形

任昉述異記海魚千歲化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善鳴

正字通柔魚似烏鰂無骨生海中越人重之一作鰇魚

臨海水土記板魚片立合體俱行南澳入謂比目魚似牛脾色紫無鱗鼓板魚似比目而實兩種左思所言之魪司馬相如所言之鰈則是比目非板魚

也

嶺表錄異鱟魚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故其狀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腹中有子如粟潮人以爲常食之味

說文鮃魚卽燕翅鮃也形似燕翅常飛海岸

鮸鱸也海鱸肉粗曰鮸潮州海濱有烏

鬚鮈狼牙巨口周身無鱗

秀水閒居錄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未大如箕芒刺成鉤仍自膠黏多於水濱潛伏人物近之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南州異物志鱷魚似蜥蜴長丈餘四足口森鋸齒居水中以食魚爲本萬花谷王齊直知潮州釣得一鱷魚其大如船畫以爲圖其形如鼉喙長牛身牙如鋸齒尾如鉤極利遇鹿豖卽以尾戟而食之生卵甚多或爲魚鼈其爲鱷不過一二按鱷魚唐時爲韓愈所驅至宋已歷有年所而陳堯佐戮之王齊直又釣之是其種固未嘗絕也今獨幸而不見耳舊志闕而不載何歟

異物志鯰魚大者長三尺作膾炙香美鯿魚長七八寸宜作羹又有龍頭魚形如鱠殘烏頭尖魚似浙

水鯔魚而頭尖鵝公鯧魚即正字通所謂鯧鯸魚龍舌魚俗呼鞋底魚扁而長有鱗天星魚似鍋蓋魚較小背帶青色而腹白赤鬃魚鱗鬃皆淺紅色馬鮫魚身圓而狹長無鱗與骨雞魚背上有旗頭上有刺腹下有翅砂毛魚頭扁有鬚髻魚紅色有鱗三角魚又名飛角魚火管魚身狹而長無鱗粉紅色青銅鏡魚形圓如小碟無鱗俱生南澳中

介

南越志龜甲一名神屋古今注黑衣督郵甲可以卜昔人見六眼龜悉以爲異故文獻通考爾雅注疏俱載之潮州舊志亦載六目龜產程鄉城外池中今程鄉分隸嘉應而潮屬遂無此種矣

養魚經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能飛去故一名神守

筆談月虧而蚌蛤消蚌一名蜃劉勰云蚌病成珠海陽潮陽揭陽饒平四邑有車白一名海白殼厚微黃似蚌非蚌或云即蜃之小者昔梁元帝以爲味高食部者即此

南越志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臨海異物志蛤蜊白厚而圓肉如車螯姑勞如車螯

而殼薄蘆雉如蛤蜊殼小薄耳攷揭陽有虹蝝其
色紅而綠一名紅粟亦小蛤之類
海物志天臠一種扁而長者謂之絲蚶殼中有毛郡
所產者有二種其一則殼中全是肉而無毛者當
即爾雅所謂魁陸也
李笠翁集西施舌絕似美人舌可惜無根耳
隋書劉臻傳好啖蜆以父諱顯因呼蜆爲扁螺殼靑
黃色溪澗中所生貧民多爬蜆爲業
晉書蔡謨傳初渡江見蟛蜞大喜曰蟹有二螯八足
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

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今揭陽人醃食以代
園蔬豈鮮食者則病而醃食則宜歟
侯鯖錄江瑤柱其甲美如玉老學庵筆記明州江瑤
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
則成江瑤矣蘇東坡集江瑤柱與荔支南中尤物
也極賞之故有似聞江瑤斫玉柱海螯江柱初脫
泉等句安南異物名記江瑤肉腥不中口僅四肉
牙隹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
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
詩錫我百朋言錫貝之多也古有相貝經貝種類其

多凡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雲謂之珠貝青地絲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虞衡志貝子大者如拳上有紫斑小者指面大白如玉南越志潮陽南有小水注海濱帶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孫綽望海賦纓螺絡丹而帶緗本草綱目九孔螺即石決明異物志馬珂螺大者圓九寸細者圓七八寸長三四寸又有鈿螺細螺雲螺珠螺蓼螺黃螺青螺等不一大半出於南澳

桂海虞衡志鸚鵡螺狀如蝸牛磨治出精采可雕琢爲盃福建通志香螺大如甌長數寸味最厚今潮州亦甚夥

圖經潤殼而多黃者名蠘按諸蟹多圓惟蠘形橫長而兩頭皆尖

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山海經蛣厚殼如屋瓦嶺表錄異南人名空慈子以其殼似瓦屋之壟故又稱瓦屋子又云瓦壟子粵

人重其肉炙以薦酒呼爲天臠

本草花蛤似蜆而大

異物志蠣房又名古賁海濱人以石燒紅散投水中蠔生其上取石得蠔蠔性本寒得火氣其味益甘謂之種蠔海有蠔田卽蠔房之田也酉陽雜俎生食曰蠔白醃食曰蠣黃味皆美

汲冢周書成王定四方貢獻海陽大蟹則蟹之得名由來舊矣今有毛蟹花蟹各種稍巨者俗呼黃甲蟹然嶺南之蟹皆氣腥而味不甘勿及嶺北多矣

嶺南雜記蠔崽小蠔也潮州以薑醋蘸生食味甚清

脆不覺其腥

爾雅翼黿似鼈而大南人嘗捕食之

晉安海物記鼉鳴如桴鼓吳越謂之鼉更

嶺南雜記水荳芽蟶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無

嶺表錄異石距乃章舉之類也身小而足長入鹽乾燒食極美

海槎餘錄石相思子生於海中如螺狀而中實大比荳粒好事者藏之篋笥積久不壞亦不轉動若置醋一盂投其中遂移動盤旋不已亦一奇也

嶺表錄異海鏡一名豪菜盤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日照如雲母內光有小肉如蚌胎腹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荳黃而頭足俱備海鏡飢即蟹子走出取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卽郭璞所謂瑣蛣腹蟹者也沿海諸邑漁人屢屢拾之

正韻螺螄乃螺之最小者也陶宏景別錄螺螄本名蝸鸁生江夏溪水中小於田螺上有稜韓保昇蜀本草田螺狀類蝸牛而尖長青黃色春夏采之按尖長之擬未確不如宏景謂其形圓大如梨橘小如桃李之爲肖也又有一種海螄較螺螄更小肉帶綠色

韻會蟶蚌屬正字通閩粤人以田種之謂之蟶田蟶似馬刀而殼薄長二三寸大如拇指性寒能消渴饒平有竹節蟶黃華詩風俗未知重朶頤予獨歡截來湘管綠剖取玉漿寒滑乍冰消箸辛兼韭入盤老饕需下酒得此不曾難

六書故蟳青蟳也螯似蟹殼青色南澳人稱謂虎頭蟳酉陽雜俎大者長尺餘能與虎鬬隨大潮退殼一退一長螯至强漳人以草縛之張大受詩惟蟳生南方八跪首似虎兩牙雖縶維餘猛猶可賈林

琮詩突兀猛獸形橫行矜跋扈乍視氣耽耽欲搏
不敢忤登盤戢爪牙怒目負嵎覩斑駁而陸離文
炳君子黼

蟲

海語凡海山巖穴野蜂巢焉釀蜜無收採者草間石
罅在處泛溢抛露日久必聚蛇虺之毒倘以爲甘
而過食之必大霍亂而死攷蜂有八種曰排蜂黑
蜂黃蜂道壁蜂火筒蜂青育蜂惟蜜蜂知君臣之
義

廣東通志白蠟蟲生菁紬樹上樹如冬青蟲食樹汁

吐沫成白脂鎔爲蠟至秋結苞如白卵是爲蠟種
黃蠟成於蜜蜂白蠟成於此蟲

淮南子蟬無口而鳴飲而不食陸士龍蟬賦蟬有五
德頭有緌文也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巢
居儉也應候信也潮人常取蟬向火中微炙卽啖
之

爾雅虹蝩說文桑根皆指蜻蜓也又有負勞青蟌紗
羊虹蠷蜻蜻諸名

古今注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爲之撻末

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名鳳子生江南柑橘園中紺蝶一名天雞七八月羣飛暗天海邊人食之謂海中青鰕所化虞衡志鬼蛺蝶大如扇好飛荔支上黑蛺蝶橘蠹所化

博物志蛾食桑者有緒蓋蛹爲蠶所化蛾爲蛹所化也其眉勾曲如畫又一種善拂火者曰飛蛾

變化論蝙蝠夜值庚申乃伏

卷遊雜錄嶺南人喜啖曲蟮易其名曰土笋

博物志水蛭三斷而成三物本草水蛭名至掌俗呼

馬蟥

古今注陵螺蝸牛也即南華經所謂左右角爲蠻觸者

說文蛜蝛鼠婦也韓昌黎詩破竈蛜蝛盈蓋即豳風所謂伊威在室者

爾雅螟蛉桑蟲詩小雅疏俗謂之桑蟃亦呼爲戎女

本草綱目斑貓有毒生豆葉上

亢桑子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蓋指尺蠖而言尺蠖一名步屈

西陽雜俎蠅聲在翼身青者糞能敗物

韓昌黎詩豈殊蠹魚蟲生死文字間粵地氣温蒸濕多蠹甚爲衣帛書畫之害

倦遊雜錄嶺南人喜食蛇美其名曰茅鱔廣韶等郡酒肆中無不以蛇爲臛今潮郡亦有之粵蛇種類甚多而人以爲臛者大半屬烏稍蛇菜花蛇二種

嶺表錄異兩頭蛇嶺外多有如小指大長尺許腹下鱗紅背錯錦文一頭有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則謬矣或又云兩頭俱有口眼橫行如蟹

嶺南雜記蚺蛇大者能吞鹿捕之法須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椿數行狹僅容其身壯士持棍伏其中一人出外飏婦人裾以招之蛇望見即來逐人退入椿内蛇到狹處蜿蜒屈伸人以棍擊且退且擊視其首伏地則無懼矣以葛藤繫其頸而牽之每擊一下則皮肉蹙縮成泡而血凝即護身膽也膽價過兼金其肉可食其皮可裝鼓鞲之類南澳古老山中常有此蛇

張大復輿地志揭陽近龍溪有盤龍蛇青黑色赤帶錦文隨瀆溪水而入於海有毒傷人輙死俗謂潮漳風土賦性似之

淮南子去蚊乃蟾蜍也即蝦蟇石蛤似蝦蟇而大色黑背有金線蝌蚪蝦蟇子也俗呼江雞頭圓大有尾無足蛙曰黽此即孔穉圭所謂當兩部鼓吹者又有一種眼突身黃黑色大與蝦蟇等其聲甚巨如牛每鳴則雌雄相應俗名地牛潮郡特多

關尹子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潮郡有江蟯其形絶與蟯蛔相似土人炒食之以爲味甚美

漳州府志烏緫狀似淡菜而絶小生於石上須剗取之故名粘饒平澄海人常取食之稱其味美

荀子海有紫蚨魚鹽通雅謂蚨當作蜐魚名紫蠚得春雨則生華南澳人呼爲龜脚

江湖紀聞狗印出潮州如蛇有四足狗印即苟印藏器拾遺苟印一名苟斗

嶺南雜記粵中温熱最多白蟻新構房屋爲其蝕壞傾圮者有之尤能蝕銀尋其穴掘得白蟻入爐鎔之仍得精金其赤者名蠪飛者名蠶而黑者亦甚夥續博物志馬緒謫潮得巨蟻長尺餘鹽漬之歸

誇北人昔人謂粵有三害山水多盜牆屋多鼠果本多蟻余竊謂粵之白蟻又有三害居無完屋讀無完書而篋笥不慎則並無完衣昔潮州有大馬蟻山山上有蟻祖廟歲五月羣蟻來朝至數百萬故詠者云馬蟻山頭馬蟻朝年年五月趁江潮蓋土人以蟻害稼而載牲擊鼓致賽於蟻祖是卽迎貓祭虎之意夫蟻而至於設廟迎神驅除其害則潮之蟻其爲禍也亦烈矣

貨

漫書粵地多果布之湊顏師古曰布謂諸雜細布也

其黃潤者生苧也九邑鄉村無不績之婦而揭陽普寧苧布之細者價倍紗羅俗所稱波羅麻者又另是一種麻所績而成與苧布之苧不同其布色以白者爲上眞者服之原能耐久近有製衣而易朽者乃雜以蕉皮之故也

吳越春秋越王使國中男女人山採葛作黃絲

文獻通考唐時潮陽郡每年貢蕉十疋乃蕉布也而潮陽郡卽今潮州府故其俗至今種蕉煮以純灰水漂澼令乾乃績爲布

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是以粵紗甲於天下然潮紗獨不佳而外郡稱之士人亦復自詡之謂凡紗不可以水浣潮紗則屢浣無礙也豈知所貴乎紗者柔中有剛密中有疎故能凌風却暑今觀所浣之紗已與廣州之牛郎紬無異色澤亡而紗性亦失則何貴乎紗且何必潮紗其紗大半羅紋間有組成雲龍花卉狀者亦不甚工雅其未浣者衣之輙易裂則又過剛則折矣皆由絲之不純不熟故也

杜陽編新羅國進五色氍毹以藉地氍毹者俗所稱之毯是也但他處之毯多用牛羊毛組成之惟潮毯則用棉與線而已毯有三種一則棉布織成如

毯片之厚或白地繪以紅綠或紅地繪以青黃一則五色線織成條條相間者一則先以棉布爲質而加以綵絲繡之紫鳳天吳各狀具備更絢爛可觀

周禮考工記粵之錫則粵錫之見重於世也久矣故所製器皿獨精諺曰蘇州様廣東匠潮陽普寧豐順大埔皆有錫礦而出於揭陽之湯坑山者比洋錫尤勝色白如銀擊之其聲如編磬然必以潮陽匠人雕鏤鎔範乃佳今取諺語而易之曰姑蘇様潮陽匠揭陽之錫居其上

杜工部詩盧老獨啟靑銅鎻可知古人之鎻輒以銅爲之詞賦家稱黃金鎻者以銅屬金大半皆銅不必其果爲金也大埔之黃砂東山及豐潤山中皆產銅今礦已久禁不開所用之銅皆非土產而所製鎻鑰鈕鉊等具特精鎻尤工妙故世稱潮鎻云

茶經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數十尺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粵素不產茶所給皆閩產近饒平之百花山鳳凰山多有植之者百花山一名待詔山故稱待詔茶品亦不惡大埔則大麻陰那等山皆產茶亦尚可飲其餘土茶皆苦而不香

蘇軾酒子賦序南方釀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謂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則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許珏以是餉予因作此賦蘇軾與鄧安道書寶積行無以爲寄潮州酒一瓶建茶少許不罪浼瀆郭青螺曰潮州溪酒亦有佳者特不能遠攜數日味變

梁簡文集南油俱滿西漆爭然屈紹隆謂南油者卽茶子油又援晉傅巽南中茶子西極石蜜語以證

之郡有茶油然燈甚明但其香稍遜廣州者

楊泉物理論土精爲石故石有肌理甚細者揭陽之湯坑崠取其石製酒器文玩人物無不精妙四方爭購之

王禕詩水晶凝石髓月彩耀珠胎潮與閩相接其水晶多從漳州來然普寧之烏石大埔之西巖山亦產水晶

爾雅釋草葴馬藍註今爲澱者是也此郡多靑澱有名馬藍者其葉大今稱大靑有名槐藍者其葉小今稱小靑

嶺南雜記流黃席出潮州流黃鎭與虎邱席相似而柔細過之佳者每一席直一金

南方草木狀紫藤葉細而長莖如竹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其莖截置煙炱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紫藤香卽土降香與番降香不同皆名爲降眞香海藥本草降眞香主天行時氣燒之可引鶴降

廣東通志紫栢木香而有文作器皿最佳潮陽所出

嶺表錄異廣之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可以爲箸並嵌飾諸器

格物論海螺靨名甲香合衆香燒之則香獨燒則臭

文獻通考唐天寶年潮陽郡每歲貢甲香五斤

交州記鮫魚皮可以飾刀劍又可以鑢物杜佑通典唐時潮陽郡歲貢鮫魚皮十張

南方草木狀抱木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韌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而韌不可理也北戶錄今潮州新州皆刳抱木以爲屧故稱抱香履亦稱抱香屧

文獻通考潮陽郡歲貢蚺蛇膽十枚按蚺蛇膽諸說不同或言上旬在頸中旬在心下旬在尾性耐死取膽釋之猶活或云遇人擊傷膽即至傷處護之故獨重膚膽腹之膽無用也以浮水面而廻旋行走者爲眞其膽有三一曰旱膽能療目一曰水膽能止瀉一曰護身膽能止痛餘詳蟲部

乾隆壬午重修

潮州府知府周碩勳輯

藝文上

文所以載道也鼓吹乎經籍黼黻乎政化徒以藝成目之陋矣顧經籍之文翼聖而垂教政化之文適用而匡時其揆則一乘史所由必備歟夫文以人重非人以文重昌黎文起八代人亦獨有千古其他可類繫焉是故縱横才辯勿取經術湛深則取之風雲月露勿錄風化攸關則錄之若夫刻劃正良表揚幽隱搜奇抉勝懷風弔古若斯之類但假靈筆墨未之敢没志藝文

疏奏

潮州刺史謝表

唐刺史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

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甸畿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

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推許臣於常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

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嬖臣姦隸蠹居幕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以祖繼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摩而致此巍巍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萬年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舋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内隸御之閒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瞑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請勦海寇疏

明 叅議 吳與言 字志默 大埔人

據福建巡按御史孫某奏爲廣賊林鳳數年流毒極其兇慘奉旨合勦奔投呂宋及閩省諭呂宋計擒復

奔回廣海再肆焚刦閩兵追擊擒斬過半兩廣總督凌雲翼責令官兵追勦與臣等意見相合委潮州叅政金淛嚴兵合勦似可滅此無難詎專主招撫阻遏閩師致賊殲滅無期誰執其咎卽今林鳳或逃或存俱未得實倘大兵稍遲鳳復招納叛亡伺隙再逞閩省之禍正未已也請飭兩省督撫諸臣嚴督官兵發舟師刻期會勦務期殄滅毋恃招撫致貽後患云云

臣伏思除惡務去其本猶斬草必去其根今林賊之惡甚矣豈可再撫不加芟除之理況已題請閩粤官兵同心搜勦乃金淛復行主撫是故違明旨也前據

廣東巡按御史馬應夢疏稱金淛揭報林鳳絶無悔禍之心當專意勦捕已有定論矣茲復阻回閩師自相矛盾以此么魔坐使師老財匱國法具在罪有所歸卽主撫亦必殲厥渠魁散其脅從方可徐議若始則誘之繼則撫之後又不能遣散聽其黨類相從聯結如故是厝火積薪貽害何所紀極請嚴勅總督凌雲翼速整舟師與閩省官兵合勦無論閩廣洋界遠近島嶼務在必獲不得仍主招撫阻三軍之鋭氣其受撫者卽散歸復業不得任其結聚養虎貽患并飭福建巡撫尅期進勦毋以該道金淛爲辭聽官兵逗

遛觀望其中一應功罪統於事寧之日查敘以聞

請撥大埔都啚

明饒州兵備道　饒相　字志尹大埔人

臣緣本邑灤洲清遠二都先屬饒平離縣窵遠法度不行以致盜賊縱橫民遭荼毒兩煩大兵征勦禍猶未息二啚遺民如羅水火惟冀分設縣治以舒目前初不虞後日之累也嘉靖五年奏請設縣以灤洲清遠二都屬之灤洲都原額里長二名清遠都里長一名糧共三千七百餘石人民未及二千餘戶因嘉靖初年定例通融糧白相兼灤洲都編十一里清遠都編九里每一里糧米未及二十石人戶僅五十餘丁見存者少逃亡者多丁糧稀少莫過於此比因地方稍寧道路開闢本邑北接汀贛南通潮惠水陸並衝官司經過者絡繹應付舟車歲無虛日加之奸胥猾吏科派浸漁故丁糧減於饒平者四之三賦役倍於饒平者十之五設縣以來甫十餘年小民已不堪命富者傾家破產貧者賣男鬻妻窮乏之餘不得不繼以逃竄若復不爲之所必至極敝大壞又將驅困窮逃竄者相聚而爲盜賊莫知所終矣臣竊見本郡所屬潮陽縣糧米五萬二千八百餘石揭陽縣糧米三萬五百餘石海陽縣糧米二萬六千八百餘石饒平

縣糧米二萬七千餘石程鄉縣糧米一萬四千三百餘石惠來縣糧米一萬一千四百餘石人戶俱數十餘萬惟大埔新設糧米止三千七百餘石丁戶不滿二千比各縣丁糧不及十之一二而埔邑路當衝衢徭役供應之繁反加數倍查潮陽饒平惠來三縣丁糧雖多地非接壤海陽附郭均難撥補惟程鄉溪南都一二啚地方與灤洲都毗連人民錯處可以撥歸本邑分任差徭更有本邑糧米二千餘石先因地接豐政等都編戶誤入海陽相沿未改糧徵大埔役應海陽事出兩歧深爲未便相應清查撥回本邑伏冀

皇上天恩軫念民瘼敕廣東撫按檄行守巡地方官會勘議行并請以糧米五十石人戶一百丁編爲一里庶丁糧賦役不致偏枯解倒懸而登衽席下邑小民沐聖澤於生生世世矣

請留公項築隄疏　明御史楊　珙字景瑞海陽人

臣籍隸廣東海陽縣生長其間地方利害生民愁苦目擊身經爲布衣時欲效鄭俠繪圖以獻無由上達今待罪言官見四方盜賊蠭起貽宵旰憂究其所自皆由害將至而不爲之備患將作而不爲之防以致潰決而不可爲也敢以臣所目見者爲陛下陳之竊

思潮地北跨汀州程鄉興寧長樂諸山南距大海羣山之水匯於三河順流經府治七十里入海自海陽北廂至揭陽龍溪官路民間廬舍田畝適當衆水入海必經之路自唐時砌築圩岸爲保障實生靈命脉所關每遇春雨淋漓山水驟發河流泛漲勢若滔天衝決圩岸一瀉千里漂蕩田廬淹沒禾稼溺死人物不可勝數匝一月水患稍除然後長吏呼集疲民運沙泥補傾地或修築甫成復值霖雨隨卽崩塌計自宏治壬子至癸亥十一二年間圩岸崩至六七次傷民命者不知凡幾壞民房者不知凡幾淹損田禾者

不知凡幾海揭之民呼天搶地無所控訴民困如此若不預爲之計服先疇者已不得耕而耕者復憂於湮塞之無時死於溺者已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於死期之不遠嗟此小民日就窮蹙如之何不爲盜也蓋圩岸約長七十里民居其上者二十里爲患者共五十里今若於舊隄增高五六尺外岸臨河悉用荒石裏岸臨田填廣一丈上樹木以護之一應工役民皆踴躍爭輸所乏者荒石耳荒石沿海所出亦不難採買大修計需銀五六千兩次修計需銀三四千兩卽可集事苐鬻石之費若斂於民當此墊溺之餘剜肉

醫瘡不可也臣熟思再計廣詢衆論僉謂郡城廣濟橋自天順年間郡縣榷取鹽稅每歲解制府以助軍餉其中尚可酌留購石蓋廣濟橋乃鹽船所必經者成化間每歲解銀三四百兩宏治以來增稅至千兩今聞每歲解三千兩莫若卽廣濟橋鹽榷照宏治間事例每年解一千兩以助軍餉留二千兩以買荒石約計三年可以敷用石備仍照常額起解檄丞簿官領價採買募民載石召集父老尅期鳩工如或工費浩大未足取給聞廣濟橋貨船過者大船徵料銀一錢中船六七分將此項補益之工竣停止庶財用足而功易成前此水患可保無虞矣夫水火盜賊爲害一也若地方有盜賊郡縣及鎭巡各官設策勦捕必求殄絕而後已今水患爲害不減於盜賊若皆委諸天數民其魚乎伏乞陛下明照萬里布德遐方勅撫按會議修一方之保障全兩邑之生靈狂瀾永奠濱海無虞幸甚望甚

嚴貪酷疏

明　提學　林大春　字井丹　潮陽人

臣聞財之在天地自足以周天下之用今天下之財稱詘乏矣無他貪酷之吏剝之也祖宗時征伐頗繁而水旱災荒亦往往有之然民不困而國用足者何

也無貪酷之吏也其所以無貪酷之吏者何也貪酷之禁嚴而鼓舞之術神也今貪酷多矣十金之家有事而隷於有司則十金不保矣百金之家有事而隷於有司則百金不保矣朝廷每歲論獄必三宥而後刑如此其慎也今民之無罪而死於敲扑者歲不知凡幾此貪酷之害也臣讀前史見古之所謂酷吏不過以深刻爲能搏擊爲事欲以取名當世要結人主今則酷以濟貪非古之所謂酷吏也臣見各省撫按多以百姓逋逃爲言臣竊以爲人雖至愚寧不知安土之樂與夫輸納之當然而乃甘於離鄉背井辭親戚棄邱墓而去此必有驅之者矣夫以天下奉一人歲之所輸幾何而貪酷之暴朘削無已其出於常賦之外者恒什百千萬也此民之所以逋而去也逃亡而無所歸將逼而爲盜勢有不得不然者貪酷之罪可勝誅哉今撫按以逋逃爲解甚者以貪酷爲能而薦之蓋墮彼彌縫結納之工趨承供奉之便而不知其皆取之於民者也伏乞勅下法司凡贓自百金以上置重典籍其家次遣戍一如祖宗故事撫按不舉罪如之如此則貪酷之風息財用之蠹除而逋逃不歸未之有也又聞祖宗時天下朝覲官吏部考其政

績優異者以聞賜宴禮部及金繒有差仍詔吏部查
京堂卿佐缺以次遷補當是時有自布政入叅機密
者有自知府入爲尚書者有自州縣入爲卿貳者鼓
舞激勸之道已至固不徒法制禁令使人知畏不知
感也伏乞率由舊章拔一二人以風天下將見化貪
酷爲廉仁雖兩漢循吏何難復覩於今日耶

建鎭平縣疏

明兩廣總督熊文燦

題爲九連之賊巢已掃百年之長計宜周等事崇正
七年八月初六日吏科抄出兩廣總督熊文燦題前
事内開崇正六年三月初三日准兵部移咨前來依

經案行司道查議除將九連山賊遺田畝養兵築城
外其遷平遠縣於石窟先於上年經按臣錢守廉親
履確勘道臣洪雲蒸周夢尹隨行商酌及接按臣手
書皆以石窟九連宜速建城爲要着若平遠縣宜仍
其舊請割程鄉之松源藍坊等處益石窟以建新縣
據布政司呈據該署分守嶺南道陸鼇具詳到臣隨
會同巡撫南贑臣陸問禮巡按廣東臣錢守廉看得
潮郡石窟地方屬於潮州界連三省山高負險久爲
盜賊逋逃藪昔年五總賊今日巨寇鍾凌秀皆發難
於石窟故滋蔓難圖據道府勘議擬於石窟另設一

縣而舊平遠與程鄉縣各爲犄角互相應援何患劇賊不除若城工諸費臣等倡屬捐助設處錢糧今已興工茀當開創伊始得人乃治如新令必得精明强幹實心愛民之人勞徠安集興學勸農俾新疆日有起色振始自能永終且應給各官印信均請勅部頒發等因又於崇正七年八月初七日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督兩廣熊文燦巡撫南贛陸問禮等看得潮州府屬之平遠縣石窟地方盜藪也界在汀贛之交地連嶂峒之險聚三省逋逃匿藏爲患非一日矣兹竭數年之征繕幸獲蕩平懲前毖後策無善於城石窟

者先是督撫按道諸臣議欲遷平遠縣治於石窟蓋據石窟士民之請冀有官彈壓以弭禍患於目前乃平遠縣城士民則以安土重遷又慮官去生變且兩地相距二百餘里遥制爲難若舍舊圖新恐後之視平遠亦猶今之視石窟也臣等相度縣基兼察形勢若爲石窟地方策萬全則縣宜建而不宜遷也明甚今叅酌輿論再四商確兩處皆屬要地止可兩縣分治不可兩縣兼攝建縣在石窟則平遠之盜弭而割松源藍坊諸處屬之則程鄉之盜亦弭一舉兩得似添縣不再計決矣惟按平遠程鄉糧里就近分割以

成縣治即平遠程鄉所減賦役無多而地方從此敉寧新縣擬名鎮平設知縣典史教諭各一員裁平遠訓導以補鎮平教諭門子吏書皂壯等役及廩俸柴馬各役工食四差工費等項俱在平遠程鄉二縣通融添減現設石窟巡司應移駐程鄉藍坊地方卽名藍坊巡檢改屬新縣責以譏察巡緝官吏弓兵俸工役食亦照原額支給兵防原有石正營兵一百名守平遠贛州要路舊有額餉不煩設處又新設兵一百五十名屯胡椒逕守閩贛五縣要路其糧則有潮州中營兵餉以給之若近設東石田心兵一百名議將所遺賊田一千三百餘畝丈明另召佃耕歲收其租以養兵其新縣城工臣等先已倡捐刻期興築該道府時刻督催計秋間亦可告竣等因本年八月初六日該本部覆查得石窟地雖甌脫而控閩引贛實爲盜區平遠移縣之議亦批吭扼要之道然不如增縣之爲便也營建雉堞割程鄉平遠之版籍而隸屬之縣名鎮平稱其實矣由斯規地守險則張官置吏事不宜緩應選知縣典史及教職巡檢各員開註缺册於十月大選內銓補儒學教諭卽以平遠縣訓導改補石窟巡司改補藍坊巡司俸工廩膳等項悉照原

議通融辦理其石正營胡椒逕東石田心等處兵餉均應如該督等所請將潮州中營兵餉勻給胡椒營戍兵並入官賊田召佃輸租以供東石田心兵食仍造册報部查核恭候命下臣部移咨該部幷咨督撫按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禁開礦疏　國朝陝西道監察御史景日昣 河南登封進士

題爲開礦無益等事臣伏閱邸抄見護理江西巡撫贛南道臣徐　題爲循例開礦等事奉旨聞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着不准行胡宣等免其處分欽此仰見

聖明無遠不照雖古帝王明目達聰無以加茲臣昔任廣東高要令訪得海陽縣之仲坑山商民何錫奉文開礦一事該地負山面海不比江西南源尚居腹裏何錫雖稱鉛錫實多銀砂游手之民一聞招採四方雲集撫臣彭　前題連陽縣民猺獠處開礦聚集亡命爲地方隱憂況仲坑山距省千有餘里較連陽更屬邊遠竊思年景有豐歉地產有盈絀山陬海澨奸民勾引保無藉端滋擾爲害地方之事此種情形我皇上聞開礦事情甚屬無益固已洞鑒如神無庸臣言之矣所不勝駭異者何錫乃普寧縣棍徒垂涎礦利從

前扼於地方官之查察尚知顧忌自奉部文准其開採公然號召醜類漫山滿谷果係殷實善良必不肯託足其間近聞聚散不常明來暗去黨羽不下十餘萬以狡黠之徒倚負嵎之勢竊刦姦淫無所不有有司過問便云阻撓雖潮鎮重兵可資彈壓然海疆重地營制各有專汛徒衆兵寡豈能到處防閑種種俱多未便伏乞 勑下督撫會查仲坑山現在開採情形若何酌議停止其聚集多人或猝難驅逐如何陸續解散限以月日聽其出山不許再入待其散盡永爲封閉庶嶺海獲敉寧之益絕意外之虞至何錫原呈每年進銀五萬兩今開採三年尚未完半已屬玩誤乃云止缺餉一萬更屬悖謬且巳自認五萬之數膽云嗣後每年認餉一萬六千多寡懸殊完欠任意豈以部文爲不足憑開採年月爲無可稽耶何錫每年獲利不下八九萬兩除完公外尚多羨餘自奉奢侈廣行結納乃故意欠餉藉口補解希圖展延以遂其壟斷之計假公濟私罔上肥已情罪昭著並請
勑部嚴查追其欠項使無賴奸徒知有法紀則地方懲多事之人卽地方享無事之福矣

按仲坑山在今豐順縣北五十里下湯社康熙三十九年何錫具呈 內務府准開仲坑山號排員

墩二處鉛礦情願遞年進銀五萬兩以二十年爲期進銀百萬兩嗣以山空礦少每年解銀二萬之數復請開長樂縣之劍公坑以補缺項三四年間礦徒嘯聚幾難解散經臺臣糾參四十三年封禁何錫庾死獄中

程鄉縣改直隸州　國朝總督鄂彌達滿洲正白旗人

奏爲改請州縣轄屬以便吏治民生事竊照粵東惠州府轄屬十二州縣潮州府轄屬一十一州縣廣袤數千百里而兩郡城皆處海濱沿海鎮協營縣布置周密惟北路山中千餘里獨爲空虛程鄉長樂等縣乃汀贛潮惠往來要衝匪類潛藏並無大員壓彈且距府窵遠吏治民生多有未便查惠屬之興寧長樂

二縣乃在藍關以東其水分流似乎天生形勢已不屬惠而自府城至二縣六七百里挽舟逆流逾山度嶺始買舟順流而下計程十有餘日考試詞訟命盜訊駁往返維艱官民皆苦勞費此二縣之宜籌畫者也潮屬之程鄉平遠鎮平三縣俱在蓬辣灘以北自府城至三縣計程六七日民居深山刁蠻健訟潮郡煩劇卽不須三縣僅有海陽潮陽等八邑已極難治郡守日夜辦理尚恐精力不周此三縣之宜籌畫者也臣思程鄉平鎮興長五縣聚居一處東控閩汀西界藍關南阻萬山北遏江贛天然自一提封不必遠

屬惠潮而惠潮東北千餘里寥闊空虛似宜另設直隸州統之程鄉一縣在宋爲梅州地居興長平鎭四縣適中以臣愚見應將程鄉改縣爲州恭請
欽定佳名設直隸知州一員統轄興寧長樂平遠鎭平四縣改教諭爲學正改典史爲吏目不必有增官置吏之勞一轉移間於五邑吏治民生大有裨益而惠潮兩府亦不致有鞭長莫及之虞臣又思程鄉地處衝要止駐千總殊覺太疎今若改爲直隸州則應將駐劄平遠縣之平鎭營遊擊移駐新州以潮陽營之守備防駐平遠縣並將興寧守備原係惠協分防一併就近改屬州營統轄以一事權庶無呼應不靈之患可以綏靖地方遠近享敉寧之福矣再查程鄉文風極盛而歲科取進生員僅同中學十五名殊未相稱若改爲州學應請
加廣學額以宏鼓勵臣爲東嶺遼闊治理事宜起見未敢擅便合先具摺請
旨雍正九年七月

請設南澳同知疏　國朝總督　郝玉麟

題爲請設粵閩海防同知等事該臣看得南澳孤懸海島界聯閩粵兵民襍處商船絡繹實爲海疆要區

澳地原分隆深雲青四澳隆深二澳隸廣東饒平縣雲青二澳隸福建詔安縣向設閩粵總兵駐劄澳城統轄左右二營分班出洋哨巡左營屬閩右營屬粵雲青二澳地租歸左營徵收隆深二澳地租歸右營徵收澳內童生亦由營員造報附入饒平詔安二縣考試澳內向無文員一切民事俱附饒平詔安二縣分管相距各百餘里中隔大洋偶遇風阻卽難飛渡縣令實有鞭長莫及之虞且武弁不便干預民事應添設粵閩海防軍民同知一員駐劄南澳照州縣例設民壯五十名專司督緝申明海洋禁例盤詰出入船隻稽查往來奸匪凡四澳編查保甲印烙漁船監放兵餉俱歸該同知管理應輸地租亦歸同知徵收候文充支左右二營兵餉仍於鎮營統巡會哨之時配撥兵船出洋月日飭該同知一體查報朔望恭講

上諭化導兵民爭訟等事悉令同知就近審理各照粵閩定界由潮漳兩府詳報以專責成澳內文武童生就近聽同知考試徑送各學政收考至防海機宜令其與總兵官就近商酌共相防範嚴飭胥役毋得滋事騷擾如有扶同狥隱均照專管官例議處該同知職任海防應照厦門同知之例兼理刑名錢穀地方命

盜等案悉歸該同知就近勘審分別徑解各該管知府審轉庶免鐃詔二縣航海相驗往還提犯拖延添設監房禁卒以免疎虞其同知胥役應照經制額數添設所需官役俸工照例支給澳城現有同知衙署舊址照舊修復所需工料均在閩粵兩省動支正項各半支應該澳地分兩省所設同知應聽兩省各該上司統轄彼此不得差委再該同知到任應入大計考核及具報丁憂事故委署等項若俟兩省會核咨題必致躭延岐悞查粵屬隆深二澳地方較廣於閩屬雲青二澳其戶口田園租穀等項亦多於雲青二

澳似應統歸粵省主政由潮州府轉申各該上司考核遞年所需官俸役食銀兩亦統於粵省支給報銷添設同知管理海防軍民事務員缺緊要仰懇

聖恩簡發記名人員俾資料理幷請鑄給粵閩南澳海防軍民同知關防以昭信守其應需衙署監房俟部覆到日確估工料實數另疏　題請動項修造雍正十年五月

潮普割隸都啚疏　　鄂彌達

題爲分縣久有成規等事該臣看得潮州府屬之潮陽縣管轄一十三都地方遼闊而洋烏減水二都距

潮邑甚遠一切稽查保甲徵收錢糧勾攝奸宄驗勘命盜等事實屬鞭長莫及每多掣肘最易藏奸該二都密邇普寧亦多受其擾累若割歸普寧就近管轄凡一應事務呼吸相通實有裨益況普寧僅黄坑一都名雖爲縣不敵潮陽十分之一請將潮陽縣屬洋烏溮水二都戸口田畝丁糧歸入普寧則在潮無鞭長馬腹之虞在普無隔屬掣肘之患其雲落司巡檢向隸潮陽縣屬專管溮水半都今既歸普寧則該巡檢亦應近隸普邑專管溮水一都以重巡防其洋烏一都令典史分管巡緝倘有疎虞仍照所轄地方開叅等因雍正九年七月

前事　廣東巡撫楊文乾

該臣看得潮州府潮陽縣屬溮水一都題明全歸普寧毋庸置議其洋烏一都雖亦經題歸普寧但該都原分首尾中三段請將附近普寧之洋烏尾歸普管轄其洋烏頭洋烏中二段近在潮陽者仍應歸潮陽毋庸分割至貴山都雖前題未經議及但該都洞仙徑麒麟埔北山三路爲普寧要害亦應將洞仙徑等處八十六邨照界割歸普寧管轄實爲控制得宜至溮水一都與洋烏貴山二都分隸邨莊戸口田畝丁

糧數目統俟部覆到日另行查明造册送部等因雍

正十年六月部覆奉

旨依議欽此

惠潮四則惠州一則未錄　鄂彌達

奏爲規畫切要機宜等事伏查前督臣楊琳會同將

軍撫提諸臣分路查勘沿海口岸添設城垣砲臺汛

地一百二十有六其惠潮二郡形勢握要之處從前

尚未經理各事宜謹臚列於左一潮州府城西北隅

之湖山周廣十里高五十丈距城僅五十餘丈中隔

城濠登巔俯瞰全城如在膝下城内居民有戴戸出

汲之勢山背俱平坡高阜據之易於守禦棄之則難

於防範康熙十七年潮鎭總兵官馬三奇相度地勢

創築腰城高一丈寬六尺廣五百一十五丈設四門

上建窩舖中立營盤勢若輔車今

昇平日久城牆坍塌窩舖營盤僅存遺址亟宜修復但

原築腰城週繞湖山及壕而止與郡城不相連屬應

請就其舊址添築城牆一百二十五丈六尺直跨城

濠與郡城一式高厚另開一門與之相通城濠左右

安置弔橋便民出入另設水關三座宣洩濠水郡城

西北兩角建築敵樓安設砲位輔翼腰城移駐城守

營守備與郡城官兵聲援聯絡一海陽縣豐政都有舊城垣日通判府居邑上游東亘饒平縣鳳凰山東北抵大埔縣烏槎山西通揭陽縣揭陽嶺西南接海邑之歸仁都楓洋山西北繞大埔縣銅鼓嶂北出嘉應州盤陀嶺周遭百里萬山環繞層巒叠嶂儼如城郭其東南之關上嶺及西北言嶺則一線羊腸極其險峻至西南猴子崠正南伯公凹雖有樵採小徑俱懸崖峭壁攀援而上而通判府適居其中田地膏腴水草豐美枕近仲坑一山數十里深林密箐向爲盜藪又爲數州縣交界之地奸民負險梗化平時則抗

糧拒差聚匪刦剝偷礦販私藏匿亡命遇警則據險而守最難平服前明隆慶初築城移駐通判於此彈壓設豐順一營　國朝饒鎮總兵官吳六奇曾經營其地日久廢墜該地相去接壤州縣俱各鞭長莫及海陽縣向設巡檢一員駐潘田是謂一縷千鈞不足以資倚重者也請將豐政一都并割嘉應大埔揭陽饒平鄰近田糧戸口於通判府開建縣治設知縣一員以潘田司巡檢改爲典史仍歸潮州府轄駐防武員將現在嘉應州之潮鎮左營遊擊移於新縣平遠縣之平鎮營遊擊移駐嘉應鎮平縣之守備移駐平

遠其關上嶺言嶺均屬扼要請修建關垣撥弁帶兵
防守等因奉部覆准其添設縣治俟
命下之日撰擬佳名進
呈恭候
欽定一饒平澄海二縣皆潮郡濱海要地以黃岡一協爲
屏藩其實止可控制分水關陸路咽喉而東南海面
尚四顧空虛幸下多礁石匪船出入維艱有伍塘港
繞出其背則水路平穩倘由此登岸經浮山徑口黃
山坑白石嶺竟可直趨郡城黃岡之險不足恃該協
固不便移於內地使沿海數十里無重兵惟西北四

十里有白石嶺兩山對峙中通一綫車不容軌應於
白石嶺建築關垣安設砲位添撥弁兵駐防與黃岡
爲犄角又澄海縣樟林港地當水陸之衝接連鴻溝
鹽竈幷饒平員頭沿海一帶奸匪多從此出沒最關
緊要雖額設巡檢千總而幅幁遼闊兵役無幾未免
顧此失彼查澄邑南洋駐守備一員把總外委各一
員帶兵一百零一名該處距縣城僅十里城內現有
副將大員聲勢足以彈壓應請將南洋守備幷駐防
兵丁移駐樟林分轄鴻溝鹽竈員頭等處以樟林原
駐兵丁移駐南洋乾隆三年六月部覆奉

旨俞允

議

貢葛議

明戶部侍郎 林熙春 字志和 海陽人

潮州濱海無可作貢貢葛自萬歷九年始維時有司不能直陳致里甲買雷葛以代潮葛近有雷客至潮余以葛事詢之謂貢緞貢羅亦值僅數金何葛至三兩二錢而海康機戶猶呶呶稱累耶客日弊不止一端也其初點機戶也惟憑胥棍間有不嫺機杼之家百計營免始以請託繼以賄求迨點定矣當事以機戶射潮人重利或受要津及鄰封託每令帶造餘葛十值七酬甚至三四酬其累已不堪言且屆期藩司檄首領赴雷督驗坐守旬月供億浩繁吏書門皂恣意勒索委官目不辨蒼素所指低若昂者左右也非受賂不得驗卽驗矣亦不得中驗中起解猶令機戶護送長途夫脚盤費惟機戶是問比至藩司則上有領解下有承行衙蠹諸人如蠅逐臭苦累更難僕數余日雷之累如此自潮至雷水陸馳驅動經數月及抵雷州刁難措勒固市井常態而以上用懼之焉能不重價央人先是派里長領買一經點註闔室號咷內浼吏書外浼關說業已破家迨知事不可免又扳

値年扳甲首然後承認追其承認也又告租告債然後啓行蓋在通縣無一不騷動矣誠得當道軫念民瘼題准改折解京召買則一葛之値可得二葛次則量增價費藩司召匠開局省城便驗便解可免無名之費數倍亦永遠可行不然諸弊不除雷潮之累無已也

救荒議

林熙春

潮郡素產穀米丙寅丁卯價忽騰踊維時飢民嘯聚動至數千曾一本林道乾輩因而稱亂至動四省之兵討而後定迄今猶令人痛心疾首也今米價較往

時倍昂矣往者猶一方饑饉今則接連數縣往者米貴旬日而有增減今則貴經數月往者啗魚鰕今已茹草木往者奄奄待斃今則餓殍載途往者舊穀既没猶聆新穀將登今則田疇半付波臣日見當事蒿目焦心持籌握算以三石平糶一石散賑惟是民間蓋藏已竭林林總總待糴待賑不知倉中所積幾何足以濟億萬人之急否况糴賑兼施未必眞正飢民愚以爲欲杜冒糴之弊莫若限數出糶穀人二斗米人一斗彼無重利冒糴何爲欲杜侵牟之弊莫若法行自近先嚴衙蠹有浸漁冒糴者告首得實盡以芸

米穀充賞抑鄉民人市不得不託之於胥役致升斗之精守候需時須擇廉明佐貳分廠發票監糶堅豎柵欄男左女右挨次而進分路而出既免擁擠亦少守候欲杜冒賑之弊可倣十七年江北剃眉之法飢民隨到隨剃隨剃隨給蓋死生之際苟有利於性命又何惜乎髮膚至於救目前之急其議有四蓋海陽民食西仰給於長樂興寧程鄉東仰給於揭陽毋令減價惟在廣招若海運則仰給於高雷今聞高州米船數十浮海而來倘接濟奸匪其禍莫測宜令海兵押送入境至鮀浦渡頭庵平糶再借公帑數千委幹

員於產穀之處多方採買蓋糶以濟民糴以還官卽不上達可也先發後聞亦可也其議一也昔金省吾分守楚南長實北歲大祲省吾籍民間倉儲臨其家而平其值如擾及一草一木者罪無赦今揭陽城內及各都大戶强者不肯糶懦者畏民挾制而不敢糶急下令官爲定價人以三斗爲限除本家口糧外餘盡數發糶强勒拐騙者從重枷責其議又一也廣濟橋閉而上流之穀不至則商販裹足矣如穀船過關照地價平買穀十石或五七石以備粥賑量船大小爲準卽爲放關尤覺兩利至今歲大戶租穀本無多

積即有餘羨或令輸至郡城不無轉運維艱宜遍行榜示各縣各鄉人自爲濟多者數百人次則數十人該本戸具姓名以聞事後覈實分别旌賞其議又一也定例成災蠲免今天高聽遠難邀浩蕩苐寛之目前猶可責之日後則錢糧稅契是也倘正徵帶徵舊契新契雜然竝比民間救死不暇又安肯捐旦夕之命急惟正之供哉祇爲胥役利藪耳竊謂宜暫停徵比俟早收後依限補足所損者財用所收者人心况財用未必損也其議又一也不佞寡見渺聞不知遠畧苐桑梓罹災切膚之痛未忍緘默冒昧敷陳惟執事裁擇

從祀名宦議

明知府郭子章 字相奎 泰和人

近因學道按臨檢閱名宦册籍叅稽往牒先賢已從祀者無容復議其間有大功德於潮而未入祀典於漢得二人焉海陽侯搖毋餘從漢高祖滅秦破項爲東越功臣之最揭陽令安道侯史定以全城歸漢武民免鋒鏑之苦於唐得二人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潮州刺史楊嗣復在潮十七年勤於吏事民稱神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襄武縣侯潮州司戸叅軍李宗閔以宰相貶潮閉閣思過潮人德之於宋得十四人

焉叅知政事左丞相許國公吳潛以論奸臣丁大全徙潮州尋徙化□樞密使謚武襄狄青以破儂智高取道梅州秋毫無犯右丞相信國公文天祥初復梅州繼復潮州尋被執於潮陽五坡嶺左丞相兼知潮州陸秀夫負帝蹈海子孫流落於潮墓在饒平大海中之南澳少傅越國公張世傑由泉州恢復潮州其後航海死節兵部侍郎鄒渢文丞相掾蕭資進士陳龍復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劉子俊權惠州通判林琦丞相客許澥正將徐榛架閣監軍蕭明哲國子監丞添差梅州通判曾鳳或督兵汀梅或力戰潮陽俱與文丞相共難之人也於元得二人焉潮州路總管丁聚創廨舍置學田史稱良吏潮州教授虞士龍立杏壇鑿泮池加意風教於國朝得六人焉廣東布政司叅議王綱洪武間以潮寇弗靖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後死增城之難廣東按察司僉事謚忠襄毛吉天順間分巡惠潮擒賊程鄉尋遇害於新會潮州知府王源宣德間建廣濟橋多惠政潮州知府劉湛正統間平三饒賊潮州府同知升工部員外郎贈光祿少卿劉魁在潮政績可紀其後建言世廟繫獄六載隆慶改元始得褒贈潮州知府升雲南按察司副使郭

春震在潮三載重修文廟有功學校再修府志文獻足徵以子章所知者如此或所遺者尚多若不崇祀典於學宮何以倡公道於奕禩伏乞博考志乘叅之輿論凡有功在潮未入祀典者槩行覈實如果公議允協相應從祀廟庭

請復滅洋二都議　署普寧令黃廷相

普寧小邑也地至褊賦至重民至貧吏至勞也稽古王制分茅錫土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普寧東西北界各二十里即屬揭邑南界僅十里即屬潮陽縣境不滿四十里所屬惟黃坑一都耳以一都分三社

以二社分一十四啚某親歷各鄉見此四十里中屬崇山峻嶺者十之三屬深塹長溪者十之四地非平衍田無阡陌蕞爾普邑介於兩大之間竊怪當年分疆畫野之不得其平也迨考邑志明嘉靖四十三年已前此地爲潮陽西北邊境鞭長莫及納污藏垢時撫按大吏初議建城桂嶼析潮邑之洋烏滅水黃坑三都與揭邑霖田一都屬之請於朝僅允潮陽三都而揭陽霖田都不與焉萬歷三年始移厚嶼即今縣治也詎乘八年大丈洋滅二都豪右利於離潮之遠得以肆橫自由不利於屬普之近而有所顧忌妄謂

黃坑一都丈溢糧米已敷賦額遂以溉洋二都仍奪歸潮陽僅留黃坑一都因循至今莫由改復前據士民公懇援例復還故疆某目覩情形不敢以代庖自諉置士民之疾痛於不聞用敢據情轉籲奉檄確查妥議竊以爲請復洋溉固非地窄求增亦非舊有宜復實緣洋溉二都既割而復奪至今田主在潮田土仍隸普寧每遇催徵動輒關拘錢糧拖欠其不便於
國賦一也萑苻皆在臥榻穿窬攘奪探囊拾芥追之則越境乃免捕之法不踰域其不便於弭盜又一也使復洋溉而利官不利民固萬萬不可今則請復之議出自輿情又使復洋溉而利普不利潮亦不得病潮而厚普今則雖還洋溉潮尚十有一都地廣民稠自若也且洋溉百姓有事於官者赴潮之遠不如赴普之近洵便潮便普便國便民計無過於此者謹抒蠡測伏候裁察

潮普割都議

國朝普寧令 藍鼎元 字玉霖 漳浦人

頃聞割潮陽洋烏溉水二都以屬普寧裒多益寡甚盛事也但潮陽普寧接壤要害之處在貴山溉水不在洋烏地理情形一目瞭然普地褊小東西廣二十五里南北袤三十五里故潮邑黃坑一都耳東至洞

仙徑十里爲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爲牛發坑鹽梟鼠竊出入之路厚山前洋狗眠樟岡皆潮邑頑梗鄉也東南至陳洞徑十三里爲潮陽貴山都界過此爲麒麟埔匪類出沒之地徑子鄉大靑洋岡頭寮南隴大隴藍門洋靑洋山北嶼亦潮邑頑梗鄉也南至大壩墟十五里爲貴山淢水兩都界貴山界其左最抗玩者曰北山寨白晝攘奪逐隊私梟居仁西湖定厝寮埔上寮娘塢坡鄭美邨漁莊亦皆潮邑頑梗鄉也淢水都在大壩之南最抗悍者曰果隴其民莊姓與北山鄉之許姓盤踞大壩墟橫行刦奪大爲普邑害若

埕塘橋柱泥溝赤水浮江寮塘塔埔諸鄉之跋扈不可勝言其地距潮陽城一百四十五里是淢水一都盡宜歸普邑無疑也蓋普邑民生所最患者有四淢水都之果隴居其一貴山都之北山麒麟埔洞仙徑居其三賊巢所聚胠篋盜牛曾無虛日追之則踰境遠颺捕之則法不越境今割洋淢二都以畀普僅能去果隴之一害而貴山三路未動分毫是普邑四害尚留其三也洋烏都在淢水東其近南軍埔石港石橋頭山門城大長隴湯坑利坡一帶爲洋烏尾距潮陽八九十里刁蠻素著離普不過五六十里其割歸

普邑可也自林八渡而下爲洋烏頭華里湄洲諸處爲洋烏中皆距潮陽較近無須割入普寧矣按普邑至洋烏頭洋烏中計程七八十里必越潮陽之貴山舉練兩都而後能跨林八渡之閾踰都以治遠固知其難也而此洋烏頭洋烏中課稅夫役之徵雀角鼠牙之訟至潮陽或四十里或五六十里欲其舍近就遠亦覺不便普寧爲縣始於嘉靖四十三年割潮陽之洋烏泧水黃坑三都建置萬歷十年潮陽復以洋烏泧水歸僅存黃坑一都雖曰履畝丈量一都已贏賦額亦潮邑紳士逞其强以奪之也洋烏全割潮陽

人士素所不甘若洋烏尾迤西片壤尚非所甚愛惜也普人壤地褊小欲仍索洋泧兩都則據前明舊案以爭將以得地爲快在潮人以金甌無缺可以自雄不忍洋泧之割將以失地爲憾此皆各挾其私不知前明舊案在今日何足輕重況同一郡之中短長無非臂指何拘此疆彼界惟是綏靖地方必從吏治民生起見則潮普割都分治之舉自宜計出萬全愚見請割貴山都沿山鄉寨北至赤肚嶺爲界自新埔地深洋仙陂砂寨埔南洋藍門桂嶼北嶼青洋山迤西皆歸普寧則北山麒麟埔洞仙徑三處之爲普害者

胥可控制而樟岡狗眠諸鄉之與潮抗者距普邑不過四十里自可朝攝夕至無所施其規避矣由桂嶼而南過石港爲洋烏請割洋烏尾一帶鄉寨南至湯坑鹽嶺爲界自利陂山門城大長隴石橋頭黃牛寨東浮山附近淢水三十餘寨亦歸普寧其洋烏頭洋烏中七十餘寨仍歸潮陽則遠近適宜潮普兩縣皆無難於駕馭矣統計所劃地方北自貴山都赤肚嶺起南至洋烏都湯坑鹽嶺止中間以桂嶼爲界在西者皆畀普寧在東者皆屬潮陽則淢水一都在普寧界内已不待言潮陽轄十三都今割淢水一都貴山半都洋烏三分之一尚存十有一都巍然大縣不見其小普寧僅黃坑一都寥寥四百鄉寨今得淢水全都一百三十餘寨貴山半都九十餘寨洋烏尾三十餘寨雖曰一邑三都不見其大亦居然與中縣齒而要害皆入版圖更化易於指掌在潮無鞭長馬腹之憂在普無臥榻他鼾之患眞一舉而兩得者也鼎元廢棄之餘不應越俎言事但兩邑風土民情素所稔悉今覩斯舉竊嘆持議者未經身歷徒事按圖索驥舍目前之貴山留三害於肘腋越隔遠之洋烏開將來以梗化潮人藉口終起爭端卽使洋烏不再奪

還亦爲兩邑無窮之累而況逼近貴山腹心之害岌岌不安亦安用此更張爲也惟執事垂察焉

論

潮州八賢論

明狀元林大欽字敬夫海陽人

天之生材非偶然也人材之生推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故其生也有自來其出也有所爲要之地靈人傑不可誣也吾潮秦漢以後風氣日開人文漸著五嶺鍾其秀河海毓其英以故懷奇抱異之士風流俊偉之人後先相望蓋未可更僕數也就所稱八賢論之力排異端師宗孔孟爲韓愈之所尊禮者吾得趙

德焉而眞宗東巡賦頌以陳災異極詆時弊若許申者可以觀其忠介矣南中諸縣清操一人爲高宗之所嘉獎者吾得張夔焉而歲有凶歉免民租辨冤獄若劉允者可以觀其經濟矣投匭論事南歸讀易者林巽也觀其策忤權貴屢拜不就其直道事人者乎文章學識直言剛正者王大寶也觀其疏請恢復懇建儲位其忘身殉國者乎事親至孝爲鄉評所推者盧侗之行誼不多見也而居憂廬墓爲二蘇所交遊者吳復古之志趣超逸豈易得哉兹數君子者出處雖不同而正誼明道皆足以植人倫光史册允爲吾

潮之人傑也然就其中論之於趙德吾取其識蓋當佛老方盛之時而能卓然自立不爲時俗所移其天資可謂剛直不羣者矣雖未敢謂有得於聖賢之道然倡儒學之宗衛孔氏之傳而陶範潮人海濱鄒魯厥功多矣於大寶吾取其直蓋當奸臣柄國之日而志存恢復不避彈劾其孤忠可謂凜然不屈者矣雖未敢謂有旋乾轉坤之力然張忠義之氣扶持宋室其績偉矣他如張夔林巽之潔淸廉貪立懦之節也許申劉允之誠懇愛君澤民之忱也盧侗新法之論

有國士風復古安和之對得養生術此八賢之所以迥出流表也慨自世風不古淳厚者變而爲澆漓誠慤者變而爲欺詐典一命之寄者圖温飽而無遠猷由科舉之選者飾虛名而鮮實效豈古今人之不相及歟抑風之者無其道歟不然何昔盛而今寥寥耶雖然待文王而興非豪傑之士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若徒以數子自期又非吾所願也

南澳論

明知府 郭子章

南澳設鎭最爲得策今不諳形勢猥云海外斥鹵何須重兵而將士苦涉風濤樂於撤戍又從而和之此

小人之議論未睹經國遠猷也以愚言之守南澳則爲利有四澳稱饒野爲田千餘畝自賊踞爲巢而以湘橋鹽羨代納何其怯也今兵環於外農耕於野歲入稍濟兵餉使會計得人與充國屯田先後一轍其利一也南澳面海背山往者巨寇吳平許朝光拒命死守要結倭奴爲害郡縣今以重兵鎭之是我據其險而賊失其巢其利又一也昔海寇之來也困於鹹水舟乏火器自泊澳内以待内奸之接濟給以糧米假之硝磺而後整戈入寇今守南澳賊欲泊以取淡水則憚而不敢登岸内奸欲出爲接濟則憚而不敢勾引其利又一也澳跨閩粤之交向日分疆而守分將而營彼此推諉賊人得以乘其隙今總之以一鎭是閩粤一家聲勢聯絡其利又一也蓋嘗論之守金陵者不守淮泗則長江失險守雷廉者不守瓊崖則門庭受寇南澳亦漳潮之淮泗瓊崖也惡可棄也

備倭論

郭春震 字以亨萬安人

備倭以禦倭寇也近年眞倭鮮至多閩粤人與浙省之温紹亡命竄入海島遂肆猖獗致爲濱海患往者議增餉募兵比舊軍士已數倍猶不足益以東莞烏船日子弟兵又數百號然而不能制其死命者豈盡

官兵之怯耶其弊有三一曰窩藏沿海勢要之家坐地分贓爲賊逋逃之藪事發輒多方蔽護以計脫免一曰接濟黠民窺賊所鄉載魚米貿易以邀重利贍彼日用且作奸細一曰通番閩粵之人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爲羣往來東西洋幸售諸番獲奇貨固得意而歸不幸折本遂肆爲刦掠此三弊者閩粵大畧相同今不痛除此三大弊即兵船歲增月益其何時是敉寧之日惟當道圖之

貪吏論

明同知車份

余讀酷吏傳首載郅都言其爲人公廉不私問遺無所受請託無所聽次爲甯成其治效郅都二人相繼爲中尉皆使豪貴斂跡其所短者好作威勢立名行法少恕耳而卒受惡名未嘗不掩卷嘆曰世變日下今之時求一酷吏如二人何可得哉竊作史者之微意蓋漢懲秦弊代虐以寬文帝繼之躬修元默故當時論議皆務從寬厚禁網疏闊有刑措之風景帝雖稱刻薄少恩亦屢詔疑獄以讞令治獄務寬此二人者獨以嚴急作俑漢家仁厚之澤自此衰矣其受惡名也固宜余傳黃圯謝光秦全三人而直曰貪吏者蓋深文以致人罪法吏也重刑以威人酷吏也法吏

酷吏未必皆貪惟貪則必兼斯二者誠以法不峻刑不酷則民不畏遂無以逞其貪故凡吏之貪者必先驅脅以刑法使人畏之如雷電鬼神然後任意攫取民敢怒而不敢言而吾之貪得以遂嗟乎彼欲爲身謀耶固不能死後懷金抑且難逃國法欲爲子孫謀耶則多藏厚亡世之父子相殘兄弟相殺皆多財所致興言及此當必通身汗下矣

白堠風俗論

國朝光山令楊之徐 字慎齋 大埔人

或曰吾鄉風俗何如予曰儉樸而剛直猶知敬畏禮教鄉之美者也雖然吾鄉有四惡習嗜酒樂鬬溺女

喜談地理其原由紳衿開之而其禍延蔓於小民莫知所底止禹大聖人也文王武王亦大聖人也禹惡旨酒文武作酒誥喪儀喪志之戒猶凜凜在耳何况吾輩或老人齒邵藉此以養天和然亦不過獨酌數杯豈可聚羣酣飲夜以繼日乎今吾鄉雖童稚小子莫不喜飲是大亂之本也予嘗曰法宜倣文王遺意祀祖延賓乃許飲酒仍酌定程式毋至迷醉賓祀外家常置酒一切罷之少年子弟之在書館及應酬門戶者勺酒不許入口老人頤養不在此例庶乎可耳好勇鬬狠血氣之私在父兄有以制之今則不然子

弟與人鬬父兄私自喜曰吾子弟有膂力可無被人欺子弟聞之咸相助凌侮人而不顧卒也恃子弟之强以鬬人竟還以自鬬其父兄或逞一朝之忿亡身破家一敗塗地良可哀已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此天地自然之理也一人之身或男多女少或女多男少或男女俱無亦陰陽一定之數也今之溺女者豈不知我生之我溺之大殘忍之事不可爲哉私意橫胸貴男而賤女以爲長育一女又須三年不如溺之可早舉男此惑之甚者也又有言家貧無養女之資故不舉假使

其時育者非女實男亦將曰家貧無養男之資乎又有言生女須嫁奩無則取怨於人故不舉然則生男何不曰人欲索聘而不舉也噫子女一也世俗之論或彼或此皆私意耳彼謂女遠離吾家爲他人婦不若生子得朝夕奉侍彼烏知生子苟不肖辱親累族反不若女子之賢有能善全其母族者耶葬親者孝子之道也卜地而葬者因南方卑濕之地也人至於死如草木之黃落如花果之凋謝尙復知其安身之所吉與不吉以作福子孫也哉特爲子者不忍吾親之死故親雖死而視之如生必擇乾淨地以營窀穸

俾人子之心稍安此亦猶王者郊天禘廟極仁人孝子之用心於不窮者也今則動云子孫富貴貧賤賢與不肖皆由地理然則王侯將相皆由葬地之發祥乎若夫盜葬搆訟以致暴露尤爲逆天害理古者既殯而謚既謚而葬凶事不豫禮也今之人身未死先自議謚建立生基曰吾百歲後送吾往居焉何其惑也所憂者生之前身不修家不均安死後非所慮也

辯

陸丞相墓辯

明知府郭子章

余守潮之二年續郡志貽書南澳于將軍曰不佞聞

宋陸丞相墓在澳山北青徑口請訪其神道安在已而將軍報余曰址石僅存碑表湮沒余傷之亟爲伐石題曰宋陸丞相君實之墓下令禁樵採雖然竊有疑焉按史宋亡厓山之日丞相走帝舟舟大度不得出乃負帝昺投海七日十餘萬屍浮海面考本傳祥興二年二月癸未大戰（祥興二年己卯知癸未屬二月之戰日也）宋師亂丞相朝服抱帝赴水死未載丞相墓元至元十七年三月潮州路總管丁聚立碑青徑口墓下記曰陸公興陳宜中議不合謫潮二載母夫人卒於潮不能歸葬聚爲擇地封其墓坐北向南五峰前秀次子九郎

俊雅能文余甚愛之不幸相繼卒祔於母夫人側聚悲陸公顚沛流離隨龍没波其子孫寓潮者給官田五頃以贍之亦未載丞相墓也丁別有丞相墓碑豈郭公未見張景陽祭文耶明天順五年修一統志載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自此知丞相墓在潮州境宏治十四年漁人伐南澳墓陸氏子孫訟諸官知府張景暘製丞相衣冠遷葬於負郭山廢庵桂林官地而爲之記宏治十六年南海張廷實詡修厓山志貽潮守葉元玉書曰陸丞相謫潮時長子繇好漁獵逐居海陽闢望砂岡陸氏賴以不絶厓山破丞相驅妻子負幼主赴海聞其墓在潮治城南海嶼中按一統志與潮舊府志同而新志則云墓碑已不存莫得其處幸訪賢裔物色之葉元玉與丞相孫陸某求之終未得乃於厓山志又曰秀夫死厓山其墓在潮豈浮屍出海後有負骨以昇其子如天祥之歸葬吉州者耶是廷實亦未有定論又考陸氏家譜元至順三年丞相三世孫海遺言陳宜中與丞相議不合丞相得罪安置潮州乃奉曾祖母及祖母趙攜三子七郎八郎九郎弟秀甫家於潮之闢望港口曾祖母九郎連喪知潮州軍事周梅叟爲營葬於南澳山九郎祔焉景炎二年

丞相起用二子留潮丞相攜妾倪及幼子家僮端兒正兒應召厓山之變丞相負主沉海七日屍浮端兒正兒貯丞相屍歸葬南澳山鄉人名其地曰學士館名其田曰陸厝園然則廷實負骨歸葬之說豈謂此耶子章反復思之信人言不若信宋史按史帝昺及秀夫傳俱不載墓元以至元十三年滅宋丁總管於至元十七年立南澳墓碑距丞相死纔四年耳記云聚爲擇地葬母九郎祔焉則南澳之墓實爲母夫人之墓丞相隨龍沒波固憾其不得歸葬也張守負郭之葬直衣冠耳特是史稱十餘萬屍浮海而陸氏二僮獨生丁記謂擇地爲葬母夫人而陸海則屬之周梅叟嗚呼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事歷數百年之久其孰從而核實哉然余題南澳墓直曰丞相墓何也世無不朽之骨而有不死之靈丞相靈在南海而母墓在南澳魂雖戀主身豈忘親隨潮上下神往神來能不依依於此乎過首陽者哭夷齊至汨羅者弔三閭其亦此意也夫

潮州陸丞相墓辯　國朝知府周碩勳 字元復長沙人

明一統志載陸秀夫墓在府城南八十里海中嶼上先是南澳青徑口墓下總管丁聚有碑記曰陸君實

與陳宜中議不合謫潮二載母夫人卒於潮與譜異不能歸葬聚爲擇地封其墓坐北向南五峰前秀季子九郎俊雅能文不幸繼卒祔於太母側聚悲陸公隨龍沒波其子孫寓潮者給官田五頃以贍之又陸氏家譜丞相三世孫海遺言陳宜中與丞相議不合安置潮州乃奉曾祖母祖母幷三子七郎八郎九郎弟秀甫家於潮之闢望港口曾祖母九郎連喪知潮州軍事周梅叟爲營葬於南澳山九郎祔焉景炎二年丞相起用祖母同二子留潮丞相攜妾倪及幼子家僮端兒正兒赴召厓山之變丞相負主沉海七日屍浮端兒正兒貯丞相屍歸葬南澳山鄉人名其地爲學士館田曰陸厝園云云明郡守郭公子章據丁記隨龍沒波之言以爲憾不得歸葬又以史稱十餘萬屍浮海陸氏二僮獨生丁擇地葬太母而陸譜屬之周梅叟種種爲疑余日此丁記陸譜不誤郭公未細考故也蓋所謂隨龍沒波者言隨帝而沒於波耳非憾不得歸葬也帝屍浮十餘萬屍皆浮安得陸屍獨不浮乎又陸氏二僮獨生按譜端兒正兒未死非歿而復生也二僮不死正爲貯屍歸葬計也丁與周雜出者蓋營葬二人所同而擇地資其葬費爲丁所獨

其立碑於至元十七年三月記當日實事故未及周公梅叟也然此太母九郎之墓非丞相墓也曰郭正以爲太母之墓丞相墓有無在潮未可知余曰此又未細考張郡守景暘祭陸公遷葬文也按張祭文云陸公葬南澳之海島宏治十四年漁人伐其墓搆訟稱有本山大石題宋忠臣左丞相陸公之墓末書元樞密院副兼潮州路總管丁聚題石時同知林公廷謨慨忠骸遺於海島遂遷墓於負郭山廢庵桂林官地時知府張景暘等具牲酌奠告忠魂云云 按府署題名碑張景暘於正德十三年任至十六年則知府周鵷可知遷葬在正德十四五年間而同知林廷謨亦係正德年間任與張同時郭疑丁記未載丞相墓不知丞相墓丁別有碑此立於太母墓者固不必重述也郭又疑負郭所葬者衣冠但張祭文並無非眞墓之說陸卒距正德十四五年計二百四十一二年未必存有衣冠或係遺骸未可定也特先則海島後則遷負郭廢庵耳距郡城東北三里蔡家園有嘉靖十四年碑碣大書宋丞相忠正陸公之墓丑山未向則負郭山之說非誣余獨怪宏治十六年南海張詡修厓山志貽書郡守葉元玉求丞相墓葉與丞相孫求之不得何不知求於海島後郭公續郡志又書詢

南澳于將軍而不知求於近在咫尺之負郭廢庵張也葉也于也余不知其詳郭子章則江右聞人何以亦未留心耶且元以至元十六年滅宋而云十二丁聚於至元十七年三月立碑距丞相卒十三閱月而云四年元至正十六年至郭子章守潮時纔三百餘年而已沿誤如此則眞失考矣或曰秀夫鹽城人鹽城亦有陸秀夫墓又宜詳之

辭郎洲辯 國朝鎮平恩貢陳正言饒平人

人不擇地而生而地每以人傳文公刺潮山曰韓山江曰韓江木曰韓木千百世後莫不知有昌黎者宋丞相陸秀夫垂名於潮與昌黎並南澳距饒平城東百三十里孤峙海島有洲曰侍郎以丞相名也考南澳山北青徑口有丞相墓丞相曾爲禮部侍郎則此洲之以丞相名也固宜而東里志又載宋末邑人都統張達倡義勇扈從達妻陳璧娘送至此辭歸因名辭郎洲則此洲又若不以丞相名也者士人讀書稽古疑則闕之闕之不可則當從其大者以見忠臣義士赤心熱血百折不回至勢無可如何而後仗劍驅妻子入海負帝以殉若張達夫婦臨歧惜別事至瑣細且荒遠無徵此洲名宜從陸不從張也丞相於景

炎元年追隨二王（五月謫居潮州次年十月還朝）擁立少主至祥興二年負帝沉海四年間駐紅螺山次甲子門居淺灣奔井澳遷碙洲入厓門樓航漂泊日在驚濤海浪中斯洲也或曾登臨徘徊其上亦未可知明太守郭子章辯丞相墓與南澳將軍書中載元至正十七年潮州路總管丁聚立碑青徑口墓下記云秀夫與陳宜中不合謫潮長子繇好漁獵故居闢望砂岡（此張廷實貽葉元玉書中語非丁聚記）今海上有侍郎嶼相傳爲繇居處卽此可證矣況丞相去今已久而潮之地有祠有墓有故宅遺址有學士館在在皆以丞相名何獨至於洲而疑之或曰侍與辭音近訛侍爲辭而因託之張達歟或曰海中島嶼散錯名侍郎者一洲名辭郎者又一洲歟獨歎達以海外武夫前驅效死亦得附丞相以爭名於千秋萬世達亦不朽也哉

辭郎洲辯

周碩勳

潮郡南澳有洲曰辭郎洲舊傳宋都統張達扈從帝舟至紅螺山其妻陳璧娘送至此洲因名蓋知事不可爲必不復返故不曰送郎而曰辭郎也考綱目祥興二年已卯二月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則張達實有其人又舊傳達殉難厓山璧娘求得其屍葬之

不食而死則夫忠婦烈永訣此地以事名洲洲以人傳矣乃陳正言妄改曰侍郎洲以陸丞相曾爲禮部侍郎因以歸之陸考陸於度宗甲戌叅議淮東制置司事恭帝乙亥爲宗正少卿丙子五月端宗卽位直學士院罷居潮州則直學士院時也未聞爲禮部侍郎故所居地曰學士館今不曰學士洲而反曰侍郎洲何耶且於張達不核史傳若東里志之外別無紀載而以海外武夫目之是微詞也夫都統官不卑也凌震都統也綱目分注書其解甲降元張達都統也則書其夜襲元軍然則張達固十餘萬屍中之卓卓者何後人以爲一介編氓也

韓湘子辯　饒堂

世傳韓湘子爲八仙之一究不知牽合附會昉自何人乃近代演爲雜劇有冒雪度叔事惠潮所在昌黎廟亦塑湘子像乘雲在側併有所謂張千李萬者作步雪狀謬妄相尋不可解也卽如潛確類書云湘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請效薄技以獻因爲頃刻花每瓣金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遺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乃悟云云此沿誤之由也

按河陽志湘字清夫登進士官大理寺丞世稱仙舉而商山亦有碧天洞湘子巖諸託跡處不知昌黎集祭十二郎文言汝之子十歲卽指湘又字北渚乃公姪老成之子兄弇之孫也明陳繼儒神仙辯云賈島集寄韓湘詩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之句元和十四年公赴潮湘實從行公有宿曾江口示湘詩二首可證非不期而遇而湘第進士在長慶三年去公貶潮時後四年耳官至大理丞何有神仙之說及攷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從江淮來公令院中伴子弟數不遵公責之自言其藝能使

庭前紫牡丹紅白具備公奇而試之調諸色治其根及一月後開果如所言且每朶有雲橫秦嶺句一聯姪遂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按此足以正湘子之誣矣世有稱廣濟橋爲湘子橋者尤屬誕妄無論公駐潮僅八月未遑興作且橋造於宋唐時固未有橋也以訛傳訛何所紀極耶

書

謝孔大夫書

韓愈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缺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

充者開緘捧讀驚營交至顧巳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幷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恃眷待輒此披陳

與孟尚書書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策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

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妄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可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常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我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愈再拜

與潮州王朝請滌二書 宋學士蘇軾字子瞻眉州人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爲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紀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

學無以塞盛意悚怍而已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爲辭謹以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旣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旣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著一物爲佳也若公已替卽告封此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論韓文公廟碑書　蘇軾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與吳秀才書　蘇軾

軾啓遠辱專人惠教具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與子野先生遊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六丈待制師中之言知其爲人李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爲餘事而以鍊氣服藥爲土苴也僕雖未能行然喜誦其言嘗作論養生一篇爲子野出也近者南遷過眞楊間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獨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眞子今目見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爲瘴癘地然死生有命初不由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夜望之忽得來敎乃知子野尚在北不遠當來赴約也長書稱道過實讀之赧然所論孟揚申韓諸子皆有理詞氣翛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足矣何至使人蠒足遠來又致酒麪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愧厚意無以云喻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閉目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爲往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汎掃身心澡瀹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畧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爲僕印可其已得而訶責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自愛

又與吳秀才書　蘇軾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與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察之

上谷中丞書　林大春

海寇林道乾曾一本吳平輩乘倭嘯聚初不過數十人尋入倭中爲別哨遂肆剽刦及倭滅而吳平統有其衆流毒沿海道乾一本亦各樹黨援與平爲犄角以抗王師後平竄海外莫知所往黨羽潰散於是道

乾一本復糾合之林曾兩賊其燄大熾勢不相下互相雄長爲嶺東連年大患潮郡半爲賊有生民塗炭極矣然一本起自椎埋無多智能猶屬易制惜當事者不能扼其吭以致屢招屢叛貽害至今而道乾少爲縣吏機詐陰險超邁羣賊又性酷好殺所過無不殘滅泊舟海島殺人無算海水盡赤屍積如山潮汐爲之不至父老言之有流涕者今當事以一本名已上聞在所必誅而於道乾則欲撫之餌以壤地冀爲我用以共圖一本噫此策行道乾之勢益張而一本益不可得壤地一失生民益無所歸其勢不盡化爲

盜不止茲閣下虛心延訪誠生靈之福謹以邇來所
得鄉士大夫書掇其大略於左
其略曰巨寇林道乾安插下尾（潮陽招收都）實爲潮人
附背之癰方其未招撫也毒已外潰及其旣招撫
也毒復內攻外潰猶在皮膚內攻及臟腑矣今
道乾據招收砂浦朝刲一邨暮洗一寨且宣言不
日屠城邑侯倉皇不知所措貽書責其背盟而報
書詩謾甘心受之矧靖海有程老桃山有激變之
盜曰白哨和平貴山有林獐四面風鶴孤城若危
卵譬人一身業已殫耳去眼斷手足豈能久於人

世哉又聞曾一本自羊城鼓浪還潮浮海數百艘
夜然燈繫帆竿纍纍如貫珠長可數十里賊燄之
熾如此今徜徉於牛田馬耳間海揭諸邑望風讋
應者不知凡幾而道乾以外寇居內地聯絡山賊
與曾酋狼狽相倚蕞爾潮陽亡可翹足待也頃夜
有火五炷從空而墜周圍丈餘狀如燕尾色靑紫
落地瀑瀑有聲或以爲去年某鄉寨未破之先此
火亦曾夜見嗚呼妖火降而殺機動人人震恐詎
當事猶曰過慮惟羈縻之以延旦夕此老蘇所謂
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

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盜賊擬於王侯冠裳變爲巾幗辱國陷民無踰此者僕切桑梓之憂情急勢迫臨楮不知所云

論城守書　林大春

巨寇林道乾等懸賞招衆得十人者予三金人各一金卽以統之以故聞風響應遠近無賴相繼入賊者不止數百千人躭躭虎視其志在此危城也百雉之内數萬生靈所寄而登城以望殆若無人防守空虛無如我潮者夫兵以衛城也今則僅人形耳手不持尺鐵去來無定或以童穉充之甚且散去矣民兵以代衛兵也帑藏所守間諜所用今則罄城而出無一人留者内自空竭而外滋困憊何以濟緩急乎不可不明約束補丁壯備器械定番休以時巡察焉且鄉之士夫皆足下子弟也與父兄同患難能晏然高臥耶請號令城中豪傑使各出身督帥衆子弟登陴共守忠義所激無不一以當百至若上請官兵以扼四郊之險使都鄙之民堅壁距守而又求助鄰邑以爲外援皆此時要着也伏冀留神地方幸甚

與謝鳳池書　林大春

聞林道乾具狀乞撫此賊以懼誅叛入外夷近又還

故國自知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猶冀延旦夕之命據告若出眞心於情似應俯順但林賊惡談滔天罪難擢髮瘡痍滿地流血未乾方其負嵎以居何嘗不經招撫及其跋扈而去其意原主勾通向使其計得行粤東之禍未已玆乃糾集殘黨奔亡海上勢無異於强弩之末數實會乎天亡之時是勦賊授首之日而民爭啖其肉之秋也噓吸之機間不容髮招撫常談豈容再誤惟公軫念生靈肅將天討昭示國法嚴行各路水陸官兵併力合勦或密懸賞格令獻渠魁或大開肆赦散其黨與務在設伏出奇隨機應敵毋致釜魚復投深淵籠鳥再棲茂樹候捷聞之日除勦賊林道乾與助惡有名賊首不赦外其餘脅從照依林鳳散黨事例各給免死牌遣回原籍所在官司驗牌安插敢有再行倡亂者許逕自擒斬庶人知賊之不可爲與天網之不可漏于焉勞來撫字以收旣渙之人心愼固封守弭將來之盜患而海濱積歲之害可從此掃除矣

與姚巡按書

明兵部尚書　翁萬達　字仁夫揭陽人

鮀濟河之始濬也僉憲雍君以其跨揭之鮀浦迺名之曰鮀濟民故病航海利於河成又名之曰濟海渠

其地西北距蓬洲所城爲海揭下流洲西二溪夾而入海支流抵北境去城咫尺相望中閼勢欲會未能海岸有沙汕脊出橫激巨浪滔湧拍天海揭饒三邑之民往來舟楫多覆沒寇盜且乘險抄掠蓋自昔罹患之先時所官議淸闕通流以便轉輸防禦疏聞報可嗣以人謀弗臧因循中輟嘉靖庚子鮀父老士民姚良贊陳東之輩千餘人謀於萬達相與白其事於太守鄭君宗古其畧言經理茲河於民爲通津於城爲深濠二水環鮀風氣渟聚文物且當自此盛不但利濟斯人易險爲安也鄭君曰諾檄郡丞往度令民

出其力官資其材已有成議會鄭君以遷任去壬寅八月士民乃併力疏濬不旬日而河通然水擊兩岸沙陷逼城墉欲墜計必甃石以爲固僉白所官議狀上執事可之以庫貯窰軍所入金若干爲辦料費屬縣令王鳳千戶尚昂李動河泊大使黃潮董其役兩岸各甃石長若干丈高若干尺爲橋一癸卯二月工竣於是成者輸者諸往來爲業者役者咸以爲便歌頌功德萬世永賴惟吾執事之賜萬達何幸得聿觀厥成敢輯始末如此

與執政議濬涵溝書　林熙春

竊惟海陽財賦南鄉爲最東面臨水西面爲田所賴禦水障田者惟六十里長隄耳有隄卽有涵水溢則資宣洩旱乾則資灌漑與隄相爲鎻鑰者也龍湖而上涵水轉西龍湖而下涵水轉南轉南者隆津上莆南桂龍溪四都蔭田何啻萬頃稽郡志爲涵十二創自宋者四創自明者八今已沒其一矣涵以外之口貴疏通庶容納而水不竭涵以内之溝貴深廣庶引導而水常流舊規上下相因彼此相濟四都無不引淡禦鹹亦無不千耦其耘猶之人元氣充盈外邪無自而人也今之涵豈昔之涵哉外生新淤强者據爲

已洲内肆侵占黠者攘爲已業以故畝澮無異或偏少而偏多阡陌不殊或偏肥而偏瘠今上莆龍溪一目皆赤地矣舊涵故址猶在是何近隄者有倉箱之慶而遠隄者有向隅之泣也兹幸執事澄清嶺海光潤瀛洲如棠咨詢疾苦當以疏瀹爲先但事千鋤豪動衆必須雷厲風行懇委廉幹官親行周覽某涵尚可仍舊某涵必宜重修如其外塞而内不通不妨外闢而内議濬錢糧不煩公帑丁夫惟集各鄉務期咽喉大疏尾閭不滯庶水利均而年穀豐登矣

與執政議濬大鑑溪書　林熙春

許隴子隄內障龍溪上莆南桂及揭陽地美澄海鱷浦五都良田何啻萬頃先年屢修屢潰致無麥無禾戊戌嘗大吏委官督圩長按田醵金築隄逮聞費以千計民獲有秋苐他隄築塞猶易此地近海斥鹵今上流節宣固足以洩洪波而殺橫溢而下流淤淺何以引淡禦鹹夫許隴古溝上接大河繞大鑑達長橋而由溪東港一線阻梗僉議挑濬深廣借河水以引海潮方垂永利顧工程浩大費難豫料欲請公帑則庫藏無餘欲斂民財則脂膏已竭某等附近龍溪一都利害先切願就本都條鞭銀一千三百餘兩內每兩捐助銀五分聚少成多募工包濬如不敷再爲指處又隄內外淤灘約二十餘畝相應立石留爲防隄歲修之費伏冀執事俯念民瘼即命某等經理庶一勞永逸善後可圖民生幸甚

答張廷實通政書　明知府葉元玉字廷璧清流人

接翰教命求陸丞相墓誠盛心也某訪得郡城東有陸大策字竹溪高士也系出丞相自言童時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有忠正神主其墓在南澳北青徑口舊有家譜惜遭兵燹譜帙不完存者僅二頁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諡忠正楚州鹽城人也後徙

家鎭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李廷芝鎭淮南辟置幕府擢叅議德祐初使軍前議和不就二王走温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僉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每朝會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陳宜中謫潮公四子有曰繇者好漁獵放跡海島遂占籍於潮篇末漶漫不可識又二頁有劉壎詩一章云天地無託足海天同渺茫明知復何爲不忍驟三綱裸薦豈少延謳歌寧遠忘或者莒在齊聊且帝一方竭歷意委頓臣謀非不臧運去天莫留力盡心彌强終不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璽隨遠遊舉意水中央斯人文章士乃作百鍊鋼機雲儻通譜應羞朝洛陽又家藏廣陵牡丹手卷半蠹朽讀不能成句後偶見白石樵唱稿乃宋淳熙間林霽山所作中有題陸大叅藏秀夫廣陵牡丹詩手卷云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曾於丁巳年弔海濱陳秀才家稔知其宗在彼也訪諸鄉人或云陸氏住沙岡皆宋丞相後去此不遠有學士館其址尚存大策造其廬請陸氏老人相見老人曰吾陸學士後裔也自宋末元初祖居於此其後子孫蕃

衍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因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遺址也其蓮花石磉約丈許天井堦闌宛然猶在大策曰聞陸丞相驅妻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老人曰有先世相傳陸學士有子繇好漁獵被逐海島遂家焉天不絕忠臣後也叩大策姓名以城東陸對曰吾宗也具雞黍食之懽然欵洽如故舊及詢丞相墓亦云在南澳北青徑口而澳山海面有隆深雲靑四澳青徑口究不知屬何澳也迺强大策再往必求所謂青徑口者大策往而終不可得擬於昌黎祠畔置專祠祀之以慰忠魂可也

代上經畧南澳書

國朝康熙辛酉副榜　戴元冠　澄海人

南澳爲東南門戶棄險以資敵非計也愚以爲底定必收全局制勝在扼咽喉自臺灣巨寇祖孫相傳闌踞厦門當　天戈所指猶敢抗衡一旦瓦解幾於全局可收矣某謂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門銅山同一體譬如造舟一牢百牢一漏百漏南澳閩粵咽喉尤孽醜所必爭今諸島節節布置而南澳猶在所畧敢剖晰陳之南澳峙漳潮大海界上海門天然關鎖隆萬初懲海寇曾一本許朝光吳平之亂特設漳潮副總兵官轄福廣防倭多營復翼以柘林懸鐘兩寨遊

巡臂指聯絡屹然東南半壁砥柱也自勝朝海防懈
弛藩籬盡徹臺寇立僞帥屯重兵於南澳先搤要領
然後連艅南下指肇高惠潮爲倉庫捲其儲積揚帆
而歸復分遣徒衆潛赴內地招誘奸民入海從者如
市羽翼既成牢不可破設有巨鎮於此彈壓賊必不
能越此而飛渡也是此地向爲不逞出沒之區今爲
沿海郡縣屏藩之寄事機先後間不容髮萬一死灰
重然乘風突至茲地先爲賊有我咽喉梗塞彼狡焉
思啓或因糧於我藉兵於我後悔何及應設官兵三
千員名配罟艚船二百統以總兵官蒐討訓練永固

東南門戶彼澳中巨艦只堪外泊深港守兵坐巨艦
以嚴斥堠警至罟艚運棹如飛先其未薄而迎擊之
則彼勞我逸主客懸絕賊定破膽不敢覬覦抑沿海
金湯相望千里內外永斷風塵其於制勝攻心克收
全局尤不待計決也一應器仗資裝炮銃火藥除所
在官司原有驗貯現存修估配給外今軍糈浩繁一
時未易取給權時就地設處如本澳原墾田約若干
頃募佃耕作分其稅入可養兵若干鹽埕計若干畝
募丁收晒招商配運可養乒若干網桁漁舶採捕褋
稅可養兵若干此皆可助官帑以濟急需倘蒙俯允

遴委廉幹正印官幷武弁中有曉地利諳土宜者一二人協同勘估冊報仍一面議餉增兵爲久安長治計事無急於此者恐時會差池措手莫及不敢不冒昧披陳以冀採擇

上周邑侯書　楊之徐

明公莅埔四載潔已愛民口碑載道如嚴保甲於平時申夜巡於冬令弭盜之策尤殫心無遺顧以盜風未息謀設兵營於白堠一鄉此乃保民一片婆心稍有知者寧不感激而士議沸騰呈瀆再三斷然以爲不可者非盡迂腐之見亦非上令而下不從也夫紳

衿之自爲其身家與曲護其子弟瓜葛果孰急而孰緩而官長之爲一鄉謀與鄉之人自爲其鄉計又孰淺而孰深凡事固有利少害多而輕動貽悔者如今日建營之議是也請一一陳之夫兵營之建爲竊盜乎爲劫盜乎爲竊盜也則一營之兵有限必不能家家而代之防此理勢之顯然可知者如爲劫盜則須於阨要之地截其出入踪徑而白堠一鄉地居心腹上連大產下接同仁非鄰縣交錯之所崇山峻嶺之區此而欲設則鄉鄉皆宜設矣卽近奉文原令相度險隘添設而堠鄉逼處閩寇其出入悉由大產地方

今不議設於彼未聞開門延盜之入俟其至中庭而後禦之也且使刦盜果畏營兵舍白堠而刦同仁不又將設營於同仁乎否則舍溪北而刦溪南又將設一營於溪南乎雖設之可勝設乎況禁城近地尚聞强刦未必營設而刦可盡無也利不百者不創興由此言之其爲利也安在而至於設營之害則大有不可言者廢民田勤民力此苦累在目前耳夫兵卒之氣嚚悍而殘暴雖以良將帥嚴束之猶譁於伍而犯令者衆雜置之於鄉里稠沓之中而坐擾乎男婦耕作之間冀其秋毫無犯兵民兩安必不得也大姓之

家彼縱不敢肆志而小戶平民逞其兇虐恃强交易脅其威力横遭奸淫吞聲忍氣無由上訴文武大吏其盡知之乎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紀律固嚴亦不能保此輩之帖然無事也利未必有而害先隨之使鄉人受兵之害更甚於賊賊之害也有時而兵之害也無已是以有識之士先事顧慮不憚竭一得之愚於父母之前者蓋以此也不然白堠士民濟濟有衆其盡皆愚頑而不奉上命哉今營弁乃曰白堠果屬淳里令紳衿出具甘結以覆士民聞之益可駭異白堠恪遵禮義人和訟簡埔邑爲鄉不下數十求如白堠

之士守臥碑民安耕鑿未之能或先也紳衿出結是遵何例卽具甘結以繳將來盜賊入境其能以紳衿甘結詳報塞責乎抑將束之高閣乎總之舉事必協輿情建營尤非善政明公宜爲甘棠之貽勿爲怨府之積不執成見於胷臆密審利害之重輕某等自忘固陋知必盡言乞虛心俯採仍據前呈關移詳覆大造埈鄉事非渺小連名公籲惟冀鑒照臨啓曷勝悚切

富貴書　楊之徐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兄弟似志不在富貴矣余曰吾

非惡富貴而逃之富貴俟命而又待時吾行吾志耳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地不可居耕於山釣於水但得無愧吾心亦復於人何求且富貴者生人之酖毒也履富貴而能久者聖賢也人非聖賢與其酖毒於富貴何如思善於瘠土乎嘗觀之矣人之汲汲爲其身子孫計者盡心力勞體軀或至田連萬頃錢積千貫大廈高樓彼固以爲子若孫萬世之業也而其子孫豢養昏惑驕奢淫佚不一二世而傾家蕩產求如窮人之茅簷自蓋擔石儲乏不可得豈盡其子孫之過哉金錢之勢驅之使然也若賢子肖孫茹糲飲水

無祖父寸土之遺而艱難創造恢廓前業者葢亦不可勝數夫爲子孫計者若彼無寸土遺子孫者若此孰得孰失孰勞孰逸應有能辨之而何昏昏者之多也故予與三兄嘗曰謀生者求餬口而已養子及成人之年則宜出之四方俾閱艱辛庶知所立志至若孫自吾子事吾不與也或曰貴族之胄如子所言信有矣亦有席寵惟舊而保世綿長者安謂盡然子曰其子孫之能保世綿長者非祖父之蔭也有此子孫向使其祖父無高官厚祿爲之庇無土地田園爲之資焉知不克自振拔聲施人世如吾所云賢子肖孫其人者而適安享於祖父之詒滅其發憤之志短其四達之才然尚能永承先業不至狂惑流落與不肖者等是故保世綿長之效屬子孫不關祖父也或人唯唯而退

上當事救荒書

國朝肇慶府教授陳玨字雙山海陽人

執事文章宗匠經濟名臣視民飢由己飢處官事如家事客歲洪水爲災貽害數邑執事障川甚力修隄完固保全億萬生靈黃童白叟謳歌載道不意今夏納稼在即忽飛蟲遍地囓禾殆盤田無高下顆粒不登海陽澄海遭禍尤烈自古災祲無如今日之酷者

竊思郡城居民不務農業粒食四方有無相濟故米聚則價自平利普則賈爭赴雖有奸商包攬無所客其私且米所由來多賴海船今則阻於關稅觀望不前又因儉歲人心惶惶閩省及惠潮各屬邑輒自由厲禁不得升斗出境而本邑埠鎮鄉堡亦相效尤里門截刦羣噪振瓦以故四方之商不至不惟米價勝貴且告糴無門城中十萬戶嗷嗷待哺將何以延須臾之命敢啓執事嚴禁遏糴并移文鄰省下檄各屬令力主疏通今四海一家舟車四達且食爲民天豈宜所在壅遏有乖鄰里相周之義又常平倉積儲原爲備荒而設恐年久紅朽究歸無用際此萬戶哀號之時亟宜開倉發粟并委廉吏董其事澤務下究無使中飽出陳入新公私兩利不於此日更待何時玨家無擔石目擊顛連難忘桑梓之誼敢効繪圖之獻伏願採訪救民危厄萬民幸甚

上當事修隄書　陳玨

潮郡勢處下流閩汀江右及本省梅州以上衆水會同俱趨韓江入海春夏雨潦諸山坑水奔注助其狂瀾泛濫橫決往往爲患海潮揭普四縣接壤皆賴北門一隄堵禦之力實奕禩民命攸關非一日也自唐

韓文公築隄而後至明成化間潰決無常貽害甚烈歷任太守邑侯及鄉先達併力修之正德中郡人御史楊琠疏請榷金重修增拓加倍而隄始完固閱百餘年日久剝蝕是歲自春徂夏淋雨浸淫波臣鼓浪海陽所屬隄崩數十處田廬漂沒人物飢溺死者不可勝數北門長隄驟裂數十丈人心惶惶奔投無路賴當事捐俸鳩金日夜捍禦卒保無恙億萬生靈皆荷再造之恩但今水患雖息隄已受損目前即可苟安將來秋霖漲溢勢又岌岌難支或天之未忍盡魚潮民者蓋有待於執事之成功久遠也爲今之計若

循前楊御史舊例取資鹽餉有關公帑似不可行議就紳衿商民隨力捐助錢自萬千至百十皆註簿投□積爲木石灰土之資再就各屬水患必至之處令照里甲均出工赴役此皆人人自爲計未有不踴躍聽從者也工費既備仍委公正能員同紳士里老分處督理庶幾圩岸堅固可無潰決之虞至於別有設處善法非愚見所能及也未雨綢繆惟執事勉從事焉

上南□施總兵書　藍鼎元

南澳爲閩廣要衝賊艘上下所必經之地三四月東

南風汛粤中奸民哨聚駕駛從南澳入閩縱橫洋面截刦商船由外浯嶼料羅烏紗而上出烽火流江而入於浙八九月西北風起則捲帆順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刦獲多者各歸度歲謂之散斗刦少無所利者則泛舟順流避風於高州海南各處來歲二三月士婆湧起南方不能泊則仍駕駛北上由南澳入閩所以南澳一鎮爲天南第一重地閩粤兩省門戸也鎮守之道以熟諳海道形勢爲要以搜捕賊艘爲先今承平日久將卒疲玩大帥養尊處優誰肯輕身出海將弁奉命巡哨泊船近岸沈湎樗蒲以爲娛樂遷延期滿自號班師揚帆回汛賊黨連艅刦掠莫之過問或大吏督責不得已稍稍出洋方且鼓樂前導舉砲作威惟恐賊船不知遠避賊亦若相體恤不來衝突別於他處行刦此疆彼界咫尺視如秦越第使失事之處非其所轄則吏議不及便欣然自喜甚或虛張聲勢以爲賊莫敢犯吾境是今日水師之通病也足下前在溫州威望素著一年之中超擢大鎮建牙故土晝錦殊榮所以上報 國恩下酬知已必已籌之熟矣凡人困於下位每不憚艱難險阻思自建白及功名既成身家爲重無論追風逐浪出入水天

淼茫之中非其所願卽求一二留心海防督責將弁者亦難言之蓋富貴移人志驕氣惰固其宜也自古及今海上將帥素尸戎行不整卒徒積弱致盜賊滋蔓爲禍數十百年不息誰之咎也前人有言曰官怠於宦成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足下以此爲戒一洗從前怠玩之習砥柱海天勛名遠大正未可量夫昇平小醜原不難撲滅洋面雖寬得其要如一室耳除內線迎賊之人賊勢自然窮蹙練兵丁募死士精器械勤諜探愼機密搜醜類而殲之治其標也平居恩威並濟有以大服軍士之心雖使赴湯蹈火亦

無所避治其本也成敗興亡之故洞如觀火幸勿笑爲書生迂闊之談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惟足下察之

上海洋弭盜書

國朝普寧令藍鼎元字玉霖漳浦人

國家東南環海萬里汪洋舟楫利涉爲民生之大利其間宵匪潛伏出沒行刦大爲地方隱憂 盛京一帶澳岸向爲洋盜避風之所今旅順口水師足資彈壓山東洋面泠落非賊所戀一年之間不過偶一二至江浙閩廣則自二三月至九月皆盜艘刦掠之時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謂巨寇不過一二無賴飢寒逼身犯法潛逃於煙波浩渺中間出爲商民患則以商

船不能禦敵而哨船不能遇賊故也原賊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約三五人潛至港口窺伺小艇附岸徑登舟露刃脅之駕出外港遇有雙桅漁船則詐稱買魚一躍而上再集匪類至十餘人卽公然行刦此粤東所謂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則截流以刦之稍近則大呼落帆商自度無砲火軍械不能禦敵又船載重貨難以自脫聞聲落帆惟恐稍緩相顧屏息俟賊登舟綑縶或收其財物空船放回或脅之駛船他刦一入其黨則與盜漸親日聚日多勢漸以大此輩無他伎倆但使商船勿卽惶恐下帆又有砲械可以禦敵賊亦何能爲乎愚以爲商船皆有貲本斷不敢爲匪以自喪其身家性命且一船出洋必有族鄰鄉保船甲連環具結地方官始查驗烙號給照防閑可謂至矣而必禁其攜帶鎗砲使拱手聽命於賊何也倘上請於

朝弛商船軍器之禁不出數月洋盜盡爲餓殍未有不解散者也哨船之不能遇賊皆謂萬頃渺茫無從蹤跡風濤險惡畏葸不前不知賊船在近不在遠沿邊島澳偏僻可以停泊之區試往搜捕百不失一蓋彼雖名爲賊未嘗不自愛其生陸遇颶風未嘗不自憂

覆溺凡各洋匪類性雖不同然皆必有按墺可避颱
颶乃能徐俟商船之往來必待天朗風和乃敢駕駛
出洋行劫其貪生惜死之心同則哨緝之方堵截之
候無不同也諸省巡哨官弁惟閩省經臺灣變亂猶
有懲羹吹虀之思稍異從前怠玩之習其他省則奉
行故事者多每番出巡必預張聲勢揚旆徐行逗遛
一二月未離海港舟中旦暮鼓樂舉砲作威是何異
乎故令賊船聞之而嗾之使避也若使巡哨者密坐
商船以出勿張旗幟勿鼓樂舉砲作威遇賊船嚮邇
可追即追不可則佯作遜避狀以堅其來撇舵爭擄

上風上風一得賊已在我胯下我則橫逼賊船如魚
比目肩隨不離順風舉砲百發百中兩船既合火器
一齊抛擊雖百賊可擒也所有錢貨盡賞士卒將官
不得自私一文首功兵丁隨予拔補將弁以次陞遷
無得掩抑則將士之功名財利俱在賊船將不遑寢
食以思出哨也抑愚聞洋盜十犯九廣則弭盜之法
尤宜加意於粵東粵俗悍鷙貪頑不必財物豐饒但
殺一人可得銀兩不計多寡亦欣然爲之自潮州沿
海而下千有餘里奸宄以攘奪爲生水勢習熟往來
如飛而廣惠肇高諸郡深山聚處之民往往集衆操

戈載大纛以出剽掠商賈有司不敢過問或輿臺隸役爲其所擒黥面馘耳亦佯爲不知彼此相賞幸免糾衆於旦夕將來流毒延蔓無窮詎非杞人之隱憂哉海洋相通無此疆彼界之殊朝粵暮閩半月可以周歷七省防範驅除萬難稍緩愚所以抒狂臆願與七省商民慶萬里澄波之福也

序

馮副憲平賊序

林大春

海寇張璉以三饒叛上命制府移鎮潮州討平之生擒璉及其僞將以聞事在嘉靖壬戌五月也先是備倭令下所在郡縣苦徵調奸民往往逋匿以與賊應於是璉等得乘間猖獗潮人自此無寧宇矣議者謂宜以嶺東分守駐潮以給軍食而鎮撫其民人今按察副使馮公迺以少衆分巡駐潮潮之以少衆分駐自公始初公莅潮會璉等脅縣令請撫時公方有事於倭夷迺許其降釋不誅令擊賊贖罪顧璉內不自安旋復叛去於是馮公爲御史言狀御史因上言事請制府移軍至潮詔可尋賊入江西福建勢橫甚江嶺之間騷然震動三省大吏分道並進十萬師猝然臨潮公與何太守密謀親督中軍從間道擣賊巢所

至夷山刋木出璉不意旬日下數十餘寨而璉就擒并獲其黨王伯宣等斬以狥城中案堵如故嗟乎璉以編戸亡命嘯聚爲亂血流千里稔禍巳非十日而始終畫策卒以成擒馮公之力居多方公之初主撫也羈縻而駕馭之不知者恨不奮然一擊公且日儲糗糧繕器械修城防當此時若無意於用兵者及大軍至公調度裕如乃暴衣露蓋爲士卒先得罪人如探囊取物然後知公之所以籌之者素也假令無先事之謀一旦驅市井之衆與賊戰曠日相持賊守愈固我師既老民罷奔命安知不亂易亂潮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故略序其事以爲後世法

循良奇績詩序　林大春

昔成周之盛教化行而風俗美在位多節儉正直以風於上在下莫不咨嗟嘆美形諸詩歌如羔羊素絲之篇是也周衰世教寖微然先王之澤猶存以故在位者猶足感人而使之興起司徒善職而緇衣賦聖人采之國風所以傳也嗟乎觀吾潮州太守何公循良奇績之詩固可嗣響前人矣公括蒼人少舉進士仕梁楚間聲名藉甚入爲秋官大夫余始獲定交親其言論風采藎所謂節儉正直庶幾羔羊之風者歟

尋以次出爲潮州太守歷數月潮稱治會有饒埔之寇諸路用兵公從中調度以需大舉軍儲畢集而民罔告勞當倭寇近郊也士民爭走入城依公者萬數舍宇無所容又會厲疫大作有露寢者公爲下車涕泣病者延醫死者置槥咸一一安置之卒之饒埔平而潮人如慶更生語在馮少叅平寇序中先是饒賊張璉既就擒賊將王伯宣素梟黠難制聞璉已爲官兵所縛欲生刦以歸乃僞射書城中從公乞降公徉許之令同數騎入遂以擒伯宣幷捕其徒斬之蓋公於饒埔之役運籌决策甚多此其尤著者當戎事倥

傯猶惓惓以興賢造士爲務兵燹之後士大夫家少藏書公多方購之蘇寧輒手校以示多士士皆感發賦詩誦功渢渢乎有緇衣之意焉夫國風既列子夏序之漢定四詩匡衡立說余非其人也徒樂道賢侯之誼感諸生之美爲之序次其端如此嗚呼入國知教聞樂知德君子於是詩也亦可以知政矣

陳南野保障鳳山序

林大春

鳳山有古寨其來已久天順中夏嶺爲寇鄉人陳千山倡義守寨殺賊數萬自是賊無敢東向以窺鳳山者後百餘年爲嘉靖庚申倭夷入寇千山裔孫南野

復以保障功克繩祖武藉藉稱一時盛事初海上久安諸寨圮廢適諸路用兵南野與其弟山谷議修寨尋又浚渠列栅以益其險時倭警尚遠也而守具已先備矣未幾倭夷至鳳山雖已置寨而人心皇皇未有所恃南野身倡子弟負弓矢先登鄉之父老乃定死守計亦莫不督子弟以從賊泊寨下令以石擊賊賊披靡又以銃擊之斃其酋中流矢死者無算賊懼遂夜遁越一月賊從錢岡度水襲鳳山復集鄉子弟擊之獲賊騎二奪輜重以歸又一月賊大舉來寇時鄉人累捷氣益壯南野登寨督戰如前無不一以當百賊恚甚散去有頃南野所居室燬於火衆惻然爲嘆息南野曰幸吾鄉無恙家遑恤乎鄉人益高其誼立石以紀功而屬序於大春夫環海之鄉其民輕徙非以多寇盜哉若鳳山爲鄉且二百年中間再遭强寇卒賴陳氏子孫保有族里豈非天歟方諸鄉盜起民多望風而潰乃南野以一身督閭閻之衆伐木爲干屈竹爲弩親嬰孤壘以與賊抗三戰而三却之功光海隅澤及桑梓可謂盛矣然使平日不能以信義結人心亦未必得人至此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南野之謂夫

鄉約序

明行人司 薛侃 字尚謙揭陽人

古者盛時化行俗美人人懷士君子之行無所事於約也自世道降而爲善者寡則就其儔類互相規勸而約斯立焉迨世愈降欲約而衆不從必賴有在位者倡導主持而約斯行焉蓋自上行之之謂政自下行之之謂約其實一也吾潮古稱鄒魯然地遠而政易弛淳者漸漓樸者漸侈民散久矣侍御彭山季公以言事謫吾邑主簿雅意化民鋤奸伐梗行之一年始就規矩乃召父老而告之曰有善無惡人之性也好善惡惡人之情也人孰不欲爲君子而甘爲小人

耶顧上之人弗教教之弗周故耳今欲家喻戶曉其惟鄉約乎於是刱爲條規鄉立約長以總其教約副以助其教約正司訓誨約史主勸懲知約掌約事約贊脩約儀月朔會公所講讀律令教民孝弟導其天良又彰其善癉其惡以風勵之行之二年風移俗革境內以寧愚以爲行約之便有十官弗約則不敬農弗約則不勤善弗約則志分惡弗約則禍延富弗約則難保貴弗約則氣驕貧弗約則易濫賤弗約則易流老弗約則無以堅其守幼弗約則無以成其德若夫不便則亦有之吏之墨者不便民之奸者不便約

長不得其人不便故凡稱不便者則其爲人可知矣

韓山校士錄序　郭子章

癸未秋予偕二三僚友蒼梧何君石門梅君滇南王君與諸生講業韓山之麓日亭午振衣山椒求志所稱韓木不可得予惟魯檜秦松今尚蓊翳豈唐之植而潮獨萎稍倦坐翠微父老折木枝幷進其實予熟視之橡也以眎三君三君曰橡也橡凡植在在着地潮人何神其名曰韓木且韓子奚取焉父老曰不然潮無橡橡始韓子韓植橡茲山移其種之他不橡也故名曰韓木木華於春簇簇附枝而捄邦人以卜科

第盛衰夫物莫病於華而無實孔子先黍後桃曾晳棄膾炙嗜羊棗周子獨愛蓮豈碧桃牡丹無足羨而惡膾炙而逃之哉處其實不處其華耳圖經載杼栩皆橡櫟通名橡一曰栩實一曰櫟實爾雅曰櫟其實捄橡有捄彙自裹也其大蔽牛絜之百圍故棠莊曰櫟社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其葉捄初生可食故應劭曰采木秦人謂柞爲櫟周拔柞棫漢宮五柞而管子亦云五粟五沃之土宜柞其馥豔纖麗卽不得埒於扶蘇屈龍而其實可宮可食可蔽牛革實桔梗雞壅豕苓猶時爲帝而矧其在橡者夫諸士文亦若是矣

氣靡鴻漸言必鵬運假珍玉樹而顛墜鬼神華也曠而不溢奢而無玷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文之椽也韓子植椽百千年後猶稱曰韓木予植士士稍改柯易葉十年不中椽廿年不中屋百千年後不曰郭士羞乎而焉用文之諸生湛思若有深省予與三君取其文四分校之約曰最其椽者殿其非椽者進之則周之蓮會之棗也又進之則孔子之黍也嗟乎使予登黍矣又無論椽矣

贈郡守陳公序　明詹事府丞李齡

潮郡屬邑四山川人物之盛惟潮陽爲最昔以海濱鄒魯目之近年來官斯土者或戾其常民俗亦變訟煩事劇號稱難治天順改元今郡守陳公由建陽遷是邑廉明剛斷人心翕然而振興學校之功尤多揭邑有邨曰夏嶺沿海以漁爲業出入風波島嶼間不受有司約束人健性悍鄰境恆罹其害尋有豪猾爭田訴於官連年不決有司動遣捕巡領隸兵勾攝之夏嶺民譁相繼逃海塡集無賴大肆攻剽官兵捕之夫紀律反墮賊計勢益張潮陽尤密邇公乃修城壘繕甲兵聚壯者教以戰賊莫敢犯然海揭受害甚當事聞於朝提兵剿之賊聞兵至輒航海遁退則復來

侯密遣人誘其酋斬以殉賊膽喪乃統民伍具海艦與官兵夾攻之盡降其衆三邑之民始得寧居矣上嘉其績晉秩本郡太守人咸曰向使公蚤陟此位潮民豈有今日之殃余維士君子見用於時或以文章鳴或以政事顯於武事多非所長三代以降惟漢孔明唐李靖宋韓范諸公稱文武才其他未前聞也今侯文足以治民武足以戡暴其豐功盛烈視前修爲無愧哉公名瑄字廷獻蜀之眉州人甲戌進士

東里志序

明湖廣布政使陳天資字石岡饒平人

東里在潮郡雖僻處一隅而其間封域之延袤山川之靈秀人文之煥發兵防城守之森列蓋自闢壤以來有聲東粵舊矣然氣運推移盛衰之勢迭異古今代謝文獻俱湮可嘆不止如杞如宋已也姑舉一二言之大埕有學士陳姓者或曰西河陳氏祖也或曰巷内陳氏祖也今二氏子孫尚存詢以學士之名字宦跡皆茫然不知上里有張氏其先曾爲郡守洪武初隸籍海陽不一傳而子孫寖微余嘗見其首墾田冊及奉祀神牌題曰福惠二郡太守而其名則忘之大港有吳駙馬墓荒址徒存而尚主之稱號莫著神前鯉魚山有將軍塚翁仲臥荊棘間而將軍爲何代

之人久無聞焉近者東山雨陷牧豎誤落其中見四壁磚皆紀興和二年攷史興和乃東魏孝靜帝年號其二年庚申則梁武帝大同六年也是時潮已屬梁更曰瀛州乃興和之紀不審謂何其他殘碣斷隴不可考如此類者尚多昔人云人生於數十年之前事皆渺茫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數十年且然况歷數百年者乎故諸侯去籍莫聞爵祿之詳李白擅才已迷生長之地則夫載籍無稽東里故實之不章奚怪哉士君子生茲土覩前哲泯於無傳山川鬱而不光弔古興悲能無介然於中乎且舊謂東里家詩書而戶禮樂務本力穡其俗樸樕有三代遺風邇年來習尚頗異然流風猶有存者頃自倭亂惡少爲飢寒所迫或比匪以延旦夕之命乃奸人肆議輒欲玉石俱焚嗚呼東里將爲墟矣夫惡少不檢誠爲可誅而世族故家抑復何罪一二鼠竊不過責富家斗粟尺素耳固未有結寨拒命剽吏攻城如下滄南洋上饒各賊之獷戾者又安用好功輕逞草菅民命爲也究其故蓋以海澨窮陬既不登風俗之書亦未入職方之籍遂視爲長林豐草之鹿豕可果於禽蒐而草薙者若使簡册可稽則見其山川如是人物如是兵防又

如是安得不蹙然動而翻然思邪故欲信今傳後媿俗章美非志不可於是謀諸吳少松周時庵相與摭實裒聞分門別類纂爲東里志俾觀風者有所采擇後起者有所勸懲還淳風於古初企前賢之芳躅於風化不無小補云

勸積貯序　國朝平樂令陳衍虞字園公海陽人

蓋聞箕疇八政惟食爲先制治要圖有備無患是以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王制所載蓋其詳矣考周禮旅師倉人廩人遺人之所司一以待邦用一以待匪頒從

乎上言之也一以恤艱阨一以待凶荒從乎下言之也其致謹於積貯如此自漢耿壽昌奏立常平倉唐初改爲社倉當時稱便晉長孫平奏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出粟麥貯之有饑卽以賑給宋師其意行之亦曰社倉曰義倉明制所在州縣立預備倉均爲良法美意始未嘗不裕國足民也後之守法者偷取一切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嗚呼豈立制者之不善亦承流者之過也余謂大司農之積儲在官邊方之積在屯田閭閻之積儲在社倉而莫害於正元之和糴熙寧之青苗利歸於

上究竟非上上之利一遇凶荒即有司敢於上聞文移反覆比及報可而已緩不濟事且受賑者大抵皆胥吏姻黨及近郊力能自達之人遥邨僻壤豈能扶携數百里以沾升斗之需耶則常平社倉所宜亟講矣兵興以來蓋藏爲虛前此南北旱潦餓夫載道令人慘目恫心今幸四境寧謐耜徧野正可議貯之時凡屬紳士素封誼切桑梓各隨力捐輸繼常平倉社倉之美舉備災弭患莫要於此也

古瀛詩序

國朝肇慶教授陳王猷字良可海陽人

古者輶軒采詩貢之朝而掌之太師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自邶以下諸國之詩謂之風意其時國之史官各有成書薈萃編纂登之簡冊使者至舉而授之不然亦安能家訪而戶問耶而吳楚兩大國無風或曰孔子以其僭王而刪之或曰不立其名於太師太師所本無也是未可知又謂陳蔡並列春秋會盟而蔡無詩爲有司之失其傳信乎詩之傳恃有司之者也又安知吳楚之非失其傳者哉今一郡當古大國縣亦不下一小國官其地者能撰錄境內歷代詩人之作以成一郡一縣之風亦足以攷當時政治之得失民俗之正淫人心之悲愉欣戚世道之升

降汚隆未必非居官之一助也吾潮自韓昌黎爲刺史延趙德爲師文學嚮臻矣竊疑唐以詩取士而全唐詩郡人無一見者宋詩見郡邑藝文志亦寥寥明代先輩雲興詩學稱盛至近日而爲詩者益夥然其詩之或存或亡其集之或傳或不傳非有表章之者不能以自存而傳也都督方崖少力學好古尤工詩已而投筆從戎十餘年間棨戟皆在潮境屢著奇功先是余季父雙山公嘗纂集郡人詩方崖見而喜之更加刪汰廣所未備自宋迄今得若干篇名曰古瀛詩苑將捐俸付之梓余用是嘆方崖所爲溺於仕宦者不能亦所不暇其志趣過人遠矣諸詩世代既殊風尚不一要自有其人之眞性情流露紙上如杜之聖李之仙韓之雄郊島之寒瘦盧仝李賀之詭怪自成爲一人之詩如列國之風皆太師所必錄唐魏之儉齊音之敖辟鄭衞之靡濫趨數自成其爲一國之詩云爾方崖自海上來書問序於余余謂潮郡風雅賴以振興厥功匪細此集固數百年來義安人士精神所寄自不必向海內騷壇爭長齊盟而異時國家行采風之典拜手以授使者卽謂之潮風也可

修補普寧形勝序

藍鼎元

從來氣運之盛起於人心文物之興由乎衆志故湮鬱將開必有人焉起而振之譬如燎原之火有鑽其燧而爲星星之然者然後焚山烈澤光輝照乎四國是知事無大小爲之則成欲之卽至人心之專一卽爲造化之感通未有能限之者也古稱人傑地靈謂地靈可挺人傑之生亦人傑能補地靈之闕二者相因詎可以人事不脩而徒咎山川於造物哉普邑山川秀美土田沃衍雖彈丸蕞爾可云樂郊而文物未興大雅弗作無論仔肩道統經天緯地之儒吾不得而見卽文章科名尋常泮璧之士亦寥寥晨星不及他邑一邨落焉建邦啓土數百年無有留心及此一從而振興之者良可嘆也論者惑於青烏家之說謂巽地文峰弗起溪水來短去長河隍焦乾地理淺薄永無文物之望余曰噫此可以人力補之耳因相度形勢邑東郊崐安寨居巽方小山隱伏奇石虎踞右爲文昌祠故地今祠移邑中可建文明閣於上昂凌霄漢以當文峰中祀濂洛關閩五先生旁設學舍百十楹爲普邑人士讀書講學之所榜曰文明書院人事與天工並至則文物之根源也水口石潭山亦爲巽地建急水塔山巔作中流底柱使河行停聚不患

去長又有文峰插天之勢命其名曰文峰塔以明余之所建特取聳秀壯觀與迷惑於浮屠邪說者不同也學宮之前舊有泮水宜清深今沙淤爲陸當疏濬之凡城中大小溝渠城外環繞濠水一槩開通使舟楫可行如人身臟腑通達脉絡分明血氣周流無所滯礙則四體自然堅强百役自然從令蓋有諸中者不待外求環城皆水又不患其來之短也余涖兹日淺越俎潮陽屈指一歲之中治普纔兩月耳荏苒既清雀角亦馴此一變至道之鄉余固樂其民風之質也潮之文物視兹百倍余治潮之苦亦視兹百倍而

功利夸詐不可救藥竭晝夜鋤荆剪棘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尚未能一變至魯余於是亦遂忘其爲普之余凡普事弗遑經畫非獨於潮厚而於普薄也幸年歲豐登萬井盈寧余得偷潮冗之閑爲吾普培禮敎信義之俗欲與普士興正學必先爲普人壯志氣峰高水深地理淺薄之患吾知免夫余於潮有棉陽書院於普豈可無文明書院祀濂洛關閩諸儒讀濂洛關閩之書人人有爲聖爲賢之志他日英才濟濟詩書禮樂直紹魯鄒而文章科名之號爲文物又其所操券而藐焉小者也但土木之興工程浩大濬河築

塔建高閣而開書院自笑清俸無幾未免有蚉力負山之虞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余敢不與斯邑搢紳先生好義樂施諸人士共之語云衆擎者易舉集狐成裘積簣成山諒諸君必有同志不待余之贅也姑弁數言以當鼙鼓

農桑易知錄字

國朝寶慶知府鄭之僑字東里潮陽人

土地一也勢有高下而燥濕肥瘠異民風一也力有强弱而勤惰豐嗇殊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天地人參之爲三才天之生物無弗同也而土地民風可知矣聖人疆理天下相其土宜權其人力缺者補之塞者通之而高與下齊弱與强合陰陽和而風雨時剛柔劑而物產盛其農桑之道乎夫衣食操生人之命一歲不耕不織受之飢寒山農播種之書蓋可忽乎哉昔周以農桑開基書陳無逸詩作豳風良以耕於井邑卽可遊於黨庠士大夫公堂之躋半出於農此農之所以重也而蠶事與農並重天下無不可桑之地鄭衛界屬河南桑土桑中業有明指山東隸於青齊孟子對齊君務農必及樹桑則知農桑之業民之本也國之經也若謂五穀偏盛南方絲蠶獨擅浙省則如詩所咏柔桑苞桑尚書所傳桑土是蠶豈盡

誣哉牧民者輒以燥濕肥瘠之土壤判人事之豐嗇而謂宜農不宜農宜桑不宜桑人自失其利也地豈爲之任咎哉蓋地有其宜人能擇之人有其巧地能顯之何分土分民之有余生長海濱熟習農桑每就人情之所近推測物理之自然參以典籍訪之老成謬編一帙顏之曰農桑易知錄蓋欲使民易知則易行足衣食而興禮義庶幾上慰

聖天子教養元黎之至意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有心於愛物於物必有所濟因思必有濟而後用我愛雖濟而愛亦僅矣因不揣固陋鋟版而布之民俾山邨僻壤習之而好好之而業盛業盛則天下同風朱子曰教他有飯喫有衣著五方各得其所然後可去教他其亦遵此志也夫

乾隆壬午重修

潮州府知府周碩勳輯

藝文中

文

請置鄉校牒

唐刺史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

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巳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廚饌

祭鱷魚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

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帥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操强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大湖神文　韓愈

維元和十四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於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帥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幣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又祭止雨文　韓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淸酌脯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能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日月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

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祭城隍文　韓　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於爾明神明神憫人之不幸若饗若答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帥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祭界石神文　韓　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於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畊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於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

又祭大湖神文　韓　愈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

其讟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戮鱷魚文

宋通判陳堯佐 字希元閬州人

歲乙亥予判潮州建韓吏部祠載鱷魚事於堂壁圖其形爲之贊俾天下後世知韓公孚及豚魚不爲妄也明年夏郡境有地名曰萬江邨曰硫黃張氏子年甫十六與其母濯於江涘倐有鱷魚尾去其母號弗能救泊中流則噬之無餘予聞而傷之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咸若鱷魚何悖焉而肆虐如是命縣令李公詔郡吏楊勛挐小舟操巨網往捕之咸謂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所能加予曰方今普天王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晦明風雨弗敢逾也鱷魚恃遠與險毒害人物律殺人者死又何懼焉昔韓公投以文則引而避是非鱷有知也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致予當請於帝躬與鱷魚決二吏乃投網左右前後集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大驚曰是必安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者既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隆伏髣髴之狀雖相越百步

避之惟恐不速今二吏捕之猶縛雞豚實古今所未聞也向非公義洽於民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焉余意韓公逐之於前今卽戮之不爲過爰鳴鼓召吏告以罪戮而烹之辭曰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悍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度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而食之胡爲虐兮煢煢母氏俾何託兮予實命吏顏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觀者樂兮鳴鼓召衆舂而斮兮而今而後津其廓兮

祭吳子野文

宋學士 蘇軾 字子瞻 眉州人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爲家惟義是歸卒老於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爲感歎歔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

祭韓文公文

明揭陽令 馮元飈 字爾弢 慈谿人

古來文人寥寥數輩漢陸唐韓宋蘇蓋代九州之遠豈能盡芟胡此嶺表接翼而徠若器有型何鍔不倅

於鑠韓公特爲潮賚尸而祝之千秋弗怠所以然者公道如春人心如萊日夜息滋自然蔓葑其童而習維公之愛步公趨公有志未逮嗟我先人髫鬌入寀公之傳衣未知何在顧予小子肎焉興慨三百年來冠裳車載其或繼公寧遂不再爰有季簿又有高尉氣節文章奉爲公配嗚乎陸在公前潮耳尚瞶蘇來公後潮魄已朏焉得我公曩茲莫對挹江之水采山之艾聊奠公居歆斯一爵願言佑啓鳳飛翽翽

祭忠正陸公文

明廣東巡撫涂相 南昌人

惟公德性天全問學夙悟出而作相值宋多故興廢植僵周旋調護國步難支播遷中路淺灣舟移厓門旗仆負龍沉波三綱益固公存一日猶有宋祚公與國亡不辱黼冔曩公過潮潮人祠公懿德在人年遠愈崇茲某奉天明命來巡嶺東敬瞻廟貌實企高風謹吕牲醴式觀儀容公其有知鑒此微衷

遷葬忠正陸公祭文

明知府張景暘 字廷賓 山陰人

宋季陸丞相負幼帝浮海以死葬南澳之海島宏治十四年漁人伐其墓致訟公庭稱木山有大石題宋忠臣左丞相陸公之墓右書元樞密院副兼潮州路總管丁聚題時同知林庭模慨忠遺草莽逎遷葬於

負郭之廢庵知府張景暘等謹具牲醴奠告忠魂其文曰恭惟先哲乾坤正氣日月爭光孤忠大節百鍊之鋼沉埋海島漁者所戕感慨奉遷負郭之陽枕以玉屏窆以佛堂面瞰層巒背倚長江維公奕葉近侍在旁靈爽不昧來格來嘗

驅獨鬼文

明知府郭子章 字相奎 泰和人

府城南有獨鬼潛住三年予入覲始聞乃爲文告城隍以驅之其文曰萬歷十年十月初五日潮州府知府郭子章入覲舟駐三河謹牒同知何敢復通判康夢禹推官王國賓敢告於潮州府城隍之神自昔聖王治天下以民神雜揉爲懼故司天司地各設其官理陰理陽各司其職有不肖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所以順幽明之故辨人鬼之區以安阜天下也今天子聖明慈武懷柔百神拊循萬姓潮在嶺海外詩書誦讀埒於鄒魯彬彬稱望國焉自知府三月入境屢邀神佑五月大水我神驅水入海民免魚鼈既而沙泥漫田神芟蕪植穀年稱大有七月倭奴入閩海震蕩鄰境神反風禦寇十邑安堵神之福我潮厚矣潮之受福於神屢矣潮自寇盜充斥用兵以來知府不人覲者垂四十餘年今兵革既息瘡痍漸起知府將

捧牘入告辭神之夕有人語余曰城南有鬼自稱爲獨日暮能言占人禍福頗驗意謂此偶然亡足異者登舟一日又有人曰獨鬼依楊氏家能飲食投之飯則食投之酒則飲意或楊氏神其說以熒惑衆聽耳亡足異越三日舟抵三河又有人曰鬼夜現形淫人婢閒持金帛賂其主人無計遣去已得二三僚友書益信知府郭子章艴然恨不返舟按劍斬之顧念知府與神分理陰陽凡民淫者盜者有司貪墨者不卽驅除知府罪也今獨鬼淫人子女竊人金帛潛依城南豈神能爲民禦大菑捍大患謂此區區者亡足與

計耶抑鬼挾多金賂神左右不以聞耶今有聞不敢不告神其召而誅之毋襍揉我土以損神威以亂政教昔孔子不語怪而韓子嘗原鬼其言曰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知府行矣如神依違不卽驅除知府還潮奉天子三尺以與獨鬼從事神其何辭以對惟亟圖之

余入覲還翼日潔牲醴祀城隍畢進祝史問獨鬼狀祝史曰奉公檄祓除告神之明日獨鬼語所私曰郭使君自三河牒告城隍縛我我當亟去自是而祟絕因再拜謝神寮屬請鐫其文於廟昭神功

也子章又跋

碑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學士蘇軾字子瞻眉州人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

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祀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畧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髮下大荒

附韓祠沿革　郭子章

韓祠有二一在韓山一在城南韓山祠處山麓涸跡樵蘇城南祠近市廛蕭然蓬蓽予守潮重葺城南祠以光俎豆按三陽志韓山書院地在州城南

昌黎廟舊址也宋淳熙己酉郡守丁允元以東山爲公登覽地手植橡木在焉乃建廟於上而城南祠遂廢淳祐癸卯郡守鄭良臣相舊址創城南書院中祀韓公以趙天水配翼以兩廡闢齋廬置田贍士山長以郡博士爲之設堂長司計各一員齋長四員齋生以二十員爲額春秋二祀用次丁太守偕僚屬以牲幣酒醴獻工歌東坡祀公詩以侑之此書院創始規模也淳祐乙巳郡守陳圭尤加意書院春秋課士講明正學購朱子遺集廣諸生見聞增置學田以濟膏火塑周濂溪廖槎溪像並

祀其中以濂溪持節臨潮槎溪嘗爲郡倅故並祀
焉路東有亭曰南珠祀本郡九賢元至元戊寅兵
燹後亭院無存迨二十一年甲申郡守王用文復
建書院仍構韓廟於其南至順辛未夏郡守王元
恭新之左右配以趙公德陳文惠公堯佐東西兩
廡以前代賢守王滌李邁丁允元廖德明鄭良臣
林壽公陳圭從祀前復剏南珠亭祀本郡九賢又
志云忠佑廟卽韓文公廟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
倅潮闢正室東爲公祠尋遷於金山元豐七年詔
封昌黎伯乃躋從祀元祐五年王滌遷於城南五

里蘇文忠公爲記淳熙己酉丁允元又遷於韓山
之麓慶元已未進封公爵元泰定三年郡長亞中
馬合馬委教授何民先重建至正甲申郡守張弼
建思韓亭由此言之今韓山祠卽三陽志所謂忠
佑廟城南祠卽三陽志所謂書院也自元迄明韓
山祠屢經興廢永樂十三年知府雷春訓導鄧祐
宣德丁未僉事顧立正統己未知府王源天順壬
辰叅政劉煒成化戊子知府陳瑄成化甲辰御史
徐琄宏治十七年知府葉元玉嘉靖二十五年知
府郭春震萬歷乙亥副使金淛計前後重修者二

十人城南祠於永樂甲申年指揮賴洪重建天順癸未叅政龔毅市地拓基萬歷五年巡道夏道南修後堂建號舍課士置田六百畝至萬歷十一年祠規廢子章重理之清查祠田若干畝並祠前塘租爲修葺貲中爲浩然堂左右齋宿所前門貯二碑一爲元總管靈武王那木罕立刻蘇文忠韓廟碑文碑陰刋元至正丙午晉安劉嵩重修一刋吳澄韓祠記碑陰刋文信國題雙忠廟沁園春詞門外爲塘廟中舊有文公趙天水像子章易以木主

靈威廟碑　元　劉應雄

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夫烈士舍生取義祀非所計而必祀之者義也如張許二公汗血累戰四面矢石卒以義殉論者謂東南保障功不在太尉臨淮下距今五百餘年猶凛凛見先軫之面如生慨夫唐皇養虎遺患河朔二十四郡皆不能支自開元以來豢養安恬士習脆耎聞角聲而隕淚如雨者衆矣翠華幸蜀六軍擾擾唏嘘割愛亂匪降自天上失其馭故也賴天地宗廟之靈二三豪傑重整乾坤儲皇即位靈武祿山殞矣尚有餘孽鋒蝟斧螗孕頤函夏至德二載安慶緒遣梟將尹子奇合十

萬之衆寇睢陽張公擁兵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

會以寡制衆以奇取勝賊每戰輒敗復益兵圍愈急

城中糧竭矢盡使南霽雲求援於賀蘭而援兵不至

餽餉不給衆議東奔二公謂睢陽爲江淮保障棄睢

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迨兵羸勢蹙城不能全瀕死

籲天爲厲鬼殺賊穹蒼神鬼若聞茲言亦黯然變色

而爲之悲咤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賊亡而唐

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

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之者韓公辭而闢之廓

如也至今崇祀肆昌黎過化之鄉曠世知己故精靈

之合有不期然而然者不則神周流如水行地中無

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一隅耶廟初建宋熙寧間

軍校鍾英賫貢入京道出睢陽禱於雙忠廟夢神告

以遺像處命舁歸祀之東山事竣還過廟如神指探

寢殿匱中果得銅像十二銅輥二以歸置諸東嶽祠

俄而英立化邑人驚異白有司請移東嶽以宅張許

由是有禱輒應事聞賜廟額曰靈威二公册封王爵

英亦封嘉祐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燬廟祀漸疏大德

末年邑令袁天漢與進士趙嗣助倡衆重建廟制三

門兩廡前後殿三十二椽肖像居中旁繪同難者若

干人儀衛甲仗駢坒於壁楯間如見當年握拳噴血時也嘉祐侯實肇始者故並祀之經始於至大戊申落成於皇慶壬子縻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荔丹蕉黃薦奠者鱗集唐呂温云烈氣不散長爲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一何神也噫人而神之神而王之至今潮之人士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以尊祀韓公者而祀二公庸非有功於民者哉乃系以辭曰天將完節付二公捍蔽江淮嬰孤墉四百餘戰挫賊鋒誰知運際陽九窮生爲人英歿愈雄桓圭赤舄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歲祀端厥躬巍峩雙廟等山崇鐫珉勒石紀豐功

重建東山靈威廟碑　明浙江提學林大春字井丹潮陽人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睢陽睢陽故有祠潮陽非二公所經歷地而必祠之者按舊志宋熙寧間軍校鍾英過睢陽謁廟得十二銅像以歸有司因立專祠聞於朝封二公王爵賜額曰靈威潮之有廟自茲始後二百三十餘年元大德十一年也縣尹袁天漢與前進士趙嗣助新之又二百五十七年爲明嘉靖癸亥廟燬於兵越二年推官鄭良璧攝邑篆重新之其年邑人林子至自睢陽因考睢陽廟祀位次自張許

二公下祔以雷萬春南霽雲姚誾賈賁而吾潮特祀二公繼配雷南者以義起也林大春爲之記曰余曩嘗守睢陽弔二公百戰處爲低徊不能去及詢託夢來潮事則故老皆無在者或謂昌黎嘗爲二公持正論以闢朝議後謫潮潮人祀之二公之來其以韓公爲憑依與天順間夏嶺賊長驅襲潮陽遥望城中車旂火炬甚盛不敢進漳寇乘虛夜縋入城持刃若牽制不能動卒被擒皆謂二公之靈攝之癸亥春倭寇大舉薄城下鄉兵莊七等奮擊賊大敗又造衝車以圖破城客從賊所射書入具言擊衝車之法且曰賊圍潮陽兩月不下意將遁第聞賊言往者來寇嘗有二神人現於城上今望之蔑如矣或者神其不護此邦耶故不去今莫若虔禱雙忠祠以求救於神不則迎像於城上以明神助書至皆疑爲賊間諜大春獨謂從之便與衆共禱之復輿二公像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既又用其法連破賊衝車賊復積薪城下一晝夜高二丈許城危甚父老皆曰宜先發制人用火攻復如祠禱之願得反風是夜投火薪然天果反風火大熾賊兵焦頭爛額死者無算神之爲靈歷歷不爽如此世謂二公守睢陽屹然江淮保障唐人得

以中興孰知千百載後猶顯靈嶺外以保我海邦今日廟貌重新豈偶然哉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乙丑孟秋閱三月落成記曰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其是之謂夫獨是所謂銅像十二余猶疑之按唐書巡之別將殉難者二十有五石承平李辭陸元鍠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尚有四人逸其姓名其銅像十二或即二十一人中之尤烈者耶抑別有其人耶後之君子知所攷焉

平蠻碑　林大春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於殊域德澤被於方夏上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賓服其鳴鏑射雕之長雕題露紒之國獻琛納欵奉職貢於朝者不可勝計況六合之內五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厥志惟是深林大澤時藏奸宄負險爲固有司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民民迺大困於是夏官尚書按圖籍覈戶口之數上書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稱沃壤編戶之民採山釣□老死不見兵革吁吁喁喁日蕃以息頃者守臣言田

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宇戸異其處膏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其五矣推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硿大節諸寇積歲爲蠹也桂嶺之屬是爲古田亦桂林象郡之奧區也先設縣沒於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彈丸地不足以煩中國甚至盜府庫戕大吏亦置不問臣竊傷之夫九眞内附珠崖外迸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天朝幅員方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棄古縣以爲盜藪臣愚以爲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除以淸北戸詔許之乃罷東撫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公正茂爲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節制兩廣軍務隆慶四年夏秋月誓師東師則以遊擊李誠立將長樂兵按察使張子宏監之叅將濠將程鄉兵副使江一麟監之總兵成將潮州兵僉事楊芷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紀驗功次者則叅議許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山都指揮僉事龍國賢將思管風門蓮塘兵叅議龔大器監之左叅將應甲右叅將世科將三門龍坑兵副使鄭一龍監之署都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兵副使應存卓監之副總兵崇文將總甫兵副使邵惟中監之而征蠻將軍俞大猷實總其事總理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

者則左布政使郭應聘叅政柴淶僉事金柱也當是時興師十萬飛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煙相屬蓋已先聲奪人矣李公往來於蒼梧興慶間相度機宜指授方畧羽檄交馳朝聞夕發於是破鳳凰涉潮水斬西賊渠魁黃朝猛韋銀豹等以狗得邨柵六百五十有五降卒數千斬虜一萬有奇東攻黃巢石硿大節生擒賊首蘇繼相曾魁杜高山等誅之乘勝南擊東坑斬曾朝元等於海豐界破巢五十殲鹵三千墜崖沒水死者無算蓋兵興甫浹旬而羣兇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爲多師還李公上諸將吏功詔加爵賞有差於是張君以李公之意遺書大春請紀其事大春曩備兵蒼梧古田之役實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即今得於睹記者甚悉詎可以不文辭辭曰於惟明德既成武功統壹宇內六合同風奄有百粵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葉運際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爲宮亦有妖氛近集海邦如鴆斯啄如鼠斯藏我皇嗣統軫念遐荒司馬叩閽義激中腸天子曰咨咨爾封疆念我舊址幅員既長云胡不弔慫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惟揚既敬既戒羣醜于襄臣拜稽首帝命肅將敢不矢

心告成于王東征西怨大旱虹霓貔貅十萬霖雨三時驍驅電發羽檄星馳方略指授廟算神機更有同心共濟艱危曰惟憲使南土是依矯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萬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城陴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歡呼言歸故園自我不見於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邨載芟載柞豈我思存於嗟明德覆育元元無忘遠略永固雄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皇心悅豫湛露鴻恩將士戮力其膏靡屯臣拜稽首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于天崧臺之陽瀧水之濱勒此珉石敢告籌邊

翁別駕平寇碑　林大春

嘉靖三十九年六月賊大舉襲潮陽通判潮州府事翁公帥師擊走之先是倭寇爲患內侵浙直浮海上東達閩廣漳潮間故有受募爲兵者每多因之淩刦齊民散入山中爲羣盜其時公自戶部主事出判潮州尋攝郡事降卒數千南刦倭夷於韓水其後倭猝攻潮陽不下轉掠諸邨落屯於貴嶼公與守備陳學翥指揮亦孔昭督兵行縣忽一日有賊從西北來自號爲倭實漳寇也時邑無長吏又值倭去備弛賊不

知公在乃夜縋城入時漏下三鼓守者皆偃甲臥聞噪驚起莫知所爲公勒兵戒嚴乘騎往禦賊賊中相顧愕然顧業巳入城不即下有上書者其略曰兵不百者不可以當敵計不一者不可與共事今賊擁二千衆據城之險而我以兵制其下人民外徙聲援內空勝敗未可期也爲今計莫若速出號令召四鄉兵畢集城下內收健卒與賊戰城上使賊進無所得退無所措破之必矣公得書益調諸路援兵遠近至者數千人大春父亦收子弟得六十人克城西路擒十餘賊公手斬以狥賊氣消沮邑人劉應望等皆以諸

生起兵屬公城中軍威大振斬獲無算賊勢窘會天大雨益潰亂自相蹂躪而守備指揮諸軍進攻西南路與公夾擊復斬數十級獲僞倭酋一人奪所擄男婦二十人於是賊退保城隅城外皆我兵矢石入城如雨所擊殺又數十人城內兵乘勢逐北及於郛下斬首二十七級捕虜二十三人賊大敗我兵殊死戰相持至暮賊有踰城遁者城外兵伏道旁伺賊出即掩殺於壕中後者莫敢出蒲伏號泣乞命公故縱之帥兵襲其後擒斬殆盡公推誠待士搴旗獲級之賞未嘗踰時有傷者親爲和藥臨視之故能得人死力

無不一以當百且賊入城時倭奴方有覬心及聞賊大創乃不敢發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夫別駕茲行本爲備倭也而流賊授首倭亦寢謀危城得安生靈再造厥功偉哉公名夢鯉字希登福建莆田人

黃公隄遺愛碑

林大春

黃公隄爲晉江黃公作也隄以人名若比諸蘇隄之義黃公名一龍隆慶戊辰進士知潮陽踰年政平獄理明年辛未作是隄又二年癸酉告成而公入爲大理評事未幾有譖公者吏議坐免士論惜之乃爲遺愛碑豎隄上屬余書其事按狀隄在縣北直浦門闢官道長數千尺東漸於海西筦諸邨一方巨障也前此屢修屢决蕩田廬漂物產歲以十數自辛未之役工程完固遠近四十餘鄉咸免昏墊之患化斥鹵爲腴田者三萬餘畝不獨行人稱便已也隄西舊有渠數道流衍各邨居民賴以灌溉富豪欲專其利倡爲壅遏之議公不可命疏通如故蓋公之惠政不止此而此其利賴之大者歟夫天下事固有幸有不幸古有疏浚儀渠築滎陽隄者其遺蹟與斯役何異顧彼獨以功名顯傳之史冊而公竟以讒去績用弗彰嗚呼此北山之石所以不能不裂而爲周道之碑也

新建海門蓮花營碑　林大春

萬歷六年夏六月海上逋寇百餘人叛自外夷至海口權領潮州叅將金丹將兵禦之賊遁去先是南澳副將新設方調集水師屯海上會賊猝至金將軍計曰南澳兵扼其衝而我固守以防奔突賊可擒矣及諜之水兵固無戰意賊佯乞降輒以安撫爲辭於是賊竟揚帆去或以讓將軍將軍嘆曰使丹得隷水兵詎令賊生還耶蓋是時將軍所部者陸兵也夫捕鼠者貍也以之沉淵而制巨魚則不及獺故賁育摯其手則卻騏驥縶其足則蹶其勢然也將軍乃修靖海海門二城尋築營蓮花峰下爲海門南障因名曰蓮花上其狀於鎮巡諸大吏咸以爲能初客兵無汛地往往襍處民廬潮人苦之至是營立而兵民始分海口屹然成巨鎮矣費自捐廪入而力取諸兵士取諸野石取諸山不以煩民也爲門八堂二廨宇九十有奇倣方隅列陣勢分布官兵環居之經始於孟秋之望越二月落成予惟將軍浙西豪士起諸生而拜大將跋涉山海馳驅南北身經百戰蹈九死以有今日可謂壯矣六月之師不得賊乃設險禦敵以待有制之兵所以爲邊防計者至深遠不可以不書爲之銘

曰天開溟渤東南有截汪洋浩蕩濤聲震疊不有重關孰障狂瀾乃作高山乃鑿靑蓮開花十丈擘藕爲船爰立守禦用淸北戶雞犬人家樵蘇野戍胡不百年大風有隧遂起長鯨飃來忽逝不有蓮營孰附其背乃飭師徒乃奠厥居圓竅法象方列陣圖爲國千城爲鄉比閭將士協力共濟同心誰其主者惟將軍金昔號蓮花今傳細柳灞上海濱光映前後柳旣不凋花亦不毀誰其作者山中逸史

平嶺東諸寇碑　鍾卿

惠潮自張璉伍瑞蠢動梟譸東南爲擾徂征甫畢餘

燼復然今巨酋藍一淸據馬公寨賴元爵據螺溪寨如九丫樹葫蘆峯峒嶺黃埔高潭各處狐鼠相聯動千萬計數十年釀成大患民不堪命久矣萬歷元年粵官民伏闕上書請剿簡命殷公提督兩粵軍務公謂諸寇盤據地廣且衆使併力拒我非計之得者惟藍賴二酋最雄二酋破餘易圖也乃揚言討二賊餘若不問者計定檄叅政唐九德監海豐軍叅將沈思學將之叅政陳奎監揭陽軍叅將李誠立將之副使蘇愚監長樂軍遊擊二瑞將之叅議顧養謙監歸善永安軍叅將王詔將之居中策應則副使吳一介總

兵張元勳也以十二月二日進兵兵公駐惠城督戰諸軍所向披靡前後獲大酋六十次酋六百斬首一萬□□餘級計出師三月費七萬破賊巢數百藍賴諸酋無一脫者惠潮人感公之德而慶再生也爲之頌曰於昭明聖覆載穆清曾是赤子敢爲弄兵璉乎瑞乎塗地一轍奈何羣兇不鑒愈烈帝赫斯怒玉節熊旂簡命司馬宅此東師文武協心五道齊發雷掣風馳傾巢掃穴司馬長慮仍督戎行窗寥既空方舉回旌粵人懽呼向罹毒苦今師之來若霈靈雨動不踰時人無後患惟彼兇頑禍實自產昔縻嬰孩餉以怒

馬今胡騈戮尸橫馬下昔逞淫毒婦女是俘今胡殄滅弗保妻孥民有土田弗稅而取胡食幾時血膏阡畝民有室廬一炬靡存汝巢險固如鼠被煙嗟哉我民昔任漂徙自今來歸履此康泰實爲司馬緯武經文鎭此南邦拯溺救焚功有百難俱出談笑惟此一隅尙勞伐弔今茲底定四海攸同司馬之來伊誰之功惟賢勿貳惟斷乃成惟聖惟明臻此大慶聱瓚揚休司馬是宜文德百年自天申之

重修永賴隄碑

明大理寺卿　周光鎬　字耿西　潮陽人

郡東故有隄自虎豹隄至韓山麓延袤十餘里形家

以爲郡之左掖宜崇不宜卑而海饒澄三邑之秋溪蘇灣等都田疇廬舍賴以保障屢傾圮則橫溢巨浸三邑父老憂之思所以爲捍禦計非得大吏主持未易舉也萬歷壬寅直指使者李公按潮詢民間利病士大夫暨父老乃以修隄事宜上檄下有司勘議謂水患之防所以奠民居阜民業足國賦義在必舉第毋勞民力毋縻民財維時司理會稽姚君攝郡事周悉民隱視飢溺由己亟下海陽吳令帥從事者詣勘條晰以復計里一十五區築隄一千七百丈有奇新建石磯七修復一十有二以殺水勢築子隄四百六十餘丈費八百餘金工役則出之隴畝使者報可顧念其時閭閻空匱爰捐罰鍰及帑羨以濟之一時士民加額諷吉昭告河神以歲壬寅八月肇工會嶺東巡察朱公莅任加意董勸民樂趨事一時畚插如雲不三月告成仰視其勢矗如也俯眎其基鞏如也逾歲春濤挾雨衝擊無恙士大夫屬余記其事余聞而嘆曰鉅哉是役也其與宣房龍首埒哉嘗讀河渠書嘆曰水之爲利大矣洎泝龍門登積石歷朔方陟賀蘭徧閱漢唐二渠灌田數千百畝萬世永賴乃知天地之美利自在不能不藉手於人也郡東故未嘗無

隄惟上匯三河下縮長橋建瓴而下水勢衝激愈急則易決決則民其魚矣今使者與守令同心協作刋木伐石爲久遠計此邦黎庶復睹平成永賴之功因名其隄曰永賴彼漢隄唐渠烏得專美於前哉使者名時華貴筑人司理名會嘉辛丑進士會稽人

王候疏濬河渠碑　周光鎬

豫章王公訓以進士令潮陽越二載百廢具興庶務畢舉乃集諸縉紳父老議濬河渠列其狀上監司直指使者畧曰潮斥鹵地也三面臨大海南北瀦爲二大江環城而濠龍井南注牛田北流潮汐往來首尾

相應城内故有六渠皆自西而東注於濠一則環頬宮引潮入璧水一則自東南折而西爲水之秀而吉者詎歲久漸湮濱河而廛者日增興築屋宇鱗次竹箭材木遮至充積濠口淤而窄矣渠則占於築舍侵於治園舊制湮滅每淫雨遂至旁溢頬池之水亦日涸誠如縉紳父老言疏之便書上報可乃諏日帥父老躬履相眎程廣狹測丈尺度高低分區界計糧分地用其力不徵其財諸畚鍤甃石之費官給之一時沿河市廛有占渠身者先自徹以爲嚆矢於是委員分區監之擇耆老董其役衆踊躍趨事經始於甲辰

二月四閱月告成計工四萬二千九百濬河一千一百四十丈有奇城內六渠亦次第開闢民間鋪舍凡有障於渠者槩徹之傾者正圮者補石皆官給直役匠夫一千六百有奇侯捐俸佐之長渠旣疏內免鬱濕外有深池商賈百貨所輸不由海運以避風濤誠一舉而三善備焉邑人因屬余紀其事勒諸石以垂不朽

增塑南雷二將軍碑

明 詹事府丞 李齡 字景齡潮陽人

唐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梟將尹子奇合十萬之衆攻睢陽睢陽江淮之保障也巡遠數百戰以蔽江淮而唐卒以中興二公廟食於睢陽也固宜吾潮之有雙忠廟自宋熙寧中始按當時同遇害者如姚誾輩二十有六人而南霽雲雷萬春爲最著霽雲天資機警其却尚衡金帛以就張巡喑嗚應募非所謂豪傑之士與及請師臨淮冒圍出戰萬衆遮之左右射皆披靡旣見賀蘭進明兵不出爲廣設音樂以羈縻之霽雲食不下咽血淋漓斷一指以示信城陷巡遠被執霽雲與雷萬春俱死萬春爲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賊伏弩發六矢着其面不動賊疑刻木人諜知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

嚴矣將兵方畧不及霽雲而强毅用命巡任之與霽雲等二公生與巡遠同捍寇死與巡遠同廟食睢陽配享而潮陽獨缺非所以昭祀典也成化四年癸酉縣丞湯君坦謀於教諭泰和尹君克贊訓導曾君杭都昌李君德洎耆彥姚源禮輩禱之張許同協其吉迺塑霽雲像於巡左右則萬春配焉咸以謂昔之缺典迄今而備俾千載英靈聚於一堂以庇蔭吾潮容有旣耶爰紀其事以勸諸石

潮州司理姚公疏通鹽法碑

明戶部侍郎林熙春 字志和 海陽人

今天下財賦四百萬取給鹽筴者什之二三然皆設有專司轉運故其責一其法嚴行鹽之地又皆聯絡數省故其途廣而其流亦溥自有催使以來當事者掣肘歲入不及額數之半潮蕞爾產鹽幾何天順以前餉止四百緡宏正間驟加十倍嘉隆間又加萬八千緡顧其時雖銷售之地通塞不一猶得踰汀抵贛順關而下與南鹽合今則贛屬數邑已不可通而餉又加至二萬二千有奇地則愈變而愈阻餉則愈變而愈增商人坐困計無復之顧其弊有不可言者郡幕縣尉皆得操利權法以濫委弊官因爲利則商巧

滋張法以搭配弊徑竇盛開官鹽日滯法以私販弊舊欠積薪終身莫償閉之則舊壅疏之則新亦壅法以存留弊橋下有曰菜鹽屯以高牙大□無片檄爲符信直逾揭嶺達循梅法以詐冒弊數弊既興則利無羨入課有重徵勢必致逋負於是按治之胥役聚羶又重以要索水益深火益熱而百商之愁苦極矣司理姚公署郡篆銳意清理謂通商以利未有先自利而能利人者法行自近莫如重印官釐積役以淸其源議盤詰給號票慎秤製以防其流獨計轉運濡滯咎在運艘取數少而鹽舠取數多請嗣此每月六十艘改爲八十艘內以二十艘舒既往之積每艘四萬斤改爲三萬斤外以一萬斤爲將來之積著爲令不惟帶徵已訖即正徵亦舳艫相望百商慶更生愧無以報適公內召丐余言勒石以誌不朽余惟漉沙成白佐水衡以資國用鹽之爲利從來遠矣公以司理攝郡事葢所謂竒驥追風非服鹽車者乃能握算若巧歷導利若决江河起百商之痍貽生民之福功孰大於此邇者榷使四出竭天下力以奉一人而大司農每告匱不足供九邊公人直承明卽經國大計當次第舉矣語曰饗其利者爲有德又曰前事之不

忘後事之師也公諱會嘉字仲禮辛丑進士

築南隄新涵溝碑　明廣西副使周宗禮海陽人

澄邑凡七都附邑西北爲都者三曰上外曰中外曰下外自橫隴抵海岸皆接壤地也南北有二隄爲三都保障韓溪水東注夾流隄左右隄內田數萬計咸取給玆水以滋灌漑上外一都地居上游去海稍遠鹹潮非所虞惟溪流不通泛溢之患時或有之次而中外又次而下外漸薄於海矣海潮時漲非引淡無以禦鹹故其利賴於溪尤切舊於南隄冠隴設新溪涵引溪流漑田涵廣僅七尺許入水不多所濟不廣

且設立未得其法未幾沙淤水塞涵爲廢址上外之民慮水溢故以涵溝之塞爲喜而中下二都乾涸日甚戚戚然以爲憂憂喜相持利害交錯互訟於官不已惟時制府劉公檄行郡太守與鄭侯相地之宜改徙上方因其流可通勢可久者濬爲溝涵廣一丈二尺石砌其旁下濬使深毋致淤塞掩大石於上以利通衢中用木閘以時啓閉遇旱則啓之以濟中下之涸遇澇則閉之以免上外之溢民稱便請余爲記余聞之語云雷雨作農夫喜而行旅悲利於此者未必或利於彼矧三都事勢水旱不同憂欲惡不同情將

從而兼濟之難矣今濬新涵旱有所濟澇無所患頻年之訟一朝而息三都並受其福信哉仁人之政其利溥也

重建陸丞相祠碑

明平樂令陳衍虞 字伯宗海陽人

人心所以不死者忠節生之也有不忍沒忠節之心則忠節之人千古如生而人心亦緣之不死宋自中原鹿走朝廷在樓櫓間信國越國陸丞相間關南澨播越圖君迨厓門勢蹙丞相驅妻子入海抱帝昺同溺嗟乎柴市忠魂不歸太傅斷維亦覆力竭身殉義炳日月厓山既有祠祀三忠矣若潮之專祀陸丞相則始於郡守葉公元玉閱郡志載丞相墓在南澳北青徑口公求之不得因立祠於昌黎祠左然不及駐潮陽之文文山恢復潮州之張公世傑則何說也或者曰丞相與宰相陳宜中議不合因謫潮考宋史宜中嗾言官劾丞相張世傑曰此何等時動以臺諫論人而安置潮州之事史或載或不載夫從龍沒波尸浮十萬茫茫天塹何從得骨以埋卽得之不歸葬楚州而葬潮之南澳北青徑口則又何說也或者曰丞相一子好獵被逐家於潮學士館基尙存柱礎大可踰丈夫使丞相果居潮正值臥薪嘗膽之日乃於鄙

里荒邨作雕蘺峻宇効侂胄之南園踵似道之葛嶺則又何說也或者曰丞相謫潮時奉母以行靑徑口或其母墓然流俗傳聞志乘記載旣非無據似不可以恆理測大抵孤忠烈節如日麗星輝神龍舒卷其英爽無乎不之則失之墓而求之祠似得祀典之正卽專祠誰曰不宜祠肇舉於宏治元年至嘉靖二十五年郭公春震一修迄今百餘載堂構蕩然太守果庵林公銳意興復屬衍虞與進士曾華蓋孝廉林世榕諸生李奇俊董其事前堂之楹七寢堂九之中肖公像門之楹五坐對韓江帆影山光互相輝映俾忠

節之氣亘古長存而瞻拜其下者愾然乎有食人祿死人事之感焉豈區區爭木石之勝已哉

姚沈二公祀田碑

國朝通判孫錄 字古喤 嘉善人

聞之良吏不求獲上而求媚於民苟得民心如召父杜母賈名鄭字奕世後猶謳思尸祝之不衰況身被其澤者乎夫蚩蚩者氓其於長吏服教畏神已耳奉令奔走已耳非有私愛惡也何以於其來也販夫牧豎莫不交口頌爲神君號爲佛子及其去則攀轅遮道涕泣請留至去而思思而不獲見且爲之建祠肇祀歲時告虔水旱疾疫必禱歷數世如一日是豈民

之善誤哉德厚澤長而所及者遠也予於姚沈二祠益徵直道之猶存矣姚公司理潮州沈公令海陽後先同事治行甲東粵如賑荒築隄淸鹺請豁蠲役數大事具載府乘林司農熙春倡立二公祠各置祀田順治癸巳郝尚久亂二祠荒落田爲豪右侵匿而邑人歲祀如常嗚呼何其感人之深也康熙庚中司農裔孫林世榕紳士陳衍虞等請於當事檄予查復姚祠田一百八畝有奇沈祠田六十四畝命世榕掌之時姚祠燬於兵權祀姚公於沈祠當姚公之攝郡事也嘗言未有自利以利人者讀沈公碑云沉默寡言

不邀聲譽大抵二公不侈健令之材而爲呂季陽之痌瘝不飾神明之號而爲劉襄陽之悃愊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宜乎聲施及於後世而潮民俎豆之不祧也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苟苛政猛於虎則民疾視其上惟恐去之不速而顧乃庚桑畏壘釐烝嘗於將絕望棟宇以重新後之人夫亦知所感矣姚公諱會嘉字仲禮沈公諱鳳超字石年萬歷進士皆浙人

均田糧里甲碑

國朝大埔令　宋嗣京　仁和人

民風狡悍則治道爲難埔邑向有里長甲戸之名遂

啓上戶下戶之別恃强欺弱倚富暴貧日浸月長牢不可破蓋緣均田均里之法不行推收過割之令不立里長世爲里長甲戶世爲甲戶不相更代故操縱在手遂至里長之於甲戶視如奴隸男不容誦讀女不容乘輿且終身禁其出甲余莅兹土聞其事心竊傷之今期屆大造倣浙藩編審良規十則又遵省藩所示八欵並行不悖頓使數十年陋習一旦掃除舉邑稱便嘗謂世無治法賴有治人而欲垂遠謨宜定遠計昔埔邑丁糧畫一均平後盛衰靡常變遷不定殷庶者糧多丁衆貧寠者糧寡丁稀按里而應苦樂天淵兼以奸民借里居奇欺凌甲戶所以疲苦流離幾無寧日也雖府州縣衛勢難大小畫一而都圖田產皆宜多寡均平使將來大造永遵此法里畝果無盈縮輪年催辦至於出甲聽從其便傜差不畸重於甲戶則彼此勢分相敵體制相等匪惟欺陵殘虐之弊可以久遠釐革而惇睦禮義之風并可維持於勿替矣埔之父老子弟請爲文以勒諸石時康熙二十三年也

重建廣濟橋碑 國朝兩廣總督 吳興祚 字伯成 山陰人

潮州爲全粵東境閩越豫章經涂接壤城東之水曰

韓江合汀贛九河之流匯鱷溪憑於廣濟門宋州守曾汪作濟川橋袤廣二丈長丈一百八十有奇中流急湍深莫能測於東西盡處立磯磯各納級二十有四絙浮舟以通之橋之制未有也明宣德中圮知府王源伐石建址架木爲梁更名廣濟宏治大水梁壞知府譚倫易以石萬歷間御史蔡夢說重修崇正末燬於寇蔡元稍葺之康熙二十一年予以福建巡撫奉　命總督兩廣明年巡視海濱遵碣石衛而西至潮臨鱷溪登郡城望廣濟橋僅存石址汪洋巨浸中往來病涉顧視有司心焉慨歎自維建國經野王制所重順民察地予之職也乃捐俸檄郡守林杭學署遊擊程士鼇董其役庀材程石諸生李奇俊與有勞焉期年告成無奪民時無取民財無役民力經營作新用寧百姓易大畜曰何天之衢釋曰畜極而通今者梯航萬國南抵扶桑北暨流沙舟車所至莫不攸往則是橋也周行如砥泉貨以通民用以利可以宣
聖天子承天載物之治矣

韓山書院碑

國朝知府　龍爲霖　巴縣人

余治韓山書院落成司事者請爲文以誌之余竊見夫世之從事書院者朝挂名籍暮已自誇於里閭曰

我院中士甚且凌鑠鄉愚干涉公事或終歲一至院揚揚自得叩其所學茫無以對是書院爲藏垢之地沽名之幟耳余無取焉夫古所謂不朽者三一曰立德次曰立功三曰立言諸生自視果有可以不朽者否微論碌碌終身縱一旦博青紫馳騁亨衢當時則榮沒則已耳曾何足辱韓山片石哉昔昌黎之治潮也甫八月命進士趙德爲之師潮人由是知學至今稱海濱鄒魯潮之士大夫稱述盛事久而不忘卽樵夫牧豎亦樂道其姓氏以爲美談甚至山川樹木皆以韓名公爲不朽矣諸生誦習韓山仰見三峰峭削

拔起雲霄怪石蒼松森然羅列俯則韓江繞其前四時煙波繚亂水族百物之怪靡不備具間且遙望海雲靉靆倏忽變幻千態萬狀莫可端倪類能入學士心胷發奇偉之氣而助高世拔俗之思院北數武昌黎遺像在焉北斗太山相依晨夕能無感動興起慨然有志於古以求其所謂不朽者哉毋近名毋欲速沈浸醲郁於周孔之書養其根以竢其實遇則銘勳鍾鼎黼黻太平不則善化鄉隅著述可以自見則書院之設爲不虛矣院址創自觀察史公起賢余沿而擴之爲樓三貯古今書籍顏曰鎭華堂曰原道仍其

舊書舍廳屋凡百一十間繚以垣墉左爲奎星閣後爲乞珮亭前有觀魚檻錯植花果竹樹千株以增勝概是役也始於壬子九月越癸丑三月告成董其事者邑紳士黃樞謨陳鴻捐置書史爲海陽令龔松林山長則進士翁廷資本郡人孝廉杜道坦江西新建人

修築海陽縣江東東廂隄碑

國朝惠潮道張士璉安邑人

潮爲嶺東雄郡山海繡錯方廣數百里領縣十有一海陽附郭稱首邑地固澤國合贛循梅汀之水建瓴而注於江經三河下鱷溪勢轉而東漸趨於海沿江兩岸賴隄爲捍禦隄故有北有南有橫砂有秋溪而江東東廂其要害也隄不固則春夏之交雨霪江漲每至沖齧居民患之顧南北諸隄乃者漸次修築已旣慶安瀾矣惟江東東廂二隄延袤廣遠潰決旣久修理之費頗鉅當事卒以爲難雍正四年觀察方公莅任留心興革審知江東東廂隄爲患最劇修築未可緩爰飭屬躬履其地相形度勢孰當廣崇孰當外絪一一指授機宜復請於撫軍楊公撥公需以助命海防司馬傅公總其事而予時以海陽令贊襄其間

太守李公總鎭尙公公𨺜政俞公公别駕吳公同心籌畫捐金勸事議就其地築灰牆以杜滲泄砌石磯以障狂瀾檄本郡司獄黃顯榮海陽尉周鼎潮陽縣吉安司巡檢姚錫榮鎭平尉張實海陽縣潘田司巡檢宋肇禋集本都舉人蔡和貴黃日高貢生黃應銓監生莊世冢黃捷成謝垂璧劉廣丁日昇丁逢煥丁宗會陳宏生員黃文河劉卓論莊霞彩丁宗渭丁之愈鄉民丁榮也等爲圩長各董其役材出於官役取於民以丙午仲冬興築越丁未春莫告竣計江東隄自冲頭至溝尾亘一千零十九丈五尺崇八尺至二丈有

奇自洋潑沼至葛尾渡亘三百二十丈零八尺崇二丈至七尺有奇東廂三舖隄自洞溪至南窑亘一百五十五丈修補舊隄二千三百餘丈崇或三五尺至一丈不等約費二千餘金工役四萬九千一百有零是役也財不他斂工不偏累自冬至春五閱月而長虹屹然綿亘相接維時父老子弟睹安流而歌樂利相與丐文勒石垂諸永久予曰溝塗封洫之政固守土責也而以十餘年未易修復者諸大吏毅然行之綢繆指畫刻日告成一勞永逸俾爾民得以奠室家安耕鑿長嬉遊於堯天舜日之下用享太平是則不

田租額數泐石以垂不朽

記

歳寒堂十二石記　蘇軾

登州下臨大海目力所及沙門鼉磯車牛大竹小竹凡五島惟沙門最近兀然焦枯其餘皆紫翠巉絶出沒濤中眞神仙所宅也上生芝草木皆奇偉多不識名者又多美石五采斑斕或作金色熙寧已西歳李天章爲登守吳子野往從之遊時解貳卿致政退居於登使人入諸島取石得十二株皆秀色粲然適有舶在岸下將轉海至潮子野請於解公盡得十二石以歸置所居歳寒堂下近好事能致石者多矣未有取北海置南海者也

金城山記　宋知軍州事王漢

金城山山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惡溪西瞰大湖閭閻占其南垣墉固其北在昔榛莽翳奥爲蛇虺之囿麋鹿之居徑路未闢人不得遊壬子仲冬余至郡見其近逼庫廪伏莽爲虞始命攘剔之然不意其爲勝境也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里得地如砥方廣二十步左右有樹惟荔枝爲多乃立亭曰荔枝亭更五十步陟其巔一石峩然出叢薄中因

以峰名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地勢孤聳四望曠絶西南與鳳山對立亭曰鳳亭東行七十步又得一邱前列數石尤佳宜朝旭故立亭曰初陽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子如翹首狀名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巨石光澤可鑑題曰鑑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昃立亭曰西暉亭南巖壁峭嶮亦以西暉名巖東南五步怪石磊磊叢篁蔽之評曰隱石石側有洞曰仙遊有臺曰鳳臺謂仙所宜遊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俾來者得以觀焉噫潮爲郡隋唐以來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興得非有待乎韓文公嘗卽東山爲亭以便遊覽人呼曰侍郎亭渡惡溪逾峻嶺勞於遠涉而今亭已久圮惟一樹獨存夏炙赫曦無所芘蔭茲山居城隅邇郡署木石相間曲徑通幽遊者以爲勝於東山而余之治潮則不逮韓遠也旣詠以詩復書此記之

重闢西湖記

元南恩州軍事判官 許騫

西湖古放生池也有山嶄然據湖旁古號湖山則知湖之由來非一日矣層崖疊嶂洲渚淪漣水影嵐光爲南州勝槩歲月旣久湖則莽爲蔬蹊榛棘叢生蓋童然一山矣慶元乙未夏太守林公嘌慨謂湖山並

言豈有山獨無湖郡丞廖公德明力贊其成於是剞朽壞剪繁穢引清流瀦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曰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影遶湖東西誅茅闢徑插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屈曲與湖周遭橫駕危梁翼以朱欄鏡匳平開虹影宛舒數部之內紺宮梵宇雲蔓鱗差縈繞女牆粉碧相映中流鼓棹命酒邀賓荷淨香幽管簫競奏邦人樂公德而公興復不淺也騫嘗遊咏其中竊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懷寄嘯詠至於君民之際或畧焉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不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嶢榭岑靑里閈蕭條畫艎宮羽稚耋佛鬱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奉天子條教徧行嶺海欲以及民者及物雖鱗介羽毛莫不涵濡聖澤萬年有道之長與湖山並永則公於是湖樂在君也稻香月白春風滿城政暇則與民熙熙陶陶鳴儔襍賞藻野縟川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湖樂在民也矧夫山嘯湖平公卿之讖百年遺跡一旦還舊將見纓緌紳珮迭起聯翩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興文物一舉而衆美具騫用是踴躍而書鑱於濱之崖右

是歲七月望日也

明貺廟記　元　劉希孟

我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
詔有司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潮路三山神之祀歷代
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宏庇斯民故食報至於今日玆
潮州西北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有奇峰曰玉峰峰
之右有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石爲界渡水爲明山
西接梅州州以爲鎭越二十里有巾山其地名霖田
三山鼎峙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爲明神理固有
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

人出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於天鎭三山託靈
於玉峰之界石因廟食焉地舊有古楓樹降神之日
樹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爲異鄉民陳姓者
白晝見三人乘馬來招已爲從忽不見未幾陳遂化
衆尤異之乃謀於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
有石穴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旣而假人以神言封陳
爲將軍聲靈日著人稱化王共尊爲界石之神唐元
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禱於神而霽爰命屬
官以少牢致祭祀以文曰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女
耕男欣欣衎衎是神之休庇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

則大有造於民也尙矣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愬於神天果雷電以風鋹兵大敗南海以平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見金甲神三人操戈馳馬突陣師大捷劉繼元降凱旋之夕復見於城上或以潮州三山神奏詔封明山爲清化盛德報國王巾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宏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敕本郡增廟宇歲時合祭則神大有功於國亦尙矣潮及梅惠二州在在有廟遠近士人歲時走集嗚呼爲神之明故能鑒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雨暘時若年穀屢登其所以福吾民而寧吾國者豈小補哉

馬公祠記

元 周伯琦

至元十二年歲乙亥宋既内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且壓境守令棄印竄山澤郡人馬公發由砦將攝州事勞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屢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乳既虛猶收創殘百餘人以死誓保子城至不可爲乃令妻妾先縊自服鴆死潮遂平時十五年戊寅三月一日也是年冬十一月文丞相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十又九年當至正丙戌之臘予司憲問俗於潮潮父老猶言馬公殉節事有泣下者

尋請爲公立祠余檄郡員董其役治祠於校宮東偏以文告之并爲之記嗟夫衣冠祿食孰不曰我爲忠良逮至利害死生之際未有不氣靡而志奪者當少帝航海人無不順時觀變公獨以孤孱之餘抗驍鷙之衆非有所挾而氣益厲非有所逼而志益堅殺身成仁眞足以示天下後世俾知炎趙之季南粤之陬尙有斯人與信國諸公爭烈也因感而書之

三利溪記

明　李東陽 字西涯茶陵人

潮郡舊有三利溪蓋自海陽附郭而西歷潮陽揭陽以入於海其間迤邐曲折若干里三縣利之溪以是名正統間大水爲泥沙所堙天順中朝廷修大明一統志而名不載是其利之廢久矣宏治初永州周君萬里來知郡事病民之往來三縣者肩任背負利不償力環海而行則風濤不測乃詢諸父老得是溪議修復之命屬吏籍丁夫具畚鍤尺計日督以要其成自郭西至陳橋雲梯岡楓洋諸里水歸故道慮其縮而涸也浚南濠瀦韓江之水以益之又築關置鍵以節啓閉使歷冬夏雖旱潦無虞耕者行者莫不稱便數十年之利復於一旦名仍其舊爲三利溪云吾長沙去永不遠素知周君賢非苟焉塞吏責者而大理

評事謝君有容輩謂是溪之利甚溥宜有所記予乃爲之言曰易以利爲四德之一凡卦之象川者必言利涉書陳六府始於水而三事亦稱利用利惡可廢哉顧淺於謀國者急功效傷本基則利未獲而已見其害如以水言固有壑鄰以召釁者於是孟子及史遷諸人皆以利爲深戒夫聖人言之而賢人以下乃不屑道非以名同而實異故耶守令之職固以利民也民不能自遂必藉有驅策之者而後安故凡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今玩事廢日一聽其所自爲利以至於弊而不能捄惡用守令爲哉周君濬是溪深猷熟計蓋亦有鑒於此矣而今民猶昔其不曰勞我所以佚我者亦非情也君之功殆與溪水俱長矣夫

三利溪記

明翰林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

古今學者不同孔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仕者不同程子以兩言斷之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古之人人也今之人人也一也判而兩之其不可同者如陰陽晝夜則有其故聖人之所以示人也知微之顯知顯之微學爲已也其仕也爲人學爲人也其仕也爲已斷不疑矣今嶺南守令稱賢於一邦利澤及民民愛而樂之吾

知其人者惟周潮州潮澤國也東南距大海望之渺漫接天習水者乘長風駕大舶出沒巨浪中小不支則有覆溺之患每歲漕運潮人苦之周君來守郡問潮父老所以便民者父老曰其惟三利溪乎潮之屬邑其三在郡治西南形若鼎立廣袤千里水曲折行其中而民共賴之者三利溪也是溪之長百一十五里東抵韓江西流入於港正統間湮於大水周君濬而通之水由故道行東西注會同於海慮其冬旱而且涸也鑿郡城南溝引韓江水注於溪甃石爲關以時啓閉之凡一月而工成農夫利於田商賈利於行

漕運者不之海而之溪辭白浪於滄溟謝長風於大舶潮之士夫與其父老羅拜郡門謝曰利吾潮者吾父母也吾子孫敢忘之由是觀之謂周君仕而爲人也非歟吏於潮者多矣其有功而民思慕之唐莫若韓愈入我明以來莫若王源驅冥頑之鱷造廣濟之梁其事顯於爲人不可誣矣今周君濬三利溪輝映後先稱賢於一邦也宜哉夫短於取名而專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以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黃涪翁之所稱者非濂溪元生歟君故春陵族也舉進士以秋官郎出知郡事中外有

聲其尙不忝其世也哉吾嘗贈之詩云楚中有孤鳳高舉凌穹蒼借問歸何時聖人在黃唐望之久不至歲晏涕淋浪九苞有遺種不覺羽翼長三年集南海使我今不忘逍遥棲桐枝長飲甘露漿吾生濂溪數百年之後思濂溪不得見見其族之賢者殆可與言矣然則區區所愛慕於周君者豈獨在三利溪耶潮人相與立碑頌太守之功遺諸生趙日新來請文予以其事幷詩記之俾潮人知仕而爲人者有功不可忘而周君之進未艾也君名鵬字萬里道州永明縣人

重修寶雲巖記

明鼎元林大欽字敬夫海陽人

環潮諸山皆嶺嶠別址也其北峰巒聳秀至南田紆迴曲折獨得其奇迤南走海蜿蜒起伏至桑浦雄渾崱屴獨得其大桑浦西枕萬山曼延數十里以傅於海南帶石澗蓋總西山之水百折而東注者也或匯而池或懸而瀑或爭峽如雷響或細流作絲竹聲谷口數石夾水蹲踞人蛇行可通洞腹宏敞石若列几可容坐臥澗水潺潺旋繞寒神凄肌恍然濯魄冰壺也澗南一峰聳翠巨石覆焉中如夏屋者再嶺上白雲英英巖氣日光兩相激射雲色皆成紺碧異彩是

所謂寶雲巖者矣吾潮巖之有名者三老君盤倚城西甘露遠跨玉簡老君茂密甘露夷曠寶雲劍負桑浦石澗縈之幽峭靜眇其於二巖稱伯仲間哉余四世祖宋祕書潛峰公因巖立窗櫺壁戶巖下平延更置一閣郡人蔡敏齋紀淑庵時從先祖講學於此山川佳麗人文翕聚是爲靈區矣嗣後干戈繼作閣燬於兵惟巖翼然在也歲壬寅余偕薛中離翁東涯輩往遊川流山峙霧合雲離眞足以玩目暢心超然埃壒之表但巖鮮護垣閣基封草二君顧余曰此君家舊物也可無葺之余乃緣巖再拓二楹下爲磴道磴盡臨之以閣巖塑西來諸相閣祀文昌及昌黎伯置田若干畝以佽祀事獨是山巖不改世代遷矣俯仰廢興感慨係之然香斜馬埒不復吳家有也金谷銅池豈復有存乎卽奇章平泉勅子孫不以一石假人今其子孫曾未有過而問者茲巖僻處萬山中不爲有力者所得故雖再易世後之人猶得按其遺蹟補缺修殘還於無恙可不謂幸歟夫花溪草堂至今猶指爲杜氏家物余祖孫累世作巖石主人過此者必目爲林氏有也

鳳凰臺記　林大春

郡治東南數里有洲方廣數百丈隱起中流爲江城
巨障太守侯公築臺於其上顏曰鳳凰以洲名也洲
故名老鴉太守取鳳山鳳城之義更名曰鳳凰洲以
明鳳凰千飛亦集爰止所以覆庇我潮人者甚大非
昏鴉滿林之目也故謂其臺亦如之洲外爲韓江一
曰鳳水源自鳳凰山下歷十數舍而入於海水道故
東注直瀉少迴曲之勢自太守刺潮水折而西左掖
沙壅成邱望之如培塿山若增而高水若濬而深者
殆非人力所能爲也太守政暇登臨憑眺嘆山河之
增勝樂海宇之改觀徘徊不能去惟是臺榭未備非

所以壯地形而收靈氣也謀諸僚友以隆慶辛未春
經始及夏告成屬大春爲之記夫國之有臺所以望
氛祲察災祥時觀遊節勞逸固長民者所重而况有
關地靈臺之作烏可已也古者諸侯主封內山川凡
爲流爲峙孕秀含精能興雲物司賞罰者侯實主之
其鍾爲人文產爲麟鳳金玉珠璣齒革羽毛皆侯之
德也若夫草木蕪穢不治多猛獸毒蟲之害則有作
屏之令川澤壅滯不通爲農商行旅之憂則有疏鑿
之令至於岳瀆之位號不嚴罔以妥神靈一觀聽則
又有更新之令凡以節宣氣化理幽導和佐一人承

天出治而已今潮山水皆以鳳名而洲之號猶因其陋且河流西轉洲實砥柱使亭臺不建形勢不完將何以體先王經國之制故鳳臺之築匪獨贊地靈也亦職守所不容廢者耳或曰太守所肇建者臺所易者名似未及作屏疏鑿之事而吾子侈言之何也曰作屏疏鑿出於人力若地道不言而功成則天也要必有潛孚默運者矣不然召信臣守南陽王景守廬江非不鑿渠修陂卓然稱漢循吏以視夫德及重淵功旋造化俾風氣所鍾人文宣鬯以翊我國家文明之運於未艾者其氣象固不侔矣太守名必登滇南人由進士歷南京兵部郎中隆慶二年莅潮尋擢廣東參政分駐潮州

重修東津沙衙隄記

林熙春

周禮大司徒辨十二壤教稼穡樹藝小司徒經土地井牧田野而閭師復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一民事而多官兼治總以佐王安擾邦國至冬官溝洫之政論防必先地勢廣與崇方大防外綢則專爲隄防設焉維時當水不災其備豫也後世史起之於鄴鄭國之於秦白公之於趙謝安之於新城類皆以疏築利民而泰州桿海之防范文正以一鹽官成之即程明道

之攝上元也曰盛夏隄決倘俟開府開漕始塞民其魚乎救民獲罪所不辭也嗚呼二公誠千古遺烈哉潮本澤國合韻循梅汀漳五都之水注於韓江千里建瓴萬派歸壑龜湖鳳溪以下勢轉而東東津其要害處也沿江兩岸賴隄以固春夏之交雨淫江漲白浪與雉堞相際居民皇皇倉卒有警則扶老携幼號泣聞遠邇他不具論卽沙衙隄庚子以來已三潰矣庚子隄潰直指李公用薛孝廉采議發帑金檄司理姚公董其役仍自虎豹陂培土增磯以建於此計圖久遠奈旁多流沙水易觸齧壬子圯甫塞癸丑復圯東厢秋溪龍眼城蘇灣各都禾沒殆盡直指周公觀察陳公太守陸公各捐金爲倡將謀修築適縣尹沈公下車謂此地善圯非中砌地龍無以杜滲泄非外培荒石無以禦衝激非上流加石磯無以障狂瀾議上報可遂命沈公督主簿黃大德耆義廖一濳等刻日興工自乙卯正月迄三月報竣計隄亘若干丈崇二丈有奇址六丈面殺址之二工竣之日水適至隄屹然無恙秋冬二斂禾黍豐收四都之慶安瀾而食明德者相偕造余丐辭勒石以垂永久余惟潮地濱江賴隄以固前此視爲故常每待其潰決而後圖之

成化時太守周公鵬築北隄發丁夫數千閱六月乃成宏治時御史曾公昂復發帑二千金築北隄正德問鄉人御史楊公琠疏請以鹽利三千金修南隄萬歷時觀察任公可容修許隴隄亦縻費千餘金凡此皆救之事後孰若豫於事前之爲愈也沙衙幸已底績存禾稼而免覆溺全生靈而安廬墓其功與史起諸人埒顧其始事之難視宏正間又倍蓰焉何也救荒之政一曰散利利無以散尙安責財其賦民難一曰弛力災沴洊臻民力已餒其役民難茲監司持議郡邑分猷既爲其難而使民以佚矣在易之蠱曰先

甲三日後甲三日蓋聖人示先事速爲慮後事速爲防也嗣此者無忘易訓萬世其永賴乎周公諱應期楚人陳公諱一教吳人陸公諱典沈公諱鳳超俱浙人

復澄海縣官山記

林熙春

澄邑以西諸山繇望天犀達龍船巖至長嶺大湖延衺鱷浦鮀江二都間或以形勝或以地名不可屈指數總之皆澄右臂也澄未設治時諸山隸海揭皆爲宮山迄今附山諸豪據爲已有禁不得樵採不得入葬居民莫敢與爭歲乙酉直指汪公按部至潮澄民

戴胄等數十人詣御史臺乞復官山事下郡議太守王公上狀言境內山在官在民等耳顧在民者糧三升山一峰制也今僅以升斗之糧席卷十百岫如令甲何竊以爲復之便議上報可公迺按籍清地諸豪所占踞者悉還其舊惟祖宗邱墓及輸糧若干如制經界之界以內有扦一坏土者罰在民界以外有擅一尺地者罰在諸豪山既復鄉人感公德請余記其事余思惠田疇修溝壑功僅一時奠梧邱祭古塚所施不廣是舉也澤枯骨而邺民瘼雖歷千百年後死生永賴焉嗚呼此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汪公名言臣

巴縣人丁丑進士王公名懋中南城人甲戌進士以文章名其治潮也有議鹽鈔革絲行諸德政

澄海縣修溪東寨記 林熙春

澄海新建爲潮郡左翼而溪東一寨又澄邑要地潮之咽喉也先是倭夷入寇就此登岸輒破蓬洲因而蹂躪我土者數年當事下令各邨築堡以守溪東累石成城環城皆水形勝與他邨異丁卯林道乾亂以溪東爲邑藩蔽悉衆攻之砲聲震天矢石如雨自臘月至明年三月當道無一卒相援食盡力窮而城陷溪東陷而內地邨堡如破竹矣繼以曾一本之亂其

禍尤烈蓋咽喉既潰腹心受傷其勢然也邇年天祐海濱漸次生聚父老相繼以修城請壬子邑令錢君上議曰澄邑爲海寇出沒之地綢繆未雨首重溪東倘城而不固猶云以城予敵況舊址五百餘雉傾頹逾半居民何恃以無恐今擬修復需數百金欲請公帑則積貯無遺欲括民財則困乏殊甚願捐俸爲倡不足以罰鍰繼之又不足以勸募繼之寨分六社借社畏以籍工料無他與也大吏報可遂檄主簿鄭鯨巡檢胡正董其事以某月日肇役迨某月日訖工使君屬余爲記余迴憶戊辰春當事果有一矢一鏃及

於溪東何至城中九百餘人駢首就戮且其時林賊據城要撫郡倅猶投刺唁其父喪優柔養寇念之有餘恨也今山川如昨城郭已非使君當積弱之秋不靳費不辭勞獨成斯舉溪東一城儼若有金湯之勢則所以安闔邑之生靈而防患於未然者豈其微哉使君名夢松浙江龍游人

開溪記

明行人司 薛侃 字尚謙揭陽人

潮有二水自西北來東曰洲溪西曰西溪繞郡東南迴波相錯其中不通流者僅十里局爲渠爲池旱則涸而潦則溢農人弗便其地產橘柚諸果販鬻悉任

肩擔賈人弗便一瓦一木動需陸運居者弗便舟楫往來必由海而後達風波盜賊死者無虛歲行者弗便嘉靖丁亥冬予過其處察其可濬而通也以告太守王公子章公命經歷涂君相之具以事復曰聞其鄉人言濬之於風水有益溪故不產物今產焉地氣兆也東南無經歲之旱自秋徂春溝渠皆涸工易爲力天時應也古之興事者必從衆今則民情踴躍一呼俱集人力齊也迺依里甲編役東莆鑿田百四十丈濬渠百丈造橋四所上莆鑿田百二十丈濬渠二百五十丈水派百八十丈龍溪濬池百尺修溪三百丈橋七所桃山濬渠二百六十丈修橋四所地美鑿田四十丈修溪百丈橋二所登雲修溪四百丈橋三所計鑿田一十餘畝壓田二十餘畝應償時值百金窪田受益者償之計田二頃餘畝畝出金二錢里之尤益者償之東莆五十里米千餘石出金四分其新塞者弗償濬渠衡不畝者弗償出納有籍可稽予與涂君洎林子孚中董其役肇功於正月二十四日越三月工竣放舟試之是夕雨民喜名其溪曰中離溪橋曰涂公橋曰太守之惠也咸造其庭以謝屬予記之

大忠祠記

明　廣西僉事　章　熙　海陽人

大忠祠祀宋丞相信國文公在潮陽東山雙忠廟左肇自宏治丙辰縣令姜君森謀於邑紳蕭龍所剏建也嗟乎唐有天下三百年安史之亂其忠烈卓爲江淮保障者張許二公而已宋有天下三百餘年革命之際始終一節爲十五廟祖宗吐氣者文公一人而已祠祀烏可已耶當宋德祐間賈似道權姦誤國大勢如魚爛河決無復可爲文公旣數斥乃奉詔勤王使北軍抗論被拘亡入眞州從海道抵溫州召至福州流離困躓百死一生旋督江西兵收復諸縣妻妾

子女皆被執曾不少顧洎奔循州屯潮陽敗於五坡嶺見張宏範不拜令爲書招降不從官以宰相不就燕館供帳不寢處囚繫三年臨刑南嚮拜而死嗟乎自古國家喪亡忠臣志士身殉節義者何代無之求如公之赤心報主屢蹶屢奮死而後已者誰歟觀其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蓋眞見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自不容以成敗利鈍易其操彼享高爵縻重祿視國事若秦越甚至裂冠毀冕反面事讐不啻犬彘者獨何心哉自南渡弗競奸臣項背欺罔

士地日蹙文公憤激攄忠百計興復使四鎮都督之議行元人未必長驅而無忌使眞州之計不爲李庭芝所扼則沿江一帶敵必觀望畏縮臨安猶可支吾也不信仁賢大事竟去賈賊何足責而陳宜中留夢炎輩往往從中沮抑使公有咫尺長安不得覲之嘆其罪可勝誅哉讀史至此令人撫膺痛哭恚懣人謀之不臧恨不起公於九原也方公屯潮陽時劇賊陳懿劉興數叛附爲害公誅興擊走懿則潮陽實蒙公德宜祀者一公謁雙忠廟悲歌激烈則東山爲公慷慨矢志之地宜祀者二公由潮陽西奔五坡嶺被執復還潮陽見張宏範秉義不屈則潮陽又公窮阨仗節之地宜祀者三夫公取義成仁身家所弗顧豈計人之祀不祀而後人必祀之者則秉彝好德之良心千載猶一日也祠燬於兵火邑侯陳公王道重建輪奐一新適雙忠廟亦同時落成三忠輝映江山芬郁來遊人士覩蹟思賢風聲感勸豈曰小補余每誦公詩文願爲執鞭茲獲秉筆紀修祠歲月詎非幸歟

三河鎮建城記 明饒州兵備道 饒相 字志尹 大埔人

三河鎮距郡城北二百餘里梅溪趨其東程江繞其西杭川經其北三流聚會於此故曰三河西通兩粵

北達兩京蓋嶺東水陸之衝也嘉靖初年於鎮北三十里建大埔縣治以轄之四境寧謐生齒日繁商舶輻輳遂稱雄鎮歲庚申夏巨寇張璉聚黨攻破大肆荼毒嗣而倭夷踵至據爲巢穴脯肝飲血焚殺之慘不可言遺民奔竄廬室邱虛鎮之士民始議築城堡以爲保障籲呈郡邑時前令馬君倣芳上之監司馮公臯謨檄行查議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三河之民固王民也司民社者寧忍坐視其顛沛流離而不設險以守之哉於是建城之議不容已矣然寇盜蜂起警報日至吏民皇皇朝不謀夕事中寢壬戌大兵掃蕩妖氛民有更生之樂是冬張侯孔修相度事宜條陳五策一曰蘇民困二曰齊民力三曰預財用四曰征商稅五曰因天時大吏咸報可顧兵燹之後官民絀乏檄驛丞林甲徵商協濟採石於山陶甓於冶典史周時巡檢蔣思治董其事計城延袤四百七十七丈其西南隅苦於湫隘適翁公夢鯉以惠倅領郡事捐金拓二十二丈周迴環抱與地勢相稱既而觀察徐公甫宰臨三河周視城垣諭以每二丈横砌磚一堵以防牽連傾圮之患工竣四門各擊以名東曰永清南曰宜和西曰鎮

寧北曰拱極雉堞一新樓櫓相望而城始奏績矣先是甲子仲春巨寇藍松山余大春脅其黨由三河入閩時城工未就民靡所依赴水被擄者數百人夏杪寇復回三河崇墉屹屹老弱者登陴以守壯者持矛追擊大敗賊於萬江峽斬獲以千計自是捍外衛内三河之民始有恃而不恐也是役興工於癸亥夏迄甲子秋竣事廣四百九十九丈高二仞有奇費四千金榷商稅者半輸諸民者半於戲當事者長慮卻顧竭財殫力徵商募民夷阜塞池以成厥工亦維艱矣然鎮内外皆商民錯處僑寓多而土著少上當三水之委流下接三洲產溪二百里無人煙夫居民溷雜則奸宄難防地當委流則其來也莫禦下流荒僻則其去也莫追兼此三者守之亦不易矣噫其難者當事諸君子既任之於前矣後之官斯土居斯鎮者其尚知所守哉

新建饒平縣治記　江朝宗

饒平縣新建所轄八都原屬海陽相距二百餘里有地名曰三饒上饒中饒下饒是也瀕海倚山其民慓悍一或倡之彼此響應而賦役之徵愆期弗至成化丁酉總制兩粵朱英先任廣東參議平程鄉賊稔知

三饒地勢民情慨然曰民之所以梗化者由去邑僻遠官司政教弗逮也百里之外當立縣治剏數百里乎乃因前中丞吳琛疏三饒設縣狀覈實以聞詔可錫名饒平乃檄左參政劉洪督郡縣相度三饒地惟下饒廣袤數十里水秀山明遂定縣治於此會劉致政去左參政丁璐僉事趙引陳廷玉相繼代之委郡丞邵有良縣令楊昱董其成中爲堂幕立於側兩廂理案牘有麗譙廨舍庖湢廩庾東建學宮西爲當事行館祠宇壇壝無不完美城固以堅屹然壯麗肇工於戊戌夏庚子冬告成諸當道命余記之余聞下饒未建縣之先每夕有鐘鼓聲豈非地靈之兆其機歟剏立縣學不三年庚子鄉試歌鹿鳴者六人因人材之盛益可以驗地氣之靈矣然則莅斯邑者節豐約均勞逸教樹藝以厭其衣食之欲導禮樂以化其刁健之風安見民之趨善不如水之赴壑馬之奔櫪也哉於戲縣治之設籌畫若此其周圖成若此其易當事因地制宜安民之至意也是可垂諸不朽云

陽公溪記　　周瑛

饒平潮分縣也東南接海西北入蓮山與惠江漳接壤民庶地饒不在潮揭諸邑下有溪發源自清遠元

歌一帶循東南行經縣至宣化都鳳岡入海中間亘二百餘里自縣而下亂石錯出水奔注其間搏激怒號如雷霆鄉人舊呼石頭溪舟行至此皆束擔登岸跋喙二十里始達於縣民病之前尹邱公有志疏鑿旋擢臺職去宏治乙卯陽尹受命自京師來邱公告以舊政陽君曰苟有利於民敢不終公志比至民以鑿溪請上其狀於當道觀察王公得狀大喜力主之乃治具募工役以錘以鑿以畚以鍤越兩月而騰沸者成坦流矣民曰此我饒萬世之利也其可忘乎因名其溪曰陽公溪予嘗考古人多言水利蓋農資灌

溉商藉轉輸行者不虞跋涉水之爲利大也昔韓遣鄭國說秦鑿涇注洛秦人享其利名曰鄭公渠趙中大夫白公勸漢引涇注渭漢人享其利名曰白公渠然則是溪疏鑿啓其謀者邱公也至於身任其責而告成功則陽公也名曰陽公溪不亦宜哉公名宏字克寬廣西臨桂人

陸公祠記

明通政張詡字廷實南海人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上爲葉太守元玉所創祀者公負帝沉厓門廟食厓山宜矣曷爲祀之潮者一統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

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於潮是公過化之區體魄所藏之地也今天下凡名宦寓賢例得祀於其地況公一代忠正立天地之常經明君臣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甚大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歟先是詡修厓山新志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碑猶存近年始失之因走書致太守訪公墓久之太守復予曰墓在澳山北青徑口苐碑失漫不可尋今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文公祠左構一祠專祀焉甚盛舉也乙丑春二月晦祠成太守請記其事按圖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峰列若三台秀

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掩映江波太守卜地於山之左構祠凡五間前廟後寢鑿池植蓮周遭繚以崇垣當戶則棹楔巍然以限內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繞與韓祠並麗聯輝於戲以二百餘年遺烈而顯於一旦殆天所以慰忠魂而假手於太守耶是不可以不記

王太守修隄記

洪孝生

潮之隄循溪而東曰東廂水南秋溪龍眼城蘇灣都折溪而南曰下外中外上外莆江東南廂環溪而西曰西廂登雲登隆隆津南桂東莆上莆泝溪而北曰

北廂大和歸仁隄長六百餘萬丈有奇障水田數千萬頃沿隄上下居者鱗集但衆流奔注隄屢修屢潰田禾廬舍數付波臣民之休戚所關甚大歲乙卯韋庵王公奉璽書守潮視篆之初詢民疾苦卽以築隄息水患爲急民聞之莫不忻然趨事再逾月工成公命駕循行近而都里遠而山谷之民相偕來觀緣隄數百里老幼遮道羅拜獻壺漿爲公壽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公之謂也潮人吳麟等請記其事以垂久遠且築亭於其上名曰王公隄後之領郡者登斯亭歷斯隄當亦穆然思公之功德可大可久與潮民所以永慕之而莫能忘也

廣濟橋記

姚友直

郡東城外曰惡溪舊有長橋絫石爲墩二十有三高者五六丈低者四五十尺墩石以丈計者數千百萬上架石梁間以巨木長以丈計者五千有奇中流激湍不可爲墩設舟二十有四爲浮梁周以欄楯鐵緣三連亘以渡往來名曰濟川考圖經自宋肇建時或數歲始成一墩歷數十年橋始成當南北之衝往來雜遝急流奔注冲囓無寧時故橋易傾圮不可步者已百有餘年矣水落沙湧固一葦可航及春夏泛溪

數里曠隔雖濟以舟日不能三四渡咫尺之限若千里潮民病涉莫此爲甚宣德乙卯冬太守韋庵王公莅任百廢具舉渡河謁昌黎祠慨然以修橋爲己任捐俸倡之所部僚屬及富家巨室皆爭輸恐後於是購木石募工傭凡墩之頹毀者補之石梁中斷者易之中流不能爲梁者仍設浮舟繫以鐵纜橋上立亭屋百二十六間環以欄檻壯采堅緻倍於舊不期月告成更名曰廣濟又建高樓十二由橋西亭而東爲樓五是謂西磯頭凡樓屋五十間磯疊級二十有四由浮梁而東爲樓七是謂東磯頭凡樓屋七十六間磯疊級如西磯之數韓閣東有祠後曰碑亭士民頌太守功德者

重修六門城樓并建十三敵臺記

明 潮陽令 黃一龍 晉江人

隆慶己巳三月余至潮陽明日海賊曾一本突以千餘人薄城下攻城東隅甚急余倉卒登城部勒吏士分布諸城門亟出令殺賊有重賞於是守陴者傳呼奮勇砲石如雨下賊應聲而斃者數十人又縋敢死士數百從西南出要其歸路賊大創去旬日復來余集衆禦之如初賊遁當是時賊連艘數百狡然有投

鞭斷流之意潮陽孤城瀕海兵力甚弱賴朝廷威靈士民協守幸保無虞顧城上雉堞雖存樓櫓俱敝六門岌岌不蔽風雨城舊有敵臺十三所下伏大礟歲久臺壞執戟者支木覆茅以棲蓋亦艱矣時值兵興帑藏空竭不敢聞諸當道余視事乃捐俸重修先葺城東門樓次及西南南門增濠橋石就濠築外牆以壯藩衛便往來敵臺則先修城西北隅要害六七所守且益嚴明年庚午春乃克修北門樓併築外樓而水門水南門二樓暨各敵臺亦皆告竣越六月颶風海水溢城東垣圮度工費浩鉅不得已請公帑修城而樓臺之費竟不與焉又明年辛未夏大雨颶風又作東南城堞飄頹東樓柱基圮屋亦欹墜復募工甃之併葺各望樓窩鋪及內外磚石所未備於是城始畢工而樓臺諸役守皆編募戍兵井然就理嗟乎潮陽自寇亂以來四野邱墟言之可爲於邑所僅存者一孤城耳城復不完民將何恃余竭力修葺豈特爲舉廢具文哉修之越二年而後畢事以漸舉且不忍亟勞民也顧潮地近鹵而土疎海颶時發凡所修作往往易壞然壞而卽修其力猶省惟無使至於大壞極敝不可補直則所望於後之君子也

任副使平倭記

明禮部侍郎黃佐 字才伯 香山人

萬歷戊戌四月閩中劇盜引倭夷千餘人犯柘林碣石舢艫相望時惠潮備兵副使任公可容條議勦賊事宜檄督將卒分布沿海汛地嚴禁漁人出洋以杜接濟募勇士陳聰魏大亨等運籌設伏委二指揮一赴柘林一赴碣石刻期督功賊知有備不敢發五月十二日有閩客販米五舟自吳川歸至碣石爲賊追刦各商赴汛兵求援汛兵遂擒五十五人爲盜遊擊顧某拷訊誣服以奇功報可容疑之檄惠州海防同知鞫訊所復與初報異可容誓神覆訊行查吳川米行及各商原籍知其寃力爲昭雪大吏謂可容姑息縱寇聲色俱厲可容曰殺人媚人異日何以爲子孫地拂衣出制府戴公耀直之五十人竟得生還其五人則已斃於獄矣五月十八日密令勇士陳聰爲漁舟誘賊賊果追伏兵齊發生擒眞倭六賊酋八斬倭首三十五級奪器仗無算乃當事以前案相左幷斬獲功一切報罷將士爲之短氣夫任公運籌殺賊爲海上三十餘年未有之捷可謂奇勛矣而竟不敘惜哉然公不自名其功獨惓惓於脫五十人之寃尤惻然痛五人之死嗟嗟斯成仁者之心哉彼妄殺徼功

者猶有鬼神伊可畏也

重修潮河記

明御史陳大器 潮陽人

潮陽爲郡東南劇邑北枕牛田南補練江皆薄巨海浩蕩汪洋渺無涯涘涵靈孕秀煥發人文而敷潤百物於諸邑中稱甲數焉然南北異川中流不貫扶輿磅礴之氣或未盡暢也昔人因其勢而利導之鑿地成河通潮水以環注邑城形勝乃爲完美第肇事之初規畫未備每當春夏淫雨輒虞泛溢宏治辛亥壬子間前令姜君森張君廷槐相繼疏治茲又三十年矣久不治則塞方輿家曰邑以潮名潮弗濟盈邑之病也且南方澤國常滋息於海如人一身榮衛敷則肢體寧苟有弗攝病痛必作邑令張君白當道郡節推秦公慨任之籍一邑之民按糧任役於嘉靖辛卯冬經始毀沿河廛舍拓其基濬渠以疏脈絡設閘以捍衝激兩岸甃石長橋臥波計河深一丈廣五丈長一千八百丈有奇迄壬辰春工竣兩川會同潮汐時至泉貨以通民用以利形勢以張可謂事半而功倍矣復勒石定界里民應役歲一修遂以爲常於戲作事不患難成患法之不備作法者未始不善患繼起者之無人姜之功侈矣而未詳於法張之力亦既勤

矣而莫踵於後乃今之治河由夫舊也垂可久之業二公實成其終循是而勿替引之俾流澤孔長則有望於來者秦公名僎字秀升江西南昌人張君名恩廣右富川人

理學名賢合祠記

國朝知府吳穎 字見末 溧陽人

郡之金山有周濂溪先生祠由來舊矣他如廖槎溪以紫陽高弟判郡事今既從祀孔廟王陽明撫虔潮人士多從之遊因爲建祠城西此彰彰以理學稱者獨是紫陽先生曾遊於揭主同年鄭氏家題詩石壁去而缺焉無祠則何說耶後之宦遊於潮者郡丞劉晴川揭簿季彭山位詘道伸潮人以爲師而此邦所稱聞道好學之人如三薛立朝不愧名節二楊兄弟自相琢磨陳海涯篤實躬行林龍湖陳員溪講學不倦皆聖賢之徒也嗚呼濂溪祠改而貯火藥矣陽明祠茀爲馬廐興廢之故可勝感哉歲辛丑元旦謁廟見郡學側有舊屋三楹故爲復禮祠今鹽人僦居因議新之以祀理學諸先生共十有四人首濂溪次紫陽又次槎溪從乎濂閩之傳者也於明則首陽明晴川以下或宦遊或授業或私淑皆衍王氏之學者也發一堂之問學化三古之異同予竊於合祠有深幸

焉榜曰理學名賢合祠并次第其事以永之無窮焉

賢守合祠記　吳穎

郡城之北故有雙賢祠祀前太守袁公鳳鳴何公寵燬於兵主祔於韓祠拜酬之餘僾然妥侑之無所也繙舊志宋時西湖山有賢守祠今不可考惟府治之左有李公栻祠輪奐猶昔合袁何二公祀其中禮亦可以義起因并及夫守之未列名宦而治行卓有可紀者如二郭公一春震一子章勳名爵位朝野共知或未知其治郡之宜於民施於事者允堪不朽也若郭公春震則以府志傳矣陳公瑄功高禦寇樊公王家志切寧民　國初兵戈搶攘中除暴安良則爲黃公廷獻共計八人以順治辛丑春祭設龕立主合而祀之更名賢守合祠嗚呼賢有司所居無赫赫名去而思之誰復與之爭後日之名哉乃以彼功業爛然尚未一正祀席而或前所刺譏巍然列於其中祀典之不可問非一日矣夫循吏之名不敢妄加則祀循吏之典必責其實有不應得而得者卽有應得而不得者君子於此其將聽諸不可知之數乎予方纂輯府志因考八人之行事著於列傳更合而俎豆一堂俾知直道在人不容沒也亦以見歲儉兵殘之後勢

不能竭民力庀飭專祠藉此一椽用昭祀典或亦古循吏所不吐而棄之者歟

重修文廟記

國朝知府林杭學字宇武江寧人

潮之郡庠由宋迄今其來舊矣明嘉靖辛卯命禮臣釐正祀典前二千石始議建祠以祀啓聖公於聖殿之右遵廷議也祠廟遞興遞廢至康熙甲寅余從大將軍提師恢復潮州旋奉命知府事時奉牲告虔週視大成殿若堂廡齋舍若窓櫺壁戶附近街民竊取者三之一豪猾毀去者三之一兇鼇健兒强踞者三之一蒿目漂搖冀一新之以戎務倥傯未暇也戊午

春始有事於聖殿及明倫堂補缺修殘載施丹雘庶幾無隕越於下以貽祀典羞然啓聖一祠尚淪草莽爰商之郡倅夏公宗堯孫公鉌竭蹶以將祠事攻木之工五攻金之工一攻石之工三攻瓦之工四攻漆之工二堂下爲階階下爲庭庭之前門焉東西廂各五椽有廳事有文舍整如也諸生魚魚雅雅吟誦其中自是肥腯可以薦馨橫經可以問難石鼓發聲於枯桐啞鐘振響於臥草一廟一祠煥然鼎新矣合前後計之費鏹一千有奇皆自捐俸入未嘗病民苛商也董其事者教授尹翽孝廉林世榕至奔走襄事鳩

工集材則椽吏鄒際亨等皆不可沒也於是乎記

重修城隍廟記

林杭學

在昔聖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所以乂民者無不備而又制爲祀典自郊禘烝嘗祈報之外凡君其國者俾各祭其封內山川不特爲有功烈於民祀典必及亦使下民見之生嚴肅之心而消悖逆之氣所謂明治以禮樂幽治以鬼神大哉聖王之設教也秦漢以後封建久廢山川之祭在郡邑守土官猶歲兩舉遞傳既久治民之道日益密所以作民敬者日益專至六季時而城隍之祀興焉蓋城隍之義昉於易泰卦之上六古聖人作爲城郭以捍外衛內功烈所著必有神司之是以歷唐宋迄今祀典不廢自都會以及郡邑莫不有祠官其土者朔望必親帥僚屬蠲烝拜謁而民亦凜凜然相與奔走祇承何其嚴也潮郡城隍之神封誥爲鑒察司民威靈公始於洪武二年嗚呼潮處嶺海之東自勝國設郡以來三百餘年間雖時有梟獍之徒伏莽竊發皆隨以撲滅間苦海汛颶風寇攘衝突而閭閻生息亦日益繁庶豈非神之功歟若水旱災祲請禱立應歷有顯迹又不勝舉已康熙丁巳春大師克復閩疆秋七月

余隨征入粵是時潮卒數萬人同日解甲國家威德所服亦神實默相之自是年穀屢稔瘡痍日起及庚申秋余受命守潮已四年矣當余來之初故事郡守莅事前一日必齋戒宿廟時見瓦裂垣頽丹黃剝落兩廡皆兵馬逼處穢惡交集堂下不容布武竊悚然念神功顯赫而祠祀不稱伊誰之責乃捐俸先搆屋十餘間以居兵然後鳩工庀材蠲吉重修逾月而工竣郡之人樂事神有地而重余是舉也願有所記夫載在祀典功及民者祀之聖王之教也享一郡之祭隱爲國家屏翰斯民城隍之職也陰驅默相使亂者以平而善者日以生息旦封内之水旱怪異不能災則威靈公之爲也新積久之廟貌祀神功之顯赫上副國家崇報之重而下爲斯人萃敬畏之誠則守土之事是爲記

增修廣濟橋石墩記

國朝知府胡恂 字靜庵 蕭山人

潮之水以韓江爲最江上有橋當閩粵孔道自江以下皆澤國緩水勢而息狂瀾惟斯橋是賴考江源自汀贛循梅諸山千里建瓴直偪郡治怒流澎湃如奔雷騁馬方舟莫渡宋人築洲架梁命曰濟川不數年修圮疊見故明宣德中郡守王君源累石爲墩二十

有三覆以亭屋造舟二十有四爲浮梁更名廣濟自
宏治正德迄我
朝興修者十數矣康熙二十四年制府吳公興祚捐
金萬餘盡易木梁而石之旣而水決東洲石墩沒者
二雍正二年前守張君自謙倡縉紳士庶僅修其一
予以菲才承乏斯郡相度川原歷覽隄岸深慮夫橋
墩缺一莫殺水勢下如西廂東廂登雲登隆諸隄及
饒平之隆都澄海之蘇灣上中下三外歲有衝決廬
舍田禾皆不能保因與同志商之適前觀察樓公清
釐開元寺租可爲修橋之費請於大吏報可與海陽
令張君士璉殫心經畫諏吉興修郡司馬宋君桂偕
太學諸生黃樞模陳大業林自菁黃繼茂耆老楊礎
臣等董其役經始於雍正六年十月望後之三日越
明年六月四日工竣計費鏹一千八百二十三兩有
奇邦之士大夫莫不共慶安瀾余亦藉茲稍慰因援
筆記之

重建鯉魚溝隄記　胡恂

海陽鯉魚溝故有隄民命憑之康熙丁丑隄隤迄今
三十五年矣東廂秋溪水南之間田窪草宅觸目堪
傷雍正戊申紳士陳學典等僉請修築觀察劉公銳

意主之余與海陽令張君共襄大役始於雍正八年仲冬二十有八日周砌以石溝長十五丈有奇排木墊石入地五尺上高一丈二尺立橋墩四爲門三板閘儲洩橋長六丈五尺翼以灰墻中廣一丈四尺隄旁建屋三楹以居司閘者鄉民陳希被李斯雄謹啓閉歲贍穀二十石復以地濱大河形如方舟周迴數十里四面皆水藉隄保障一隅冲決則全隄俱廢先相度上流涸溪築石磯三座以緩水勢修溪口鄉涵口二處遶河舊隄增高培廣計費三千一百八十餘金閱四月工竣保衛二十八鄉良田三萬餘畝易草莽爲膏腴免蒼生於魚鼈甚盛舉也時委海陽縣丞党璐督工役紳士陳學典陸長洲陳士騰圩長陳元標元拔李家鏗翁宗瑜丁天章等皆有勞勩例得備書於石

傳

計烈婦傳

明 太僕寺丞 歸有光 字熙甫 崐山人

計烈婦柳州馬平人平遠令王化妻也先是南詔山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虜憲臣三省騷動者數年已降復叛去平遠介江粵間爲盜賊出沒之地因設縣嘉靖四十三年王君受命令平遠開除荒萊招撫流

亡規造新邑會邑中劇賊梁國相等突起田坑將趨江閩爲患時縣城未立王君遷其孥於會昌與賊戰黄沙石子嶺多殺獲已復搗仙花洞擒斬賊首賊恚甚因遣間至會昌流言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爲國死吾義不忍獨生指六歲兒曰天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抱兒置妾懷中磨笄自殺有司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超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祭祀初王君父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爲兵部職方郎中虜薄都城郎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爲權臣所誤不肯出因論死郎中當

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末減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曰爾父得無坐耶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郎中故在部曹守法能敢爲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嘉邦判潮州弟坤亨國子博士謙亨嘉靖四十年進士兩弟皆在京師謙亨與余同榜而博士先教授崐山與余善故知烈婦事爲詳葢兩家詩書禮義之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王君掌峻擢顯名於世亦因烈婦之死爲之增重矣

□

遠遊庵銘并序　蘇軾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逼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我不住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

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邱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爲我一笑而留乎

頌

黃岐山潛雷石頌 有序

明揭陽令 張明弼 金壇人

禱雨必龍潭蛟湖之區未有禱諸石者乃晉書陳總祠終南山大石以求雨而崐陽柏山亦有石名雨穴禱之輒應何也揭邑黃岐山相傳有石湖可禱雨余詣之則見所爲石湖者不過石上窪池僅容水數斛旁有峙石方厚二丈許凡禱者皆貯水石窪灑於峙石上俾濛濛然余以爲此戲耳及再

旱再禱之皆得甘雨始悟石爲雲根雲蒸石潤起陰動陰亦有其理於是改石湖爲潛雷而頌之曰

元氣之核風雨之胎含津吐液蘇萸發荄靈心夕禱甘澍晨來我疑爾腹應有潛雷

贊

韓木贊

王大賓

東山亭爲韓文公遊覽之地亭隅一木鱗文蚪榦葉長而有稜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者因曰韓木舊株老而更蕃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試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

祥其來舊矣紹聖四年丁丑開盛傾城賞之未幾捷報三人比前數爲多繼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有五載人材未遇或時運適然未可知爾夫鳥獸草木之奇符於前事謂之瑞簫韶儀鳳周畝嘉禾各以類應公刺是邦崇師訓業綿綿厥後三百餘年士風日盛效祥於木理所宜然若乃術業荒落惟瑞之證此妄誕者之說君子鄙之爲之贊曰

召公之棠孔明之柏既詠勿剪且歌愛惜瞻彼韓木是封是沃匪木之瀆德化惟服化隆而孚華繁以符

邦人勵之此理匪誣

跋

昌黎潮州謝表跋

明 侯方域 字朝宗 商邱人

昌黎一代人傑諫佛骨幾致殺身尤挺立不撓追貶潮州而其謝表亦何哀也昔人論其欲以詞賦述封禪幾於相如逢君此誠太苛使昌黎而自此貶道趨豈豈遂安坐不至卿相乃官侍郎日明知王廷凑不可犯而必啣命宜論叱馭不回何哉蓋士君子之自處固有生死不難决絶而落莫悲凉之際反惝然不能自持者如蘇子卿娶胡婦寇萊公陳天書與昌黎

不安於潮陽其病一也嗚呼三君子豈非錚錚者哉而性之所近不能自强故曰君子之學變化以成德自知其病矯而克焉變化之謂也

平寇論跋

明 南昌通判 王天性 字槐軒 澄海人

凡莅潮者類以治盜爲難余謂盜無難治亦釀成之過也嘉靖間朱良寶叛聞官軍將至縛獻其黨求媚彼勢未獗未嘗不畏官兵也使當事不爲甘言所誘長驅直入如縛雞豚耳林道乾起白哨僅二百餘人方其寇溪東寨溪東人鏖戰寨内使官兵從外夾攻之道乾坐斃矣失此二機遂至猖獗此治之不早也

當大井破賊時賊棄甲裹瘡匍匐山谷中相對涕泣
使官兵不爭取財物窮追之可立盡也曾一本死許
瑞已喪膽收殘黨西遁釜中遊魚耳使官兵不急於
奏凱半分樓船尾其後彼何所逃死失此二機餘燼
復然此治之不盡也夫治不早則萌芽不剪之說也
勢必煩斧柯治不盡則去草留根之說也勢必復蔓
延余故曰釀成之過也盜果難治哉

潮州府知府周碩勳輯

藝文下

賦

觀海賦

明福州府丞 吳仕訓 字光卿潮陽人

昔尼父登於東山意狹小乎魯邦爰駕言以陟岱觀滄海之湯湯迺喟然以興歎蓋歎海之難量水哉水哉唯斯爲最含形內虛容納汪濊善下不擇器宏德大怳惚寥廓莫辨涯帶洵海水之非水接元氣以無外譬如人之一身其津液膏血相爲灌會故四方之

皆通斯九埏之霶霈有達人之洞釋無曲士而不昧又有閎誕之流譚天之騶謂八十一之一兮是我神州聳黃金而開紫石兮隔人物之遨遊苟此言之不謬兮我未觀于一漚每爲馳想絕境回映中淵疑其肆臆正恐未然重溟雖博豈勝大員彼日月之經纏兮積爲歲年日一日而東汜西崐兮夜戢照於地間假環瀛之餘八十兮誰攬羲轡而爲曜焉復有仄蔑之夫掇拾之撰妄意委輸未窺灝衍徒欲操其蠡酌空臨文以賞羨先民有言百聞不如一見比嗜龍於繪事覩厥眞而心戰余之所居宛在海中左鄰鮫室

右瞰琛宮員水如練揭亭若墉溱肆旣入交桂攸同
積流飛澇浮天拍空吳越其咫青齊倏通矧海程何
論於近遠壹唯聽於順風窮髮之北析木之東瞬息
千里奚俟轉蓬其性潤下異於江河所以作鹹蜚霜
成鹺以濟民用次於菽禾以供國費比冶孔多且生
物之繁品類之那或謂陸之成形海皆有之則罄人
間之竹素安能列其名目臚其等科狀如沸湯噴沫
盤渦又如積雪飛億丈之浦沈雲靄萬仞之阿動似
倒簸靜而猶波非蒼非碧乍黔乍皤其潮應月雲雨
汩没來則潦盡而益盈退則霖瀝而竝竭納川吞江
其界有截朝夕遲速不失其節開澳乘風鼇翻鯨突
或言如人頭獸首倏起忽滅則奚翅魚呼胥怒若驟
至與暗長之殊於閩浙況有徼外狼朚海運洪涃咸
朔望而一上則七日之排勃其聲殷雷疊嶂若擢白
鷺素馬飛躍激厖且非特潮聲已也將風將雨若號
若吼隱隱瞿瞿不知自何而來其奇則爲樓爲市髣
髴冥茫鳳洲列其側鷲嶺在其旁或乘颷而凌汗漫
或折葦而度汪洋慶霄煥采望舒流光安得羽翼偕
子翺翔其險則萬里之灘千里之塘曰陷曰潹近者
莫當幸而洪焱不扇身御艅艎叩栧縱拖跋扈蜚揚

奈何有颶母之烈石尤之狂斷虹夜見水蜩宵嚨影沙若擊大蟹孰藏悲哉龍戶馬人余日見其載胥以亡是非鱗介之族迫於無衣無糧辭父母妻子之愛葬姑餘溟晦之鄉嗟乎安得授井分土而盡毆斯民於農桑孰知有逐末之宵人獨竊竊於水濱賤區中之粟帛貪海外之奇珍傾貲收責藉富誘貧微利上餌大禁弗循朝游三佛暮投九眞皆行險以扞網多逋逃而没身欲請罷於征摧獨大息於波臣若夫氛慝干紀兇醜稱兵又余所不忍言者矣下瀨樓船之軍非不綦布也凌波破浪之雄非不宿飽也航琛梯珍之國非不仰流承沫而樹領内嚮也起於我民之不靖姑相嘗而相假既蟻穴以滔天遂遁外而猾夏甚或裂裳殘膚雕裸是詐來去難踪飛帆梗化遂令海若慚恨陽侯嗟咤在克詰乎戎兵直禽誅以無赦爾迺鴟張殄滅敖矢充庭公山海之利弛商賈之征蓋天下安瀾雖惟正之供不欲責盈而況開之自小人者取之何名於是天吳息浪海童效靈鱷之齒如[illegible]鰌之鬣如旌莫不呼類引種藏景匿鯷還明珠於廉浦散元貝於龍汀碎珊瑚之萬樹捐靈草之千莖王者以不貪爲寶曷取乎物瑞之紛呈亂曰余覽洞

鼇之洪波兮若獲覩於太初彼萬古此不息兮果孰爲之歸墟均竝生於水中兮孰爲龍而爲魚感精衛之微心兮不自知其勤劬觀於海者非一人兮奚獨觸而愁余聊望洋以抒寫兮難爲言於小儒若迺班生受符於太乙魏帝旁收於武夫潘岳徒讚於莫兩張融致慨於無書此皆鸞龍之精妙金臒之範模然猶或失於隘或失於誣僕誠璅璅於數子不能爲役願游聖人之門而爲之徒幸躬際於海晏敢獨往而乘桴

廣濟橋賦

明詹事府丞李齡字景齡潮陽人

客有御風霆遊古瀛鼓枻滄浪馳騁金城登西湖兮四望扳鳳凰兮撫蒼冥煙景紛以萬狀山川鬱而靑靑極目兮千里聊縱志以舒情主人顧而謂曰子徒知夫江南雄觀在於吾潮而不知夫吾潮勝狀在於廣濟一橋於是乘華輈驂虯螭駕彩鳳載雲旂朝雨沛以灑塵涼飈肅而吹衣紛總總其離合兮壒埃風而至之巍虖高哉寥兮如飛梁度江恍虖若長龍臥波複道行空儼然烏鵲橫河鞭石代柱崇臺峩峩西跨瀛城東襟鱷渚直走於韓山之阿方丈一樓十丈一閣華稅形橑雕榜金桷曲欄斜檻丹漆塗堊鱗瓦

參差簷牙高啄起雲構於鴻濛倚丹梯於碧落朱夢聳兮欲飛龍舟縈兮如束瑣窻啓而嵐光凝翠牖開而彩霞簇靈獸盤題而蹲踞靑鸞舞棟以翺翔天吳靈胥擁橋基於水府豐隆月御列遺像於迴廊石苔斑兮欲駁瀲瓊波兮響琳瑯金浦爛其浴日瑤瑊燦以凝霜雖瓊樓玉宇不足以擬其象而蓬萊方丈適足以並其良陋崔公之微績視洛橋兮有光若夫殷雷動地輪蹄轟也怒風搏潮行人聲也浮雲翳日揚沙塵也響遏行雲聲振林木遊人歌而騷客吟也鳳嘯高岡龍吟瘴海士女嬉而簫鼓鳴也樓臺動搖雲影散亂衝風起而波瀾驚也仰而觀之雲連紫闥列虹影於中天俯而臨之波澄素練吐蜃氣於深淵近而瞻之岡巒崒嵂左右馳突列雲屏於後先遠而望之鶴汀鳧渚岸芷汀蘭紛競秀而爭妍至於蓐收行秋列嶂雲收明河娟皎月影中流浮金躍璧耀日明眸上下天光萬頃一碧白露橫江瓊漿夜滴萬象鑑形淵滙澄澈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羌終夕兮遊玩搴不知其淹息有仙子兮揚翠旍駕兩龍兮江之濱百神森以備從鳴玉鸞兮聲罍罍使湘靈兮鼓瑟令王高兮吹笙歌九韶兮舞馮夷張咸池兮奏雲英澹容

與以逍遥獨與予兮目成若曰潮乃邃古之瀛州幸與汝兮同遊山雖明兮未若崑崙華島之爲優水雖秀兮難同虗瑶池翠水之悠悠獨斯橋兮形勝與仙造兮同侔地脉連而縈繞鼇極峙而不傾淳風回而俗轉家禮樂兮人公卿噫微斯人兮疇克以臻言既意兮乘元雲而上征客既得奇遇兮乃反乎瀛州之故城收疇昔之逸遊兮卷淫放之邪心服仁義以修姱兮遊道德之平林既申旦以獨坐兮乃具告於主人撫掌而嘆曰異哉昔子房之遊圯下也遇神人而盤桓相如之度昇仙也紛至今爲美談子於是遊

其亦可謂曠百世而一觀客乃作歌曰若有人兮金玉相乘雲龍兮佐堯湯道既高兮德彌彰捧綸音兮牧潮陽囿吾民兮仁義鄉追昌黎兮參翺翔五穀登兮人物康運神規兮建河梁俾萬姓兮履周行功巍巍兮摩穹蒼聊作歌兮勒高岡籍文爛兮星斗光吁嗟王公之福吾潮兮地久而天長

石行賦 有序　明　貢生　陳國英 惠來人

崇正庚午年七月百花峰前有大石行移七步起立其行過之迹入地半尺有餘余聞其異而觀之因作賦以紀事

金剛挺秀百花鍾靈有石峩峩兮與山同峙而並嶸忽若有五丁効力鬼伯驅駕推之而運行豈直土精星隕動靜靡恆石鯨石鷰風雨飛騰無亦欲登乎委羽句曲之勝點綴其雲英又或厭乎海隅炎荒之區直欲踞嵩華衡岱以擅名若夫地有三千六百軸兮尚有時擺撼震動而不寧石亦地中之一粒兮又惡能歷滄桑而不改其形吾尤慮乎海內名山有五千三百七十兮其間硌硌然嶢嶢然安知不移動而紛更恐有龍伯巨人之樅山而倒海兮將令葵嶺神江之北終當以戈鋋而易棘矜彼祀人之懷憂而不忘

兮按物理而蚤知乎人事之縱橫仰而問山靈於不言兮歸徘徊於松風之側以志其情

南澳賦　楊彩延

相彼南澳爲潮邊幅環大海濱枕金山麓浪澎湃而作聲潮旁午而拖綠淼淼溟溟天連日沃元元寞寞魑形鬼物冰岸橫飛雪涯磅礴烏巖如磬之堆白砂如練之束後宅如屏之張長尾如釜之覆溜頭前錢竹棲臘嶼左輔右弼灣灣矗矗彭山萊蕪若斷而續金山岐山遠近則目黃芒陳岐窈窅元谷柘林樟林蒼蒼鬱鬱九歸洋嶼白牛西閣平原曠野水煖土沃

可耕可獵有禾有穀先種後熟是謂之稑有實無稊
是謂之稢桔槔灌園爰采其菖涯巖紫菜可當苜蓿
燕窩藻粉不盈一匊儦儦俟俟麞麌麀鹿有孫供奉
禺禺狒狒熊羆可胹虎蹄無躅鵲報新音慈烏反哺
鷹鳩鶗鴂伯勞杜主高春鷗雉偷倉天使麞麅豺狼
山羊野兕麈尾生風蝟身如刺啖雞之貍食人之貐
異獸珍禽更僕無數至若海錯尤難枚舉阿羅一首
十身如許鰼身卜翼鱗有毛羽鬣牝負牡鮨腹容子
豚膏可然命之懶婦白鯊吹沙又去射鮒烏鰂噀墨
水黑如霧方諸珠垂車螯肉吐帶殼玳瑁珊瑚火樹

將軍大帽龜脚雞距神蛇蜚[illegible]一首六股又有褷泰
吐光似龍之蟉一手一足能興雲雨或云支祈金笮
或云馮彝水滸腥吹味唾鬣奮翅鼓樓觀蜃嘘臺閣
鳥侶百怪千奇可驚可怖更有鹽埕曳白如布網桁
雨零如杙罝兔徵其槽漏可充外帑是山海之在南
服也不過一卷之石一撮之土昔天兵之下閩廣也
誰罙其阻誰敢予侮故大國小邦外趨內附呂宋琉
球南金大路占城暹羅隨波飛赴佛齊閣婆弗敢互
顧眞臘彭坑疾馳如鶩緬自棄捐爰徙其旅蒐爾邱
墟不隸疆圉是以日本倭奴西番醜虜猖獗憑陵跳

梁跋扈據爲巢穴城狐社鼠綠林健兒勾引環堵倡者吳平附者林鳳有林道乾寨依河渡許朝光巢隆澳深處有曾一本薙獮盤據蝡蝡蟊蠈嬲偕嚨嗾胠篋擔囊膾肝啖餔潢池弄兵洪濤駕艪凡我元元荼毒何苦臺府奏聞聖皇震怒授鉞元老奮揚厥武剪其巨鯢剿其殘怙滅竈剷壘魚遊鼎俎底定敉寧時雨如澍細觀深澳閩廣門戶諸彝蜂屯盜賊蟻聚不壓重兵貽憂北顧碩畫廟籌肇開總府相度土功版築百杵巍巍金墉礱礱礶礶高高牙纛森森什伍耀日蚩吻連雲棟宇旗幟央央戟矛膴膴舳艫艦檣羅

列浦潋千倉萬箱峙積粻糈畚厥畬菑通商惠賈謀士如雲猛將如虎島蠻膽寒喙息傴僂童童桑柘蓬蓬苗黍濟濟青衿亦知藝圃昔爲獍叢今變鄒魯海不揚波功豈小補亂曰浮槎睬還洶湧濤兮登邱彳亍乘泥橇兮天狼欃槍憫萊蒿兮苞茅犀毘淨鯨波兮筆誅檮杌華袞褒兮禺强濬矣肩吾垚兮德媲海嶽同深高兮稽首作賦永不磨兮

招撫流寇賦 有序　國朝惠來令查曾榮 仁和人

惠邑濱海僻壤匪徒嘯聚余奉彭撫軍檄招降山賊三百餘人未幾海賊蔡俊等犯杭美鄉余會遊

擊張公圖麟擊破之巨寇授首餘黨陳英等合衆
來降此康熙四十一年事也喜而作賦
翼軫分野綿亘花封諸山拱衞岺嵂巃嵸奇崱虎峙雄鎭於東石名試劍鬼斧神工溪環柳樹亞夫營同馬耳雙夾逐電嘶風況夫耰鋤襏襫黍苗芃芃渰雲瑞露愷澤春融加之霜戈雪戟建牙帡幪鎧仗鮮明敵氣膚功經旁午而底定頻顚躋而益雄彼夫小醜何殊秋蓬掠江南之金錫截兖豫之絨纓角觸毒螫鮫室潛艘糜沸螘動鷙鷹脫籠鐃歌夜吟揚鈴彎弓似馬陵削樹魏將路窮亦平陰聽烏齊師落鋒破老

瞞之魂舳艫火攻聞小范之兵旌旗日紅揚燎鴻毛葉掃橫空非江東三千子弟從項籍而死戎豈海島五百軍士感田橫而效忠傷矣飽魚噎坑快哉振落發蒙雖巨海長鯨已云俘馘而狡窟野兔尚有伏叢爲蜮惠豐之界含沙潮普之中將撲殺此獠則賣刀買犢未聞惡終將包荒茲類則尺蚓穿隄蔓延滋豐乃宣布德意諭彼元兇馳尺二之檄樽俎折衝掉三寸之舌牛酒銷戢待盆子以不死赤眉喁喁責隗囂以大義河西雍雍綠林誰非赤子萑苻未遽四凶我既釋甲免胄彼自投劍歸農說孝弟而情躍課桑麻

而喜從自此枹鼓稀鳴堪躡京兆芳蹤反側常安無勞文叔改容風清琴鶴聽鶯願學戴顒月映樓臺臥理竊擬元龍欃槍戢影而會極父老觀成以扶笻是豈俗吏之雅化益信

天子之顯庸神武昭其不殺深仁沃乎醇醲武寧洞口驛路山花重重神水波光漁歌畫舫溶溶益思愼固封守申飭堠烽鑒宋典之奸不使河橋馬通申元琰之恥幾曾陌上盜菸亂曰李翺平賦兮戶給飱饔蔡襄均役兮鄉調租庸南顧宵旰兮卓魯黃龔頗牧屏障兮如羆如熊金城湯池兮長戴嶽嵩河淸海晏兮萬

派朝宗垂旒充纊兮五星紫宮又何但乎箐獠之効順邊海之化隆

摩天石賦有序　國朝吏部主事張經字虛舟惠來人

惠邑西北十餘里有山巃嵸截峭諸峰羅列誇奇矜異如劍如鏊獸鬪鳥厲者不可指數上有巨石高不可丈大不可圍名曰摩天望之如層城石闕朝暾夕嵐雲霞蔽虧詭俶百態自開闢以來爲山魈木魅之區赤眉綠林之藪葛翁之蹇驢不到謝公之屐齒弗經視彼虎邱月市天台晴雲奚啻霞潦余爲之惜其遇焉援筆賦之

遡太虛之鴻濛兮縱輵轕以無垠維東隅之神皋兮乃岧嶢而嶙峋嗟巨靈之初劈兮斧方鑿而未勻迄如今之嵽嵲兮故偃蹇而獨尊豈川岳之融結兮高下凸凹之自然不能衡量而稱均如泰山之牟月兮排閶門摩帝閽不願俯首鞭策同嶒嶁之逡巡但見嶔岑萬疊磊砢相扶鬱嵂崢嶸盤服結軏其土則赤埴白附錯以青黎曦御晨照光碧如璃其木則丹楓翠栢林檎山梨干霄塞路灌莽參差其水則銅鑼大湖秋冬漣瀾飛珠散玉懸瀑若飾其東則有獅子巑岏嶔嵜屴崱石砦竹箐鼪貍巢域蟺延迤邐難以目極其陰則杉坑幽窈峪谺迂曲飛烏躊躕猛獸躑躅其中則磅礴扶輿社櫟莊樗跂孳脉息不可爬梳其上則扶芳古籐垂下千丈大湖積水甘若瀣沆年久籐斷莫可攀往其下則山鹿呦呦野烏知都獵戶藍客燎火烹茶山棲谷飲十百爲徒其西南則田名五撮山號珍珠望東海其如帶看扶桑之浴烏視皇州之一氣又何論翠微之有無爾其層巒聳拔赤城霞蒸何不豐鄗鄠杜爲騷人僊客之所憑升飛黃鶴於壁上題鳳凰於臨登又不爲燕子之龕生公之盤遲鐘聲於雲外樹法幢於剎竿浚天台之石磴跨虎溪

以盤桓況乃太華玉井之蓮衡岳芙蓉之丰五嶽祝號秩次三公少陵望之興喟昌黎謁之鞠躬而乃爲樵牧之所伐牛羊之所蹂虎豹鼯鼬之所出入班鳩野雉之所飛走是宜柳州之辱難辭愚公之垢然作邑屏翰是卽九華之擁青也朱霞半天是卽孤雲之敬亭也半壁見日捫羅摘星不認花草但聞幽馨則又天姥之石扇鴈蕩之神扃也而況登降陁靡散而爲埠落邨莊衍而爲平疇鹿場拓而爲稻畦麥隴縱橫之爲繡陌古坊界畫之爲溝澮川畎封植之爲蔗區松岡或以十名或以百計或以千量皆此山之儲

精包絡盤結低昂而鍾奇毓采則東棉陽而南葵陽煙火之颸颸黔黎之蒼蒼都人士之煌煌鳴珂珮玉之鏘鏘如茨如墉之稻粱如革如飛之廡廊間如崔盧之著望弓箕之謝王高隱之衣裳神童之辭章皆環瑰富麗矞矞皇皇從而爲之歌曰石危險兮不可攀山靈秘危兮鎖重關誰假羽翼兮爲香案之侍吏覲玉皇之霽顏又歌曰東有金剛華鬘兮西有三清之玉封南有文昌華笏兮北有摩天之峻峰喜川陵之不騫兮物阜人雍農樸而直兮士温而恭千億斯年兮興雲翕雨共見山高而水重

神泉海賦

國朝化州學正張灝字晴川惠來人

偉哉神泉之巨浸也洋洋麗觀爲惠襟幅綿亘瀇茫跨釣鼇麓石谽谺以激湍雲靉靆而棲綠雷砰電轟天黏霞矗氣蒸波撼灩瀩澎礴高擁紅浪之翻平垂白練之束蛟門聳建瓴之張尾閭洩傾盆之覆玉笏摩霄萊蕪崒嵂髻山磨石明滅側目澳頭華濤隆隆鬱鬱東湖瀲瀇蜃市樓閣節和人嘻既沾既沃海不波揚有年有穀斥鹵腴膏鋩穗劍稶畦圃縱橫品題薁葍菰米黑雲八月葵蓿紫菜金虀盈筐可掬習習翩翩占兕友鹿有金公子期期集木王睢在洲飛鴻

現躅寶黑烏衣呢喃燕哺翡翠埴巢鸕鷀當宁有格桀聲有布穀語至若水族未便僕舉東海之鰕鬚五尺許以簪以杖楯擁鱗序小者沙虹大者鼠婦天蠻月胎海鏡壠子緇衣大夫吹沫煦鮒爰有翁鯨白書脆乳仙掌爪距爾乃巨鼇軸撐高纛雲睹巨鎮巖壘噀霧青郎粉妍烏鯽墨吐鬻帆鯆簇鯊鋸鐵樹西施龍蹲虎拊壁立雕甍半侵風雨或云祝融廣利之宮或云河伯湘君之府貝女吹笙鼉師扇鼓錦帆彩鷁競渡翔舞洶奧區孕盪百靈鍾奇毓瓊瑰之珍壯雉城之埤乃若廣漠具邱殊難擬數飛絮撒空星羅碁

布罶桁森零如張罜兔若者垂罾何之綸若者投任
公之字若者調相公之齋若者充佑客之笥輸捆天
庾商鹺泊使吾聞海之爲物也掩三湘吞七澤杯盂
九河潢潦四瀆曾一隅之漩瀾顧自多而蠡測然而
甌閩控聯金湯盤固故大共小球內欵外附安南交
趾獻琛貢賂平湖台灣杭葦朝度浴日扶桑貿遷蠹
露尉陀隗囂馳闕若鶩粵若妖氛海外有截墊湫潟
鹵不載疆索是以椎髻狡猺螳蜋當輻琉球倭奴竄
渚憑陸烽炬星煌萑苻嘯簇刁斗柝笳雉堞霄肅或
潛在淵亦在於嶼有下清港依倚門戶有赤沙隈飀

忽駕羽有望夫石笅箐穴據蔓蔓迤迤鴟張跋扈漏
網吞舟揭竿遊釜巨鱷含沙長鯢擊櫓掠彼編民虔
劉何苦方伯疏陳張皇赫怒壯猷師中桓桓威武水
犀三千舳艫萬侶滌蕩盤渦澄清島宇耆定廓清勳
標銅柱爰弛海禁奠厥攸居版築連雲荒度百堵原
田畇畇周原膴膴雞犬桑麻伏臘嫁娶萬怪不譁百
祥呈滸瑞藹蒨葱珍奇誕乳水晶濯馮夷之宮冰綃
燦鮫人之渚明珠耀驪龍之淵大貝遊黿鼉之浦琳
琅生蠔口之濱甘露浮温泉之潊斯
聖天子之沛鴻仁潤恩波穿溟涬灑天河截水怪驅蜃窠

伏罔象之神姦禠支祈之猙麽龍鯉一角而馴擾天吳九首而婆娑者也

橡木賦

陳珏 字雙山 海陽人

韓山之麓鱷溪之湄爰有橡木植自昌黎歷千年而不拔貫四序而常滋蓬蓬其葉挺挺其枝當春夏之交而吐芳旖旎值金商之候而綴實離披爾乃房堪染皁殼可爲斗友檝儔椿凌榆爍柳擢本不見於海暵孤生獨榮於筆皁惟是讀爾雅而知栩杼之號誦詩篇而識柞棫之稱五官載於漢史繁植紀於舜耕被蔓葑於祠宇映芳甤於簷楹與扶疎之桐陰集鵷

棲鳳同輪囷之松蓋漏月含星顧茲拱木凌霄夙托韓公靈爽欣此繁英繡壑多占潮海科名彼夫靈檜夭矯於尼山甘棠蔽芾於召伯猗猗衛武之篁鬱鬱萊公之栢均係百世之民思因念先賢之手澤

颶風賦

陳珏

大塊噓氣厥有颶颷生於鳶鳴而吸習起於蘋末而刁調達勾萌以傳花信應節序以指斗杓吾聞太平瑞應風不鳴條天無烈風重譯來朝德及八方祥風翔霄若夫拂拂清舒飀飀微扇其清泠也析宿酲愈積痾其和煦也散紅愁消綠怨斯龍德之在下名君

子而無忝夫何南海之濱猋蒸欲洩畏有暈之如虹防箕星之動舌乃爰居之戾止忽衝飈之遽發時則山獋亟走萬竅怒號拔周郊之大木捲杜屋之重茅六鷁退飛大鵬遐翶墜奇肱於掀簸亂銅烏而觸橈豐隆敎然而連鼓列缺閃爍以頻捎布重雲於廣幕傾淫澍如飛濤於是排岡岵震巖嶅山兕叶澗虎咆虵欲戀窟而崖崩墐戶鳥無完卵而柯摧覆巢以至蕩江河翻渤澥巨査沉六鼇潰噓蜃樓如弱縞折扶桑如纖芥觸綸罷飛於文鰩比目驚沉於兩魪將吹赤縣爲揚塵之區飇谷王於兕乾之海何止渡遼覆檣於管寧濟淮傾楫於唐介乃復驅城市破垣墉撼虬簷捲珠櫳桂棟蘭枌墜若朽木圭竇蓽戶飄若敗篷長楸偃而逸騾馬迴塘溢而走鯛鱅只六時之震盪覺摧折之無窮豈葛元不下過廟之車小邪敢爾抑軒轅乍入吹塵之夢風后斯逢寧聞赤帝之歌抑披大王之雄始悟休咎悉徵乎人事修省可回乎蒼公

西園賦

國朝惠潮道鮑鑰正紅旗人

大隱朝市小隱山林雖踪跡之不類亦襟懷之各深倘必衡泌鳴高軒冕是鄙奉巢父爲典型引許由爲

知己將枕流漱石徒落落於荒煙蔓草之間嘲月批風亦寂寂於甕牖繩樞之際嚴江理釣漢廷之勳業無聞陶徑栽花晉室之匡扶未逮何如身並名泰擄素抱以濟時心與日休倚幽齋而靜憩特恐仕途倥傯簿書之紛擾可虞意境徽纆登眺之興致亦替肉食者鄙嗤謀遠之未能素餐貽羞每兢冰而自勵然而急公之外豈少餘閒聽政之暇儘堪吟嘯子厚刺柳探鵝山龍水之奇樂天守杭領靈鷲西湖之妙他若醉翁則亭臨滁麓少陵則溪號浣花摩詰優游於輞水靈運逍遥於永嘉是皆因地而寄興實足陶情而避諠既免見譏猿鶴亦覺生色煙霞原夫惠潮觀察署韓江勝地宗伯名園滄桑兮屢易傳舍兮幾番前有高人兮既闢徑而布置嗣有名賢兮復增美而漸蕃雖近雉堞之睥睨却幸湖山之吐吞徙倚留連爽暢媿虎邱之勝徘徊觀望幽曠疑鄧尉之邨僕也叨監兩郡倏歷五春秉憲提衡常飲冰而茹蘗佩牛帶犢頗服教兮畏神爰於巡省之暇思遠塵俗之囂聊加補葺無事役傜圮者以新卑者以喬徑以窄而彌幽地當偏而愈韶圍粉垣而彌固設迴廊而不雕於是度複道啓横門逶迤乍經略辨西園之界窅窱

徐睇旋逢凝思之軒然且未暇悉數池臺之羃罶也而先覽勝乎樹石之茂繁則見夫萬葉浮青千章浥露桃李兩三行松桂四五樹木棉翠密發艷萼於清晨桐蘂榮披映紅霞於薄暮羨藥欄之花影與新篠以參差喜蔗境之榕陰並綠楊而錯互獨是平地之上不可無山而覆簣之餘何難成阜雖無九點之青聊設一拳之塿躡雲坡下磊落瓌奇穿芳徑邊嶙峋縐瘦怪同癭瘤之女醜似傴僂之叟叱而可化大類初平之羊臥或能醒不醉衡公之酒覩彼古木廣蔭澄潭藉此清流益滋錦石此印渚久傳浩淼之觀而漆叟尤樂濠梁之適也爾乃紅泉洞瀑曲沼駘蕩胥襟開滌宇宙清朗澤芝香動兮儼披拂於花田翠蓋雨翻兮恍戲珠於仙掌鷗出沒兮忘機魚潛躍兮隨浪更且繚之歐舫嵌以勺亭結鷺鸞之窈窕窮舞鳳之儀形明鏡無臺求菩提於何有鶴翔有路唳碧漢而堪聽西眺嶔崟挹朝來之山爽南窮蒼莽極遙際於海溟而或者盈盈帶水曾不容刀泠泠濤聲航艱一葉欲尋芳而寡賞悵臨風而莫躡乃駕石梁恍從鼉蹀朱欄倒影驚光煜於陸離碧磴迂迴盜盤旋而游涉界破芙蓉之宅常隔東西羣稱罨畫之谿無由

超躐惟倚閣素洽幽懷而游目欲窮千里亭似虹垂樓稱燕喜乘興偶登憑高遐企岫凌雲而鳳飛潭騰波而鱷徙珊瑚一一無非石尉園林翡翠重重都是王根邸第於焉觀穿楊之射於焉擊蓮子之壺於焉垂淮陰之釣於焉泛西子之湖思夫羅浮咫尺兮悵登臨之無自武陵杳渺兮知問津之末由望楚江之黃鶴兮阻山川而未至憶洪都之高閣兮付瞻注於夢遊聊憑幕府之幽折兮暫窺園而游目偶得吏事之暇逸兮每义手於臨流簪紱同塵寧敢矯言以欺世林泉肆賞庶幾玩物以忘憂習池宛爾謝墅依然緊左縈而右拂羌前紆而後姸撫景興懷幸流連兮此日增華踵事則竚望乎後賢

詩

瀧吏

唐刺史韓愈字退之南陽人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險惡不可狀船石相舂撞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何由知東吳東吳遊宦鄉官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何由到而知官今行自到那遽妄問爲不虞卒見困汗出媿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

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
惡溪瘴毒聚雷電常洶洶鱷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
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
聖人於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
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官當明時來事不待說委
官不自謹慎宜卽引分往胡爲此水邊神色久懞慌
瓨大甀甖小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
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否
得無虱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奸敗羣倫
叩頭謝吏言始慙今更羞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

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卽金木誅敢不識恩私
潮州雖云遠雖惡不可過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黏爲山百十各自生
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卽是蝦蟇同實浪異名
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
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
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
開籠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
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幷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路旁堠

堆堆路旁堠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量移袁州張韶州以詩相賀因酬之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南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上賓虞舜整冠裾

別趙子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

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北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鰕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鼉蟲瞿瞿以狙狙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區宜各從所務未用相賢愚

寄韓潮州愈　唐長江主簿賈島字閬仙范陽人

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

嶽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捲盡月明初上浪西樓

寄海陽張明府　唐御史殷堯藩 嘉興人

春草正萋萋知君道惡溪鷺將吉了語猿共果然啼別路魂將斷還家夢幾迷定尋雷令劍應識越王笄樹色多於北潮聲少向西榴花好爲酒誰伴醉如泥

送陸員外赴潮州　唐右拾遺郎士元 字君冑中山人

含香臺上客剖竹海邊州楚地多歸信閩溪是亂流今朝永嘉興重見謝公遊

寄楊繼之　唐刑部侍郎白居易 字樂天太原人

□□潮陽是夢中夢中何者是窮通他時事過方應悔不獨榮空辱亦空

得楊繼之書并詩寄此

詩情書意兩慇勤來自天南瘴海濱初覩銀鉤還啓齒細吟瓊什欲沾巾鳳池隔絶三千里蝸舍沉冥十五春惟有新昌故園月至今分照兩鄉人

過惡溪　唐司馬李德裕 字文饒贊皇人

風雨瘴昏蠻海日煙波黿斷惡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人先

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遊湖山　宋通判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漁艇遠斜日寺樓閒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

韓山

侍郎亭下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

送人登第歸潮陽

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濱鄒魯是潮陽

題大顛堂壁　宋廣東轉運判官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聞潮陽吳子野出家　宋學士蘇軾字子瞻眉州人

子昔少年日氣蓋閭里俠自言似劇孟叩門知緩急千金已散盡白首空四壁烈士歎暮年老驥悲伏櫪妻孥眞敝屣脫棄何足惜四大猶幻塵衣冠矧外物一朝發無上顧老靈山宅世事了如何禪心久空寂世間出世間此道無兩得故應入枯槁習氣要除拂丈夫生豈易趣舍志匪石當爲獅子吼佛法無南北

吳子野絕粒不□過作詩戲之

聊爲不死五通仙終了無生一大緣獨鶴有聲知半夜老蠶不食巳三眠憐君解比人間夢許我時逃醉後禪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

次韻子由贈吳子野先生 二首存一

江令蒼苔圍故宅謝家語燕入華堂先生笑說江南事祇有青山繞建康

過陰那山 有序

自惠來潮既訪韓山再六日歸舟蓬辣灘上乃聞高僧了拳結廬於此及兹一覽水石雲林誠

爲羅浮仲擘也因賦此云

吾治有羅浮巳爲東粵奇又聞有此山更爲羅浮推中有唐僧者自言慚愧師滃雲鋪法界輪月照禪幃色相窺峰石慈悲度蒺藜我來惠不遠僧去已多時佛骨藏金塔禪踪看碧漪香浮空鶴舞鐘逐曉風馳我自虛無寂中庸未發之

送潮州呂使君 宋平章 王安石 字介甫臨川人

韓君揭陽居戚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莫與爲禮聽之汨彝倫

同朝敘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余所陳

重闢西湖　宋知潮州事林嘌福州人

鏡奩平處小橋西橋外輕鷗掠鏡飛鑿破靑雲放山

出撥開碧蘚引湖歸帶煙插柳陰雖瘦趁雨栽荷綠

已肥欲借禽魚祝君壽君恩寬大此情微

新隄喜遶幾紆縈挈榼攜壺出滿城萍破煙紋容棹

過石開雲罅看人行亭浮橫照波中影僧拾殘霞樹

杪聲不必鳳凰山上問此山東向面湖平

送湖都官知潮州　宋員外郎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

自昔揭陽郡刺史推韓侯韓侯初來時問吏瀧水頭

到官諭鱷魚夜失風雨湫乃知抱正直異類尙聽謀

潮雖處南粵禮義無遐陬勿言古殊今唯在政教修

適聞豫章士勇往登犀舟不畏惡溪惡疊鼓齊歌謳

遠將天子命水物當自囚更尋賢侯跡書上揭陽樓

飛泉嶺　宋秘閣修撰朱熹字元晦婺源人

梯雲石磴羊腸遶轉壑飛泉碧玉斜一路風煙春淡

薄數聲雞犬野人家

韓山　宋進士劉允字厚中海陽人

惆悵昌黎去不還小亭牢落古松間月明夜靜神遊

處三十二峰江上山

登東山　宋昭信軍節度推官　鄭厚　字景常湘鄉人

小雨上東山，層層著意看。尋泉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舄歸周旦，蒼生起謝安。功能成底事，一抹暮雲殘。

潮陽道中　宋學士　王安中　字履道曲陽人

火輪升處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聞。萬竈晨煙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黃雲。嶺茅已遠無深瘴，溪鱷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康成終欲老耕耘。

題惠來驛　宋吏部郎　龔茂良　莆田人

晴雲欲午常揮扇，曉霧生寒又着綿。自是嶺南多氣候，日中常有四時天。

潮陽海岸望海　宋學士廣東提舉　楊萬里　字誠齋吉水人

動地驚風起海陬，爲人吹散兩眉愁。身行海北新春後，眼到天南最盡頭。衆水更來何處著，千峰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里煙波一白鷗。

自彭舖至楊田梅花十餘里

一路誰栽十里梅，下臨溪水恰齊開。此行便是無官事，只爲梅花亦合來。

韓山

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製衣裳。至今南斗無精彩，只放文星一點光。

韓木

笑爲先生一問天身前身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亦得天公賜姓韓

瘦牛嶺

行遍天涯意未休循州過了又梅州平生不慣乘肥馬老去須教遇瘦牛

浦口邨居好 五首存二　宋知潮州事彭延年 廬陵人

浦口邨居好柴門鎮日扃晴嵐深染翠寒笋嫩抽青酒筆驅吟倦林風引睡醒東堂清且泚待創碧蓮亭

浦口邨居好憑高望處賒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

樵路通雲磴溪船放蓼花太平無事日處處盡桑麻

題鳳棲樓　宋進士陳希伋 字思仲揭陽人

千載傳聞孰是非高梧修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樓殿今無燕雀飛

哭吳道夫 二首　宋左丞相文天祥 字履善廬陵人

凜凜千軍筆堂堂一面威荆流春浪湧峽樹暮雲飛素壁鯨猶在橋中鶴不歸劍亭遺跡古豐石照山輝

傾蓋少年晚相知江海深春天思北樹夜雨話西林五嶺生前夢中原地下心英雄凋落盡慷慨一霑襟

集杜四首 幷序 駐潮陽

序云十月引兵駐潮陽稍平羣盜人心翕然

寒城朝煙淡江沫擁春沙羣盜亂豺虎回首白日斜

其二 行府之敗二首

序云十一月諜報敵大衆至漳泉度勢不敵移屯將趨海豐爲賊騎追及中道時行已數日不爲備倉卒潰散遂被執

送兵五千人散足盡兩靡留滯一老翁蓋棺事則已

其三

序云自國難後行府自手起兵展轉患難東南跋踄萬餘里事不幸不濟然臣子盡心焉爾矣成敗天也獨奈何哉

翠蓋蒙塵飛仗鉞奮忠烈千秋滄海南事與雲水白

其四 哭二女

序云予六女長定娘次柳娘次環娘次監娘次奉娘次壽娘丙子定娘壽娘以病死於河源之三角丁丑柳娘環娘陷空坑惟監娘奉娘得存戊寅潮陽之敗復死亂兵中哀哉

癡女飢咬我鬱沒二悲魂不得收骨肉痛哭蒼煙根

附 謁雙忠廟沁園春詞 文天祥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巡愛君許遠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嗟哉人生翕欻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塲使當時賣國甘心降鹵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

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贈潮陽吳桂山　宋　白玉蟾 字如晦瓊州人

一笑相逢在翠微綠槐高柳納涼時只將水竹煙霞興說與風花雪月知日落三杯無事酒人間入句自然詩白雲深鎖仙家路香滿山中桂子枝

行部潮陽　元廉訪使　周伯琦 鄱陽人

潮陽壯縣海之濱海上風濤旦夕聞遺老衣冠猶近古窮邊學校久同文鹵田宿麥翻秋浪樓舶飛帆障暮雲聲教東漸無限量揚清便欲滌朱垠

遊白牛巖

懸磴丹梯繞衣巖佛閣孤海天明似鏡山市靜如圖楊影清泉穴松風拂座隅贈衣留別處撫舊更躊躇

遊靈山　元總管　王翰 字用文獨山人

海氣漫漫暗越城禪房寂寂慰高情秋深巖戶留雲影夜半山風作雨聲釋子不眠供茗椀幽人無語對棋枰馬蹄明日知何處贏得靈山識姓名

石穴洞天　明　陳文瑤

到處摩崖探白雲小山花鳥度深春秦皇空有坑儒計不及巖泉打坐人

登東山

明　鄭大玉　潮陽人

暮天涼雨急霏霏澗谷重重拂翠微醉兎不受風飄斷只恐浮雲自濕衣

詠韓子

明戸部侍郎　高啓　字季迪長州人

自古南荒竄逐過佞臣元少直臣多官來瀧吏休相誚天要潮人識孟軻

雙忠寺

明　吳景熙

中唐天寶末萬里吳塵昏兩京旣不守百僚爭竄奔桓桓張許公秉義江淮間睢陽抗要衝百戰閲險艱慷慨忠義士焦勞摧肺肝孤城忽食盡飢腸爲辛酸

終焉費力敵西拜淚潺湲平生誓許國視死非所難忠魂上訴帝悲哀達天關雄名垂竹帛聞風心膽寒靈祠依山麓千載瞻遺顏我來重致辭肅恭薦蘋蘩臨風發浩歌擊節空長歎

送林鼎元

明神童　蘇福　惠來人

開簾看春客窗暖古壁塵埋碧瑤簡嬌鶯夜挾東風歸桃株滿林紅玉爛巷南巷北花參差飄垂絡擁懸紅絲藐金揮擲壓豪傑使酒怒碎珊瑚枝簷前壓霧連錢動馱玉歸來寶山重錦紋屏風龜甲香海漲思爲楚山夢我生十四猶坎壈對酒觀天不能飲諸公

盡上黃金臺空山零落眠雲枕舞劍長歌天爲愁明珠白璧將安投漢家公侯那有種衛青牧豕皆封侯

紈扇行

妾有一匹絹照眼光凌亂範以湘江筠裁爲合歡扇娟娟花月美皎皎梅雪燦向來啓炎溽執手同繾綣朝攜麥隴去爲妾障容面暮伴紗廚宿爲妾散香汗恩情非輕薄信誓成旦旦華容未衰朽世路易冰炭終身隔幽閉誰復轉淸盼君不見金屋貯阿嬌長門鎖春怨玉樓宴環奴驛庭碎花鈿人耶物耶古如斯彳亍風前發三嘆

初一夜月

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渾是先天太極圖

一十七夜月

頻敲玉漏夜遲遲一片弓彎上海湄最是惜花人起早淡雲猶鎖半山眉

秋風辭

庭皋梧影動樹杪秋風起人見秋風悲我見秋風喜彤雲掃盡煙塵消萬里乾坤淨如洗冥鴻一舉橫四海霜隼孤飛渺千里從渠伯勞燕零落下蓬蒿芃蘭

傲霜秀蒼玉叢桂搖空噴金蕋從渠蒲柳姿蕭疎嘆零萎人言西風吹人老漆髮酡顏變枯槁又言西風生客愁砭骨寒心裂肝腦吁嗟西風兮本無情慘慄者自悚衰謝者自驚丈夫不與草木腐安與草水同枯榮我願西風常識面年年歲歲長相見吹將鬓髮似皤溪快我鷹揚遡雲漢

至揭陽　明知府葉元玉字廷璧清流人

太守行春到揭陽邨邨男婦事耕桑道旁野老無拘束笑指公家馬足忙

悼李宮詹齡　明翰林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

丙戌冬在孟謁公洪城居公稱外司徒公年良倍予予旹上酬公不以賤自疎乃心重民教興言輒躊躇紫陽不可作白鹿有遺墟顧瞻感茂草歲月成精廬嗚鐸思所託拳拳徇虛譽四方名利塵欲以一袂袪我行匡廬野引望情紆如借問公來不東南巳懸車懸車夫何爲庶以返厥初既云返厥初世情亮奚餘大塊胡不仁奪此一老且傷哉勿復道天地有盈虛

閱周溪圖贈劉肅庵邑宰

月下花邊逐影行還聞何處是溪聲扶君直到源頭看七尺芙蓉贈一莖

水北源南秋更多滿川明月濯纓歌長官要結溪山好去問南山乞釣簑

寄茶山隱者

江門白藕花我榻廬山頂君若去茶山茶香誰復領

遊陰那山　明新建伯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

路入叢林境盤旋五指巔奇峰青卓玉古石碧鋪泉吾自中庸客閒過隱怪阡菩提何所樹槃涅是其偏輪迴非曰釋寂滅豈云禪有倡知誰解無聲合自然風幡自不定予亦坐忘言

望東山　明末陽令劉瑞葵 字原向潮陽人

望望東山岑喬松十里陰神游歷其巔白雲振孤襟有客仙者流坐撫雲門琴空山多木葉流水無古今回首顧予笑高誼予所欽飲我紫霞杯杯盡輒復斟惠我千金言不殊鸞鳳音泠然沃心骨緬邈忘華簪日夕尋歸路四望煙霞深

宿車灘　明編修謫三河驛丞王思 字宜學泰和人

積雨漲春流江聲入夜遒行裝雙蠟屐短鬢一虛舟此地曾驅鱷清時且泛鷗明朝又歸去飽臥有山樓

晚發三河行達旦

夜放中流不計程江空微雨散春聲短蓬不引鄉園

夢水氣煙光靜自明

西山漫興　明舉人　周孚先　字見道　潮陽人

半畝潮田雲外隴一區蔬圃水中洲簑衣犂透桃花雨扣角無人問飯牛

竹逕茅廬是我家三灣流水半溪沙疎慵鎮日渾無事一竈秋雲煮菊花

海濱卽事　明饒平令　林春秀　閩縣人

萬里揚帆海上舟伴雲沃日信安流鴈聲不過滄溟去知道南天最盡頭

過蓬辣灘有感　蓬辣潮巨險也峻流衝激覆舟無寧歲西亭施公鎮樂時董夫平其

石刱亭開徑而患始紓且公持戎有律山寇流劫惠潮一鼓擒之民安衽席公之澤也亭圮因告大尹陳君應奎踵而新之亦蔽芾之意耳

明行人司　薛侃　字尚謙　揭陽人

防危新徑闢鑿石亂灘平難忘仁者意千載誦西亭

懷薛中離　明兵部尚書　翁萬達　字仁夫　揭陽人

幽棲今有薛夫子時與白雲相往來春載羅浮歸藥笥山依玉簡起書臺海中仙侶常應聚夢裏宗溪識幾回煙水故林吾不負拂衣他日共徘徊

九日遊普陀巖　明湖廣布政　陳天資　字石岡　饒平人

海國秋深樂事稀普陀巖下扣禪扉寺經歲月幾僧

在木落空山一鳥飛欲覓黃花迷故徑暫從元圃闢眞機題糕忽憶當年事插遍茱萸酩酊歸

紀文相入潮遺事　明浙江提學林大春 字井丹潮陽人

王氣蕭條向北都猶勤天討下蓬壺江舟不解荆胥劍南國空傳蜀相圖古廟靑觴靈馬伏野橋芳草白麟孤誰知一別厓門震楚水燕山恨未蘇

潮之海口有蓮花峰即故宋文信國登望處今年秋遊擊將軍金丹屯營於此爲作是詩

誰傾銀漢落晴灣種得蓮花儼翠鬟丞相留題空瀚海將軍行壘耀天山潮聲夜轉漁燈入野色朝隨獵騎還共說邊城屯細柳西風不用玉爲關

遊金山 有序

金山潮郡金城山也嘉靖癸亥予北上友人翁希登爲具召過之且以爲別初希登以地官郎出佐潮州政暇輒與客登山作賦間頗爲複道亭臺甚麗會量移去至是復自惠陽假守潮州而予適歸復有是會同遊者胡揭二別駕與予同年趙司理

金城碧樹倚穹蒼盡道新開漢署郎長夏渾如對陰雪遊人不信是炎荒雨餘邨樹歌鴻鴈洞裏簫笙引鳳凰此日重來憐勝集明朝相望渺風霜

廷杖矢志　明戶科給事中薛宗鎧 字子修揭陽人

大奸在位毒流縉紳爰及三年憤積神人乃扳忠悃

乃籲帝宸惟帝時嘉俟時而行惟彼奸讒揑構誣繩惟帝赫然迸兹佞人爰逮小臣亦寘於刑於皇明聖實余寡誠大奸既去遑恤我身陽德方亨永底乂寧

送薛行人持詔便歸嶺外　明翰林　區大相　字用孺　高明人

邊事勞行役秋冬兩戒軺方回遼左使復作楚南游雪樹江關驛雲帆海國樓仍聞下詔日父老共銷憂

午日玉峽江觀競渡　明大理寺卿　周光鎬　字耿西　潮陽人

午日滄江白浪堆龍舟峽口鬬喧豗人間勝負尋常事獨攬綸竿坐釣臺

霏霏炎雨落晴空峽底洪濤掛玉虹鱗甲滿江看競

渡奪標眼底定誰雄

戊午海嘯歌　明戶部侍郎　林熙春　字志和　海陽人

吾今搔首叩青天天道洪濛綰地軸風伯繇來任卷舒雨師元自澤禾穀吞吐九州海若藏東南萬里魚龍伏三靈效順各有司陰陽燮理端可卜云何去歲偶喧傳喧傳今歲爲歲惡厲鬼青妖春夏生憶前戊午咸觳觫秋來溽暑愈非常鬱鬱如焚爲最酷八月四日亂雲飛水氣紛紛成黲黷海上吽號鳥雀呼蜃窟鮫宮亦反覆三更燐火挾旂風雄風催雨變陵谷須臾地震數搖牀須臾天湧頻翻屋昆蟲鱗甲共穿

林百雉垣牆如破竹稼穡頓淹萬頃田邱園胥偃百年水倉皇欲濟無津梁牛羊男女空馳逐估客閩商問水濱舟人漁子葬魚腹蔽江臭穢不堪聞顧瞻山河景非昨可憐海溢千萬家爲問誰家得全族子遺無處覓鶺鴒涕淚惟云求半菽似此乾坤何等時度之鬼神亦應哭吾今問天天好生地原載物焉忍毒豈是天地職無爲不任三靈宅四隩三靈卽是古三公三公不備陰陽錯如欲民瘼達九閽豈可因噎廢耳目如欲補捄起瘡痍惟在六卿倡九牧年來旱潦信有之無如今歲愁萬斛語云得民在得心可令剜

厥心頭肉因思旋轉在至尊何以得邀先賜復復思蕭條遍九州更願推恩蠲稅榷君不見周家一悟雨反風當日依然歲大熟又不見重譯來朝胡爲哉海不揚波效封祝

詠中離山　明御史謫揭陽主簿　季本　會稽人

覽遍離山好洞天杖藜到處盡雲煙中離此日藏修地應作人間勝迹傳

送程松谿翰林謫潮陽　明僉都御史　唐順之　字義修武進人

窈窕玉堂仙漂零瘴海邊煙花違北署鴻鴈隔南天水暗疑藏鱷峰高欲颭鳶應聞前席召誰道去經年

朝陽何所似雲水日氤氳白晝鮫珠落青天蜃閣分

山魈迎客旆海若識人文瀟灑韓祠竹清風今到君

送陳太僕察謫敎海陽　明工科給事　陸粲　字子餘　長洲人

世情應笑賈生疎諫草誰傳太息書惟有潞河南柳

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天涯芳樹綰離旌遷客遲回戀聖明曉夢依稀度閶

闔尚隨殘月聽流鶯

晚至潮陽　明知府　侯必登　字懋舉　江州人

耒耜方春舉干戈向晚親牛呼曾失犢犬吠乍歸人

霽月明山路輕雲散海濱兒童亦知喜燈火擁城闉

至揭陽縣　明知府　邱齊雲　麻城人

登高不盡翠微懸海色眞堪睥睨前桑浦關門來急

峽藍田削壁掛飛泉城中竹樹多依水市上人家半

繫船可是河陽潘令在於今五嶺靖烽煙

南澳山　明同知　王懋中　南城人

拔地千峰高插天連天雪浪浴青蓮分明海上羣僊

島今宿貔貅萬竈煙

桃花塢　明吏部郎中　唐伯元　字仁卿　澄海人

一塢自幽深見花不見樹人間可避秦何必桃源路

黃岡竹枝詞　明禮部尚書　黃錦　字孚元　饒平人

甕城東望勢崔嵬萬頃銀波翠嶂開九月蜑舟收内港潮漊風報澳南來黃岡一名甕城土人相傳九月潮爲潮漊十月爲潮公至期舟人必收泊避風潮漊尤甚

石壁山頭峰插天石壁山下草如煙半腰白鷺飛不去道是巖邊漱玉泉黃岡城後有石壁山山有泉名漱玉烹茶頗佳

黃魚紫蟹錯登筵丹柿紅柑顆一錢收却落花塗豆子不勞東作向春田豆名落花生土人多業此又呼爲塗豆

北郭岡旁馬鬣塋何年春雨綠蕪生可憐翁仲龍鍾老却放蠨螬背上行岡北有古石墳額曰石翁化城

題郭仲常宛在堂

明 解元 謝宗鎧 字儒美澄海人

蒼寒一帶島爲居清泚環灣集小渠潮響暗通廊宛轉花枝爭拂檻扶疎難爲懷在秋冬際最賞心當月露餘百尺樓頭堪獨臥白雲間護滿牀書

過榕城

蕭條兵火後并邑數家存海氣兼秋濶潮聲向晚翻腥風牡蠣市細雨木棉邨月夜多凄警猶聞鈴柝喧

過唐仁卿釣臺在湖山最幽處

山勢依臺曲折成斷橋深處藕陂清高人所寄皆孤迴勝地頻年見廢興春水苔磯枯柳臥夕陽漁笛野煙橫羊裘亦是尋常事浪有桐江身後名

送包明臣之任潮陽簿　明太常少卿余寅字君房鄞縣人

七閩路盡是潮州莽蕩風煙漲海頭溪洞水腥常作霧桄榔葉暗不知秋琵琶洲畔蛟爲窟甲子門前蜃是樓只有羅浮山色好蕭齋長得破羈愁

海豐道中　明通判周錫字子純太倉人

長夏苦于役炎風吹鼓鼙山深榕子落雨急鷓鴣啼野渡從流下斜陽在竹西極知行路險愁殺嶺雲低

按明詩綜子純下筆不休間有合作嘉靖間攝潮陽縣篆巨寇楊三摠林大帥聚黨千人駕三十艘壓境警報踵至子純徐日鼠輩爾胡能爲衆皆懼子純挾弓矢上馬引滿射三發三中的桴鼓應之擊走三摠擒大帥以歸縣境以寧洵豪士也〇舊志宦蹟軼錄其詩以存其事也

贈蔡見涯歸粤　明左都御史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

一官甘寂寞三載著勤勞豈是宦情薄翻令歸興高文江馳桂棹珠海醉醇醪春草蘼蕪綠無緣誦楚騷

題玉窖橋　明同知車份字允元會稽人

北窖通南窖前溪接後溪暗隨潮上下分繞縣東西

林九娘墓三絶有序　明翰林福建督學郭之奇字菽子揭陽人

九娘洋□人崇正三年二月爲强賊所掠日賊奴速殺我且哭且詈賊憐其姿不忍殺以刃脇之上馬者三罵愈厲竟死於賊賊退收其屍面如生鄉族葬之題墓碑曰正女郡邑志已編入列女傳余復輓以詩志其氏志其鄉志其年月志其墓賢之也何賢爾握拳透爪嚼齒吞刀文夫難之彼姝者子行丈夫之所難以九娘之正心爲凛如矣嗟夫死者不可復生墓存爾微微

彰彰士君子事也

比年賊寇亂邨煙羸得偷生問節全里婦驚傳刀下語狂奴許殺未容憐

其二

一抔香散陌頭馨三載春風宿草冥荒冢無心催恨色年來空作斷腸青

其三

古來列女死猶生不愛身前重後名縱使幽魂依雪影豈無彤管樹風聲

督兵過潮陽渡　明少保鎮南粵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

汗血炎方七見春又隨殘月過江津行藏莫遣沙鷗識一片浮雲是此身

蓮花峰懷舊　明潮陽令黃一龍晉江人

蓮花峰下憶旌旄謾道雲霄一羽毛天遠波澄鮫室靜虹銷雨霽蜃樓高堪憐岸草埋金箭猶記汀花濕錦袍那得樓船重奏績峴山長在數英豪

弔許夫人平遠令王化妻　明總兵俞大猷字虛江泉州人

破鹵誰傳夫爲鹵天將烈節付夫人莫言慷慨輕生易若箇男兒肯致身

萊蕪山即雙髻山　明澄海訓導李見龍化州人

何處佳人不解羞巧粧雙髻泛中流並從洛水淩波
渡競向湘江鼓瑟遊解佩有懷留子島拾芳長憶侍
郎洲鮫人虛贈鮫綃帕欲賽雲鬟故出頭

遊湖山

白日愁無遺青山興未孤板橋緣磵補木屐信藜扶
苔色浮碑字榕陰落酒壺他鄉拚醉好歸夢亦西湖

抵澄海縣　明少卿謫澄海尉　周宏禴　字元孚麻城人

層巒盡處海波平空鎖樓船半近城島嶼絕無田二
客詩書多似魯諸生眼看草木難尋譜市得魚鰕不
辨名況有荔枝三百顆流人莫厭嶺南行

雨中謁陸丞相祠

六橋煙柳鷓鴣飛義士何人賦採薇身死崖山勤少
帝魂歸南澳戀慈幃孤帆帶雨潮聲急雙石摩空樹
影微斷碣頹垣荒草合楚臣漂泊淚沾衣

霤隍夜宿　明知府　郭子章　字相奎泰和人

漄水驛前回霤隍路已開海雲隨浪捲竹月破窗來
猿鶴時相狎鱷鯨不用猜秋聲飄嶺樹歸夢遶鄉臺

潮陽縣觀海　明行人謫揭陽尉　高攀龍　字雲從無錫人

仲尼欲乘桴吾亦來海濱不作放逐客誰能得閒身
澹澹風日和蕩滌怡心神一笑萬象間偃仰得其眞

快哉此日樂可以擬千春逝者只如斯世事徒繽紛
安得無家累終焉此垂綸

謫居 并序

余謫居揭陽官舍幽清庭有貧魚有竹石楹前榴花灼灼不絕樹間小鳥交交弄語長至後謝病杜門益無往來終日靜坐讀易誦詩月明靜夜活火焚香援琴小弄意興旣極恬然而臥益從容乎樂也賦詩志之

自昔悲羇旅局促亦奚爲昭曠苟在懷憑運與委蛇
嶺海何必惡四時有丹荑我生一甲子卽事多所怡
華館絕塵氛水木澹幽姿好鳥時一鳴靜蘊流天機
縱心八極外欽之在幾微歷覽千古書此理不吾欺

被服誠無斁眞賞欣自知持此以永念可用忘棲遲
自非高堂戀鹿門乃在兹

偕黄絅庵諸公遊鳳凰山 明舉人 陳廷策 字穎夫海陽人

軒騶易笱篔鳥道便登陟林莽蔽日天行盡忽開闢
此中別有境遠與紅塵隔喧雜猿鳥啼往來虎豹迹
水聲如雷轟奔放激巨石仰望諸奇峰巑岏如劍戟
攀藤陟其上去天方咫尺風雨變晦明煙霞供晨夕
瑶草與琪花疑有神仙宅山麓俯深潭遊魚吸寒碧
磯頭坐垂綸乘釣卽有獲此來値暮秋林木鳴蕭槭
掃石可爲几聚葉可爲席擬與偕遊人烹魚大浮白

山農驚且喜茅茨延上客食品薦山珍杯盤至狼籍
隔宿始言歸幽討窮日力野老共忘機斯遊樂何極

咏都督俞公大猷　明進士　吳易　字日生　吳江人

文武道不殊自古惜灌絳俞公萬夫雄倜儻亦儒將
讀書當陽亞雅歌征鹵上開豁延攬眞沉靜韜鈐暢
公師趙布衣手畫風雲狀貫穿十八勢方圓識所剏
瑣瑣部使者叱咤故庸妄寇憑舟山劇策恃橫海壯
洪飈排烈風壯氣噴高浪艨衝百丈城大壑千軍帳
蛟宮覆絕島鯨波赤溟漲幕府害讒言不得功罪當
奇績屢見攘塞默秉謙讓及乎雲溪役搜剔窮箐嶂

遂憑死問力老謀一摧盪封侯數則奇燕頷空殊相
詎多驅除才大受足忠忼國恥今未雪元戎況飛颺
豈無幽沉士屹然安危仗蒼茫鼓鼙思駕馭必英匠

遇孟長民涖任潮陽　明禮部尚書　黃道周　字螭若　漳浦人

尊佩移梅嶺招舟借鷺羣親朋不易得邂逅此難分
煙雨江湖隔悲懽猿鳥聞家人與僕子開夢敘慇懃

銘湖巖　明福清令　林遜　字志宏　潮陽人

巖穴神仙宅山門向頂開白雲閒不鎖留與鶴歸來

己亥元旦　國朝知府　吳穎　字蘤雪　溧陽人

到來六月海風清寒盡逢春問早耕嘶馬不停芳草

短哀鴻欲集遠沙平誰將姓氏驚童穉漫使文章溷
老兵風雨韓江橋不斷未枯橡木石堦橫

金山春望

城頭高處立羣峰誰向巖中種數松草徑不經戎馬
到石門長是海雲封金銀氣在癡人語山水情深道
者逢雨過惡溪河路沒僧歸已報二更鐘

尋大坑林石　國朝　黃華

幽光歸水石澹澹此來心雲影變昏曉泉聲通古今
物情已自冷秋意更何深日暮吾將返颼颼林木音

黃岡城上遠望

石城高踞海天涼極目雲濤意徜徉山盡蓮峰分版
服江來鳳渚帶清漳金門湧日浮空界玉浪吹風走
大荒宕我心胸縹緲外乘槎何處覓張郎

武天柱觀察招同薛將軍張郡伯李運長諸公讌
集官齋遍歷清暉閣先月亭諸勝賦呈二首

國朝侍讀學士　孟亮揆　字端士長洲人

北海一尊開花間舊雨來湖山能醉客劍舃共登臺
煙細扶銀燭風輕掃綠苔戟門嚴鎖鑰未許酒人回
紅豆佐飛觴清音繞畫梁數聲傾仲雅一顧笑周郎
入幕春生暖當筵晝覺長厭厭猶戀夜纖月下虛廊

潮州上元竹枝詞

從入新年便踏春青郊十里撲香塵怪他風俗由來異裙屐翩翩似晉人

秋日同曾青藜陳良可集南巖限韻　國朝進士吳轍 字易庵 興化人

近來雙屐可頻攜秋色蒼茫落遠堤百尺樓臺塵外想一簾風雨望中迷林間酌酒看雲飲石畔催詩聽鳥啼已悟浮生無住着數聲鐘磬夕陽西

韓江晚泛　國朝茂才陸爾軾 字子威 饒平人

一葉浮煙水去來秋色中沙黃將墜日潮白欲生風

閒意如孤鷺高情入遠空此心無住處放棹任西東

謁韓文公祠　國朝翰林張尚瑗 字損持 吳江人

總角誦公文不啻編三絕半世味公道無能劍一吷維公不朽姿薄雲貫虹蜺謗傷與誇衒兩者均蠓蠛氛氳一瓣香萬古應同爇舉舉何未生敢云景行切潮陽謫宦區偶然鴻爪雪藉此滌炎陬海濱斗杓揭湖流漾清派峰勢環飛邑江山銜明德臨眺心神澈白雲飄檐楹怳憶靈旗掣

史公識尊聖世家表弟子後雖未敢例義在可竊比濟濟伊洛徒游揚復羅李韓門數入室若籍湜服喜

唐宋兩朝史附傳共編紀匹夫百世師坡言得之矣配禹尚非誇傳軻又何訾荒荒海水南明珠孕天水過化遂成材廟食芳蘋芷蚪枝侍郎木檜楷同薿薿

閉礦行

國朝翰林潘耒 字次耕 吳江人

潮郡綿萬山客程旁山行路逢採樵者略訊諸山名指點最深處雲中有銀坑盜採昔無禁贏糧走疲氓尋苗斸巖腹排砂出精英鎔冶爛成餅朱提遜光晶貧兒可暴富利原啓紛爭攘奪或相殺盜賊滋縱橫小利乃大害官長豈不明處脂有餘潤欲禁焉得成賢哉今太守 謂張拗齋 清廉莫與京始至啖以利峻拒如堅城決策遣封閉塞爭銷姦萌居民始安堵桴鼓寂不鳴我聞重太息斯人信邦 遠宦在天末雅操能冰清或言山澤藏天地之奇贏方今急治財百計謀金生何不條便宜官採輸額征嗚呼此厲階毒蠆不可嬰地產有時盡國課恆取盈前朝礦稅禍糜爛如沸羹丁男化亡命去弄潢池兵富國在本計錐刀非所營端人恥言利宏羊竟當烹此語合洗耳勿令賢守驚

竹林寺訪宜白禪師

潮州少精藍竹林頗幽勝我來披荒榛剗啄久不應

王僧往靈山間寂苔封徑涉旬再過之赤髭笑相迎山雲拄杖頭溪月懸佛柄言從閩山來愛此清絕景把茅聊蓋頭懶拙頗相稱邊地小信根說法無人聽靈山顛祖庭荒蕪草沒脛欲往扶刹竿宗風苦不競天籟鳴刁調百篇詩寄興白雲不可攜客至聊持贈潮陽亦名區人豈無佛性向來少高僧四衆難生敬師爲印心人索居離鬬諍不矜舌瀾翻所喜脊孤硬大顛三扣齒昌黎苦不證一卷寒山詩晦翁受哦咏文字可接人誰云非祖令會取言離言何妨鏡照鏡

鳳凰臺

潮江抱郭如弓彎南馳赴海不復還天生沙洲塞江口似與閩郡爲門關層臺巃嵸立江上望若鼇背浮來山方舟絕流一登眺江山縈迴作玉環榕荔陰中鋪畫堞蔚藍天外排煙鬟長橋橫截白銀浪古塔倒浸蒼龍灣南溟去此咫尺近鯤鬐鵬翼微茫間徑須乘槎訪仙侶何事漂梗棲塵寰十洲靈藥不可採三山欲到風濤艱君門九重身萬里清霜入鏡絲斑斑地主多情解相慰玉壺盛酒玻璃殷蘭橈綺席招勝友睇空眺遠舒愁顏觴政森嚴角楚漢楸枰變幻爭觸蠻客中良會豈易得幸無職守身優閒丹山九雛

在天際詎有彩翼來斑爛高賢棲止便如鳳韓陳渺
矣誰能攀

和張損持初食茘枝作用東坡韻二首

離枝產在天南區中州所啖皆其枯色香味裁信宿
變紅塵一騎空馳驅此地嫣然見眞態姑射仙人冰
雪膚只嫌先熟非絶品早嫁豈是傾城姝閩圖粵譜
各競勝牛羊眼但知方隅我曾兩地過炎夏欲評高
下嫌心麤潮陽地居閩粵界會當各致千驪珠爭新
鬬雋不相下班香宋艷鄒枚腴同遊有客啞然笑細
鱗自有蓴江鱸爲口留滯非得計摶風鵬運眞良圖

君才朗朗懸冰壺我如寒蟬抱樹枯欲摹景物懶拈
筆賴有高唱爲鞭驅新詩峻嶒玉山骨佳果綽約鮫
綃膚清詞雋味兩相匹何異仙客諧仙姝亦曾陪宴
餐賜果斷蓬飄落天南隅君王愛少臣已老骨相不
媚肝腸麤君宜早就藜杖火玉堂賡和探驪珠新移
閩茘入宮禁療渴自可分瓊腴給札輸君上林橘垂
竿讓我秋江鱸歸歟吾願客亦可抽身蚤入浮家圖

寄題陳園公鍛圃　國朝廣東糧道　蔣伊　字莘田 常熟人

垂楊數曲遶幽棲細草新蒲綠未齊滿塢白雲閒抱
甕一畦花雨看扶藜春禽翼矯青霄外午磬聲來古

寺西欲問桃源何處是韓城卽有武陵溪

在潮州送曾庭聞歸里　國朝　魏際瑞 字善伯寧都人

經年離別吾常惜萬里來回子獨堪一路衣冠兼盜賊寇氛未靖極天西北到東南河干只有斯須立故國能無數日躭爲語翠微諸弟友相思莫夢鱷魚潭

遊鳳凰臺　國朝　藍漣 字公漪侯官人

野曠秋何遠臺荒水自平海雲高不落江雨夜多聲目極岐陽路人歸白下城鳳兮終隱晦凡鳥柰飛鳴

湖山秋雨

萬古一亭子榕門泉石清孤峰收暑雨陰壑瀉秋聲遠浦江雲度郵橋野水平爲農慙稼穡田事笠簑明

丁亥秋留別諸邑尹　國朝知府　許錫齡 字蓼齋維揚人

一載相依出郭難與君今日暫盤桓重叨作牧應慚謝是處栽花尚憶潘官到中年知冷煖事如春夢歷悲歡蓴鱸正美催歸棹惜別臨江秋水寒

潮州城西晚眺　國朝　趙峒 字一山山陰人

春愁如草不能刪客裏登臨暫往還近水人家皆人畫斜陽杖屨且看山莫憑潄帚千金享終荷長鑱十畝閒欲賦歸與歸未得鶯花三月故園閒

贈洪方崖之官潮州　國朝編修　姜宸英 字西溟慈谿人

君昨年四十邀我南山詩我謂君方剛岡陵安足侈吟詩自紀澎湖績風利帆輕目無敵猱騰直上百尺桅翻入驚濤飛礔礰十年暮府去談兵戰罷氛消波鏡清西走雲中北上谷建節仍爲潮海行詔許景山親引見重問樓船舊酣戰解衣拂拭刀箭瘢苦道天陰痛猶偏馬射平彎六石弓枝枝正透當心紅至尊大笑福建子乃與突騎爭驍雄同時幾輩擁旄麾至今出身尙偏裨豈知九重結深眷千里一刷誰能羈歲暮風寒悵別離何人解唱渡江辭（君出示過江辭甚工）坐鎭江東老飛將（謂義山藍公）自許功圖麟閣上與君意氣本綢繆兩地金湯兀相望

贈洪方崖　國朝御史　胡德邁（字鹿亭鄞縣人）

男兒讀書萬卷終寂寞何如棄捐鉛槧事弓槊身經百戰樹功勳會使姓名上麟閣燉煌才子眞人豪東南秀鍾閩山高襟期磊落氣蕭爽彷彿鵰鶚橫秋霄早歲學書後學劍乘風破浪長鯨偃廿年滯跡戎馬場一日承恩未央殿傳呼較射趨彤墀驊騮影追飛隼馳穿楊妙技動　天子矯捷不數幽幷兒當前數語龍顏喜旌麾遠渡珠江水捧檄方知荷主恩投筆由來重文士潮陽地本連閩越咫尺漳流輕棹發錦

衣還自故鄉行柳花風裏鶯聲滑方今環海慶波平
桴鼓不鳴烽燧清弢弓捲甲理柔翰才藻橫出風雲
生名勝瀛洲嶺表重湖光遠映山光動遺事猶傳從
鱷魚高城會說棲鸞鳳飛揚文彩傳鑾鄉豪吟潑墨
紛琳瑯荔子陰濃列棨戟芰荷香繞飛壺觴笑我宦
遊如久客幾載神交締金石相逢又賦送別詩薊門
塞月桑乾雪如君俊逸抱奇器萬里長途方展驥鈴
騶他日再朝天燕市樽前重把臂干戈久戢消塵氛
儒將風流更熟倫武功奏罷談經術黼黻文章奉
至尊

寒婆逕 普寧縣塘邊東北十五里山限有古廟

國朝遊擊洪玢 字簡民漳浦人

炎州無霜雪有婆何苦寒更取以名逕此義殊未安
土人前致語昔有客過此侵晨見老嫗嫗寒噓不止
客因衣以衣復取火以與客遊得意歸偶然談其事
衆人爭傳說謂嫗乃靈庇至今行路人往來求福利
不管大暑天舉火投茲處嫗若信有神畏熱何處避
聞神無所需炎涼豈介意趨炎亦有時神與人無異

過蓬辣灘

吾鄉灘多險實爲天下最粵東亦水鄉蓬辣聲名大

涉險既已多安之不爲害今日灘上過水花噴似霈使非疏鑿功來往眞狼狽西亭仁者心遇否轉爲泰其惠在千年舟航衆所賴山川險可平人心險難繪誰肯將拙句勒石在斯瀨後來多君子我語豈狡獪

哨海

扶搖九萬里使南溟倒流澳門之島有太子樓侍郎洲白日沉蒼波見魚龍同遊黃屋珠衣之君臣何因到此乘桴浮中國擅豪華汴州徙杭州花石岡山河已破西湖歌舞更淹留又得一佳士和議是深謀岳家軍散盡南朝君臣可無憂秦滅以强宋以柔書生用口舌誤多少英雄功業不到頭不然趙宋之君失德未若李與劉何亡國之辱比之漢唐更堪羞五國城棠塵二帝恨至今未休厓山一塊肉臣子風濤激烈龍舟滿天星隕氣象干斗牛海中眞是乾淨土道君北去遜一籌

南征行贈洪海客

國朝孝廉 邱嘉穗 字秀實上杭人

君不見漢時投筆有班生磊落胷羅百萬兵靑海孤城勤遠畧黃沙四塞震雄名又不見伏波銅柱定交趾坐令瘴海淸風起隨山刋木破女戎擊牛釃酒勞軍士今之腐儒何足論咿唔但效草蟲喧鈍質生成

難變化機心習熟易驕蹇口舌空憐鸚鵡媚經綸終惜蜘蛛織何人當局展前籌獨自登壇標赤幟將軍丰采迥絶倫鳳樓坐嘯推元臣海繞東南開壁壘島連金厦靖煙塵年來辛苦提戎馬銘功直抵朱崖下樓船返旆指肇高還教小醜避三舍書生一踐古戰場憑高作賦自神愴敢道元戎不好武早知開府擅文章貽我南征詩一册裘帶風流何奕奕若使露布告多方魑魅見之失魂魄國家淸晏七十年危明憂盛藉羣賢封侯本屬尋常事肯讓班馬古獨傳同里蔡子我同譜近奏膚功文改武雲霄有路通儒將閩海無烽驚幕府知君意氣倍慇懃爲我問訊今何云千軍鐃鼓新歌凱三峽詞源舊出羣

洪簡民署南澳總兵事統全廣舟師直抵珠崖與交阯接壤處復於電白陽江獲賊艘殺傷甚衆誠書生踐戎馬一快事也詩以贈之

國朝 李暾 字寅伯 鄞縣人

洪君天下才能文復能武英風震揭陽殺賊猛於虎去夏駐南澳閩粤之門戸積盜聚粤東刦掠害商賈公具大將才偶作舟師主萬里破洪波海若驅勁弩珠崖覽靈奇交阯接險阻戰功仰伏波雄心爲一吐

返旆獲賊艘電白陽江所殲殪固已多沉溺不可數
一朝鯨波恬濱海成樂土南征有餘暇憑弔及前古
文采坡仙存浩氣剛峰覩橫槊而賦詩風流誰與伍
明州外大洋屢被賊所苦皆由粵東來出沒依島嶼
每歲乘春風閩浙飢寒聚秋濤起復歸搜剿竟奚補
使君久居此賊黨可盡取巢穴既掃除鄰邦利自溥
憶與君訂交慷慨胥共掮我今白鬚鬢小閣間閒處
君已統全軍絕域題銅柱庶謂壯志酬誰知鬱肺腑
羨此汾陽勳慚非太白侶作歌俟採風持以獻當宁

夏日途中雜興四首　國朝知府梁文煊字幾汀壽春人

蚤稻登場野色清晚秧刺水雨絲輕農家已遂操豚
祝王事無嗟觸暑行翡翠影中花自落鷓鴣聲裏句
初成山香聞氣渾難識懶向羣芳譜問名
農父供醅貯瓦盆籃輿小醉繞山根水流不溼青松
影雲起將沈綠竹邨憶昔挽弓飛腰裹卽今分虎見
兒孫政成渤海何年事彈指光陰一斷魂
興寧城外繫浮梁蟬著高榕噪早涼帶夢恰行四五
里和詩又過兩三岡山如續畫層層遠水可流觴曲
曲長莫笑鬱林多載石我來官久亦空囊
絕愛山鄉白板扉田家父子得相依椰瓢常貯膠牙

酒蕉布新裁掩脛衣牆外豆瓜閒引架籬根雞犬靜
忘機勞人到此應增歎正向功名問是非

潮州雜興　國朝刑部尚書徐乾學字健庵崐山人

蠻女科頭足踏塵丈夫偏裏越羅巾無分晴雨穿高
展豈是風流學晉人

官舍華燈月色深主人情義比南金當筵聽得蠻歌
慣忘卻吳趨白苧音

西湖梅風　國朝惠潮道仇昌祚曲沃人

晴光瀲灩漾嵐阿漫向孤山處士過月到峨嵋全擁
雪風迴洛浦半淩波漁人只自能尋楚水部於今不

姓何醉裏羅浮難再遇更無翠羽可成歌

文峰飛翠

聊將蠟屐破蒙茸振衣先登第一峰壑外山圍青玉
案波間島插碧芙蓉煙橫暝色迷歸鶴雨過陰嵐護
古松拄杖支頤極目望西來爽氣盪人胷

金山朝旭

潮來獨上此山谺躡履攀蘿興自賒畫裏邨墟人賣
酒湖中野艇棹穿花石如蹲虎迎初旭鳳若棲亭帶
早霞山有伏虎石鳳棲亭 最是登高望遠處炊煙縷縷出漁家

龍潭落照

汎汎淸波一鑑開鮫宮顯著老龍斑晶光倒射昆明水瀫綺長飛玉案山散彩初疑天錦濯澄輝又見浦珠還歸來獨我知濠樂影裏斜陽照醉顔

鳳棲木棉

芳草萋萋帶露香扶笻一入比邱房過橋便覺市塵少到寺方知僧日長瘴樹酡連野茜色蠻花醉染疎林霜秋來採得如雲軟好結騷人薜荔裳

韓亭秋月

國朝平樂令陳衍虞字伯宗海陽人

晴煙幾縷抹山隈蕭槭疎林擁榭開千頃瑶波江芷漾一庭柏影兎華來鴈拖秋色過韓嶠僧帶嵐光扣

覺臺我欲拈毫裁月賦可憐揭婦巳無才

筆峰晚凉

三峰脱穎壯文園黛染濃如醉墨酣俯瞰層城圍錦堞還看峻聳滴仙源山容不爲軍容變山經置營松色常隨靄色昏幾陣凉飇霏彩筆珊瑚是架原名筆架山插天門

鳳山秋菊

點染秋山一聳煙野籬邨畔菊畦偏西風戰罷金千朶女几移來玉一田獨坐誰貽徵士酒飱英但咏楚臣篇幽香寂歷無人問看爾敷榮綴暮天

送家伯宗之任粵西　國朝司李陳殿桂 字薑亦杭州人

從今吾道又行西叱馭蠻鄉又不迷華蓋曉峰迎羽旆昭潭秋水映玻璃自公笏向青山拄懷友詩從白社題最是崐崙天際杳池塘草色悵分攜

謁韓祠　國朝兩廣總督吳興祚 字伯成山陰人

過橋尋勝蹟徙倚夕陽隈綠水迎潮去青山抱郭來文章隨代起煙瘴幾時開不有韓夫子人心尚草萊

巡達濠

鼠寇今宵遁山南空戰場風吹溪瘴黑日落嶺雲黃岸草衰猶碧巖花慘不香何年閭左復哀鴈集潮陽

巡南澳

巡海登南澳浮天曉日紅山形皆向北水勢自朝東浪捲晨昏霧帆懸閩粵風咽喉成鎖鑰控制兩相同

壬戌春接御馬三至分水關時與漳州線觀察陪姚制府宴郎席倡和　國朝知府林杭學 字宇武江寧人

路滑泥新雨後山一春三至敢云艱長鯨盡剪無餘窟戰馬徒勞復度關天末已標銅柱績海疆重見鐵衣閒宦遊幸遘昇平世歌咏何妨有醉顏

留隍道中有感

蕉邨連竹塢舟在畫中行岸草粘雲皺灘沙觸石鳴

青山懷舊雨白髮對孤城感慨成今昔勞勞太瘦生

春日與同人遊塔山三首存二

國朝澄海令王岱字山長湘潭人

肩輿經北郭牽艇渡南洋沙路頻過水菑田漸闢荒野紅留舊果嫩綠上新秧自是炎方暖農功二月忙

蘭若闢山隈層岡亂石摧探幽僧獨往不速客俱來隱几觀滄海憑欄想刦灰青蒼南澳色重見瘴煙開

甲子暮春過蓬洲登山巖望海山達壕口占

地勢垂窮巨海浮尚橫疊嶂截中流懸巖忽闢奇峰腹窄徑斜穿亂石頭潮靜兵艚猶設汛煙清蜃氣不

生樓何期作令餘年日得展乾坤萬里眸

和王明府登靈泉巖望達濠原韻

國朝福建學道楊鍾岳字大山澄海人

蓬瀛一望正凝眸十載滄桑幾白頭不老青山雲外峙空存綠水海中流飛鷗帶霧沙爲岸壘石迷煙潮湧樓搔首登臨天際遠漁舟無纜任飄浮

遊東巖

薄海波光映碧天潮陽風景正悠然高峰層次凌雲起遠樹低横向水眠却憶留衣尋舊蹟還看飛錫湧新泉杖笻遊嶽他年事嘯傲東山此日緣

韓江　國朝廣東督學惠士奇 字半農 吳縣人

一曲清江繞郡流東洲雲起接西洲雨晴蝴蝶飛花圃日暮昏鴉集戍樓丞相祠前山似戟侍郎亭畔月如鈎木棉開遍芭蕉展腸斷春風鳳水頭

丁巳歲隨師至潮聞甲寅之變殉難者有防禦于國璉遊擊李成功張善繼都司白虎父子千總何亮孤忠抗敵臣節獨正恐久而事湮也詩以弔之　國朝金璘昌

長江四面鎖寵嵸漠漠寒雲向大東一自羽書聞野戰幾年巷哭識孤忠波搖落日山仍碧人去殘城血尚紅惆悵不堪臨絕磴可無杯酒酹西風

澄海雜詩　國朝舉人張遠 字超然 侯官人

官舍皆茅屋人家半住兵洋鳴知雨至月缺識潮盈言語漳泉雜魚鰕市肆爭狂夫飛動意終更大風橫

魏正女歌　國朝開建教諭鄭茂蕙 字日揚 饒平人

長鯨激浪恣跋扈蟳蝣挺氣欲撼柱官軍聲罷殲渠魁火炎難分良與楛變起倉卒將何之大擐斧鉞小組縻夫失妻兮母遺子路旁捐棄呱呱兒可憐閨中娉婷色平生足不履閫閾頃刻骨肉盡分離健兒獰猙前相逼魏家一女貌更殊父母視如掌中珠年方

及笄猶未嫁匆匆軍至亦被驅被驅默默無言說回顧雙親祇哽咽父母閣淚不敢垂腸斷今生更長訣須臾幽閉一室中將軍愛此如花容燈燭輝煌頻催促堅正守志不肯從將軍猶憐年方少未忍唐突話言好且停咆哮叱咤威陰令旁人緩勸道間有老嫗巧致詞喋喋曉譬女秦儀其如烈媛靡他志高山難拔石難移將軍怒發眼如電狼噬豈猶顧婉孌悠悠一死甘如飴臨難從容色不變可憐紅粉委刦灰筠節百折終難回子規啼罷夕陽暮誰人聞此不銜哀

過虎頭寨有感　國朝吏部觀政 張經 字虛舟 惠來人

舟過岡頭指綠林江干暫泊陟層岑飛來江燕呢喃語化去沙蟲斷續音償汝青燈寧未了悮人黃石到如今風煙滿眼歸何處故壘蕭蕭荻葦侵 乙酉林學賢倡亂於此

贈澄邑宰王山長　國朝 張亮采 字伯揆 海陽人

隆萬以前眞風雅才名七子傾天下隆萬以後崛起誰許可竟陵與友夏獨怪鍾譚趨中晚頓將漢魏如土苴嗣有牧齋執牛耳梅邨芝麓樽堪把愚山荔裳並阮亭一驅中原空冀馬湘潭夫子號山長吮毫不作傖父想縱橫八極氣彌勁胷儲四庫神益爽偶然

寄嘯南海封止憑墨瀋時孤往懸魚留牘等閒事風清月白襟開朗陶鑄今古漱湘靈吞吐日月振遺響五十年來聲藉甚千秋藝苑歸君掌

弔從姪婦節孝楊氏　國朝　陳瑍　字昆之海陽人

節苦寧知綠鬢新煢煢弱女伴蕭晨十年影隻梁間燕一片魂依壟上人貧況不嫌霜共冷貞心長許月爲鄰而今相向黃泉下回首空閨灑淚頻

弔陳烈女寶娘　國朝　陳王軾　字純可海陽人

節烈誰堪比宏綱賴此人祇聞天有一不忍鬼無鄰皎志應如日芳名不計春自存冰雪操何意達楓宸

遷海界悵望故里　國朝　佘元暉　字伯水澄海人

咫尺鄉關隔萬重道旁回首正春濃燕辭故壘花爭落狐入空庭草漫封萬竈煙深餘廢井千山月冷照枯松哀鴻滿地歸何日只索吞聲說舊蹤

己酉弛海禁回鄉誌喜　國朝　陳龍光　字遠心惠來人

流移數載故山荒聖世欣逢復井疆阡陌應猶存舊畛桑麻方得樹新牆室廬陶穴風原古畚鍤春耕日正長好似新豐營作日雞豚亦解認家鄉

弔馬忠烈墓　國朝總兵　尚瀠　興安人

江城百仞護崇巒六尺欹碑剔蘚觀氣燭厓門鯨浪

急骨涵仙洞月華寒慈元殿冷迷山雨燕市雲歸認石闌勁柏蒼松餘幾樹王鳩啼苦血難乾

潮署雜興 國朝通判孫鉥 字古喤 嘉善人

佐郡原無術時清事事殊迎門無候吏報客聽山鳥病豈參苓效官因老大迂宿春久已絶馬甲且登廚月吉追陪外堂前抱牘稀風清翻貝葉客至典朝衣禁舶魚難市鋤園蕨正肥小山應有賦親串更何依

聞蟲 國朝茂才柯之隆 字仲山 海陽人

苔階人跡冷唧唧起蟲音有意憐秋客同聲作苦吟銀釭縈總遍玉漏滴初沉獨坐芸窗下那堪此夜心

之隆後裔呈送家藏古瀛詩苑爲洪簡民都督選刻集中採錄頗多補舊志所未備並錄其詩

古洞佛燈 湖山十景存四首 國朝陳珏 字雙山 海陽人

玉竇何年鑿巖扉竟不扃一燈依佛瘦白晝破雲冥光帶靈山舊色涵太古青深林遮未得漏影出雲屏

梅莊新雪

昔日探梅至而今何處花 莊久無梅 忽然飄瑞葉疑是綴寒葩洞閉高人去山空落月斜苦吟驢子背歸路失三㐅

水仙夜月

仙子湖邊住纖塵逈不生月明鮫淚濕風定鏡匳平

深夜凌波影空山響珮聲清寒何處所宮殿水晶成

釣臺秋色

誰隱城陰釣苔機俯一泓我來人不見濠上水空明鴈過紅絲斷魚沉荻影清高風千載在秋思滿湖坪

輓毛烈婦 有序

烈婦毛氏郡人潘元新妻家貧事姑至孝甘年伉儷而元新遽卒婦視歛畢陰懷利刃闔戶自到血殷濡地未卽畢命急以手絕吭而死當事旣爲立傳入志余復綴以詩

莫向今生問禮宗畫眉人去矢相從羞將苦竹沾餘淚忍把離鸞熠舞容一代宏綱肩粉黛千秋碧血灑芙蓉夜臺自比鶼鶼翼人世何勞石窌封

冬日同友人遊南巖精舍留宿次達上上人韻

一路霜風落葉深偶逢知己入空林雲停似欲依禪定鶴立居然有道心古洞燈微涵冥色夕陽鐘動出寒音十年宰相渾閒事聊與山僧和苦吟

寄懷洪方崖都督 陳珏

海門一別幾星霜絕島風煙望渺茫投筆少同班定遠著書今過戚南塘平蠻露布親揮洒匹馬橫戈孰頡頏公有南征及匹馬橫行二圖余皆題之好向扶桑看曉日樓船擬共溯汪洋

哭王山長明府 國朝肇慶府教授 陳王猷 字良可海陽人

斯人其已矣誰復挽滔滔世是低眉拯官因强項高
才華空鳳噦姓字自仙曹黃白紛相語頻年絕吏饕
泛泛浮槎去王喬好作羣民猶行古道澄民皆縞素天已
喪斯文書史生前業聲名海外聞北窻清夜月空映
墨池雲北窻其自署齋名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自春徂夏霪雨五月韓江水
湧數十丈郡內舟楫可通女墻不沒者數版耳
北堤就決人心惶惶百餘年僅一再見作大水
行

百五十日天冥冥密雲催雨西北行朱鱉出遊黑蜧
走黃鞲青驄聲砰訇一雨一水知幾尺民間太息占
庚晴南海飜潮忽倒浸洪濤滾滾浸半城城中七門
三門閉四門出入雙槳撐街市遊鱗趁洶湧屋外無
地愁拘儜老人攢眉慘顏色小兒拍手探笭箵食米
如珠舌腭破燒薪似蠟脂膏凝更聞北堤半就決西
關婦子奔倒繃郡內大姓走樓上持糧儲炭釜甑并
小屋居人木作筏麻繩束縛忙無釘大官顛悴小官
苦囊塞石砌紛經營百姓倉惶力不足役及太平無
事兵觀察魯公謙庵元戎薛公謙若日徒步身當匏子全生靈
我亦赤脚出東望水勢幾與山椒平大樹拔根沒浩

蕩流屍覆草隨鯢鯨桑梓東陲數十里塘坊潰决山田崩麥化飛蛾粟化蟲青金食盡芽無萌海外樓船乘危入人命朝露心膽驚似隔蓬萊乃一水音問斷絕憂忡怦九州水府十八處韓江蕞爾下流傾去歲薄收忍窮餓菜色未痊災疊經古者旱潦史必書閶闔寥邈浮雲橫安得蘆灰止漭瀁鞭策羲馭光晶熒

決隄嘆

白沙隄决西關廬舍一空海潮揭普四邑田廬淹沒過半嗟夫數百萬生靈倚隄爲命使未雨綢繆稍培護何致平陸遂成巨浸哉

城西門外浪打天城西門內街泊船巷陌沉埋閟陰壑堂廡汨沒生寒煙十里人家城上宿女牆堵板立鳩鵠驚魂已褫蛟螭餘殘喘何堪風雨惡長江駭浪況未休東匯橋水欲倒流北來西折恣驕悍斷崖噴薄天吳愁匏子堤城功不朽古人身往名猶留眼前羣公東無策水哉水哉長太息淇園伐竹紛千竿白璧塡淵漫一擲坐使狂瀾不可迴孰云民溺由己溺平陸蒼茫湖海中奔騰四境秋禾析嗚呼川瀆傷人多涓涓不塞成江河

潮州竹枝詞

國朝知府宋徵璧字尚木華亭人

積□還教六月涼家家砧杵搗衣裳素馨髻挽連環

結幾度風吹枕簟香

鳥啼花發自然春無那天南景色新卻怪中庭飛絮
滿木棉風捲暗香塵

無眠數問夜何其鱷渚風波一二時苦憶播州劉禹
錫櫂歌輕唱竹枝詞

新插芭蕉一兩叢女牆多種木芙蓉朱唇輕染胭脂
色愛嚼檳榔玉齒紅

韓江望陸丞相祠　國朝內閣學士陸棻 字義山平湖人

蓮花石畔井闌秋瘴海風波萬古愁青徑虛傳丞相
墓紅羅謬記侍郎洲終悲少帝無餘祚肯戀厓門有

故邱想像行宮端笏珮此邦俎豆未應休

弔五忠 李成功張善繼于國璉白虎何亮　國朝海陽令金一鳳 字子翔山陰人

鎮日風霾罩郡城獨留葵赤向陽傾銜鬚尚滴忠臣
血碎首猶聞罵賊聲正氣沖霄山岳動英魂入地鬼
神驚韓山草木都含淚萬古應傳五烈名

輓正女藍氏　國朝光山令楊之徐 字慎齋大埔人

孤鸞未結朝雲夢彩鳳空成暮雨猜一著麻衣歸舊
伴雙瞻枯樹作新荄冷韓淚濕彈心恨蓬髮悲生入
鏡臺默抱幽正沈玉影九泉明月共徘徊

方謠　　國朝明經　郭天正　字爾興　揭陽人

北山有猛虎皤然翼似角羊狠而狼貪爪牙莫之較麒麟借與皮食人恆不覺肆齧一何饞豈論淸與濁吾聞異方物有獸名日駮食虎如食人饕餮恣拏捉虎不慎所之行將於汝剝

己丑除夕同張舒雯史少干和吳霖伯原韻　　國朝知府　薛載德　字厚菴　山陰人

方惜光陰過年華復爾親冷花逗夜雨蒼嶺滯歸人故國惟餘夢他鄉剩此身籬梅偏作態又見一枝春

登蓮花峰弔文丞相　　國朝翰林　李象元　字愓齋　程鄉人

龍旗風捲入鯨波此地孤臣灑淚多辛苦有身趨鼎鑊間關無計護山河湘蘭易續招魂賦海颶難迴逐日戈一瓣蓮花峰上石尚蟠正氣未銷磨

潮陽東山韓祠

古木森森蔭石橋高甍飛宇接平潮元和不黜西曹直揚粵空瞻北斗遙溪鱷避文波浪靖湖神歆德兩暘調如何偏有叅禪事留得衫巾跡未消

按潮郡作　　國朝廣東督學　鄭虎文　字炳也　秀水人

蠻俗天所閔簡賢作之師得公難其來因以法致之竄身抵南服燭晦符明離一夕鱷魚徙萬古瘴霧披

公初不諫佛諫諫或信不疑從容廊廟上匝洽雨露滋夫豈一隅漏而難爲公公私公之不朽業自在豈必玆維玆實賴公用以昌聲詩桐鄉朱邑墓蜀郡文翁祠古人歿世稱卽境足自資何庸賤符竹而必登台司上表請封禪願効于文辭憂患亮難遣剛耿終不移獨以吾道南被之窮海涯嗚呼古謫宦此邦實纍纍類不任以事拘縛同纓縻公誠有天幸俾之展所爲潮遇良已厚公亦傳於時我行韓山麓載涉韓江湄江山得姓氏蒼碧含清姿美人如可作榛苓有餘思

讀潮郡志

守潮僕射韓之先常袞爲潮守民始知學訓民化俗同于韓以韓掩常名實懸顯晦曷故韓曾言云莫爲後盛弗傳需殷遇疎愁緣慳維彼天水生海壖璞玉未琢琴不乃飾徽軫窮雕鐫叩音發采清而堅耳頓易聽目改觀寄以吾道重克肩與其鄉人相陶甄薪火不絕歲月綿先河之祭韓宜焉家尸戶祝香火繁祠韓配趙肅豆籩如至聖宮祀禮虔當時柳州相抗顏羅池侯神廟貌鮮以今視之殊天淵韓城有本放海泉非溝澮盈涸可憐苐無沿流與尋源汨泥揚波久亦湮韓常顯晦理可研意或在此非關天得材敎育裁斐

然聖賢用是心拳拳吾欲師古懶莫前身如土牛不堪鞭卽今校士楚粵間得鮮一二周三年夜不貼席曉不餐但覺閒處差安便無稱沒世吾亦安毋徒役役躭陳編

評石徑

國朝惠潮嘉道梁國治字瑤峰會稽人

雲關秘西軒瀏瀏巖壑聲林篁碧天端風佩搖秋清俯仰瞻嵯峨石氣互陰晴窈窕一何深得無怡我情幽人想元跡流覽衆妙呈一徑入雲去高下誰當名

天池月皎鯨波靖輕羅不動澄清鏡水面潮迴萬弩

南澳歌贈倪總戎

低巑崖石飲千鈞勁南澳山當閩粵間中天洲島扼羣巒鮫人寶集澎湖市蜃氣輝浮鹿耳關門庭一面稱雄鎭倚天長劍誇崇峻橫海樓船駕日高伏波銅鼓連雲震

聖朝萬里猶庭戶照檻扶桑列階樹底事青城構石梁寧煩西屬施銅柱靈境天開起市廛千邨耕鑿萬家煙海壖沙長兒童老漁水樵山不記年元戎顧我慇懃說少壯親會探虎穴只今年纔六十餘盤馬猶堪十盪決貔貅幾隊領前軍鵝鸛千行戲陣雲笳鼓新聲諧競病柳營閒檢赤松文川巖是處留題徧清

詞一一開生面山中自許錬丹砂海上寧當遇安羨一棹清風入港深碧雲紅樹點高岑驂螭有待盟鷗遠欲訪蓬萊何處尋

澳島步東坡行瓊儋間韻

國朝海陽令 張學舉 字雪舫 如皋人

滄波浩無極一島懸其中島形似新月天邊挂長弓居人紛若蟻繽緣入高空我昨奉檄至悠悠逐鳧翁去國日已遠超海亦足雄頗見魚噴雨長懷鵬摶風奔潮時礮錯石罅鳴洪鐘天水互吞吐誰能辨初終山氣令人壽皓髮須還童況從鎮府遊精神健猶龍川林溯泉脈踞石睇雲容語闡元門秘箋疊新詩工不知入寥夐直接方諸宮

辭郎洲 有序

青徑之口有洲名辭郎宋少帝昺去澳將遷舟甲子門都統張達督義徒駕艘扈從其妻陳璧娘送之洲畔由是洲與人並傳辭郎之名千古有餘悲矣

送郎郎須歸辭郎郎不歸郎郎不歸可奈何義徒樹幟郎橫戈橫戈不復顧伉儷洲邊一訣明大義路人環觀爲慨慷是夫是婦豈有兒女子態同惘惘洲之草悲風生洲之樹妖鳥鳴厓門君臣一燼空斯人死必爲鬼雄吮血蒲壽庚鹽腦陳宜中璧娘招魂魂應歸

魂歸澳島何因依青徑上有丞相塚化作孤雲相傍飛

偕張韓起遊靈山寺　國朝知府　周碩勳 字元復長沙人

寺建於唐以韓昌黎得名當公刺潮時會訪僧大顛於此壬午臘余按潮普清鼇糧務回郡偕張君往遊乃慨昌黎之不朽也越千餘載靈山增色而緇流託庇焉因各賦一章以紀之

松竹陰中選佛場靈山終古梵天長煙霞惟愛羣僧領禮法都教候吏忘石塔深藏明鏡在林亭空峙寶衣亡此間陳迹堪惆悵爲憶昌黎到後堂

陪周太守遊靈山寺　張裕爌 桐城人

留衣亭畔小橋西來訪靈山古衲栖不是清時賢太守那偕倦客到招提遊踪偶向巒陬寄禪悅翻教淨宇迷忘却形骸陪杖履閒唫應共憶昌黎

陸丞相墓二十韻　國朝　陶元藻 字篁村會稽人

玉步天移鬬洛年黃扉上相領中權蒼苔翁仲今排列寶玦延秋舊播遷孱弱冲人求砥柱倉皇飛電走樓船羽林擊水雙龍夾漲海横戈入陣連禦敵樞機參密幄追奔虓虎控嗚　朝周玉馬雷驚邑辭漢銅人淚迸泉九鼎那能懸一髮中原況復竭三川豈云

螳臂難當轍幾見媧爐善補天辛苦食餘殷土粟孤危攀斷鼎湖髯忍驅妻子洪濤裏空望門閭古澳前心與沈灰留紫澥身隨殘日墮虞淵秦庭竟少人援後曹社爭哀鬼議先流恨自塡精衛石懷沙永締汨羅緣事非盤錯忠難見人到流離骨倍堅敗將弓刀舟十六故宮禾黍路三千霾深頽浪迷魚腹風捲靈衣作墓田齎志長悲天板蕩騎鯨猶奉主周旋紅螺水拍殘燐路青徑松圍疊嶂煙華表空山無語鶴棠棃寒食有啼鵑篝燈重讀南朝史淚灑西風到海邊

湘子橋懷古　國朝　彭廷梅 字湘南攸縣人

當日潮陽吏與仙憂耽家國兩蕭然昌黎有句傷懷抱爲汝飄零十二年

縹緲遥聞紫玉簫碧空雲盡水迢迢不知跨鶴人何去猶說仙蹤在此橋

湘橋晚眺　國朝　吳觀墀 字楓人杭州人

彩虹涵夕影闗禁不重開 晚則閉橋 斜日赤如炙暮山青欲頽帆收湘子渡煙鎖鳳凰臺兩岸人聲襍風潮趁晚來

題陸丞相祠　國朝　吳啓元 海陽人

漫問臨安舊帝基孤臣少主兩流離宮中荆棘銅駝

泣海上波濤玉步移赤手豈能存洛鼎殘魂猶得■龍旗試觀五國淒涼事方信沈舟擘畫宜

郭山障

國朝惠州府教授 楊天培 大埔人

絕巘閟陰崖連邨谿陽谷想見山阿人深居結蘿屋我將携長鑱因之劚黃獨

西巖山

聞道西巖山上有白玉棋仙人於此會樵客坐睨之元鶴有時去白雲無盡時

馬山寺

曉日望西山蒼蒼帶平楚林外疎鐘清嶺頭孤寺曙

羅徑不逢人山僧乞食去

梅樹灘

霜林日氣寒紅葉晚來多我欲乘孤艇長竿擁綠簑得魚且沽酒臨風發櫂歌

滑灘

百里多巨灘五里下滑瀨谽谺亂石開衆水所交會夜半魚龍聲飄落天風外

獅子巖

清溪水如駛橫流湧江步巖頭明月光巖下秋風渡白沙自年年忘機宿鷗鷺

登鳳凰臺　國朝進士 詹廣譽 饒平人

蜃氣噓成在水隈飛甍百尺影崔嵬登高敢作凌雲賦障水羣鷺砥柱才遠艇橫秋沙岸集寒潮帶雨海門來沉吟鳳去臺空句卻笑金陵早刦灰

遊甘露寺　國朝 黃淡如 海陽人

琉璃法界古林邱茗椀詩瓢幾度遊佛髻卻分峰影翠經聲偏隔洞門幽虛廊住月昏疑曉峭壁奔泉暑亦秋爲問江南京口路名藍曾否似潮州

閨秀

平元曲　宋 陳璧娘

三年消息無鴻便咫尺憑誰寄春燕何不將我張郎西協義維舟同虎鬬無術平寇報明主恨身不是奇男子倘妾當年未嫁夫願學明妃獻西虜元人未知肯我許我能管瑟又能舞幾回聞難幾欲死未審張郎能再覯宋都統張達扈從帝舟至紅螺山其妻璧娘送至海洲上作平元曲贈行及達殉難匡山璧娘求得其屍葬之不食而死後人因名其地爲辭郎洲

上指揮俞良輔引　元 郭貞順 潮陽人

將軍開國之武臣早附鳳翼攀龍鱗煙雲慘淡蔽九

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羣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冰灑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南海瀕十載不斷干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遐方民將軍高名邁前古五千健兒猛如虎輕裘緩帶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祐此時特奉聖主恩金印斗大龜龍紋大開藩衛制方面期以忠義酬明君宣威布德民大悅把菜一笠誰敢奪黃犢春耕萬隴雲氂尨夜臥千秋月去歲壺陽戍守時下車愛民如愛兒壺山蒼蒼壺水碧父老至今歌詠之欲爲將軍紀勳績天家自有麒麟筆願續壺民歌太平磨崖勒盡韓山石郭貞順者元未處士周伯玉之妻也明初兵下嶺南良輔征諸寨之未服者貞順從伯玉居溪頭寨作此詩遮道上之良輔覽詩大喜一寨得全

歸寧自敘

天甲年來度二週暮桑榆景雪盈頭五經立業儒家雅三子成名壯志售橋梓有光聯俎豆柏舟無憾泛橫流階前蘭玉森森秀斑綵扶來到首邱時年已一百二十餘歲伯玉與季子先作已祀鄉賢

漁樵耕牧四詠

朝泛桑浪水暮歸鸕鶿洲一絲抛下處牽動海天秋

腳踏千峰雪肩擔萬里雲斜陽歸去路挑入燧人邨

身處茅茨陋天開綠野寬因天分地利春雨一犁寒
目斷羊腸險身騎牛背安夕陽芳草外短笛數聲寒

小園即事　　明　謝五娘　潮州人

翠竹碧梧手自栽芙蓉未秀菊先開小軒睡起日將
午黃葉滿庭山雨來

感懷

百歲因緣一旦休三生石上事悠悠無梁雙陸難歸
馬恨點天牌不至頭千里月明千里恨五更雨響五
更愁東風去後花無主任爾隨波逐水流

春暮

杜鵑啼血訴春歸鶯落殘花滿地飛惟有簾前雙燕
子惜花銜起帶香泥

春日偶成

乳燕銜泥春晝長倚欄無語立斜陽桃花紅雨梨花
雪相逐東風過短牆

感懷

四面簾垂碧玉鉤重重春院鎖深愁天涯行客無歸
信花落東風懶下樓

春晚

新綠園林雨過時黃鸝無語恨春歸楊花怕逐東風

去搭住欄杆不肯飛

七夕遇雨

乞巧傳杯不暫停人間天上兩關情西風吹斷牛郎淚灑落簾前作雨聲

柳枝詞

灞水橋頭日正長梳風沐雨是垂楊可憐千縷黃金線不與離人繫斷腸

秋日得書

征夫天外怨離居近接青江錦鯉書明月似環人去後碧天如水鴈來初梧桐葉落頻驚夢菱鏡塵封久

罷梳頗作飛塵隨遠道乘風猶得上君車

竹夫人

青奴何事漫相輕封號今同號國榮九夏專房非在貌一身空洞若爲情君恩本自無心得婦節從來徹骨清歎惜班姬秋後扇半生幽恨幾時平

寄懷

憶昔分攜在柳陰奇山上望桂山岑手牽玉藕絲難斷口嚼青茶苦自禁古鏡不磨難對影銀釭未燼尙留心一春孤館同誰語芭雨桐風夜夜深

題竹　國朝梁夢創妻蔡如君饒平人

瘦節亭亭欲拂雲半扶疎影到斜曛平生最愛徽之句何可一日無此君

官梅閣題壁　國朝　邱恭　海陽人

妾鳳城趙家婦也命薄罹難號死未遑旅次殘魂哀音恨句庶祈靈於鴈使蚤合鏡於鸞班血灑官亭見者憐之

十日離鄉音已稀愁眉生怕送殘暉天涯破鏡知誰在塞外悲笳去不歸望到故山心化石聽來杜宇淚沾衣五更畫角城頭月吹落旗亭促馬飛

和題壁次韻　國朝　趙璣　海陽人

兒與嫂共筆硯者四載矣順治癸巳城陷被俘至通衢見壁間詩知出嫂手因次其韻續題於

後倘嫂一日生還重過此地覩兒淚筆兒死猶生矣

分明筆仗影依稀驚陣啼鴉散夕暉去國竟成千古恨抱琴應共九泉歸才高柳絮餘香瀋命薄桃花卸舞衣淚眼相逢何日事一聲鼙鼓各魂飛

春暮　國朝　謝玉娘　揭陽人

朱簾畫閣小橋東人倚東風對落紅何事柳眠鶯不起卻緣春事晚來空

乩詩

自別山郎玉鏡前香羅暗溼淚珠鮮九泉本是多愁地買盡相思不用錢

玉娘既沒後降乩自言余本玉帝司香女以過謫人間尋召還

署青霞洞主明苞仙荷良人哀念來相慰藉幽明永隔如何如何漫次良人見悼韻詩十八首奉答

弔吳恪順六奇墓 墓在大埔湖寮鄉

國朝山陰馮公詠妻 胡愼容 玉亭又字臥雲氏本山陰籍以祖遷直隸遂爲大興人早孤負宿慧隨大父官嶺南舅亦仕粵其時氏頗著才名有紅鶴山莊詩鈔伯姊愼儀仲姊愼淑俱能詩

荒塋野草碧如煙舊是元戎葬骨阡尚有鳴烏悲白日更無長劍倚青天松聲瑟瑟心猶壯竹影森森志未遷萬古誰能消此恨暮雲殘照共淒然

寄別表姑母史若蘭 原序云余與姑同居匯水數年姑先別去鳳城相隔猶未遠也明年秋余隨祖父有羊城之役書此相寄以誌遠別

長恨行踪不自由豈堪躭病對清秋離情恰似長堤柳一樹煙絲萬縷愁

一封書寄淚潸然從此芳音鴈字傳欲識舊時人意好秋風吹夢到韓川

韓江路渺水空流壩岸重雲鎖暮秋別恨不堪燈下寫夜來魂夢倍添愁

滙城一別柳如煙今日留題意黯然十載風光渾似夢未知佳會又何年

釋

題瑩心泉　明　釋通岸

一脈靈淵秘千秋鎭若斯光涵明月夜淸與白雲期遠洽藏春塢平分浴鶴池悠然心賞處塵世未曾知

重遊東巖　國朝　釋印元　字亦那　海陽人

重來不見主人顏只見松梢鶴自還煑茗昔曾眠怪石吟詩今又叩禪關天低靑入煙中樹雲溼光連水上山卓錫泉香千古異洞門空鎖白牛閒

韓山亭　國朝　釋超雪　字宜白　海陽人

俯仰小亭間幽人獨往還風微花氣足樹密鳥聲閒魚躍有源水雲登無盡山騁懷神自遠萬彙各開顏

秋懷

比來秋落莫高枕菊花前古木收殘雨疎籬宿冷煙三山人自遠千里恨難傳何處砧聲急悠悠到耳邊

寄陳延煜文學

同在乾坤內何曾有別離川原人自隔魂夢客多疑野趣憑誰話寒花託使遲山房懸一榻待汝夜裁詩

馬聘三司馬同許野公別駕過訪和韻　國朝　釋德新　字起南　海陽人

撩人好句帶煙霞何幸相將薜荔家荒徑掃除無剩

葉空林點染尚餘花廚中盤供惟燒笋竹裏濤聲只

煑茶但得騷人頻過往當年白社莫相誇

次陳心之陳北之二居士過訪東臯韻

國朝 釋海會 字日睿海陽人

結屋離人境時看雲去來新花迎客笑一徑爲君開

茶煑春前水芋搜刦後灰莫言邨寺僻攜手步松臺

遊鳳凰臺

國朝 釋大汕 字石濂江南人

兩岸夕陽明登臨正晚晴雲生山欲動風定樹無聲

閩海湘橋接韓江鳳水鳴臺空思建業煙雨下孤城

抄存潮州府舊志小序

盟密夏五春秋愼書事閲數百年非見聞甚確別有援据未許輕議裁削新志輯於乾隆壬午自明洪永以來節行著蹟臆删甚夥士大夫尙藏舊刻潛德幽光胡可湮鬱深懼年遠佚失無以徵信來兹錄存一册使後有考乾隆四十年閏十月太原康基田記

舊志第七卷名宦姓氏

漢

海陽侯摇母餘　揭陽令後封安道侯史定

南朝陳

海陽令歷尚書度支贈侍中謚忠敏蔡景歷

唐

潮州刺史常懷德　潮州刺史李臯　同平章事謫潮州刺史常袞　同平章事謫潮州司馬鄭餘慶　刑部侍郎謫潮州刺史贈昌黎伯謚文韓愈　攝海陽尉衙推官勾當州學事趙德　潮州刺史劉暹　同平章事謫潮州司戶李宗閔　同平章事謫潮州刺史楊嗣復　同平章事謫潮州司馬李德裕

南漢

程鄉縣令追封忠孝公曾芳

宋

開封府推官謫潮州通判諡文惠陳堯佐　知潮州事王舉元　知潮州事彭思永　廣東提點刑獄追封汝南伯諡元周敦頤　大理寺少卿謫知潮州事彭延年　樞密使諡武襄狄青　知潮州事王滌　知潮州事曹登　諫議大夫安置梅州劉安世　潮州通判前知海陽潮陽二縣陳康年　知潮州事李邁　丞相安置潮州趙鼎　知潮州

事傅自修　知潮州事黃定　知潮州事黃杞　潮州通判黃孔光　太常寺少卿謫知潮州丁允元　知潮州事陳宏規　知潮州事林嘌　知潮州事沈杞　知潮州事黃自求　知潮州事曾噩　大理寺卿謫知潮州事孫叔謹　知潮州事許應龍　知潮州事鄭良臣　知潮州事劉克遜　知潮州事林壽公　潮州司理洪天錫　知潮州事陳圭　潮州通判廖德明　知潮州事牟濚　左丞相安置潮州吳潛　端明殿學士謫潮州陸秀夫　左丞相信國公文天祥　太傅越國公張

世傑　擢鋒寨正將攝知州事馬發　知潮陽事
蘇伯材　知梅州事柯宋英　知潮陽事鄭敦義
知梅州事劉安雅　知梅州事陳模　知海陽事
陳顥　知梅州事顏槦　知梅州事鄭至果　知
潮陽事陳景魏　知潮州軍州事洪天驥

元

潮州路總管丁聚　潮州路總管王元恭　潮州
路總管王翰　潮州路同知安童　知梅州事馮
惟吉

明

布政司參議王綱　潮州府學教授林仕猷　潮
州府知府白叔敏　潮州府同知彭艾　潮州府
同知衡岳　海陽縣知縣曾伯良　海陽縣知縣
姚英　嶺東道僉事梁觀　潮州府知府王源
潮州府通判裘贇　潮州府知府劉湛　潮州府
知府周瑄　嶺東道僉事謚忠襄毛吉　潮州府
知府謝光　海陽縣知縣饒榶　程鄉縣知縣陸
鋹　督學御史謫潮陽縣縣丞陳琳　潮州府知
府談倫　御史謫揭陽縣主簿季本　太僕寺少
卿謫海陽學教諭陳察　河南副使謫潮州府同

知劉秉鑑　刑部員外郎謫潮州府通判魏一恭
潮州府通判烏尚絅　兵部主事謫潮州府通
判諸燮　潮州府同知贈太常寺少卿劉魁　潮
陽縣知縣李奇俊　潮州府知府袁鳳鳴　潮州
府知府何寵　潮州府同知林雲霄　嶺東道叅
議馮臯謨　程鄉縣知縣陞嶺東道僉事徐甫宰
平遠縣知縣陞按察司副使王化　潮州府知
府侯必登　潮州府推官陳應熙　工科都給事
中謫惠來縣典史劉宏寶　潮州府推官姚會嘉
嶺東道副使曾應棨　潮州府知府陞嶺東道
副使金時舒　潮州府知府陞嶺東道副使陸典
潮陽縣知縣章邦翰　揭陽縣知縣林大經
揭陽縣知縣潘維岳　海陽縣學教諭王純臣
海陽縣學訓導蕭來儀　嶺東道副使陳元卿
潮州府知府陞布政司叅政李栻　潮州府知府
胡喬岱　潮州府推官吳天策　分巡嶺東道任
可容　海陽縣知縣贈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金
謐　潮陽縣知縣姚復初　揭陽縣知縣沈重德
程鄉縣知縣劉寬　程鄉縣知縣鄭懋中　捐
陽縣知縣陳爵　揭陽縣知縣徐資用　饒平縣

知縣楊昱　饒平縣知縣張濾　程鄉縣知縣劉彬　饒平縣知縣邱天祐　饒平縣知縣許壁潮陽縣知縣姜森　潮陽縣知縣陳隆　潮陽縣知縣張廷槐　揭陽縣學教諭鄭昇　潮陽縣知縣宋元翰　大埔縣知縣歐淮　大埔縣知縣方琦　惠來縣知縣蔣恩　程鄉縣知縣林墰　程鄉縣知縣李桂　普寧縣知縣趙鉞　潮州府知府郭春震　潮州府知府郭子章　潮州府推官萬元吉　海陽縣知縣沈鳳超　分巡惠潮道葉重華　惠潮兵備副使魯元寵　編修謫三河驛

驛丞王思　揭陽縣知縣唐宗義　揭陽縣知縣陳膚　揭陽縣知縣彭文質

國朝

太子少保兩廣總督佟養甲　廣東巡撫陞湖廣總督前潮州府知府石文晟　廣東巡撫朱宏祥潮州府通判劉正　潮鎮中軍左營參將贈驃騎將軍李成功　潮州城守遊擊贈參將張善繼

澄海協都司白虎　續順公標下防禦于國璉

澄海協右哨千總何亮　廣東巡撫陞湖廣總督晉少保謚清端楊宗仁

舊志第七卷鄉賢姓氏

漢

孝廉安成長吳碭

南齊

處士程旼

唐

進士趙德　漳州鎮撫追封潁川侯謚昭烈陳元

光

宋

進士度支員外郎提點刑獄林從周　舉賢良方

正刑部郎中許申　特奏五經化州推官劉默

進士太子中舍黃程　進士林巽　特奏太子中

舍盧侗　舉經明行脩知梅州事陳希伋　進士

權知化州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允　進士知新州

事張夔　進士龍圖閣值學士湖南安撫使劉昉

舉賢良方正銀青光祿大夫開國男劉景　處

士吳復古　文學鄭南升　文學郭叔雲　進士

禮部尚書王大寶　進士肇慶軍節度判官盧順

之　進士上第靜江教授姚宏中　進士知海陽

縣事陳坦　進士梅州僉書事殉難蔡蒙吉　殿

前司贈武節大夫胡斌　進士守潮州古革　進
士博士藍奎　進士判汀州黃煥國　進士辛東
莞王中行　進士蔡震　進士乙榜南思僉幕許
騫　摧鋒寨正將攝潮州事馬發

元

舉賢良樞密同知陳肅　舉經明行脩福建廉訪
使陳元龍　處士李闢　處士張奐　處士周瑤
處士戴希文

明

舉孝廉廣西叅議林興祖　舉茂才河南叅議周

彥器　神童蘇福　孝子周則義　孝子周孝
處士林希蔭　進士提學副使蕭鑾　舉人提學
僉事李齡　進士陝西副使鄭安　進士溫州府
知府蕭冏　進士平樂府知府陳軒　進士大理
寺少卿吳一貫　舉人翰林院博士周成　進士
太僕寺寺丞王昂　舉人贛榆縣知縣林濟民
舉人李大綱　貢生安溪縣學教諭盛鳳儀　處
士謝紀　進士淮府長史贈太常寺少卿莊典
處士
陳明德　舉人國子監博士贈刑科給事中薛俊

進士山西道御史楊琠　進士行人司司正贈
河南道御史薛侃　舉人楊驥　舉人楊鸞　進
士戶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薛宗鎧　孝子
鄭萬化　進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襄敏翁萬
達　進士禮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潘大賓
狀元翰林修撰林大欽　進士南靖縣知縣郭
大鯤　貢生沙縣學教諭林順　進士廣西左布
政劉子興　舉人橫州知州夏建中　舉人嚴州
府同知楊惟執　舉人來賓縣知縣毛紹齡　進
士福建按察使黃國卿　舉人羅城縣知縣蕭端

升　進士工部左侍郎陳一松　進士提學副使
林大春　舉人龍巖縣知縣劉源湧　進士貴州
左布政鄭旻　舉人戶部主事鄒廸　官生戶部
郎中翁恩佐　舉人泉州府通判曾球　進士按
察司僉事蘇惠仁　進士苑馬寺卿成子學　舉
人戶部主事陳以冏　貢生福安縣學訓導殉節
謝君錫　貢生將樂縣學訓導陳經順　貢生羅
城縣知縣贈刑部員外郎張志可　舉人衢州府
同知陳端言　舉人詔安縣知縣贈光祿寺少卿
夏宏　恩貢生楚府長史孫春芳　進士廣西副

使周宗禮　進士吏部郎中贈太常寺少卿唐伯
元　進士貴州副使陳志熙　孝子黃良豐　貢
生南雄府學教授黃河清　贈太常寺卿林喬樌
　進士戶部侍郎贈尚書林熙春　進士福建左
布政黃琮　舉人雲南副使張鳳翼　舉人貴州
左布政黃文炳　貢生興化府學教授梁岳　舉
人隴州知州謝詔　進士戶部郎中贈光祿寺少
卿夏懋學　舉人新化州知州吳悅　辟授行人
李鳳　孝子葉文保　進士閩縣丞林遜　舉孝
廉河間府通判林祖　舉人州學教授歐陽初

貢生授御史余眞　貢生戶部員外郎曾牧　解
元周府長史鄭義　舉人國學正鄭璣　貢生慶
遠同知陳綱　舉人國學正黃潑　解元順天治
中姚琛　舉人兵部郎中姚璦　進士廣西參政
姚紹　進士太僕寺少卿吳裕　舉人州學教授
黃勲　清流知縣余琪　進士御史鄭一初　舉
人漳州通判潘文明　舉人國學正黃用直　進
士浙江僉事周用　進士興化府知府黃一道
舉人蕪湖知縣王軾　進士御史蕭端棠　進士
興化知府陳瑞龍　贈四川參政周孚先　貢生

龍南知縣徐嘉祉　孝子王實　孝子翁孟統

孝子李芳　舉人黃琦　舉人副使孫森　舉人

戸部主事成子寛　進士戸科給事中辜朝薦

處士李郁　處士謝運開　處士姚建安　貢生

陳廷策

國朝

贈太子太保左都督吳廷符　舉人布政使鄭廷

櫆

貢生贈郎中楊昌時

廣東提督贈少師謚順恪吳六奇

文學贈編修佘良佐

舊志第十三卷名宦列傳傳畧見新志職官表者不錄

監司

明

嚴爾珪浙江進士性靜正刑清政簡公餘輒召博士弟子入署課文給筆札授餐第其甲乙陞去日囊槖蕭然

邵名世無錫人壬戌進士正己帥屬治不煩苛清聲甚著士民立祠尸祝之

國朝

仇昌祚號漪園山西曲沃人由明經任潮州府同知

康熙甲寅劉進忠叛挾之降不屈　康親王復潮州嘉其節題授惠州府六閱月陞嶺東道弭盜鋤奸廉潔有政聲建原道堂於韓文公祠後

知縣

元

答不歹蒙古人至正間爲揭陽監尹時海寇竊發侵掠沿海諸州郡不歹慮之爲築內外城千餘丈以資捍衛民甚賴之

明

胡欽顏全州舉人任惠來令饒方畧値寇亂安輯一

方調簡去

蔡楠福建舉人隆慶戊辰令澄海時下外莆都巨寇許瑞侵掠各鄉延及廣惠制府招瑞殺賊贖罪大破洋盜於虎頭門當事錄其功遣歸潮州安插府道議置澄海夏嶺村楠上書曰澄方不能六十里東有莫應敷北有朱良寶西有魏朝義僅空南之一方耳今復插許瑞夏嶺則四面皆敵民何以生官何以理其言剴切府道不能奪夏嶺之議遂寢時瑞屯舟牛田洋待官司議地久不决遂强入溪東寨居焉楠計溪東亦吾地然近大井與魏朝義

僯兩虎必鬬久當坐收卞莊之利迺聽居之不復言旣而瑞與朝義爭海利相仇殺果如所料初楠之至澄也邑公廨未就視事無常所楠每居冠山暇輙與諸生講學論文吟誦不輟風丕變陞崖州知州去之日諸生立生主於冠山奉之

冉良翰四川人由諸生保舉授程鄉縣主簿旋署澄海縣事綜理勤敏有幹濟才澄自嘉隆以來寇盜充斥泰昌元年秋九月海寇褚綵老連䑸南下良翰授甲登陴意氣自如綵老不得逞而退尋再至良翰帥衆搗其陣應矢而斃者十數人遂宵遁

舊志第十四卷人物列傳（傳略見新志選舉表者不錄）

海陽縣

宋

蔡景海陽人樂善好施祖某礲石爲柱凡三十具將以建宗祠泰定初教授何先民增修文廟景盡捐之天歷三年落成學正劉貢珍爲之記

明

潘璘字林陽海陽人嘉靖巳酉舉人授湖廣隨州學正分校廣西鄉闈所甄錄多名下士陞新寧知縣有治聲尋遷泉州府通判泉故難治璘佐太守拊摩而戢綏之再陞雲南霑益州知州歷著治績子維翰萬歷歲貢任瓊州府學訓導陞楚府教授

廖瑚字邦美年二十一舉於鄉再上春官中副榜教諭平和資祿養親兩典鄉闈稱得人尋轉衡府紀善歸時年三十二親尚在堂及沒哀毀盡禮子廣渤以明經任通判

楊應試字敭虞海陽人隆慶丁卯舉人授福建邵武府推官清慎愛民陞江南松江府通判漕糧煩劇應試釐覈催運軍民皆便之以母老乞歸卒年八十

夏建中海陽人嘉靖庚子舉人授桂平知縣張璉之亂知府張臬以建中潮人知潮事檄從征奏績陞橫州知州時有人命疑獄建中親自勘驗案立决人稱其神爲政平易近人有古良吏風卒祀鄉賢

國朝

黄承箕字文豹海陽人家貧力學領順治丁酉鄉薦康熙庚戌成進士性謹厚不事紛華登第後寒素一如諸生時父遭難死爲孝廉時母又以溺死終身哀痛幾不欲生未幾死

黄衍啓字元廸宋進士時晦裔事親以孝聞積學力行爲時推重弱冠與楊之茂並受知於學使何印尼屢蹶塲屋益自刻苦爲文戞戞獨造不屑一語寄人籬下甲寅之變鄉里戒嚴衍啓綢繆鞏固以積勞成病卒之茂哭以詩有星月滿戶牖形聲何處求之句福建太史曾炳銘其墓

蘇彤紹字蘭園海陽人康熙癸巳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兩校順天鄉闈一校禮闈金壇修撰于振其所得士也居家和易篤愛庶弟鄉鄰稱孝友云

莊論字山亭海陽人幼失怙恃事兄嫂如父母昆季四人雍雍如也性爽達以詩酒自豪康熙癸巳領

鄉薦第一成進士改庶吉士未竟其用而卒

潮陽縣

宋

鄭南升字文振系出漢儒鄭康成之後宋初徙潮陽遂隸籍焉紹熙中朱子倡道東南南升與同郡郭叔雲往從之與聞格致合一之旨尤潛心語孟多所發明朱子亟稱之及朱子沒與叔雲陳淳講明正學往來辯析不倦一時後進多師之

明

李齡字景齡潮陽人宋延平之後大父依於魏從其

姓及齡貴始復姓李氏齡幼從父憲舉官閩中過考亭故址慕焉父卒齡益刻苦力學宣德巳酉舉於鄉後以正統乙榜授賔州學正以尚書胡濙祭酒李時勉薦補國子學錄改授監察御史督學北畿晋詹事府府丞景泰初選克宮僚八史局與修歷代帝紀丙戌分校春闈會丁母憂歸英宗復辟輔導官多罪謫者齡以弗與建儲議獲免起改太僕寺丞出爲江西提學後中蜚語歸踰月卒士論惜之齡嘗講學白鹿書院建二陸講堂置田贍士故卒從祀云

周孚先字克道潮陽人舉正德巳卯鄉試赴春官不第歸遂有志於性命之學嘗從湛若水於白下尺居近薛侃之門相與講論不倦事親就養無方出必告隱桃谿山中以力田養母終其身所著有桃谿吟藁後以子光鎬貴贈叅政

林吾翰字欽寧潮陽人少湛理學慷慨有大志天啟甲子舉於鄉乙丑會試巳獲雋時魏璫竊國柄嫌額多裁五十人而吾翰與焉吾翰以義命自安無觖望意居鄉絕竿牘然值邑里利害必白於當事爲之興革不以告人故人亦無能名其功焉卒年

六十有七

吳紹宗字學可仕訓孫領戊午歲薦授清遠訓導課士有方以老歸生徒攀留不得巡撫彭鵬表其閭卒年八十二

徐夣麒字忠移潮陽人少孤從叔父轍受業博極群書以五經中式辛卯副榜甲午登賢書性曠達不事家人產所得修脯悉與轍子均分事叔母如母邑人稱孝友夣麒爲諸生時嘗教授達濠有寒士陳姓者邑之華里人亦訓蒙於其地兩人交相善也已而陳病且死與夣麒訣曰死不足惜□無後

負不孝罪耳昔某蛋婦有一男頗佳願爲某嗣已有成議今巳矣言訖卒家貧不能具殯歛麥麒拮据爲之經營訪所謂蛋婦男者則陳外遇產也笑且詈曰豎子作此蕩檢事今死矣弗足責無後爲大猶愈他人子也詢其意須六金麥麒徧貸親朋贖蛋婦子抱送陳家輿中有哌哌泣者或訝爲女甯比至門群趨視輿夫揭簾抱兒者出則麥麒也里人皆大笑麥麒從容呼其父母告以故舉兒畀之又時省視周其困乏兒竟成立麥麒生平慷慨好義多類此

揭陽縣

明

陳仕賢號介庵揭陽人領順天壬午鄉薦計偕北上以叔父珵道病羈旅寓調侍湯藥抵京師場事巳畢値貢院失火焚及試卷朝命改期更試得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歷郎中曹事肅清出知夔州府持巳廉潔爲民興利除害自筮仕至滿考凢兩封贈其父尋陞陝西叅議晉右叅政謝政歸卒年七十有二

黃勲揭陽人讀書鄙章句有志聖賢之學平居無戲

言雖盛暑必衣冠危坐舉成化癸卯鄉試丁未授新淦教諭以崇尚正學爲已任諸生具贄俱不受有貧者輒周之六年遷柳州教諭益自振厲歲餘謝歸龍山子一道登正德辛巳進士授戶部主事

潘文明揭陽人舉弘治甲子鄉試授玉山知縣遷漳州通判廉明有聲尤加意犴狴民無寃濫同時有囚叛獄出合衆遮殺有司相戒勿犯潘令其感人如此後歸里多德讓人推重之

楊瑋號約齋揭陽人正德戊辰進士侍御楊琠弟也瑋天性穎異幼承父兄教勵志力學壬子領鄉薦

中宏治壬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奉命按江西糧儲事公正廉能吏民畏服歷本部郎中陞湖廣辰州府知府尋擢貴州按察司副使廣布恩信境內大治未幾丁內艱歸

黃國卿字君任揭陽人嘉靖甲辰進士授溫州府推官擢戶部主事出知吉安府陞江西提學一時文風丕變尋擢浙江叅政卒於官歸櫬唯圖書數卷而已從祀鄉賢

郭維藩字价夫揭陽人嘉靖甲辰進士以母老投牒改教職授袁州教授晉國子監博士陞戶部主事

歷郎中出爲臨安知府念母老疏乞歸養值寇亂
築寨守禦鄉人賴之

國朝

李士璞字琢侯揭陽人順治甲午舉於鄉戊戌成進
士康熙庚戌授內閣中書舍人壬子分校北闈所
拔多知名士請假歸里卒於羊城生平以儉朴持
躬以樂易待人未及大用而卒時論惜之

饒平縣

明

余琪字伯璇饒平人少以孝義聞成化丁酉舉於鄉
親老不仕迨没就教梧州遷清流知縣剛介自持
有善政去後民思之祀名宦

翁理字存道饒平人登成化丁未進士授興化府推
官擢監察御史出爲湖廣副使時有土官干重辟
饋以金不受少頃關節疊至翁嚴訊服罪立斃之
士民稱快後赴京補選值劉瑾擅政遂歸不復出

周用字舜中饒平人宏治丁丑進士歷知建昌惠安
二縣庶政畢舉擢大理寺評事尋陞浙江僉事留
心民瘼嘗闢白茅港灌田數千頃民賴之後告歸
布衣草履吟咏自適所著有顧影集

吳天漢饒平人性嚴正與諸生講論雖盛暑必具衣冠後貢入太學試第一大司成深器重之歸卒於家

夏大勳字印峯饒平人嘉靖丙午舉於鄉授新淦知縣以力庇孱民失權貴意改松江府學教授興學課士文教大振隆慶庚午福建巡按御史陸公聘大勳分校鄉闈所取盡一時名士在松江得唐文獻於諸生中期以大器後果第一人及第人服其卓識陞高淳知縣清慎多惠政解組歸卒葬鹿子洋山饒平令表其墓

大埔縣

國朝

張奕靈字濬生大埔人好善樂施有稱貸不能償者輙焚其券甲寅之變立寨柵倡各鄉自爲捍禦復出貲贍各鄉之無力者俾相聯絡互爲防守寇不敢犯嘗置田四十畝爲邑士科舉資年九十三卒祀鄉賢

澄海縣

明

林順字守和澄海人性孝友以貢生授沙縣訓導學

宮舊有田租寇亂借充兵餉順至爲白當道而歸之邑諸生林文朝貧而才壯未有室損貲爲之娶婦一時傳爲美談尋以疾歸少子喬松舉於鄉

袁温字心寅澄海人萬歷甲午舉人授雲南阿迷州知州滇富於珍貝温勵節自守興利剔弊民戴之陞廣西潯州府同知謝病歸嘯傲家園者十六年所著有迷陽集昆蟲草木疏子綺順治甲午舉人北直曲周縣知縣有惠政卒官

黃裳字之華崇正己卯舉人中順治壬辰會試副榜司鐸增城葺學宮置祭器敎化井然遷蕪湖知縣

剛介自矢豪右歛跡嘗創建浮橋以便行人

鄭以勳字鐵侯澄海人歲貢生少穎異比長能詩甲寅土寇起捐貲領鄉人捍禦里賴以安著有滄溟詩集

盧文杰澄海人僑居羅定州補東安縣諸生已未歲貢博涉書史詩古文詞擅一時工書法草隸兼長翁元集文杰早歲師也無子杰立主祀于家縣令王岱重其學延修縣志選饒平訓導未赴卒

惠來縣

明

蘇福惠來神泉人有宿慧五歲不言一日忽識出字八歲能屬文嘗作三十夜月詩其初一夜云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弇州取而錄之日雖湛甘泉亦説不到此年十四卒所著秋風詞紈扇行時尤稱之

翁延壽字仁寰惠來人舉萬歷甲午鄉試授上饒知縣上饒衝而劇延壽至利興害除稱良吏焉遷楊州府同知轉福建運同清慎方正歷有政聲

高廷煥字華湖惠來人試輒前矛中崇正癸酉鄉試公車歸絕意仕進築舍百花山麓乙酉羣盜蠭起廷煥鳩族戚築堡避亂已丑劇賊羅英聚衆數萬圍惠邑四十日內外阻絕援兵不至城幾陷廷煥概然曰邑殘破何以家爲市穀千餘石得千金與姪亮正亮福募鄉勇擊之殲賊靡遺圍遂解卒年七十有二

普寧縣

國朝

謝衷寅字斯亮海豐籍少負笈從其父授徒潮陽篤志力學於世味泊如也補普寧諸生第一康熙巳

西鄉試第三曾令叚藻延爲子師講業之外有請

托者一切謝絶叚益器重之約身厲俗爲孝廉十

年不易操丙辰海氛日熾掠沿海諸鄉㕦寅匿影

窮山得免於難已未捷南宮未廷對而歸尋以疾

卒

舊志第十四卷武功列傳

海陽縣

國朝

黃元驤字天閑本漳浦人父盛潮州鎮中營遊擊元驤隨父入潮由潮城守把總累至山東登州鎮總兵官饒韜略勤綏輯不媿古名將致仕歸疏請隸籍海陽　詔許之

舊志弟十五卷孝義列傳

元

陳善字克一海陽人陳肅曾孫也幼失恃事父甚謹晨昏不怠先意承志務得其歡卽庖厨滫瀡之細必躬親之父有疾禱天請代鄉鄰推重之

明

謝紀字宏毅海陽人幼喪父事母蔡以孝聞好施予見遺骸未葬及貧不能斂者悉捐貲以助里中稱義士祀鄉賢所著有養心集

吳肇德號慕松海陽人嘉靖間倭賊八寇德年十餘

其父挈同幼弟避亂八郡家壁立父命學賈德遂遍歷吳越生計稍裕父卒悉出所置產五分之季弟三姪與子各受其一曰弟姪與子何異且齒相若食指悉均吾何敢有異視生平好施與爲人排難解紛至老不倦

洪濬海陽人幼孤貧與妻林俱以孝著後子夢棟貴每具章服爲壽卻不受蓋以不及祿養爲憾云

吳同赦海陽人事親甚孝平居以禮自閑父謙約不命之坐不敢坐日誦孝經以自勵謙約臨終口占一詩有子繇來能養志之句都人士爭傳之

張鴻猷大埔諸生崇正庚午流賊掠湖寮知縣李秀實檄三河鄉兵禦之鴻猷父餘剛隸軍籍因與俱負戟前驅餘剛挺身擊賊死之鴻猷見父亡直前搗賊陣連殺數賊而死邑令表其閭

蔡肇允字九敏澄海諸生少孤事母至孝生平樂施予乙酉上冠破縣城一盜懷其恩護其家出境外獲免於難著有詩經臆說澄乘略詩勻諸集年八十二卒

李阿五饒平柘林人父病癰將死或言得生人骨可愈阿五自砍一指磨水以進父果瘳

劉諍一字直卿海陽諸生事親至孝撫兄遺孤若已出食指數十人合爨十餘載一門雍雍爲鄉人所嘆羨以子時穎貴贈文林郎

李士貴字義一海陽人少孤疎財好義展復以來滿目蓬蒿居民無從得食士貴鬻產買耕牛分給族人俾墾荒地鄉里賴之子文山雍正癸卯舉人

蔡茂析字榮啓海陽人少失怙事母盡孝伯兄早卒撫諸孤如巳出比長皆爲受室宗族俟舉火者十餘家子青錢雍正癸卯舉人

黃鳴夏字享叔惠來諸生巳酉劇賊聚衆圍縣知縣

沈惟煌命夏出城招集鄉勇赴援行至徑口鬬爲
賊所害邑令旌其門
陳尚聖字握瑜澄海人性好友甲辰遷斥移家興寧
聞澄海建學宮不遠六百里捐金趨赴復倡建文
昌祠於程洋岡之陽邑令王岱以德重鄉評舉鄉
飲賓牓其門曰亦猶行古之道無慚月旦之評子
沆曲江訓導

舊志第十五卷隱逸列傳

明

陳者高字心禱澄海諸生以次將貢値明亡棄舉子業窮愁牢落往往托詩文以見志乙酉寇變自分餓死題數語於門曰世人皆無吾那得獨有世人皆亡吾那得獨存遂餓死

方有立惠來人磊落有大節嘗爲人代輸逋賦而不責償里閈有憑陵者輒爲寬解人亦化之

方伯子惠來人襟期灑落不慕榮名遇勝地輒流連不忍去行則酒榼自隨一蓑一笠望者慕爲神仙中人

舊志第十五卷流寓列傳

明

陳瓊字六息漳浦人少隨父遊於潮後受業於黃石齋道周既成進士抵潮訪故人登堂拜母執禮甚恭仕至監軍副使歷有政聲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嘗遊學於潮與瓊同成進士仕至貴州巡撫死於王事漳人哀之與黃道周陳瓊勒石銅山之麓稱三忠云

陳于泰江南宜興人父一教萬歷初提督廣東學政最稱得人尋轉惠潮副使于泰與弟于鼎讀書署中鼎登進士泰辛未第一人及第

國朝

林嗣環字起八晉江人性嗜奇落落難合少貧傭書于黃相國景昉家相國見其文異而禮之崇正中同相國子遊潮寓居半載後登順治己丑進士授海南分巡道與鎮將不和改羅定道以廉介稱先是鎮將疏糸嗣環至是事始發緹騎至省中逮問囊無一錢寮屬醵金助之獄定流杭州詩文尺牘多古奥幽異巡海南日著有鷓鴣風雨二集

王命岳字伯咨晉江人崇正中領鄉薦每寓潮城輒

數月方去順治乙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抗疏言事不避忌諱引古援今精鍊痛切海內傳誦焉奉使至廣東餽遺一無所受轉刑科左給事以議獄降級卒京師

葉方恒字學窩江南崑山人與弟方藹少隨父重華觀察嶺東住潮署二年延海陽明經劉振龍爲師兄弟前後成進士恒爲方面藹及第歷官侍讀學士刑部侍郎劉往訪之講師生之誼情文備至使問不絕潮人亟稱之

徐乾學字原一江南崑山人康熙庚戌進士及第官

宮贊爲孝廉時訪舊至潮與程鄉令洪圖光贈答甚夥觸景寄興楮墨淋漓有潮州雜興十六首韓山陰那等山皆有題咏字復精妙潮人多寶貴之

朱天麟江南崑山人進士官閣部明季遊潮主冏卿梁應龍家以其女許字梁之子國棟未委禽値鼎革南北途梗及底定萬里送女就婚人服其高義云

增補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山東益都人康熙己未進士官左春坊左贊善以觀劇非時被劾落職遂浪迹

江湖與聞喜張克嶷拘齋善克嶷守潮州念秋谷不置每大醉取呼其字繼之以哭已而趙至張喜甚聯榻清談徃徃宵分不寐秋谷雅善書潮州昌黎廟碑東坡眞蹟久亡後人摹刻者亦毀張要趙書而勒諸石趙有詩紀其事

舊志第十六卷列女傳

别見新志幽正紀畧者不載間有删節太甚者亦爲補出

明

陳氏海陽余廷瀚妻年二十五而寡甘貧守節撫遺孤金冄既成立旋卒婦葉年甫二十痛姑少寡夫無後竭力奉事備嘗辛苦者數十年府縣聞於監院表以雙節嘉靖十七年旌其門

陳氏海陽舉人謝澍妻年二十一澍卒遺孤良相亦中殞姑蘇氏在堂病癰舐之而愈病目亦如之孫婦三俱幼年守節嘉靖二十二年旌其門

潘氏都諫潘大賔女適陳諒諒蚤卒無子姑薛以節

聞而心憐潘少潘知之泣曰姑以節終婦敢有異志卒不二薛有心疾不便卧起潘設長板於榻前護之積四十餘年不少懈事聞建坊旌表

林氏海陽舉人鄭廷謌妻謌計偕入都道卒林典簪珥迎柩歸撫遺孤矢志不二孀居六十餘年推官鄧璞嘉其節特以粟帛周之

陳貞姑揭陽三洲人適魏謙家三年矣貞姑同母弟寄殀亡遺腹一孤甫周歲而母又卒族人覬其產將不利於孺子陳聞涕泣告夫曰陳氏僅此一綫妾義不容坐視請於舅姑歸撫之而分陳之產以

贍魏兩姓感其義均祀焉邑令表其墓曰正姑

劉氏署光祿丞林士登妻海陽劉方伯子興女也性聰慧通翰墨甚得翁姑歡夫歿矢志孀守閨閫肅然都人士亟稱之知縣潘應龍表其門

國朝

林氏海陽李賴貴妻年二十而貴卒有遺腹姑以家貧故勸改適林不從越四月產男林紡績以給饘粥苦節六十年邑令表其閭

宋氏海陽舉人吳啟晉繼室年二十六啟晉卒遺孤甫數月宋矢志孀居奉舅姑以孝聞子成象補博士弟子苦節三十年知縣金一鳳表之

莊氏海陽諸生蔡斯庸妻斯庸卒莊足不踰閫閾撫二孤成立苦節終身學使惠士奇旌其門

吳氏海陽總兵蔡元季婦夫逝守正事庶姑以孝聞

李氏潮陽人府諸生謝士英妻揭陽諸生名選母也謝世居玉路村避寇亂徙家揭陽順治三年土寇陷城擄掠男女士英與二幼子相失分繫別營李懼爲賊汚抱石自沉名選拯之得不死後遇賊悉被執李與女純玉並名選妻陳氏共繫一所三人義不辱投繯自縊賊覺斷繩陳氏已斃李僅奄奄

一息惟純玉尚生切齒齧舌而死賊迫名選負屍
出名選枕屍大慟且罵賊怒殺之李經宿蘇匍匐
逃歸別賊聞其家俱以孝烈死義之釋其次子上
選後上選入賊巢贖父獲陳與純玉於積屍中顏
色如生人以爲異

黃氏饒平生員詹養元子婦年二十二夫死遺孤二
黃苦節自甘晝夜辮纑以佐養次子見贊補邑弟
子員

黃氏饒平詹名區子婦事姑至孝姑病侍湯藥晝夜
不少懈焚香祝天願以身代年二十八夫死遺三

孤冰操自凜以節孝著於鄉

張氏饒平監生楊周榕子婦生三男一女年廿五而
夫卒維時冦盜克斥沿海居民悉徙內地張甘心
孀守不以晢遷易志後子邦偉爲邑諸生

林氏饒平劉興文妻年二十六夫卒越二載翁亦繼
亡林刻苦養姑以慟哭致疾死隣里哀之

陸氏饒平范文夔妻年二十三夫卒遺孤二方在抱
陸矢志孀守閭里感以節孝稱之

林氏饒平醫生鄒明及母也年二十八夫卒遺孤長
七歲幼方在抱林食貧茹苦仰事俯育以一身兼

其勞邑令表其綽楔

張氏饒平詹勤學妻年二十四夫卒母欲奪其志張犛面自矢遂絕跡母家年八十一卒

陳氏惠來諸生方應祐妻年二十一夫卒遺一子方六月陳孝事舅姑喪祭悉如禮卒年七十二

翁氏惠來方亮淑妻年二十夫卒堅守不二値亂離家產盡没食貧七十八年學使者臧大受旌其門

翁氏惠來生員方如矩妻年十七歸方閱四載而夫亡哀毀骨立孀居六十餘載人稱苦節

陳氏惠來方敷卿妻敷卿以力學病殞陳年二十二哀毀不欲主以孤屬母家撫之遂不食而死族里咸爲泣下

鄭氏惠來方承烈妻烈卒鄭年二十八遺孤二撫之成立年七十卒

周氏潮陽人少許字惠來縣人胡宜之未嫁而宜之染惡疾父母悔之欲令更適周曰命也誓死不從遂自歸於胡越兩載連舉二子夫亡周苦節七十餘載年九十四而卒

方氏惠來林扳士妻年二十三夫卒家徒四辟立撫遺腹子辛苦偹嘗孀居三十餘載卒

趙氏澄海李秉中未婚妻也年十六聞秉中死泣請奔喪父母許之趙撫屍一慟幾絕家人婉諭之以從子嗣杜門不見戚屬者四十年雍正六年建坊旌表

張氏大埔儒士陳可成妻于歸三載夫卒張年甫二十未有子舅姑爲立嗣堅志孀守以節孝著

舊志割股男子姓名

明

陳思俊海陽人張公陞汪允臣鄭洪信鄭爾英鄭爾球俱惠來人鄭植桐黃文煃陳如謨孫天鳳呂存恤黃大錡徐世逵楊思學林雲翊俱揭陽人林應元詹玉球陳次豪俱饒平人黃偉球饒平諸生俱以割股聞

國朝

劉紹耀海陽人陳隆潮陽人蕭引龍潮陽舉人胡舟陞惠來人高攀第辛俊鏘辛修鏘俱澄海人陳育冄普寧人俱以割服聞

舊志割股女子姓名

明

劉孝婦海陽陳帥易妻

國朝

鄭氏潮陽蕭光邁妻林氏饒平詹六飛妻盧氏惠來陳鐘妻陳氏惠來陳啟運女俱以割股聞

抄存舊志終計三十七頁

刻工西府巷蔡家文香楼

重刊潮州府志書後

府志自榕齋周公修後百年來矣庚寅春余奉
命移守是郡至讀是編以求資治卽慨然有重修之
志而竊嘆白阜所圖遐哉邈矣志方域者唯禹
貢周禮爲可信然古文簡畧弗詳弗盡也志地
理者始漢書今之志書實史之支流然一代之
通志與一方之地志其體例又有不同也故修
志地者以史爲根柢而不能全似史與史相出
入而又不能離乎史其相沿之通弊則莫大於
夸飾莫濫於攀附一夸飾則古迹人物展轉附
會一攀附則瑣屑之事迹庸沓之詩文拉雜而
登閒嘗於此參稽博攷求唐宋之志不甚謬至
明而謬始極當代通都大邑之志不甚謬至僻
郡荒邑而謬益甚其體例謹嚴攷證詳塙者千
百之一二耳之一二者之義在
國朝唯於紀文達公聞之而於阮文達公見之二
公皆一代大手筆也故粤東通志經阮公修定
允推精當久爲四方椎輪前守高涼與修府志
曾一法式而少與變通是編雖未合於阮志而
能以史爲依据所謂夸飾攀附二者之弊又一

無之其尤善者虔鎭一表附入沿革補古人之所不及而昭示後之有事於此者得以有所據嗚呼亦良志矣唯前此數百事雖屬燦備後此百年來事尚盡闕如且編中門類太繁綱目不分其條繫失從編次失序之處往往而在如關隘不繫於疆域以後選舉乃表於職官之前賦役學校所謂政也政由官出者也而乃編次於山川災祥風俗所謂事也事以人興者也而乃不從於人物至於有兵防而又分征撫有儒林而復列文苑此皆沿史家之陋有關於志乘之要而亟宜與並修者也乃事多牽阻有志未逮而余又忽以病告去都人士慮是編之存者既尠而舊板又多殘缺爰請命於 觀察曾公得欵而先與重刋之余亦薄捐廉助刋將成都人士請序於余余曰書當重修而僅重刋不必序亦不宜序且余之有志於此而不逮尤難爲序雖然余之於潮有志而未逮者固不祇此乃此猶不逮焉則撫是編而景周公榕齋更滋媿矣又何序之爲都人士請不已謹爲志其重刋之故而藉攄余志之所蓄以俟後之君子匡其不

逮嗟乎昔徐孝穆在齊有志梁史至還江左書竟不成劉子元曰以孝穆文體而施之史傳猶灞上兒戲異眞將軍其不成猶孝穆幸也今余之視孝穆何如人之視余者又何如都不敢知而書之成不成則知其皆不免於後之譏也夫

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孟夏之月知潮州府事遼陽楊霽謹識

海陽生員李高燀　鍾之瀛　林開春校字